第四章　法　　务

佛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社会文化现象，它是包括教主、教义、教徒组织、清规戒律、仪轨制度和情感体验等复杂内容的综合体，是由佛教徒及其组织、佛教思想文化和佛教仪式制度三种基本要素构成的文化结构。自三国时期佛教传入宁波以后，各地寺院庵舍的僧尼都是围绕这一结构而展开传播，并逐渐形成了诵经、讲经、供佛、念佛、剃度、布施、持戒、素食、拜忏、放生、祈福、荐亡等一系列的制度和仪规。二千多年来，不仅伦理、哲学、文学、艺术深受其影响，而且各类民间风俗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它的影响。本章设三节，从仪轨制度、佛教节会和民间信仰习俗、佛教团体和社会事业等三个方面加以叙述。

第一节　制度和仪规

有僧团就有制度，僧伽制度为出家僧尼所共同遵守。中国僧团除了戒律外，还制定了其他若干约束僧尼言行的制度和清规，主要有：皈依、五戒、十善、出家、受戒、度牒、三衣、素食、丛林清规等制度和仪式规范。

一、制度

皈依　即三皈依，又称三皈戒。三皈依为学佛之入门，其一曰皈依佛，皈依佛宝以为师者；二曰皈依法，皈依法宝以为药者；三曰皈依僧，皈依僧宝以为友者。皈依就是依靠的意思，就是把自己的身心性命全部依靠佛教三宝，依照佛教三宝的教导修行。《演道俗业经》云："何谓三皈依？一曰皈佛，无上真正；二曰皈法，以自御心；三曰皈众，圣众之中。所以广大，犹如大海，靡所不包。"接受三皈依即为佛教徒。

五戒十善　所谓五戒，《演道俗业经》云："一曰慈心，恩仁不杀；二曰清廉，节而不盗；三曰贞良，鲜洁不染；四曰笃信，性和不欺；五曰要达，志明不乱。"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在家男女，须从大德师长前乞受。先受三皈，次受五戒，这样就成为优婆塞（男居士）、优婆夷（女居士）了。

成为居士后，须行十善。所谓十善，即不犯"十恶"。天台宗云：十善有两种，一曰止，二曰行。止则但止善恶不恼于他，行则修行胜德利乐一切。如果再进一步从法师受菩萨戒，则可以成为菩萨戒优婆塞、菩萨戒优婆夷了。

出家　佛教信仰者出离家庭到寺院里独身修道要履行一定的程序，是有条件的。一般的程序是：按照佛教戒律的规定，先到寺院找一位比丘（庵舍则找比丘尼），请求他（她）作为自己的"依止师"，这位比丘（比丘尼）再向全寺院（全庵舍）的僧众说明情

由，广泛征求意见，取得一致同意后，方可收其为弟子。出家者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爱国爱教、遵纪守法，在寺院接受大众考验一段时间后（观察其思想行为），确实愿意出家的，“依止师”再给他（她）剃去须发（意思是斩尽人间烦恼丝），换上僧装（这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一种僧人日常穿着的圆领方袍），方可在寺院（庵舍）里生活。

受戒 出家者剃去须发换上僧装后，还必须在寺院（庵舍）生活一年，熟悉五堂功课后，方可再去受三坛大戒。戒律共分五部：一、昙无德部——四分律；二、萨婆多部——十诵律；三、迦叶遗部——解脱戒本经；四、弥沙塞部——五分律；五、婆粗富罗部——（未传）。这里的三坛大戒是按照昙无德部—— 共分四分；初分明比丘法；二分明比丘尼法及受戒、说戒法；三分明安居自恣等法；四分明房舍等法。即《四分律》来实行的。此云戒，梵语名尸罗。据《大乘义章》：“言尸罗者，此名清凉，亦名为戒。三业之非，焚烧行人，事等如热；戒能防息，故名清凉。”又《优婆塞戒经》云：“戒者，名制；能制一切不善法故。”

第一坛受沙弥戒。是佛敕舍利弗为罗睺罗说（共 10 条）：1. 不杀生；2. 不偷盗；3. 不邪淫；4. 不妄语；5. 不饮酒；6. 不著香华鬘不香涂身；7. 不歌舞倡伎不往视听；8. 不坐高广大床；9. 不非时食；10. 不蓄金银财宝。受此戒后便成为沙弥（沙弥尼）。沙弥尼年满十八岁时，又要受式叉摩那尼戒，分为三部分：初学根本，共四条；二学六法，共六条；三学行法，共二百九十二条。在二年内学完三法，即成为“式叉摩那尼”（学戒女），意思是学法女。

第二坛受具足戒。按照《四分律》规定，比丘持二百五十条戒律，分为八部分：第一部分波罗夷法，共四条；第二部分，僧伽婆尸沙法，共十三条；第三部分，不定法，共二条；第四部分，尼萨耆波逸提法，共三十条；第五部分，波逸提法，共九十条；第六部分，波罗提提舍尼法，共四条；第七部分，众学戒法，共一百条；第八部分，灭诤法，共七条。学戒女年满二十岁，方可受比丘尼戒，持三百四十八条戒律，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波罗夷法，共八条；第二部分僧伽婆尸沙法，共十七条；第三部分尼萨耆波逸提法，共三十条；第四部分波逸提法，共一百七十八条；第五部分波罗提提舍尼法，共八条；第六部分众学戒法，共一百条；第七部分灭诤法，共七条。出家人按照戒律规定受具足戒后，即正式成为比丘、比丘尼。

第三坛受菩萨戒。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的简称。菩萨戒，顾名思义，是菩萨所应受持的戒律，有出家菩萨和在家菩萨的区别。通常出家菩萨所依据的戒本是《梵网经菩萨戒本》，共有十重四十八轻戒。十重戒为：一、杀戒；二、盗戒；三、淫戒；四、妄语戒；五、酤酒戒；六、说四众过戒；七、自赞毁他戒；八、悭惜加毁戒；九、嗔心不受悔戒；十、谤三宝戒。四十八轻戒为：一、不敬师友戒；二、饮酒戒；三、食肉戒；四、食五辛戒；五、不教悔罪戒；六、不供给请法戒；七、懈怠不听法戒；八、背大向小戒；九、不看病戒；十、不得畜杀具戒；十一、国使戒；十二、贩卖戒；十三、谤毁戒；十四、放火焚烧戒；十五、僻教戒；十六、为利倒说戒；十七、恃势求乞戒；十八、无解作师戒；十九、两舌戒；二十、不行放救戒；二十一、嗔打报仇戒；二十二、骄慢不请法戒；二十三、骄慢僻说戒；二十

四、不习学佛戒；二十五、不善知众戒；二十六、独受利养戒；二十七、受别请戒；二十八、别请僧戒；二十九、邪命自活戒；三十、不敬好时戒；三十一、不行救赎戒；三十二、损害众生戒；三十三、邪业觉观戒；三十四、暂念小乘戒；三十五、不发愿戒；三十六、不发誓戒；三十七、冒难游行戒；三十八、乖尊卑次序戒；三十九、不修福慧戒；四十、拣择受戒戒；四十一、为利作师戒；四十二、为恶人说戒戒；四十三、无惭受施戒；四十四、不供养经典戒；四十五、不化众生戒；四十六、说法不如法戒；四十七、非法制限戒；四十八、破法戒。在家菩萨则依据《优婆塞戒经》受戒中的六重二十八轻戒。这二种戒虽然在戒条上有多少的差异，但所包含的意义仍无欠无余。因为从菩萨戒所含摄的范围来说，同样是三聚净戒。这三聚净戒即是：一、摄律仪戒；二、摄善法戒；三、饶益有情戒。

受戒后，则授予戒牒作为证明。佛教这套出家程序，最早是由唐初道宣律师在终南山先行，后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具体做法也有所不同。在中国汉族地区，唐宋时比较严格，特别是宋代以来，受戒者还要在头顶上燃香（9 炷或 12 炷），以为终身誓愿的标志。在头顶上燃香，近年来已废除。

三衣　按佛教制度，比丘所著衣服有三种，即五衣、七衣、大衣。

五衣，梵语安陀会，意为内衣、下衣等，又称作务衣，五条，一长一短，当受戒者登上第一坛受沙弥戒后方穿上，表断贪，净身业。以后凡在寺中执劳服役，路途出入往还等穿用。当著此衣时，必须诵偈咒：善哉解脱服，无上福田衣，我今顶戴受，世世不舍离。唵，悉陀耶莎诃（三遍）。

七衣，梵语郁多罗僧，意为上衣、入众衣，七条，二长一短，当受戒者登上比丘坛受具足戒时方可穿上，表断嗔，净口业。以后听讲、持诵、坐禅、礼佛、礼塔、礼和尚上座僧和集会时穿用。当著此衣时，必须诵偈咒：善哉解脱服，无上福田衣，我今顶戴受，世世常得披。唵，度波度波莎诃（三遍）。

大衣，又称二十五衣、祖衣，梵师僧伽黎，又称杂碎衣，有上中下九品衣。下下品九条，下中品十一条，下上品十三条，皆三长一短。中下品十五条，中中品十七条，中上品十九条，皆三长一短。上下品二十一条，上中品二十三条，上上品二十五条，皆四长一短。此入王宫，升座说法，入里乞食、降伏外道时穿用。大衣表断痴，净意业。当著此衣时，必须诵偈咒：善哉解脱服，无上福田衣，奉持如来命，广度诸众生。唵，摩诃迦婆波吒悉帝莎诃（三遍）。

三衣的这种式样叫作"回相"，状似田地畦垄、纵横交错，表示僧众可以为众生种福田，故也称为"福田衣"，也就是袈裟。袈裟本是一种颜色的名称，僧尼穿杂色染衣，以示相素，即名袈裟。

素食　这是汉族地区大乘佛教的一种特有的制度。不吃肉在比丘戒律中并没有规定，但佛教传入汉地以后，由于佛典条文中有"不杀生"这一条，所以中国僧人做出了不吃肉食这一规定，提倡以蔬菜为主的素食。汉族僧人吃素的习俗，经南朝梁武帝提倡而普遍流行起来，梁武帝曾亲自制订《断肉食文》，要求僧人吃素。

度牒　度是度之入道，牒是凭证。僧尼持此牒为身份凭证，可以得到政府的保

护。这种制度始于唐大中十年(856),规定出家时领取度牒,受戒时前往政府指定的受戒寺院领取戒牒。清代时废除了度牒,只有戒牒,流传到现在。除此之外,还有僧籍和寺籍。僧籍是记录僧人姓名、年龄、籍贯等的簿籍,相当于现在的户口簿,由国家统一管理。寺籍是记录寺院的兴建年代、名称、情况等的簿籍。唐宋以来,寺院的兴建都得经过政府的批准,寺院名称也由政府颁敕。

六和 僧伽即僧团组织,3 人为众,意思是说 3 人或 3 人以上的僧人生活在一起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早在释迦牟尼佛初唱鹿野苑时,即有僧团组织,规定僧团以"六和"为生活准则:一、戒和同修;二、利和同均;三、见和同解;四、身和同住;五、口和无诤;六、意和同悦。

丛林清规 "丛林"梵语为"阿兰若",意为森林、丛林。佛教说众多比丘一处和合,如同大树丛聚,故称僧众聚集之处为丛林,即佛寺。中国佛教丛林通常是指禅宗寺院,所以也称禅林。

"清规"意为清净的规制,即僧众日常应遵守的规则。自唐武宗灭佛后,多数宗派一蹶不振,唯有简便易行的禅宗、净土宗盛行于世。当时居住在江西奉新百丈山的禅宗名僧怀海,看到禅僧剧增,说法与集体修行生活都不规范,于是根据中国国情和禅宗特点,折中大小乘戒律,率先创意厘定清规,即《百丈清规》。他还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并重的生活制度。后来其他宗派的寺院纷纷仿效,称寺院为丛林,视《敕修百丈清规》为僧众的行为准则。《百丈清规》在南宋初已佚失,《敕修百丈清规》是元顺帝元统三年(1335),江西百丈山住持德辉禅师奉敕重辑定本。《敕修百丈清规》共分九章,前四章是《百丈清规》所没有的,主要规定了关于祝圣、国忌(帝王、王后忌日)、祈祷、佛诞节、涅槃节、达摩忌、百丈忌以及各寺历代诸祖忌等仪式。五至九章是丛林的规章制度,主要是关于入院、退院、上堂、晚参等一系列寺院活动的规定;关于仿照朝廷文武两班制订的丛林东西两序各职事的规定;关于禅众个人礼仪以及钟鼓等法器的规定。

寺院管理 东晋孝武帝(373—396)以后逐步形成。唐以前僧职有上座(全寺之长)、寺主(主管一寺事务)、维那(管僧众庶务),称为"三纲"。以后寺院组织日渐庞大,职位亦日趋繁多。主管一寺的称住持或方丈,下设众多执事,如西序头首有首座(总领全寺僧众)、书记(执掌文书)、知藏(掌管佛教经典)、知客(接待客僧挂单、做佛事开牌)、知宾(接待外来宾客)、知殿(管佛殿、法堂的香灯)等;东序有都监事(监管寺务,相当于现在的顾问)、监院(总管寺务,俗称"当家人")、维那(统领大众唱念)、副寺(掌管总务、财务)、僧值(亦称纠察师,主掌僧众威仪进退纪律、秩序)、典座(管理劳作、饮食、住宿等)等。在举行早晚功课时,住持居中,西序头首和东序知事及清众分列左右,犹如朝廷文武两班,故称两序。寺院基本组织机构一般除方丈之外还设库房、客堂、衣钵寮等共四大寮。寺院重要事务由四大寮负责人商议进行,即事务常委会决定行事。

附录：寺院规约选录

天童禅寺僧众公约

要爱国爱教，不能违法违规；要爱护道场，不能损害公物；
要深信因果，不能违背良知；要持戒修行，不能虚度时光；
要上下谦和，不能谩骂无理；要秉公办事，不能玩忽职守；
要奉献自己，不能坐享其成；要树立形象，不能影响大局；
要任劳任怨，不能斤斤计较；要奖罚分明，不能好坏不分；
要团结大众，不能拉帮结派；要知恩报恩，不能贪图名利。

诚信撰

2004 年 9 月 1 日

天童禅寺执事岗位职责

凡住持以下两序执事，无论职权大小，是常住之纲维，众僧之楷模，不失大众所望；以十方常住，法身慧命，伽蓝因果为重，忠于职守，公正无私；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奉此身心，仰酬佛恩；普为众生，绍隆祖德，自觉觉他，阐扬宗风。遵纪守法，爱国爱教，惕厉朝夕。谨立岗位职责如下：

住持：是一寺之总管理人，尊称为方丈和尚。对内统率东西两序，四大堂口的人事、财务、法事等，有领导、教诫僧众、任免执事之职权，既要以身作则，又要领众熏修，是全寺的依止师；对外代表全寺与外界交往，是全权法人。住持须以“人尽其才”、“用人唯贤”和“恩威并重”、“赏罚分明”的准则任免人事；用因果的原则，掌理财务；以“六和”的精神，规范大众。重大事项交与执事或执事扩大会议决定付诸实施，如僧众会议作出与“兴利除弊，护寺安僧”相违背的决定，住持有否决的权力。每年上元、下元时节，执事应向住持述职、请职。

首座：为西序首领，由德高望重者担任，辅佐住持掌管僧事，负有领众熏修，教诫后学，督勉僧众遵规守戒，依规示罚，代理住持布萨诵戒，分座说法，主持法事等职责。

西堂：亚于首座，凡首座职务，均可代理。

后堂：协助住持领众修持，开示后学。举办佛事时，应乎必要，可登座说法。

堂主：协助住持，维护常住，为众生楷模典范，管理本堂各项事务。

书记：是护持道场和维护住持权威的核心力量，遇有重大事情或常住利益受到损害时，将发挥重要作用，排次于堂主。写法、知宾、监修、库头、典赋、典座等任期满三年后可升为书记。书记若长假离寺，要保留房间；长期离寺，原则上不保留房间，待回寺后客堂重新予以安排。

都监：为方丈任命执事时的顾问，监督各堂大小执事各司其职，对执事的任免有建议的权利。

监院:为东序之首,执总庶务,包括寺院日常生活、财务、基建以及对外应酬、联系等事务。因此,监院一职必须是胸怀大局,重修持,讲因果,工作认真。敢于负责,公正无私,任劳任怨的人担任。监院在处理寺务时,不明之处应向都监请教。

副寺:掌管寺内财会、采购、保管、修建、寺产、流通处等事务,香烛和其它日常所需品均由副寺负责。

维那:纲维众僧,执掌殿堂内外,如二时功课,率众领班,上堂说法,举唱回向,普佛诵戒,主持佛事,执行仪规等。

知客:外应檀那,内调大众,迎纳云水,接待方来。缁素上客,通知住持;次者客堂款待。执掌《共住规约》、《龙象簿》、《人事档案》,登记安排住宿,详审来客,决定去留。负责检查寺院的卫生、消防等工作,摧邪扶正,确保海众安和,道场清净。

纠察:监察全寺上下有所不及之处。执行规约,整饬律仪。上殿、过堂、出坡、仪事以及僧众纪律,均所监管。纠察须是居心如水,执法如山,发现不如法如律的行为举动,随时予以纠正,做到不阿谀、不袒护、不委曲、不偏党。

典座:掌管大寮,调理僧食,保证质量,统理饭头、菜头、水头、火头杂务人员等,务必善调咸淡,适合众口。粗料精制,调剂食谱,负责管理厨房与柴、米、油、盐、酱、醋等,指挥餐饮具的清洗,确保饮食卫生。

监修:协助副寺善理修造,督管匠人,保管基建材料、器材设施,监督工程质量是否合乎要求,竣工验收后予监院报帐。

知宾:预先做好接待来寺宾客、护法居士的各项工作,做到上报下达。上向住持、班首、监院通报信息,下向宾客、护法居士、后勤工作人员传达有关事宜,并配合副寺、监院做好其它日常工作。

衣钵:监管侍者,协助住持掌理寺内文物以及重要文件资料等;照应住持日常生活起居及会见的宾客信众;保障方丈寮的安全、卫生。

悦众:维那副手,协助维那做好各项法务佛事,维那不在,可代其职。

藏主:掌管常住大藏经,负责经籍的收藏、编排、修补、凉晒等,并管理文物展览室。

门头:照应门户,按时起闭,看寮守门,巡逻报警。

殿主:负责殿堂香烛、供品、供水,保管殿堂设施、法器、忏本、功德箱。正确引导信众,保持殿堂清净庄严。

钟头鼓头:钟鼓为道场正令,龙天耳目,关系佛法之住持,晨暮二时,端肃三业,起股重心,提前就位,与前后钟板法器相接,不得差误,遵守敲击法则,诵击相合。

2004 年 9 月 1 日

天童禅寺念佛堂规约

念佛堂以持戒念佛为宗,秉承大乘菩萨悲智行愿的理念,专修净土法门,具足信愿行法;一心念佛,则莲品有期,道业有成,兹略数例,共策身心。

一、念佛堂乃用功办道之场所,故入念佛堂内,须心平气和、万缘放下,精进念佛。

若闲谈杂话，滋事失仪者罚。

二、入堂上殿前，应衣袍穿者整齐，严禁堂内抽衣脱袍，违者罚。

三、念佛声音，要历历分明，不得太高，高则不久；不得太低，低则昏沉。若故意坏道者罚。

四、行香绕佛须次第而行，不得拖鞋作声，不得前后紊乱及掉头乱顾，否则罚；若避懒偷安，出堂闲谈杂话者罚。

五、念佛静止后，严禁随意进出及谈话，堂内不得有任何杂声，若有故意出声者罚。止静期间，监香、巡香者，须认真负责，精进督促，令众一心办道。

六、昏沉者受监香、巡香警策后，应当精进力念，警策至三，仍不振起精神，闻卓香板声，即下位长跪。有不自惭及不服之心，嗔心外现者罚。

七、念佛期间，堂内除念佛声外，不得杂话，纵有要事问答，出应低声；堂外亦不得大声喧哗，违者罚。

八、念佛期间，须严格遵守念佛时间，不得无故迟到早退。

九、每支香，起立行坐，必须随众，举止不得有犯威仪，违者罚。

十、若居士参加念佛，须遵守《念佛堂规约》。依六合敬，竭诚念佛；讲发心、讲因果、讲修行，恭敬三宝，常怀感恩，护持道场。

十一、若有大德来堂开示，须恭敬谛听，迎来送去，不得轻慢。

十二、由客堂安排专人领众念佛，常住僧众除公务外，尽力参加念佛。

以上佛堂规约，凡同修者，望共同遵守。

备注：凡规约中言罚者，轻者呵叱、罚打香板及跪香忏悔；重者出堂，交由客堂处理。

2004 年 9 月 1 日

七塔禅寺财务审批制度

为了完善财务审批，有效地控制资金运转，避免重复浪费，做到合理支出，相互牵制，并实现审批权独立，我寺根据《七塔禅寺财务管理制度》之规定，经寺务管理委员会讨论研究，做出以下规定：

一、任何人报销的单据，需持正式的国家统一税务发票，必须有经手人、证明人、审批人的签字，否则出纳员有权不予支出。

二、人民币壹拾万以上支出（如修建工程、物质购入、慈善支出等等），必须经过寺务管理委员会研究，一半以上委员通过，再经本寺法人代表（方丈或监院）签字，方能生效。

三、人民币贰万元以上拾万元以下支出，必须经库房执事四个人以上开会讨论同意，再经本寺法人代表批准签字生效。人民币贰万元以下叁仟元以上正常的支出，必须由本寺法人代表批准签字。

四、叁仟以下的正常支出或某部门财务支出（如后勤食堂的财物支出），寺管会可授权一名执事（监院或副监院）代为签字，但要以书面方式确立，才能生效。

五、本制度适用七塔寺各个部门。

六、本制度由七塔寺寺务管理委员会保留修改权，在即日起实施并生效。

七塔寺寺务管理委员会

1999年3月1日

七塔禅寺寮房规约

一、早起叠被，衣物等各安其位，务使整洁悦目，宿舍内不准乱贴、乱挂画像。

二、洁净寮房，换用衣物应尽快浣洗，垃圾脏物应及时清除，勿令秽气熏恼他人。

三、房内不准大声喧哗，以免影响同寮用功。

四、无事不准窜寮，拉扯世间闲话。若要讨论佛法，须在规定时间之内，不得影响他人。

五、不准私拉灯头、插座，私造饮食，严禁使用电炉。

六、不准下棋、玩牌、电子游戏、听流行歌曲。学习用录音机须用耳机，违者除没收上述用品外，跪香。

七、不准私自留宿道友、朋友、居士或亲戚眷属，来客留宿必须经客堂安排，违者重罚。

八、离开寮房时，不得穿背心、拖鞋、裤衩等，须整肃威仪。

七塔禅寺寺务管理委员会

2001年4月1日

七塔禅寺共住规约

佛制戒律，祖立清规，旨在防非止恶，安身进道，光大法门，造福社会。本此精神，制定共住规约，全寺上下，均须遵守毋违。

一、全寺僧众，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拥护中国共产党，爱国爱教，以寺为家，勤修三学，恪守六和。

二、全寺上下均须谨遵佛制，戒行清净，慎护讥嫌，自尊自重，僧仪整肃，犯根本大戒者，不共住。

三、早晚课诵、二时斋供、坐禅听讲、集体过去，除按寺院传统可以不随众的执事处，因事因病均应请假；无故缺席者，给予批评教育；屡教不改者，不共住。

四、执事僧均应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爱护常住，关心大众，任劳任怨，廉洁奉公。如有玩忽职守，或居职谋私，一经查出，批评教育，批教不改者，免职出院。

五、不尊师重道，谩骂、诽谤、造谣、恶意中伤法师、执事者，给予批评教育；屡教不改或情节严重者，不共住。

六、道友之间互相訾争吵者，罚跪香；打架斗殴，不论有理无理，先动手者摈出，后还手者跪香、记过。

七、挑拨是非，凌谩大众，破坏僧团和合者，不共住。

八、全寺僧众，均须僧装整洁，及时剃除须发，清净素食；禁止食荤、饮酒、吸烟、赌博，及看淫秽书刊、录像，如有违者，批评教育；屡教不改者，不共住。

九、未请假私自外出，夜不归宿或外出不着僧服，混迹市井，经教育不改者，不共住。

十、私自化缘募捐或向香客游人索取钱物，以及私自外出为丧家念诵、搅摺锡箔等私活谋利者，严惩；借常住之名为己募化者，不共住。

十一、不信因果，不爱惜常住之物而恣意侵损者，或以常住之物当人情者，照价赔偿后，摈除出寺。

十二、无端生事，私自收徒，拉帮结派，树立党羽，诱众他去者，不共住。

十三、盗窃众物者，一经查出，无论大小巨细、价格贵贱，即时摈出；擅自容留者，同罚。

十四、有过罚而不服者，不共住。

十五、师友、亲朋来寺，经主管执事同意后方可留寺膳宿。

十六、保持殿堂环境清净及寮房清洁，保护寺院文物，注意防火防盗等。

遵规守戒，一视同仁。同居大众，各宜珍重。

七塔禅寺寺务管理委员会
2001 年 4 月 1 日

二、仪式规范

佛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为举行各种法事活动，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固定的仪式规范，如在举行皈依、剃度、诵经、法会等，都有一套严格的仪规。

皈依仪式　皈依的仪式为：首先请圣。香花迎、香花请，弟子众等一心奉请十方三宝，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慈父、观世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地藏、弥勒诸尊菩萨，以及所有护法龙天及本精舍境内一切天仙、地祇来临坛场为做证明，护念皈依慈悯故。这样念三次，三拜。

接着，念忏悔文三遍：

1. 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
2. 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
3. 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罪根皆忏悔。

经过忏悔洗涤心灵中的罪恶和不清净，然后用这颗经过洗涤后的清纯之心去领受皈依，并誓愿：

我弟子××始从今日，乃至命存以来，皈依佛两足尊，更不可皈依天魔外道；皈依法离欲尊，更不可皈依外道典籍；皈依僧众中尊，更不可皈依外道邪众。

最后，在三宝坛前诚心发愿四宏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剃度仪式 “依止师”收了徒弟，必须择日为其剃除须发，在本师释迦牟尼佛像前，胡跪合掌：

皈依佛，得菩提，道心常不退；

皈依法，萨般若，得大总持门；

皈依僧，息诤论，同入和合海。

愿以此功德，普及与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日常课诵 佛教传入中国初期只是弟子随师修行，后来出家人数逐渐增多，弟子难以单独随师修行，于是便制定了僧尼修行的规范，诵经、讲经仪、课诵斋粥仪，这些都被各寺院普遍遵行。宋明以来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寺院普遍奉行的朝暮课诵，佛徒须以课诵作为自身的轨范。明清之际，朝暮课诵渐趋定型化、统一化，奉行的范围遍及各宗各派大小寺院和居家信徒，成为所有丛林必须修持的定课，流传到现在。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各大寺院每日所诵的早晚功课的基本仪制。

朝时课诵有《大佛顶首楞严经》部分偈颂、咒(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心经、回向偈、赞佛偈、念圣号、发愿文、三皈依、善女天咒、韦驮赞等。每逢初一、十五或佛诞日，还要加宝鼎赞、礼祖等。暮时课诵有阿弥陀经、往生咒、大忏悔文、蒙山施食文、赞佛偈、念圣号、发愿文、警众偈、拜愿、三皈依、大悲咒、伽蓝赞等。礼诵课文时要做到身体端肃，口出清音，意随文观。

除了课诵外，还有修习禅定，修习禅定就是趺坐，或为经行(在林间往来徘徊思索)。

法会 法会是一种集体举行的佛教仪式，有拜忏、打七、普佛、蒙山、祈福、水陆、盂兰盆、焰口、浴佛、放生等。

1. 拜忏 拜忏是通过念经拜佛来忏悔以往所犯罪为目的的法会。自晋代以来，佛教徒按照大乘教义创制忏法，最为盛行的忏法当推梁武帝召集各沙门撰写的《梁皇宝忏》。今人为了灭罪消灾度亡灵，常常请僧人修此忏法。除了《梁皇忏》外，还有《法华忏》、《药师忏》、《水忏》、《地藏忏》、《净土忏》、《大悲忏》等，礼忏一般在寺院举行，由七人或七人以上的僧人礼拜。

2. 打七 于七日之中，参究、念诵或专心持名，称之为打七，是禅宗僧人每年冬天进行的参禅活动，重在直接参究心性的本原，称为“打禅七”。净土宗的打七称为“打念佛七”、“打净七”、“佛七”，主要念阿弥陀佛名号，或诵《阿弥陀经》。现在各寺院流行的佛七，如诵何部经就是何佛七；诵《法华经》七日，称“法华七”；诵《药师经》七日，称为“药师七”；念《大悲咒》或《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及观世音圣号七日，称为“观音七”。打七活动时间有一七(一个七日)或七七(七个七日)不等。佛七的仪规是：唱香赞，长生位前安位、往生位前安位、佛前大供、往生位前荐食、往生位前回向、大回向文等。

3. 普佛 普佛有延生普佛和往生普佛两种。延生普佛主要是消灾延寿，具体仪规为：唱戒定真香(或炉香)赞、念大忏悔文、药师赞、拜愿、念“大乘常住三宝”三遍、宣

疏、唱佛慈广大六句赞、三皈依等,延生普佛有时随早课做的。往生普佛主要是荐亡,唱戒定真香赞、念阿弥陀经、往生咒、弥陀赞、绕念阿弥陀佛圣号百千声、至灵位前回向、拜愿、念“大乘常住三宝”三遍、宣疏、唱佛慈广大六句赞、三皈依等。

4. 蒙山 昔宋时有不动上师,居四川蒙山,曾为普济幽灵,集瑜伽焰口及密宗诸部辑成,故名蒙山施食,成为禅门日诵。迨至近代,兴慈大师力倡蒙山施食,并加入六番开示。其仪式是:中间置一法坛,上供佛像,中置香花时果,香炉烛台,并备白米及清水各一杯,请受具足戒之大僧主坛说法,大僧坐于佛像后,维那、悦众师等分坐二旁,大众随喜参加。法坛对面,设一孤魂台,供十方法界六道群灵之位,并在起香后,用黄布或绳子围至法坛前,令诸鬼神于此礼拜,闻法受食,无诸障碍,方得大益。灵位前水、饭、菜烧熟得味,不得供生菜,施食时应以戌亥二时为宜。上述设置后,一、净坛;二、至灵位前荐食;三、回至法坛前起香,念阿弥陀经一卷;四、蒙山施食文;五、至灵位前回向;六、三皈依;七、结束。

5. 祈福 祈福法会有二:一是每逢佛、菩萨诞生日、成道日等举行,现在佛教界还在国家喜庆日或某一事件纪念日举行法会,如 1995 年中国佛教协会提出各寺院为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暨祈祷世界和平法会。1997 年,宁波各大寺院庆贺香港回归举行祈福法会,1999 年庆贺澳门回归举行祈福法会等。二是旧时为战争阵亡将士设斋行道。

6. 水陆法会 水陆法会全称是“法界圣凡水陆冥阳普度大斋胜会”,也称“水陆道场”、“水陆大会”、“水陆会”、“水陆斋”、“水陆斋仪”、“悲济会”等,因其普度水陆冥阳两利而得名,是佛寺应施主的要求而举行的一种时间较长、规模最大的法事盛会。参加法事的僧人几十甚至上百。法会上设内坛和外坛,以各种饮食为供品,供养诸佛、菩萨、天神、五岳、河海、大地、龙神、冥官眷属乃至畜生、饿鬼及地狱众生等。诵经设斋,礼佛拜忏、追荐亡灵。据宋遵式的《施食正名》谓,系“取诸仙致食于流水,鬼致食于净地”,故名“水陆”。水陆法事是梁武帝的《慈悲梁皇宝忏》和唐代密教冥道无遮大斋相结合的产物。中国最早的水陆道场是南朝梁武帝为他的亡妃郗氏所设,以后朝廷和民间经常举行此种法会。宗颐在《水陆缘起》中说:“……所以江淮、浙江、川广、福建水陆佛事,古今盛行。由是富者独力营办,贫者共财修设。”可见水陆道场的广泛性。据记载,南宋甬籍丞相史浩在南宋乾道九年(1173)曾在镇江金山寺看到水陆法会之盛况,极为羡慕,于是在淳熙五年(1178)施田百亩于四明东钱湖月波山专建四时水陆道场,以为报恩,并“亲制疏辞刻石殿堂,撰集仪文刊板于寺”。宋孝宗为此特赐“水陆无碍道场”寺额和“慈悲普济”匾额,月波寺由此而闻名遐迩。月波寺的水陆道场并假水波山附近的尊教寺(当时有师徒道俗 3000 人)一起成为水陆道场,并请著名天台宗高僧志磐法师续成《水陆新仪》6 卷。民国六年(1917),天童寺住持净重刻《水陆仪轨》,成为今日水陆道场之蓝本。

7. 盂兰盆会 盂兰盆会也称“盂兰盆节”、“盂兰盆斋”、“盂兰盆供”。盂兰盆是梵语 ullambana 的译音,意为“救倒悬”,即救度先亡倒悬之苦。《佛说盂兰盆经》说,释迦

牟尼弟子目连，以天眼通看到亡母生在饿鬼道，如处倒悬，受尽苦难而不得救拔，于是去求释迦牟尼救度。释迦牟尼就让他在七月十五日众僧自恣日时，集百味饮食于盂兰盆中，供养十方自恣僧众，以这样的功德使七世父母和现生父母在厄难中者得以脱离饿鬼道，往生人世或天界享受福乐。佛教规定，每年的农历四月十五至七月十五三个月，僧人要定居在寺庙内专心修道，称作“安居”，也叫“结夏”、“坐腊”。七月十五日，安居期满要举行检举忏悔集会，称为“自恣日”。南朝梁大同四年(548)，武帝萧衍带头在同泰寺设盂兰盆斋，是为汉地盂兰盆斋之始。后陆续流入民间，现在宁波各大寺院在七月十五日这一天举行的盂兰盆会，就是依此而来。

8. 焰口　即通常所说的“放焰口”，全称是“瑜伽焰口施食仪”。它有天机焰口和瑜伽焰口之分。一般大寺院都举行瑜伽焰口。据《瑜伽焰口》描绘，释迦牟尼佛大弟子阿难林间习定，忽见饿鬼王“面然”，其形枯瘦，咽细如针，口吐火焰，并对阿难说：“汝三日之后，当堕我类。”阿难惊怖，忽然醒悟，为求自己不堕入饿鬼之中，也使饿鬼解除痛苦，于是前去请求释迦牟尼帮助。释迦遂为之说诵经咒，并指点施舍的方法。其仪式一般在黄昏举行，取一净器，盛以净水及少许米粒糕饼之类，右手按器，口念经咒，后称如来名号；再取食器，泻净地上，以作布施，超度饿鬼。宁波的焰口从唐朝开始传入，后一度失传。到元代，又从西部地区传入宁波。宁波各大寺院在佛事结束的前一天，都要施放焰口。民间在丧事期中，也往往要请僧人设放。

9. 浴佛　浴佛法会主要为纪念释迦牟尼佛诞生而举行一种仪式。其仪式是，在大殿或露天下设一盆水供奉释迦牟尼诞生像，像高数寸，做童子形站立状，右手指天，左手指地。相传乔答摩·悉达多太子在蓝毗尼花园降生时，有九条龙口吐香水浴身。浴身后，他立即站立起来，右手指天，左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浴佛法会大约在后汉时流行于各寺院。宁波现在的各大寺院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即释迦佛诞生日)这一天都要举行浴佛法会，以各种香水沐浴太子像，以表示虔诚的庆祝和供养。在做水陆法会时，内坛也要举行浴佛。浴佛时唱赞：

九龙吐水，沐浴金身，天上天下独称尊，七步宝莲生，威德光明，法界永沾恩。

菩萨下云中，降生净梵王宫，摩耶右胁娩金童，天乐奏常空，目顾四方周七步，指天指地称雄，九龙吐水沐慈容，万法得正宗。

娑婆界我等本师释迦牟尼佛，周昭王甲寅年四月八，摩耶夫人毗兰园无忧树手攀着，右胁下降生太子，太子世间稀，左手指着天右手指着地，托双足金盆内，九龙吐水沐金身，渐渐相成器，行七步眼观四围，震法雷神通启，天上天下唯我独称尊，我佛当初在皇宫为太子，骑白马四门游玩，看见他人生老病死苦惨凄，发誓愿早去修行，半夜间过城去雪山修行，修道六年余，麻麦饭充饥，芦芊穿过膝，鹊巢顶上寸步不能移，释迦功德成，释迦成佛道，我等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功德满，释迦成佛道，我等本师释迦牟尼佛。

本赞中有一句：左手指着天，右手指着地。同文中提到太子诞生时，右手指天，左手指地，这种差别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印度习俗等尚右为上，所以右手指天；而中国

以左为上，所以中国汉地的悉达多太子像多是以左手指天的。本赞系中国僧人所作。

我今灌沐诸如来　净智庄严功德海

五浊众生离尘垢　同证如来净法身

10. 放生　《梵网经菩萨戒》上说："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教人放生。若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常教化讲说菩萨戒，救度众生。"放生法会一般在佛、菩萨诞生日或成道日等举行。放生物有螺丝、乌龟、鳖、鱼、泥鳅等。在宁波，规模较大寺院都凿有放生池，如天童寺、雪窦寺、阿育王寺等。宁波市佛教居士林每逢佛、菩萨圣诞日、成道日都要举行放生。各处放生都按放生仪规进行。



居士林放生池

附录一：

天童禅寺己巳冬季传戒法会记略

天童禅寺以隆重设坛传戒而闻名海内外，在清代和民国时期，有时连年传戒，规模盛大。民国十九年(1930)，圆瑛接任方丈，即于冬季举行千僧大戒。许多高僧在天童寺受具足戒，有曾任上海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的应慈法师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从寄禅受具足戒；名僧太虚于光绪三十年(1904)依寄禅受具足戒；近代高僧、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明旸法师和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同于民国十九年(1930)从圆瑛受具足戒。

1989年12月14日至31日(佛历2533年，农历己巳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二月初四日)，天童寺举行了为期十八天的冬季传戒胜会。三坛戒法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天童禅寺方丈明旸为传戒大和尚，天台山国清寺首座静慧法师为羯摩阿阇黎，阿育王寺方丈通一法师为教授阿阇黎，尊证阿阇黎是天童寺内德高望重的嵩山首座等七位班首大师，引礼师由精研戒学的普陀山普济寺悟道首座及天童寺知客涤瑕等八位职事师。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向传戒法会致电祝贺："欣悉宝刹今冬举行传戒法会，欢喜赞叹。佛涅槃后，以戒为师，毗尼久住，正法永昌。祝愿戒期吉祥，功德圆满。"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四川、黑龙江、内蒙古、陕西、福建、江西及浙江等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663名四众弟子(计求比丘戒者303人，比丘尼戒者157人，居士戒者203人)，虔诚受戒。在戒期，明旸和尚宣讲了《佛说八大人觉经》。

这次传戒法会,是宁波解放四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附录二:

《放生仪规》

法师于放生处,设香案,净水杨枝,众等以慈眼视诸众生,念其沉沦,深生哀悯;复念三宝有大威力,能救拔之。作是观已,手执水盂,默念想云:一心奉请,十方慈父,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降临道场,加持此水,具大功勋,洒沾异类,令彼身心清净,堪闻妙法。

1. 举赞

杨枝净水,遍洒三千,性空八德利人天,福寿广增延,灭罪除愆,火焰化红莲,南无清凉地菩萨(此句念三遍,主者将净水三洒之)。

2. 称圣号

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三遍

3. 法师说水文

菩萨柳头甘露水,能令一滴遍十方,腥膻垢秽尽卷除,令此坛场悉清净。

4. 大众持大悲咒若干遍:教有密言谨当持诵……

5. 念心经一遍

6. 念往生咒三遍

7. 请圣

香花迎,香花请,南无一心奉请,尽虚空遍法界,十方常住,佛法僧三宝(三请法师执手炉白)

8. 法师仰白

十方三宝,释迦本师,弥陀慈父,宝胜如来,观音菩萨,流水长者子,天台永明诸大士等,唯愿慈悲,证知护念,今有水陆飞行诸众生,为他网捕,将入死门,弟子某等,发慈悲心,学菩萨行,赎其身命,放使逍遥,承顺大乘经典,代为忏悔,授与三皈,称扬十号,及说十二因缘,但以此类,罪障深重,神识昏迷,不能了知,方等深法。仰乞:

十方三宝,威德冥加,令其开悟,早得解脱。佛子念汝多生业重,堕在畜生,今为汝等,对三宝前,发露罪愆,汝当志诚,随我忏悔。

9. 忏悔(法师唱一句,大众和一句)

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念三遍)。

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忘。

忘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念三遍)。

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念三遍)。

10. 持咒即七佛灭罪真言

离婆离婆帝　求诃求诃帝　陀罗尼帝　尼诃啰帝　毗黎你帝　摩诃伽帝　真陵

乾帝　莎婆诃(念三遍)

唵　萨斡巴钵　月斯普吒　怛贺啰　斡资啰耶　莎诃(念三遍)

11. 主白云

诸佛子：汝等不闻三宝，不解皈依，所以轮回三有，今堕畜生。我今授汝等三皈依法。

汝今谛听：诸佛子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饿鬼；皈依僧，不堕傍生。汝等佛子，皈依佛竟，皈依法竟，皈依僧竟(念三遍)。

主接着白云：

从今以往，称佛为师，更不皈依外道邪魔；从今以往，称法为师，更不皈依外道典籍；从今以往，称僧为师，更不皈依外道邪众。诸佛子等，皈依三宝已，我会更为汝说，十二因缘，生相灭相，令汝等了知生灭之法，悟不生灭之法，当处究竟，当处清净，当处自在。一究竟，一切究竟；一清净，一切清净；一自在，一切自在。同于诸佛，证大涅槃，所谓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所谓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

无明无性，本是诸佛，不动之体，汝等执著。妄起无明，譬如病目，见空中花，既知是已，无明即灭。佛子再为汝等称四弘誓愿，令汝得闻，依佛发愿，依愿修行，汝今谛听。

12. 发愿(法师唱一句，大众和一句)

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三遍)。

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

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三遍)。

13. 称赞如来名号

诸佛子等，我更为汝，称赞如来吉祥名号，能令汝等，永离三涂、八难之苦，常为如来真净佛子(一遍)。

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怖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念三遍)。

14. 放生

诸佛子等，此七如来，以誓愿力，拔济众生，一称其名，千生离苦，证无上道；二称其名，千生离苦，证无上道；三称其名，千生离苦，证无上道(一遍)。

主白云：唯愿汝等，既放以后，永不遭遇恶魔吞啖，网捕相加，获尽天年。命终之后，承三宝力，随缘往生，持戒修行，见佛闻法，授菩萨记，转化众生。更愿放生弟子某等，菩提行愿，念念增明，救护众生，常如己想，得生安养，见阿弥陀佛，证无生忍，分身

尘刹，尽未来际，广度众生。并愿捕生人等，回心向善，同得解脱，共证真常。

15. 举赞

胎卵湿化，多劫沉迷，皈依三宝发菩提，笼网捕免离，海阔天飞，随佛生忉利，南无升天界菩萨摩诃萨(此句念三遍)。

16. 念佛

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拈香念佛，不拘多少，将生灵轻轻放去)。

17. 回向(念回向偈)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放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18. 放生仪规终。

第二节　佛教节会和民间信仰习俗

围绕着纪念释迦牟尼佛和菩萨的佛教节日名目繁多，对我国民间风俗影响也最大，七千年前的宁波先民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某些原始习俗。旧时宁波大小寺庙、庵舍，遍及境内各地村落，佛教流传的过程也是佛教信仰民俗形成的过程。随着民间崇教信神渐盛，原始习俗和佛教节日相互影响，形成了今日宁波民间信仰习俗。

一、节日

佛诞节　即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也称“浴佛节”，是纪念释迦牟尼佛诞生的重大节日，佛教传说悉达多太子在蓝毗尼花园娑罗树下降生时，有九条龙口吐香水为其洗浴。后来佛教徒根据这个传说，每当佛诞节都要举行“浴佛法会”。其仪式是，在大殿内设一盆供奉释迦牟尼诞生像，像高数寸，做童子形站立状，右手指天，左手指地，佛教徒要以各种香水沐浴太子像，以表示虔诚的庆祝和供养。

观音节　中国佛教纪念观音的节日主要有三个，即：农历二月十九日为观音诞生日；农历六月十九日为观音出家日；农历九月十九日为观音成道日。由于观音菩萨形象广泛深入民间，妇孺皆知，观音节日也成为宁波佛教信众最为注重的节日。此节前后，善男信女朝山进香者络绎不绝，有的甚至在头天傍晚时分就来到寺庙中住宿，诵经结会或祈梦，希望能梦到观音菩萨，能给他们带来好运。是日，寺院内木鱼磬声，梵音嘹亮，殿内金碧辉煌，红烛高烧，芬馥氤氲，盈溢于庭，至于晓日，信徒们始各散去。

僧自恣日　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为僧自恣日。佛教规定，每年的四月十五到

七月十五的三个月，僧人要定居在寺庙内专心修道，称作“安居”，也叫“结夏”、“坐腊”。七月十五日安居期满要举行检举忏悔集会，于众人中发愿忏悔以得清净，自生喜悦，故称为自恣日。这一天，同时要举行盂兰盆法会。

中元节　宋代以来，盂兰盆会的奢丽庄严和供佛及僧的意义大为减弱，而代之以荐亡为行事，即为了死去的人得以救度，不是以盆供僧而是以盆施鬼了。七月十五为中元节，这一天寺院建盂兰盆会，募施主钱米，和尚为之诵经，荐亡度鬼。宁波民间称七月半为“鬼节”，各地都有祭祖、做“七月半羹饭”、“放焰口”、“放水灯”等活动。各家设酒馔祀祖先，有祀产者，房内子孙按丁口享馂，谓之“吃七月半羹饭”。

“放焰口”即祭祀孤魂野鬼，为“鬼节”祭祀鼎盛之举。俗传七月初一始，阴司地府（即阴间的官府）开始放鬼，也叫“放饿鬼”。居民于是集资请和尚、道士、巫祝诵经念咒，沿街设祭，多用米筛或门板摆设“檐下羹饭”，以蓝色碗盛之，有鱼、肉、酒，还有馒头、南瓜、豆腐、毛豆等十二碗以祀孤魂野鬼。祭时，宁波大街商店门口悬挂蜈蚣旗，城区各街市路旁焚冥锭、纸衣、车柜、纸马。祭毕，祭物多为乞丐食之。旧时还演目连戏敬神，谓之“街戏”。放水灯也为祭祀孤魂野鬼。农户结草船浮于江河，置放纸水灯随波漂流，也有以门板作船，上设隔层祭盘，摆设“水灯羹饭”，点香烛，请和尚、尼姑诵经，焚化锡箔，以超度孤魂和溺水鬼。

地藏节　农历七月三十日为地藏节，俗称地藏菩萨生日。地藏菩萨是地狱众生赖以救苦的一尊菩萨，曾发过誓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所以称为幽冥世界教主。宁波各地寺庙都供奉着一尊手执锡杖的地藏王菩萨。俗传地藏王菩萨平时闭眼，七月三十生日这天才睁开眼，观光大千世界。这一天，各家各户都要在门前地上插香，多插在屋檐滴水处，谓之“插地上香”。镇海一带将香插在南瓜上，用竹竿悬之高空，有年长妇人插于米筛，中间设一碗净水，求祷地藏王菩萨布施法水，谓用此水洗眼，目光明亮。

腊八节　民间把十二月称作腊月。在腊月里，人们祭祀的诸神有司啬神、昆虫神等八种，因此称“腊八”。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界人士把腊月祭日和释迦牟尼佛成道日统一起来。腊月初八是释迦牟尼佛成道日，在这天，各寺院都要举行纪念仪式，并煮腊八粥以供佛。据中国佛教传说，佛祖释迦牟尼佛出家修道，实行苦行，遍行各地。经过多年寻师访道，觉得苦行不能证得无上菩提。于是就到附近的尼莲河里洗了个澡，然后坐在荜钵罗树（后称菩提树）下，接受牧羊女用泉水熬成乳糜状的粥供养，并说：我若不证得无上菩提，誓不起此座。释迦佛吃了粥汤之后，立即精神振奋，恢复了元气，终于在腊月初八这一天悟道成佛。后来，佛教僧侣就在“腊八”这一天诵经纪念，并效仿牧女的做法，熬粥供佛。所以腊八粥又有“佛粥”之称。僧人在腊八节吃腊八粥的习惯后来传到民间，成为民间的习俗。时至今日，宁波人仍保留着吃腊八粥的习惯。

二、信仰习俗

佛教在民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因果报应、轮回转生、修行成佛的一套说教。这些

观念对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并逐渐形成了信仰民俗:笃信灵魂不灭、崇信佛和菩萨、相信鬼神的存在等。人们往往都以烧香拜佛、供奉果品、布施斋僧、修建寺庙、塑像造塔、刻印佛经、许愿还愿、广作法事等方式来表达对佛菩萨的景仰崇拜。每逢佛菩萨圣诞日和初一、十五更是云集寺院,烧香拜佛者络绎不绝。这一习俗在宁波颇为流行,时至今日,还出现大年初一"烧头香"的习俗。在家信徒在修行过程中还要持斋(即吃素)。他们分别在三长斋月、四斋日、六斋日、十斋日持斋。"三长斋月",指正月、五月、九月三个月中自初一至十五持斋。"四斋日"指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廿三这四天里持斋。"六斋日"指每月的初八、十四、十五、廿三、廿九、三十这六天里持斋。"十斋日"指每月的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廿三、廿四、廿八、廿九、三十这十天里持斋。民国时期宁波城里曾成立佛教居士林,成员皆由居士组成,每逢佛菩萨圣诞日,都要持斋诵经,这一习俗流传至今。

第三节 佛教团体与社会公益事业

佛教团体之滥觞,则为法社。法社始于东晋庐山慧远白莲社。有关宁波地区佛教社团的情况,鲜见于史料。有文字记载的只有宋代天台宗的知礼大师于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在延庆寺设立念佛施戒会和他的弟子申明本如慕庐山之风,结白莲社以弘扬净土,以及明代住持阿育王寺的无漏传瓶亦结莲社于妙胜殿(舍利殿)。到清末民初,太虚大师提出"人间佛教"思想及受当时"庙产办学"风潮的影响,佛教社团在宁波才有较大的发展,各地相继成立中华佛教会分会、佛学会支会、学校、实业、刊物、莲社、居士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相继成立佛教协会等。

佛教徒一贯倡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从扶贫济困到兴教助学,都有佛教徒的身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市佛教界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资助教育、救灾济困、施医赠药、修桥铺路、创办养老院等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佛教团体与弘法机构

中华佛教总会宁波分部 前身为宁波僧学堂。清光绪三十年(1904),天童寺住持寄禅、七塔寺住持岐昌、放光寺住持在白衣寺筹建成立宁波僧学堂,招收一百名僧俗青少年免费入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根据清廷学部颁行的僧教育之章程,宁波僧学堂改名为宁波僧教育会,由寄禅与陈屺怀居士任会长,隶属于浙江僧教育总会。址在白衣寺。民国元年(1912),寄禅和尚发起创建全国佛教僧组织中华佛教总会,藉以保护佛教界的权益,原来的省僧教育会相应改为支部,县僧教育会改为分部。宁波僧教育会即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宁波分部,众举岐昌和尚与冯汲蒙二人掌理部务。不久改称为中华佛教总会鄞慈镇奉象五县分部。民国四年(1915),袁世凯上台,佛教会备案章程停止执行,各省县佛教会会务无从进行,五县分部停止活动。

宁波市佛教协会　民国八年(1919),鄞县诸山长老为维护寺庵权益,仍依照管理寺庙条例组织宁波佛教教务会。民国十二年(1923),经反复磋商,拟组织宁波佛教联合会。民国十六年(1927),改称宁波佛教徒协会。民国十八年(1929),改组为宁波佛教会。

新中国成立后,宁波市于1950年3月8日开始筹备佛教协会,历时1年,于1951年3月8日在白衣寺成立。主任为月西和尚(当时称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尘舫、鸣权,建慈、董锦瑞等9人为理事。

1955年9月,第一次宁波市佛教代表大会在延庆寺(今宁波市解放南路12号)召开。会上选出月西为会长,诚一、同梅、光德为副会长。理事有超宗、园成、果成、永生(女)、益德(女)、董锦瑞、徐觉涛等。

至2005年,宁波市佛教协会已历经八届,领导全市正式登记寺庵600处。

现任名誉会长为广修、怡藏法师。顾问为真如、修祥法师。

会长为诚信法师,副会长为可祥法师(常务)、徐文芳居士、界源法师。

秘书长:可祥法师。副秘书长:释能祥、释德云、释慧明、释印超、释有圆。

常务理事13人:释诚信、释可祥、徐文芳、释界源、释朗宇、释净修、释莲智、释达光、释宗立、释可善、释法正、释显德、释能祥。

理事33人:释宗立、释广传、释道全、释达光、释能祥、郑缘祥、释怡藏、释净仁、释有圆、释显德、释贤崇、释中麟、释照立、释莲智、释慧明、释诚信、释德云、释界源、释证庄、释净修、邵萍、释印超、徐文芳、释可祥、释弘法、释定昌、释朗宇、释安馨、释慧定、释法正、释宏智、释可善、释常定。

鄞州区佛教协会　民国十六年(1927)四月,阿育王寺住持源宠、延庆寺住持荣智、观宗寺住持谛闲、七塔寺住持觉圆、金峨寺住持卓梵、雪窦寺住持摩尘、岳林寺住持灵杰、普济寺住持定法、永明寺住持静愿、宝陀寺住持妙三、瑞岩寺住持惠江等联络各县僧众4000余人,在延庆寺召开僧侣大会,成立宁波七邑佛化同志会,以谛闲法师为会长,圆瑛法师为副会长。七邑即为鄞县、慈溪、镇海、奉化、象山、定海和南田县(今三门县)。民国十八年(1929),改组为宁波市佛教会及鄞县佛教会。民国十九年(1930)二月,根据人民团体组织方案,市、县佛教会合称鄞县佛教会,专门成立筹备会。第二年,在延庆寺召开第一次成立大会。会上通过鄞县佛教会章程,选出领导机构,大会选出执行委员13人组成执行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推选智圆、本舟、宝静、指南、金梦麟5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再由常务委员会推选智圆为主席。会员大会同时选举监察委员5人,谛闲为监察委员会主席。民国二十五年(1936),根据中国佛教会训令,鄞县佛教会改称中国佛教会鄞县分会,智圆任分会会长。民国三十五年(1946),改称为中国佛教会鄞县支会,由源宠任理事长。

1958年8月,鄞县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并在阿育王寺召开首届一次会议,选出源宠、宽润、运绍、祥云、明甫、周茂洪为副会长(会长暂缺),通一、戒恐、朱国梁、圣真、安定、长寿、了净为理事。1980年7月,鄞县第一届佛教徒代表会议召开,会上成

立了鄞县佛教协会，选举天童寺广修法师为会长，阿育王寺通一法师为副会长，周茂洪为副会长兼秘书长。

2002年4月，鄞县撤县设区，名为鄞州区，同时鄞县佛教协会易名为鄞州区佛教协会。2005年9月，鄞州区佛教协会召开第五届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理事会聘请广修为名誉会长。现任会长为诚信，副会长为界源、修祥；秘书长为德云，副秘书长为慧明。常务理事有允常、证果、证庄、诚信、贤敏、修祥、界源、德云、慧明9人，理事有允常、可恒、妙光、证果等21人。

镇海区佛教协会 民国二十四年(1935)镇海县佛教会成立，会长为总持讲寺住持法悟。民国二十六年(1937)，协会举办过30余人的僧侣救护队训练班，民国三十年(1941)停止活动。1952年，另组县佛教协会筹备会。1958年后撤销，停止活动。1985年6月，镇海区佛教协会成立，地址在招宝山宝陀寺内，出席代表15人。西慧、常志、智柔担任副会长，远恒、宝戒为理事。现任会长慧定，副会长性慧、法正(兼秘书长)。理事智柔、宽海、朱文达、戴鸿娟。

宁海县佛教协会 民国时期(1912—1949)曾成立宁海县佛教会，会长为释觉慧，地址在宁海县城关妙相寺。

1985年5月25日，宁波市佛教协会在城关镇西门西来庵成立。会长释守三，副会长释常胜、释若观、释显隽，秘书长释若了。理事：守三、常胜、显隽、若了、慎德、时雨、慎华、善海、厚福。

慈溪市佛教协会 1985年成立。名誉会长释纪华，会长释真如，秘书长周长纪。现任会长释真如，副会长释德慧、释妙乘、励顺良(兼秘书长)。下辖开放寺庵有五磊寺、金仙寺、洞山寺、石湫净苑、呼童庵、海鹤庵、佛迹寺等7座。

象山县佛教协会 1986年9月25日成立，会址设在等慈禅寺。名誉会长若观，会长可成，副会长修康，常务理事则钦、则广、萃月，理事克慧、式清、唯达、周艳传。现任会长莲智，副会长唯达、照力、慧明。理事有式清、清修、证章、果贤、王彩娥；名誉会长可成、修康；秘书长马志和。

奉化市佛教协会 1988年11月在奉化雪窦寺成立，并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代表大会。经大会选举，产生会长光德(兼秘书长)，名誉会长定持，副会长可旸、净放，副秘书长毛炳岳。现任会长释怡藏(兼秘书长)，副会长释净仁、释隆悟、释宝安、郑缘祥(兼副秘书长)。

余姚市佛教协会 成立于1992年9月24日，地点在龙泉寺。出席代表共38人，名誉会长为月西法师；会长为益慧法师；副会长有惟根、惟延法师；秘书长是叶衡居士；理事有传家、净定、李风仙、姚家林、贝如山等。现任会长为达光法师，副会长为道全法师、乘定法师，秘书长是印静法师，理事共21人。

江北区佛教协会 2001年1月9日在宝庆寺成立。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代表42人，经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13名，常务理事7名。会长释朗宇，副会长释戒旺、释安磐，秘书长释慈月。2001年12月18日理事会改选，王介堂任秘书长。下辖开放寺庵

10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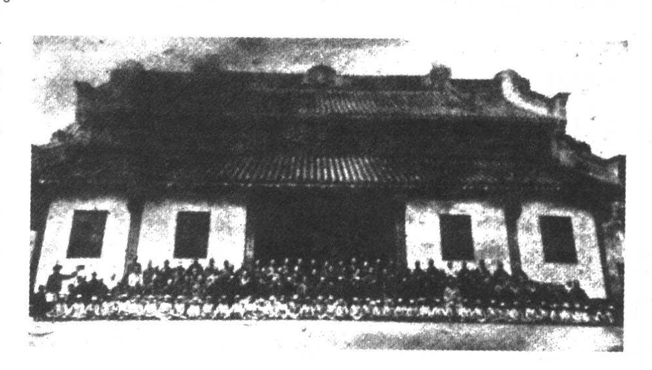
北仑区佛教协会 2001年1月10日成立。名誉会长释立悟，会长释可善，副会长释宏智、释善辉（兼秘书长）。副秘书长释演持。理事：传道、衹斌、法缘、果钊、永定、利生、兴正、演智、碧澄。

海曙区佛教协会 2005年5月26日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2名，选举出会长1名，副会长1名，理事10名。释益行、徐文芳为名誉会长；释净修为会长；释印超为副会长；王培瑞为秘书长；邵萍、释成慧为副秘书长。

江东区佛教协会 2005年8月9日在七塔寺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宁波市江东区佛教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宁波市江东区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会长为可祥法师；副会长为弘法法师、界义法师、定昌法师、传道法师（兼秘书长）。副秘书长为隆声法师、贾汝臻居士。成峰法师、陈启元居士、吴慈居士为顾问。

余姚佛学会 创办于民国十三年（1924），由余姚佛教信徒为研究佛法而自发组织，会址在子孙庵，后来逐步发展为有慈善性质的团体。内设有图书馆、涅槃室、佛堂、藏经楼、施医处、慈幼院、残废院等。

观宗弘法研究学社 民国二年（1913），天台宗耆宿谛闲大师住持观宗寺时，创办观宗研究社。民国八年（1919）观宗学社正式成立。民国十一年（1922），改称观宗弘法学社。民国十七年（1928），宝静法师住持观宗寺，把研究社和弘法学社合并，命名为观宗弘法研究学社，以敷扬法化，接引后昆，续焰传灯，专以造就弘法人才为宗旨。弘法社所有学员均由研究社升选，研究社所有学员由预科升选。所学课程分经学、行持和文学三科。学社设在观宗寺内，社长由住持宝静法师兼任，职员有主讲1名，辅讲2名，督学2名，会计1名，书记1名。


观宗弘法研究学社暨义务学校庆祝佛诞合影

观宗通俗念佛莲社 创办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该社专为成就观宗寺各寮之工役人等，如厨房、佃房、茶房、库房、客堂、丈室、学社、义校所有工人集社修念佛法而设。以礼拜方便摄化群生之意旨，随顺其心理开示因果轮回，浅近之佛法策，进行念佛收摄妄心，种植圆顿善根带业往生为宗旨。设社长1名，教授2名，领导2名，庶务1名。社长由住持宝静法师担任。

观宗梵音传习所 创办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地址附设在观宗寺内义务学校课室。每年春、夏季招生，学期为四个月。目的和宗旨：为佛事如法利济众生，故传习梵唱，专为隆重法事，悲智双运，以符佛教慈悲之旨。内设所长1名，教授主任1名，监学2名。

七塔报恩佛学院 创办于民国十七年(1928),由时任七塔寺住持的觉圆长老礼请华严学大师溥常长老创办。佛学院以僧众研究佛理、兼明世法为宗旨。课程分佛学、世法、行持三系。溥常大师在主持佛学院期间,编纂《七塔寺志》,编修《七塔报恩寺宗谱》,编辑《七塔报恩佛学院院刊》,培养僧才288人,多为佛门俊才,弘化十方。

天童佛学社 民国十八年(1929)创设于天童禅寺,以培植人才,阐扬佛化为宗旨。学科分佛学、国学、科学三系,学期分正、预两科班,正科班三年毕业,预科班一年毕业。僧徒毕业后,或升本社教员及本寺各职事,或介绍往诸方高等佛学社继续深造。

鄞县佛教会整理委员会 民国三十四年(1945)九月,观宗寺根慧、天童寺可印、七塔寺智远、寿昌寺也空、普济寺慧璋5人组成鄞县佛教整理委员会,鄞县县党部派包柏筠担任整理委员会指导处指导员,会址借设在老城隍庙东后观音阁内。该委员会下设6个通讯处:第一通讯处在邱隘庆云寺,梦轩为主任;第二通讯处在高桥正德寺,识空为主任;第三通讯处在鄞江桥天王寺,英才为主任;第四通讯处在普济寺,慧璋为主任;第五通讯处在姜山瑞峰寺,崇康为主任;第六通讯处在大嵩珠山寺,尘舫为主任。

通讯处主要工作为寺庵登记、征求会员、征收会费,由静修、信道负责。后因推行会务困难,由天封寺住持醒悟任总干事。民国三十五年(1946)八月,整理委员会工作结束。

奉化法昌女子佛学院 民国二十五年(1936),奉化蒋瑞连、蒋毛从青等居士发起,在法昌讲寺成立。这是宁波第一所女子佛学院,指导为太虚大师,张圣慧(即张汝钊,本空法师)为讲师。

慈云佛学苑 创办于1986年9月,地址在宁海县桥头胡镇慈云庵内。初期为培训班,1989年正式命名为慈云佛学苑。佛学苑以学修一体化、生活丛林化为办学方针,是一所传授佛教知识的汉语系尼众佛学院校。2000年,新建教学大楼。佛学苑办学至今已历19年,培养学僧400余位。现有学员60余名,分初、中、高三级培养;教师10余名。院长为释了藏,教务长为显德法师。

《弘法社刊》 民国十七年(1928)八月创刊,创办人为宝静法师。是刊由观宗弘法研究学社课系之暇,随缘编发,不限定时日,视经费情况,或月刊或季刊,目的是编发宣传佛学。办刊宗旨:宏阐佛化,昌明正法,挽救人心。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正月,《弘法社刊》共刊出33期(从第28期起,易名《弘法刊》)。后因经费拮据,加之抗战前期形势紧张,政局动荡,被迫停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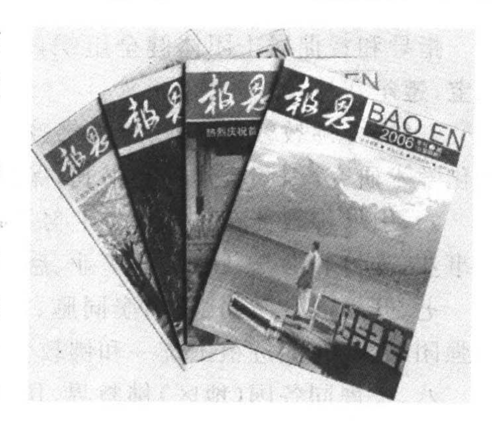
《宁波佛教》 1994年9月创刊,创办人和主编为徐文芳;刊名题词:明旸法师。本刊物由宁波市佛教协会和宁波佛教居士林共同主办,旨在爱国爱教,弘扬佛法,净化身心,利乐有情。刊物现为季



《宁波佛教》

刊，免费赠阅，深受全国佛教界人士及广大信众的欢迎，为弘扬佛教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报恩》　2005年7月创刊，创办人为可祥法师。本刊物由宁波七塔报恩禅寺主办，以“启迪智慧，净化心灵，和谐社会，庄严人生”为宗旨，积极挖掘、宣扬大乘佛教无我利他、慈悲济世的报恩思想，提倡生活佛教化，佛教生活化。刊物现为季刊，免费赠阅，以融指导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而备受信众欢迎。



《报恩》

附录一：

宁波市佛教协会章程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七日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宁波市佛教协会。英文译名：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Ningbo。英文缩写：B. A. NB。

第二条　本会是全市佛教徒联合的爱国团体和教务组织。本会宗旨为：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佛教界合法权益；弘扬佛教教义，兴办佛教事业，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加强佛教自身建设；高举爱国爱教，团结全市佛教徒，倡导人间佛教思想，积极参加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祖国统一、世界和平做贡献。

第三条　本会接受主管单位宁波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和社团登记机关宁波市民政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第四条　本会任务：

一、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政策的规定，维护佛教徒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佛教团体、佛教活动场所、佛教文化教育机构以及佛教自养服务事业的合法权益；密切联系全市佛教徒，深入调查研究，如实反映情况，就落实宗教政策等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和意见

二、加强对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学习，提高佛教徒爱国主义觉悟和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自觉性，做到爱国爱教，遵纪守法。

三、支持各县（市）、区佛教协会开展会务，并在佛教事务上实行指导和检查。各县（市）区佛教协会、各佛教寺庵和其他佛教组织有义务贯彻执行本会的决议和决定。

四、贯彻执行上级佛教协会的决议和决定，督导佛教寺庵搞好自身建设和管理，严守清规戒律，树立优良的道风学风，开展正常的法务活动；制定寺庵管理、教制仪规等规章制度和具体办法。

指导和督促居士团体健全组织，完善制度，加强团结，协调关系，精进学修，护持三宝，遵纪守法，服务社会。

五、兴办佛教教育事业，培养佛教四众人才，提高全市佛教界整体素质；开展佛教文化学术研究，编印流通佛教书刊，保护佛教文物古迹。

六、引导佛教徒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组织佛教界兴办符合佛教特点的自养服务事业，支持和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造福社会、利益人群。

七、开展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中佛教徒的联谊工作，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团结合作，促进祖国统一和佛教事业的发展。

八、发展同各国（地区）佛教界、国际佛教友好组织、国际宗教和平组织的交往与合作，促进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

第五条　本会会址设在宁波。

第二章　本会组织机构及负责人的产生

第六条　本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宁波市佛教协会代表会议。其职权是：(1)制订和修改本会章程；(2)选举理事，组织理事会；(3)选举会长、副会长，礼请名誉会长、顾问；(4)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其他有关的报告；(5)讨论和决定本会方针任务和其他重要工作事项；(6)决定终止事宜；(7)决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七条　全市代表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八条　全市代表会议每四年召开一次，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的，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报主管单位审批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但延期换届最长不超过一年。

第九条　全市代表会议的代表团由各县（市）、区佛教协会召开常务理事会议或会长扩大会议按分配名额协商提名，报宁波市佛教协会审核确定。

第十条　理事会是全市代表会议的执行机构，在全市代表会议闭会期间领导本会开展会务，对全市代表会议负责。

理事会的职权是：(1)贯彻实施本会章程和全市代表会议确定的方针任务；(2)选举常务理事，组成常务理事会；(3)增补和罢免常务理事；(4)根据会长提名，决定秘书长；根据秘书长提名，决定副秘书长；(5)筹备召开代表会议；(6)全市代表会议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十一条　理事会须由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理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十二条　理事会每届任期四年，理事连选可连任。理事会每年举行一次，必要时可提前或延期举行。

第十三条　常务理事会是本会日常会务的领导机构，在理事会闭会期间，依照本会章程和全市代表会议及理事会确定的方针任务领导会务。

常务理事会的职权是：(1)执行理事会的决议，决定重大事项；(2)审议年度工作

总结和计划;(3)审议年度财务结算和预算报告;(4)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十四条　常务理事会须由三分之二以上常务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常务理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十五条　常务理事会每届任期四年,常务理事连选可连任。常务理事会每半年召开一次。

第十六条　会长每届任期四年,连选可连任一届。因特殊情况需延长任期的,须经全市代表会议到会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报主管单位同意后方可延长任期。

第十七条　副会长协助会长执行职务,必要时,常务理事会可以决定一位副会长协助会长主持日常工作。副会长每届任期四年,可连选连任。

第十八条　会长为本会法定代表。

第十九条　会长行使下列职权:(1)对外代表本会,对内领导会务;(2)召集和主持会长会议、会长扩大会议,常务理事会会议、理事会会议及其他有关会议,讨论决定重要会务;(3)督促和检查全市代表会议、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4)代表本会签署有关文件。

第二十条　秘书长每届任期四年。秘书长在会长领导下,负责处理日常会务。

第三章　本会资产管理及其使用原则

第二十一条　本会经费来源:(1)政府拨款;(2)县(市)区佛教协会和寺庵及其他佛教组织等上缴的佛教事业发展经费;(3)社会捐赠;(4)自养收入。

第二十二条　由秘书长每年向常务理事会报告财务结算和预算情况。

第二十三条　本会执行国家财务制度。

第二十四条　本会的资产管理执行国家规定的资产管理制度,接受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和主管单位组织的财务审计。

第二十五条　本会换届或更换法人代表之前,必须接受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和主管单位组织的财务审计。

第二十六条　本会的资产,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

第二十七条　本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保险等福利待遇,参照国家对事业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章程的修改程序

第二十八条　本会章程的修改,须经全市代表会议表决通过。

第二十九条　本会修改的章程,在全市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 15 日内,经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报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后生效。

第五章　终止程序及终止后的财产处理

第三十条　本会完成宗旨或其他原因需要注销时,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提出终止动议。

第三十一条　本会终止动议需经全市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并报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第三十二条　本会终止前，须在主管单位及有关机关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清理债权债务，处理善后事宜。清算期间，不得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

第三十三条　本会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手续后即为终止。

第三十四条　本会终止后的剩余财产，在主管单位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于本会理事会。

附录二：

(民国时期)鄞县佛教会章程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本会遵照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修正人民团体组织方案，依照文化团体组织大纲第十二条之规定，联合鄞县佛教徒组织宗教团体，故定名为浙江省鄞县佛教会。

第二条　本会谨遵总理遗教，以增进中国文化，发扬民族精神，努力整顿教规，宏宣佛化，促进社会之进步为宗旨。

第三条　本会以鄞县为区域，设会所于鄞县南门灵桥路。

第二章　会　员

第四条　凡年满二十岁以上之佛教徒，不分性别，能遵守会章，服从议案者，皆得为本会会员，但需履行下列入会手续：(一)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二)填写入会志愿书，经审查合格后提交执行委员会之认可；(三)领取会员证。

第五条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为会员，并不得为各寺庵住持：

一、有违反三民主义之言论或行为者；

二、褫夺公权尚未恢复者；

三、受刑事处分尚未撤销者；

四、违反清规及嗜好赌博者；

五、有神经病及废疾者。

第六条　会员应享之权利：

一、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二、有发言提议及表决权；

三、本会章所载各项事务之利益；

四、本会会员有充任各寺庵住持之权利；

五、有请求本会代为申雪及救济之权。

第七条　会员应尽之义务：

一、遵守本会章程及决议案；

二、担任本会指派职务；

三、缴纳会费及事业费；

四、应本会之咨询及调查。

第八条　凡会员如有不遵守本会章程，破坏本会言行及不履行第七条之义务者，轻则予以警告，重则除名。

第九条　前条警告部分经监察委员会议处，提交执行委员会执行；除名部分经监察委员会议处，提交会员大会核准。

第三章　组织与职员之职权

第十条　本会依照中国佛教会，呈请内政部核准省市县佛教会组织纲要，由会员大会选举执行会员十三人组织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决议各案及一切会务，对大会负其责任。选举候补执行委员五人，于执行委员会得列席发言，但无表决权。遇执行委员缺席时，应依次递补，惟递补人数不得超过出席执行委员三分之一。

第十一条　本会执行委员会推选常务委员五人，由常务委员互推主席一人，组织常务委员会，执行大会及执行委员会之决议各案，并处理日常事务，对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

第十二条　本会由会员大会选举监察委员五人，由监察委员互推主席一人，组织监察委员会，对于执行委员之执行会务时，负其监察责任。

选举候补监察委员二人，准用第十条第二项之规定。

第十三条　本会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

第十四条　本会视事务之繁简，得酌设办事员若干人，由常务委员会决议任用之。

第四章　会　务

第十五条　本会办理各项会务列举如下：

一、举办民众教育；

二、举办民生事业；

三、举办慈善公益；

四、举办僧众教育；

五、举办布教事宜；

六、关于会员与会员及非会员间之争议，经会员请求之调解事项；

七、关于党政机关委办事项；

八、关于会员间之合作及互助事项；

九、关于整理教规住持交替事项。

第五章 会 议

第十六条 本会会员大会每年举行一次,由执行委员会召集之。执行委员会每二月举行一次,由常务委员会召集之。监察委员会每二月举行一次,常务委员会每半月举行一次,由各该会主席召集之,遇必要时均得召集临时会。

第十七条 各种会议均以过半数委员之出席方得开会,过半数之同意方得决议。

第六章 经 费

第十八条 本会经费以下列各项充之:

一、入会费每人一元;

二、常年费每人二元;

三、寺庵认助费视该寺庵收入之丰啬,由执行委员会决议得酌量认助,及其他一切乐助费;

四、特别捐,本会应办事务上之必要,或举办特种事业时,经会员大会之决议,呈报主管官署核准。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会办事细则另订之。

第二十条 本会章程如有未尽事宜,有会员二十人以上提议,得提出大会议决,经出席会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修正之。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经会员大会议决后,呈请当地党政机关核准施行。

附录三:

宁波市鄞州区佛教协会章程

(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八日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会的名称:宁波市鄞州区佛教协会。

第二条 本会的性质:鄞州区爱国佛教徒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

第三条 本会的宗旨是: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维护佛教徒的合法权益。弘扬佛教积极进取的思想,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兴办佛教事业。团结教育和帮助全区佛教徒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持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遵守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遵守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诚信、务实、开放、创新,弘扬鄞州精神,为创建文明城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

第四条 宁波市鄞州区佛教协会接受宁波市鄞州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和宁波市鄞州区民政局的业务领导、监督和依法管理。

第五条 宁波市鄞州区佛教协会会址设在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湾底村。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六条　本会的业务范围

(一)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维护佛教徒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维护佛教团体、佛教活动场所、佛教文化教育部门及佛教自养服务事业的合法

(二)深入调查研究,团结全区佛教徒,如实反映佛教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妥善解决不同的意见和要求,并协助政府部门贯彻落实宗教政策。

(三)组织和推动全区佛教徒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法律法规政策的学习与教育,引导全区佛教徒爱国爱教,遵纪守法。

(四)引导组织全区佛教活动场所,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自身建设和管理,严肃清规戒律,树立良好的道风学风,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支持并参与社会的公益福利事业。

(五)指导和督促佛教居士加强组织学习,团结互爱,精进学修,树立正信、正见、弘法利生、护持三宝。

第三章　会　员

第七条　本会的会员种类:本会的会员为政府批准的佛教活动场所(人员)

第八条　申请加入本会的会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本会的章程;

(二)有加入本会的意愿;

(三)在本会的业务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

第九条　会员入会的程序

(一)提交入会申请书;

(二)经理事会讨论通过;

(三)由理事会或理事会授权的机构发给会员证。

第十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本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参加本会的活动;

(三)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

(四)对本会工作的批评建议和监督权;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十一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执行本会的决议;

(二)维护本会合法权益;

(三)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

(四)按规定交纳会费;

(五)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二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并交回会员证。会员如果1年不交纳会费

或不参加本会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

第十三条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行为，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予以除名。

第四章　组织机构和负责人产生、罢免

第十四条　本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制定和修改章程；

（二）选举和罢免理事；

（三）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四）决定终止事宜；

（五）决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十五条　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会员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到会会员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十六条　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每届 5 年。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的，须由理事会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但延期换届最长不超过 1 年。

第十七条　理事会是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闭会期间领导本会开展日常工作，对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负责。

第十八条　理事会的职权是：

（一）执行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

（二）选举和罢免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三）筹备召开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

（四）向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状况；

（五）决定会员的吸收或除名；

（六）决定设立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

（七）决定副秘书长、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

（八）领导本会机构开展工作；

（九）制订内部管理制度；

（十）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九条　理事会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理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二十条　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情况特殊的也可采用通讯形式召开。

第二十一条　本会设立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在理事会闭会期间行使第十八条第一、三、五、六、七、八、九项的职权，对理事会负责。

第二十二条　常务理事会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常务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常务理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二十三条 常务理事会至少半年召开一次会议；情况特殊的也可采用通讯形式召开。

第二十四条 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纪守法、爱国爱教；

(二)信仰坚定，戒行清净，具有一定的佛学知识；

(三)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兢兢业业，廉洁奉公；

(四)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五)未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

(六)最高任职年龄一般不超出 70 周岁，秘书长为专职；

(七)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十五条 本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如超过最高任职年龄的，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后，方可任职。

第二十六条 本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任期 5 年。因特殊情况需延长任期的，须经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会员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后，方可任职。

第二十七条 本会会长为本会法定代表人。本会的法定代表人不兼任其他团体的法定代表人。

第二十八条 本会会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或主持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

(二)检查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三)代表本会签署有关重要文件。

第二十九条 本会秘书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办事机构开展日常工作，组织实施年度工作计划；

(二)协调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实体机构开展工作；

(三)提名各秘书长以及各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主要负责人，交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定；

(四)决定办事机构、代表机构、实体机构专职工作人员的聘用；

(五)处理其他日常事务。

第五章 资产管理、使用原则

第三十条 本会经费来源：

(一)会费；

(二)捐赠；

(三)政府资助；

(四)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

(五)利息；

(六)其他合法收入。

第三十一条　本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会员会费。

第三十二条　本会经费必须用于本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不得在会员中分配。

第三十三条　本会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十四条　本会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人员。会计不得兼任出纳。会计人员必须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会计人员调动工作或离职时，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

第三十五条　本会的资产管理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接受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和财政部门的监督。资产来源属于国家拨款或者社会捐赠、资助的，必须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并将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六条　本会换届或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必须接受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组织的财务审计。

第三十七条　本会的资产，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

第三十八条　本会专职人员的工资和保险、福利待遇，参照国家对事业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章程的修改程序

第三十九条　对本会章程的修改、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后报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审议。

第四十条　本会修改的章程，须在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后十五日内，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报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后生效。

第七章　终止程序及终止后的财产处理

第四十一条　本会完成宗旨或自行解散或由于分立、合并等原因需要注销的，由理事或常务理事会提出终止动议。

第四十二条　本会终止动议须经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第四十三条　本会终止前，须在业务主管单位及有关机关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清理债权债务，处理善后事宜。清算期间，不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

第四十四条　本会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后即为终止。

第四十五条　本会终止后的剩余财产，在业务主管单位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用于发展与本会宗旨相关的事业。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章程自 2005 年 9 月 28 日宁波市鄞州区佛教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第四十七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本会的理事会。

第四十八条　本章程自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核准之日起生效。

二、社会公益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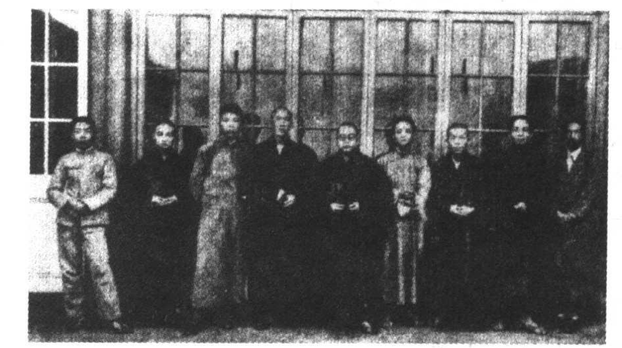
宁波佛教孤儿院　前身为民国元年(1912)创办于白衣寺的佛教普益学校。民国六年(1917),在陈训正的提议下,决定以普益校舍为院址,建立佛教孤儿院,并于次年5月12日正式成立。孤儿院成立初,举永丰寺住持岐昌为沙门院长,陈训正为居士院长,施祥寺住持智圆为总务主任,王吟雪为教务主任。民国九年(1920),改设董事会,举张让三为董事长,王雪吟任主事。民国十七年(1928)由全体董事大会产生的常务董事会为最高机关,选出禅定、智圆、莹戒、张传保、李霞城、蔡良初、周子材、徐镛8人为常务董事,张传保为董事长。由常务董事会选任沙门院长和居士负责全院事务;由院长聘任主事1名襄助院务。民国十九年(1930),改选圆瑛、智圆、源宠、授妙、莹戒、赵家荪、张传保、李霞城、蔡良初、周子材、徐镛等11人为常务董事,张传保为董事长。民国三十一年(1942),增选圆瑛为名誉董事长,智圆为副董事长。民国二十二年(1933)四月,由智圆赞助在鄞西梅园宝岩寺设分院。总院、分院皆设院务会议,总院院务会议分总务系、教养系、教师修养会;分院院务会议分总务系、教养系、农事系和教师修养会。

孤儿院内有儿童自治组织。总院儿童自治组织以全体学生大会为最高机关,分设交际、风纪、会集、成绩、工艺、图书、出版、玩乐、健身、整洁、医治、膳食、舍务等科;分院儿童自治组织以儿童自治团团员大会为最高机关,由团员大会选定工具保管、农具保管、总务、交通、健身、畜植、出版、整洁、医治、膳食、舍务、公安、学术、玩乐、图书等委员组织行政委员会,分全体儿童为两团,各团设团执行委员,统属于团员大会。

孤儿院的课程设置,总院遵照部颁修正小学课程,分院则因环境关系有所变动。必修课目有公训、国语、社会、自然、算术、体育,选修科目有音乐、美术、工艺、植艺、狩猎,还要从事院内的服务和农事。

新中国建立后,孤儿院在1955年4月由宁波市福利救济事业协会接收,于是佛教孤儿院遂告结束。

佛化惠儿院　民国二十一年(1932),由佛教孤儿院沙门院长寂定创办并负责全部经费,院址设在鄞县五乡镇。民国二十七年(1938),因寂定坐化,院景败落,经该院董事联名请求,并入佛教孤儿院。



观宗义务学校校长宝静法师暨教职员合影

观宗义务学校　民国十七年(1928)观宗寺出资创办,招收社会

上六岁至十六岁的青少年，免收学、杂费，并供给书册簿籍，属义务性质。校址在观宗寺天王殿隔壁。教学宗旨为：根据三民主义，按照儿童身心发展之程序，分别施以适当教育，普及平民知识，并灌输浅近佛学。课程设置依照教育部颁布之小学教学科目及课程标准，并参酌特殊情形而定之。修业年限为六年，初级四年，高级二年，修业期满，成绩合格，由学校给予毕业证书。名誉校长为谛闲老法师，校长为宝静法师，教务主任为悟开法师。

永明小学 民国二十年(1931)，鄞西青垫永明庵住持道修于里中设立义务小学，以招收贫寒失学儿童入学。次年五月，由县佛教会呈请县教育局批准立案，定名为鄞县私立永明初级小学。

学校设校董会，智圆、道修、金梦麟、翁家渭、林德祺、嘉善、竹林、明性、瑞岩 9 人为校董。校董会委命校长，设校务会议，辖总务、教导两部，两部各设文书股、交际股、会计股、庶务股、卫生股、训导股、监护股、教务股、统计股和民校股。

该校现为集仕港镇青垫小学。

觉民小学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中国佛教会鄞县分会组织校董会议，创办觉民小学。学校创办之初，借鄞县西郊高塘墩仁寿庵为校址，委任朱毓辉为校长，另聘骆乘云为助理。次年，学生增至 120 人，遂编为二复式班。后又添设高级班，分高中低三学级教育，聘骆震为教务主任兼高级级任，骆一贤为训育主任兼中级级任，杨幼芬为低级级任，骆杏文为科任，一切施教，皆依教育部颁发之标准。

金梦麟、智圆、宝静、溥常、毛字甫、陈如馨、授妙曾先后担任校董。

鄞县佛教会国医施诊所 民国二十三年(1934)创办，由王蕴璞任主任。设有男科、妇科、小儿科。就诊者以妇孺为众，慢性病以肺胃二病为主，急性病以伤寒、湿热为多。年就诊在 8000 至 10000 人次。

鄞县佛教会西医施诊所 民国二十三年(1934)二月创办，由陈慧庆任主任。设有内科、外科、牙科、眼科、花柳病等科。西医诊所专为因救济贫弱无力就诊者而设，春季免费施种牛痘，夏季免费注射防疫针，平时只对价格较昂贵的注射药品及内服药剂酌量收费。年就诊数超过 1 万人次。

奉化法昌养老院 创建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春，地址在奉化大埠头的法昌寺内。养老院主要收容孤寒妇孺，照顾其养老衣食及送终等。

镇海佛教老年安养院 安养院坐落于镇海区城关镇五里牌村，1994 年正式建立。该院遵循“弘法利生、利乐有情”的宗旨，以镇海当地吃素念佛，特别是孤寡老人为主体，为他们提供一个修身养性、安身养老的场所，使他们安度晚年。院内工作人员均为义务助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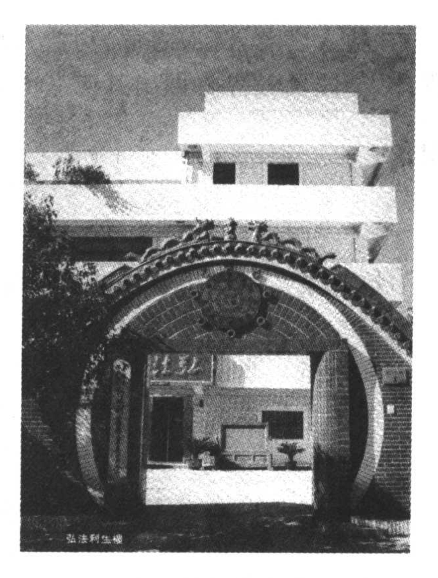
安养院占地面积 2160 平方米，院内有大雄宝殿、广博楼阁、三圣殿和地藏殿及食堂、宿舍等生活设施。目前，地藏殿及院内房舍正在进一步改建之中，使安养院的各项设施更加完善。

现任院长为立悟法师。

奉化市佛教协会弘法利生基金会　1994年1月成立，会址在奉化市义门路1号。基金会属奉化市佛教协会管理，1994年6月成为独立机构，总干事为郑缘祥。基金会以爱国爱教、利乐有情、弘扬佛法、普利群生、广结善缘、净化人心、福祉社会为宗旨，积极开展以支持会务、护持道场、法宝结缘、社会慈善、放生护生、基金专款为中心的各项活动，并定期出刊《奉化佛教通讯》。

基金会开展的社会慈善项目中包括：贫病救济、扶贫济困、助学、社会公益（护幼敬老、救灾）等，至2004年底，已举行各类慈善项目1030起，义诊施药5322人，为社会献爱心捐款达150多万元。

基金会现负责人为奉化佛教协会副会长郑缘祥居士。



弘法利生楼

"报国土恩、报众生恩"，"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近几十年来，宁波佛教界更是以积极的姿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台州地区遭台风袭击、长江洪灾、贵州大地震、西部大开发、东南亚海啸等等，各寺庵、佛协尽其所能，纷纷捐钱捐物。如：象山县佛教协会在1997年捐款22530元用于抗台救灾，2004年9月份支援贵州省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又捐款1万元。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宁波市佛教界向长江灾区募集赈灾款共人民币100万元，宁波佛教居士林还发动4000多名居士，向灾区送去棉衣8万余件，棉被2000余条。1999年，台湾南投县发生大地震，奉化市弘法利生基金会捐赠10万元赈灾基金。宁海县佛教协会捐助西部大开发10余万元。2004年，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地区发生海啸，宁波市佛教协会积极响应中国佛协和浙江省佛协的号召，发动各县（市）区佛协为遭受地震和海啸的灾民紧急捐款。宁海县佛教协会向灾区人民捐款23000元，象山佛教协会捐款11050元，余姚佛协捐款8万余元，七塔寺、天童寺各捐款10余万元，救灾款额达64万余元。各地佛协和宁波佛教居士林、七塔寺等还组织信众为海啸灾民举行祈福超度与息灾等法会。在全社会关心的"希望工程"活动中，宁波佛教界也是积极投入。如2000年，七塔寺捐赠40万元兴建贵州黔东南州岑巩二中的"报恩教学楼"及水尾镇细山村"报恩希望小学"。宁波市佛教居士林也多次资助家庭贫困的儿童完成学业。据不完全统计，自1997年11月以来，各寺庵共捐救灾款为487万元，慈善款985万元，办义诊20万元，办安养院3所，投资希望工程512万元，修桥铺路50余万元，造凉亭24万元，为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除此之外，宁波佛教界还开展各类活动服务于社会。如宁波市佛教居士林除坚持为过往行人免费施茶赠药外，多次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其对象除贫困、残疾、孤弱人群外，还包括市劳教所和监狱中的失足、犯罪人员。

“救人之急，济人之危、利益大众”，在维护社会安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宁波佛教界将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附录：

《宁波佛教孤儿院章程》

第一条　本院本我佛慈爱普度宗义，救养孤苦儿童，定名为宁波佛教孤儿院。

第二条　本院专收无依孤儿，施以教养，俾成人后得有自立能力。

第三条　本院成立以来，基金未集，收养孤儿暂定一百名。

第四条　本院经费全赖捐款，其捐款分为八类：

一、基金捐，诸大善士乐助或经募基金三百元，分存钱庄生息，永远作为基金；

二、常捐，诸大善士乐认常年之教养捐；

三、维持捐，诸大善士乐认救孤维持会，年捐四元之维持捐；

四、认捐、水陆捐，宁波各寺庵之常年认捐及水陆捐；

五、特捐，诸大善士驾院或劝募之特别巨款之乐捐；

六、庆奠捐，诸大善士庆奠筵资移助之乐捐；

七、普捐，诸大善士驾院或劝募之乐捐；

八、品物捐，诸大善士乐助或劝募之书籍、衣服、果饵以及其他一切物品等之乐捐。

第五条　孤儿入院资格：

一、须在七岁以上、十二岁以下者；

二、其亲属确无抚养；

三、无恶疾者。

第六条　孤儿入院须由其亲属或关系人带领孤儿至院报名、检查身体，俟本院许可后即由其亲属或关系人亲书保证书。

第七条　孤儿如来历分明而实无亲属或关系人可保送者，须由官署或地方公众机关备文移送方准入院。

第八条　孤儿入院之保证：

一、所保送入孤儿实系来历分明，亲属确无抚养能力者。如有欺诈，一经查出，须向保证人按月追交教养费五元；

二、入院后，无论何人不得来院干涉，至长成毕业出院日止；

三、如孤儿已入院，其亲属欲半途领回，保证人须按孤儿在院日数交还教养费；

四、孤儿如有疾病死亡或其他不测情事，此系天命，不得无理向本院要求；

五、孤儿如品行不端，万难造就，本院得随时交保证人领回，但故意违规则希图出院者，依上列第三条办理。

第九条　本院设有小学、工场，视孤儿年龄、体格分别学习。

第十条　小学分两项，全日读书，以孤儿年龄过幼不能工作者入之；半日读书，以

孤儿体力稍强兼任工作者。

第十一条　本院工作俟经费陆续扩充，现在暂分四类：印刷工场；裁缝工场；制鞋工场；棉织工场。

第十二条　学科及各业成绩之考查分列四等：最优者列甲等；优者列乙等；尚可者列丙等；劣者列丁等。

第十三条　孤儿修满各学科及各业时，经考试及格给予毕业文凭。

第十四条　已毕业之孤儿，如品学兼优颇能上进者，本院得另向各大善士劝募学膳等费，令入中学、大学，俾造就社会有用之人才。

第十五条　已毕业之孤儿，欲出院谋职业者，得先由孤儿之保证人或亲属商请本院同意自行介绍职业。如不能自行介绍职业，本院与互助会当代为介绍适当之职业，俾得自立。

第十六条　孤儿毕业出院时，其家属或关系人如无力置备行李，可请求本院置备之。

第十七条　已毕业之孤儿与在院之孤儿，为砥砺品行、研究学问、联络感情、互相扶助起见，皆须入互助会为会友，其会章另订之。

第十八条　本院设院长（居士、沙门）各二人，总摄全院事务义务职，由董事会公选之。

第十九条　院务会议商议院务进行事宜，每周举行一次，由院长或主事召集之，其会议章程另订。

第二十条　主事一人辅助院长主理全院院务，由院长聘任之。

第二十一条　院内职务分四系，教育系、工务系、事务系、养护系。

第二十二条　教育系设主任一人，教员若干人。工务系设主任一人，专工教师若干人。事务系设主任一人，会计兼庶务以及事务助理若干人。养护系设主任一人，保姆若干人。

第二十三条　教育系专司本院学务，负有教训、训练、管理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工务系专司本院工务，负有教导孤儿、学习工艺及制作产品之责任。

第二十五条　事务系专司本院事务，负有登录簿记、调制各种支付表册及购备需用物件、支配夫役工人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养护系专司孤儿衣食、居住、疾病、清洁卫生、养护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各系职员听各系主任之指挥，助理各系主管职务。各系会议商议各系进行事宜，每月举行一次，由各系主任召集，其会议章程另订。

第二十八条　院内支出银钱，除经常用费外，遇有临时支出，须经院长或主事之许可，方准支付。

第二十九条　各系职员非有必不得已事故，不准离弃职守。

第三十条　各系职员有事告假，经院长或主事之许可，其假期不得逾五日。

第三十一条　本院董事会为本院之最高主管机关,其会章另订。

第三十二条　董事会之职权列举如左:保管本院资产并筹划本院经费;审核本院每年经费预算、决算;核定本院进行方针;公选本院院长。

第三十三条　董事会管理本院资产,须另行组织资产管委会,其章程另订。

第三十四条　各项捐款由资产管理董事随时稽考、收数,如有疑义报告院长或主事彻底清查。

第三十五条　各项捐款及收支账目,每年终均编印报告册分送诸大善士以资征信。

第三十六条　本院地址设在宁波道后白衣寺。

第三十七条　本章程有未尽善之处,得由董事会修改之。

第五章　对 外 交 往

宁波佛教的对外交流肇始于唐代，盛于宋元，明清与民国时期渐衰，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复盛。由于宁波地处浙东，长期来与之交流的主要是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国家。近代以来，宁波佛教更是远播东南亚、南亚与欧美地区，为推进各国佛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本章共分七节，以记其梗概。

第一节　唐　　代

唐显庆四年(659)，日本第四批遣唐使船只抵达明州，标志着明州开始成为对外交流的重要港口，从而揭开了明州文化对外交流的序幕。作为对外交往的门户，当时日本、高丽不少学问僧转道明州，或往天台山谒见善知识，请教疑难，朝拜智者大师的圣迹；或巡礼文殊菩萨显灵的佛教圣地五台山等，从而与宁波佛教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交流。与此同时，不少唐代僧人转道明州往海外弘法。在这过程中，明州佛教开始对外传播。

唐天宝元年(742)，日本兴福寺僧荣睿、大安寺僧普照随日本第十次遣唐使从明州入唐，求学戒律，闻知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为律学名德，恳请鉴真东渡日本弘法。天宝二年(743)十二月，鉴真一行从扬州启航，出扬子江口，至舟山洋面遇险得救后挂锡阿育王寺舍利院，荣睿、普照等一同随住。天宝七年(748)，鉴真等人再次乘船东渡，又遭失败，仍然回到阿育王寺居住。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鉴真一行曾到过奉化的白杜寺；又在宁海县的白水庵(今寿宁寺)宿过夜。唐天宝十二年(753)，鉴真一行 24 人第六次乘遣唐使船东渡成功，带去了天台宗《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等主要佛教典籍，并在京城奈良建唐招提寺，设戒坛，传授戒法，传播律宗，为奈良佛教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继荣睿、普照后，与明州有关系的入唐僧是空海与最澄。空海，俗姓佐伯，壹岐国多度郡屏风浦(今日本香川县)人，法号遍照金刚，谥号弘法大师。最澄又称睿山大师、澄上人，俗姓三津首，日本近江国(今滋贺县)人，奈良东大寺戒坛院高僧。两人随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804，唐贞元二十年)第十八次遣唐使团入唐。其中空海入唐时乘坐的第一舶漂流到了福州，后往长安青龙寺投拜惠果法师。元和元年(806)，他到明州



日本福冈岛空海入唐纪念石

候风归国时，与挚友桔逸势一起，考察和搜集明州的建筑、绘画、书法、经文及文化习俗。八月，从镇海口（望海镇）启航归国，除带回佛经疏 216 部 561 卷外，还有王羲之、欧阳询的书法，白居易、王昌龄的诗词等作品及典籍，将中国的古代文字书法比较系统地介绍到日本。



明州刺史孙阶付发最澄往天台山牒文

最澄搭乘遣唐副使石川道益的第二舶于是年 9 月在明州登陆。他先在明州景福寺学习戒律，后在开元寺法华院学法，受到明州官员的关照，刺史孙阶亲自为他开具朝拜天台山的牒文。最澄在天台山随修禅寺道邃和佛陇寺行满受天台宗要义，并与弟子义真从道邃受菩萨大戒。贞元二十一年(805)，他回到明州后，刺史郑审则又推荐他到越州上虞峰山寺学习密宗教义。归国之日，郑审则亲自作文相赠："最澄大师——来自礼义之国，万里求法，视险若夷，不惮艰苦。"最澄归国带回《法华经》籍 128 部 345 卷，包括智者、荆溪等人的论疏，在比睿山兴建与国清寺相似的寺院，并尊国清寺为祖庭，创立了显、密、禅、律四宗兼学的日本天台宗。至今，孙阶的牒文、郑审则的亲笔诗文及最澄从明州带去的佛具、经籍等仍保存在日本文物馆，成为宁波与日本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日本清河天皇贞观四年(862，唐咸通三年)九月三日，真如亲王效仿空海故事，率宗睿、贤真、惠真、忠全、禅念等随员 60 人从肥前国值嘉岛出发，入唐求法。他聘请明州航海家兼造船师张支信、金文习、任忠元等主舵，于九月七日抵达明州穿山半岛的扬扇山石丹港。七月十三日，明州刺史派司马李闲上船"检点舶上人物"，同时上奏朝廷，听候批复。在明州待旨期间，真如亲王一行考察了浙东文化和佛教文化艺术，与明州文士互相切磋，关系融洽。次年，真如亲王获准入京，随从僧有宗睿和尚、僧人智聪、安展、禅念等人。未被获准入京的惠萼、贤真、忠全等则返回日本。后真如南下往天竺求法，随从兴房、宗睿等从福建搭乘李延孝船转道明州回国。《真如亲王入唐略记》对此做了记叙。

这一时期，明州佛教与朝鲜半岛的新罗也有了交流。当时，距明州东南 70 里的大梅山有禅宗南宗第八代马祖道一弟子法常创建的禅定寺，约在唐开成四年(839)前后，新罗迦智禅师在大梅山学法，后归国创立新罗禅宗迦智山派。

第二节　五代吴越时期

五代时期，北方战乱不休，而割据江南的吴越国实行保境安民之策，社会政治相对安定；同时，钱氏三世五主均采取崇佛政策，保护佛教，并积极派人到海外搜求天台

教经籍,使“会昌灭佛”后不少佛经失而复得,在中兴佛教的同时,推动了明州佛教的对外交流。

五代后唐清泰二年(935),吴越王钱元瓘派遣明州僧子麟赴高丽、百济弘教,并搜求佚经。子麟到高丽国后,受到高丽朝廷的优待,国王特地邀请他在王宫说法,并赠予佛经。子麟归国之日,高丽国王又任命李仁旭为使臣,随子麟回访吴越国。当时高丽使臣暂住在明州城内的东寿昌寺,吴越王得知后,即命在城西建西寿昌寺,供高丽僧人居住修炼。期间,李仁旭等人考察了明州寺院,数月后回国。

后晋天福二年(937),以张训为首座的高丽国佛教考察团来明州,官府派子麟接待。他们在朝拜和考察明州诸佛寺期间,住在西寿昌寺,受到了热情和友好的接待,次年返国。西寿昌寺事实上成为最早的高丽驿馆。受明州水陆法会仪式的启发,天授二十三年(940,后晋天福五年),高丽国佛寺首次开设了无遮大会,这是贵族和平民都可参与的布施和说法大会,是朝鲜半岛最早的佛教法会。

至于明州与日本的佛教交流,《皇朝类苑》记载:“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缺。贾人言:‘日本有之。’钱俶买书于其国主,奉黄金五百两求其写本,尽得之。”另外,《佛祖统记》、《宋高僧传·大宋天台山螺溪传教院义寂传》也载有钱俶在义寂建议下“遣使十人往日本国求教典”的史实。这为后来天台宗的中兴奠定了文献上的基础。

吴越国时期,从明州登陆和出海的日本求法僧,除宽建、超会、长安、宽辅等 11 人之外,还有澄觉、宽延、日延等人。日延是日本京都延国寺高僧,后晋开运三年(946)前后来到吴越国。回国时,带回吴越王钱俶赠送的宝箧印塔,这是最早传入日本的吴越国造的仿印度式铜塔,至今仍为日本所珍藏。日僧宽建来明州时,带来日本书法家小野道风的书法和日本诗人的诗文。宽延和澄觉在中国积极传播佛教,钱王赐以紫衣,封之为大师。

第三节 宋 代

北宋建立后,统治者为彻底扭转唐末五代以来君弱臣强、军阀混战而导致政权频繁更替的局面,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在文化领域,则推行“右文”政策,推崇儒学,兼隆佛、道,从而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为对外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时期的明州凭藉其发达的佛教文化与特殊的地理条件,成为日中、日韩佛教文化交流的主要窗口和纽带。

一、明州与日本的佛教交往

在北宋来华日僧中,据木宫泰彦统计,在史籍中提及的就有 20 余人。其中与宁波有关系的首推奝然。奝然出生于藤原氏,幼时人东大寺为僧,随从该寺东南院的观理学习三论,还从石山寺元杲习密教,升至大法位。圆融天皇永观元年(983,宋太平兴国

八年)八月,他率成算、祚一、嘉因等搭乘台州商人陈仁爽的船只来宋,其上岸落脚地便在今天宁波市南面靠近三门湾的宁海县白峤白水庵。奝然入宋的目的是为了修行和巡礼佛迹。抵宋后,受到了太宗皇帝的召见,并呈献铜器十余件,《职员令》、《王年代纪》各 1 卷,及郑氏注《孝经》1 卷、越王贞《孝经新义》第十五 1 卷。奝然虽不会讲华语,但能与宋人笔谈。在中国,他历访开封大小寺院,巡礼天台山国清寺朝拜智者大师的真身堂,到扬州龙兴寺朝拜佛牙,上五台山礼文殊菩萨,还参拜了洛阳、龙门等地的佛迹。奝然留宋凡四年,于太宗雍熙三年(986,花山天皇宽和二年)七月搭乘宁海商人郑仁德船循原航路归国。回国时,携去太宗所赐宋版《大藏经》、新译佛经 286 卷、十六罗汉画像及摹刻于启圣禅院的旃檀释迦瑞像。其中十六罗汉像、旃檀释迦像现存于京都嵯峨山清凉寺。奝然回国后的第二年,即一条天皇永延二年(988,宋端拱元年)二月,又派弟子嘉因搭乘郑仁德的返航船来宋,任务是到五台山举办施财供养、访求新译经本,并随带奝然的信件及佛经、琥珀等谢礼送给宋廷。因白水庵与奝然、嘉因等日僧缘由,淳化元年(990),礼部侍郎王化基奏准朝廷赐名寿宁寺。至道元年(995),宋太宗遣内侍斐俞赏赐寿宁寺御书 30 轴。寿宁寺之名,一直延续至今。

一条天皇长保五年(1003,宋咸平六年)八月,源信僧都弟子、东山寺僧寂照率元灯、念救、觉因等 8 人从肥前出发,九月抵达明州。次年,他到达开封晋谒真宗皇帝,呈献无量寿佛像、金字《法华经》及水晶等物品。寂照"不晓华语,然识文字,缮写甚妙,凡问答并以笔札",宋帝赐其"圆通大师"之号,并赐紫方袍(《宋史・日本传》)。后寂照游历天台山,访明州延庆寺名僧知礼,求教源信所托关于天台宗疑问二十七条,得知礼《问目二十七条答释》。在完成了其师的嘱托后,寂照遣随从弟子带御赐物品及知礼的答释归国,自己则在中国官员丁谓的劝说下,留住在苏州吴门寺。据《杨文公谈苑》载,在苏州,他"持戒律精至,通内外学,三吴道俗以归向",为当地人所敬重。仁宗景祐元年(1034),圆寂于杭州清凉山麓,临终留下了一首情真意切的《思乡诗》:"乡心日边断,归程海面遥。秋潮吟里落,霜叶定中飘。为爱华风好,扶桑梦自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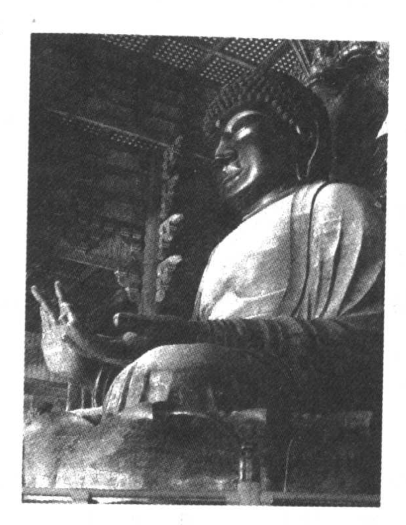
继寂照不久,约于一条天皇长元(1028—1036,宋天圣年间)初入宋的还有僧绍良。据《释门正统》第二载:源信在得到知礼《问目二十七条答释》后,又遣绍良等两人携金字《法华经》,专程到明州,求法于知礼法嗣广智。绍良在明州求学三年,道业大成,回国弘扬天台宗。其本人也因此被列入广智的法嗣。

后三条天皇延久四年(1072,宋熙宁五年)三月,大云寺僧成寻率弟子赖缘、快宗、圣秀等七人携佛经、土产品,乘坐宋商孙忠的船只到明州,参拜了天台山、五台山等圣地,并得到了神宗皇帝的召见。次年十月,他遣弟子带着神宗致日本朝廷的国书和赠物取道明州回国,本人则与寂照一样,留在了中国。九年后,示寂于开封开宝寺。

南宋时期,随着日宋间商船往返的频繁,搭乘商船来宋的日僧明显增多,据木宫氏统计,不下百余人。与北宋时期的入宋僧相较,这一时期的日僧除了到中国内地巡礼佛迹外,更多的是出于传习律宗、学习中国禅宗而入宋的。而日本当政者为了适应武士阶层兴起,重新整合文化的需要,积极推行开放政策,为文化交流起到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从而在日本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化移植期。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北方为金人（金亡后归蒙元）占据，日宋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而明州的育王寺、天童寺、雪窦寺、景福律寺、瑞岩寺等名刹成为日僧向往的佛教圣地。在众多的入宋日僧中，与明州有密切关系的，主要有重源、荣西、俊芿、道元、圆尔辨圆、闻阳湛海等。

重源号俊乘坊，初于醍醐寺习密教，后随法然研净土教。六条天皇仁安二年（1167，宋乾道三年）首次入宋，在朝拜天台山、阿育王山后，于次年九月带回宋版《大藏经》等许多佛教经典以及净土五祖像、十六幅唐版十六罗汉像和为数不少的佛具、佛画等。其中净土五祖像至今仍保存于洛西嵯峨的二尊院内。此后，他又两度入宋，耽留于阿育王寺，专门学习中国的建筑。期间，他设法从日本周防国运去大批优质木材帮助营造育王寺的舍利殿。回国后，他负责重建奈良东大寺。当时，他从中国运去大批漆、丹彩和石料等，并特地邀请许多中国工匠前往，其中包括明州著名铸造师陈和卿。经过七个月的努力，使卢舍那大佛重现光辉。通过东大寺的重建，日本培养了一批建筑工匠。重源本人也被认为是把中国天竺式建筑传入日本的第一人。



日本东大寺卢舍那大佛

明庵荣西，俗姓贺阳，备中吉备郡人。幼从父学佛，十四岁从安养寺静心法师落发。十九岁时到比睿山就有辩师学天台教义，旋去伯耆学密宗。后复还比睿山精研藏经。六条天皇仁安三年（1168，宋乾道四年）四月，他搭乘宋商船只入明州，先后参拜了阿育王山、天台山。同年九月，荣西回国，带回天台新章疏 30 余部 60 卷。后鸟羽天皇文治三年（1187，宋淳熙十四年），他再度入宋，原计划赴印度巡礼佛迹，因未获宋廷许可，遂前往天台山万年寺谒虚庵怀敞大师，并献《谒师诗》一首："海外精蓝特特来，青山迎我笑颜开。三生未朽梅花骨，石上寻思扫绿苔。"表达求道决心，因而得以入室虚庵门下。淳熙十六年（1189），虚庵移主明州天童寺，荣西随侍移居，终于继承了临济禅正宗法脉，得宋廷"千光法师"之赐号。光宗绍熙二年（1191）搭宋商杨三纲船返回日本。绍熙四年（1193，后鸟羽天皇建久四年）为报答"摄受之恩"，荣西派人从日本运来木材帮助虚庵营造天童寺千佛阁。荣西在日积极传播禅宗，先后在博多修建圣福寺，在京都创建建仁寺，在镰仓建寿福寺等宋式禅寺。他所宣扬的"三界惟心"、"心外无法"，显然继承了中国禅宗的宗旨，但同时他又继承了最澄和空海的"护国主



荣西禅师像

义”思想，如在《兴禅护国论》中，他明确指出其说“专为护国家利众生”而立。把中国的禅宗理论加以发挥。由此可见，荣西融汇天台宗、密宗、禅宗于一体，从而形成了日本禅宗自身的特点，故被尊为日本临济宗创始人。另外，荣西第一次归国时，从中国带回茶种，并亲自在肥前背振山进行种植，又根据宋医口传，著成《吃茶养生记》2 卷，宣传饮茶治病养生之道，使饮茶之风在日本逐渐兴起，对日本医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不可弃俊芿，九州肥后人，曾于京都、奈良学习戒律。土御门天皇正治元年(1199，宋庆元五年)入宋学天台、禅和律宗。他先登天台山，后到庆元府(时明州改名庆元，升为府)雪窦寺、临安府径山寺学禅，又在庆元府的景福寺从如庵了宏大师学律三年，并随秀州的北峰宗印研习天台宗达八年。此后寓居临安府下天竺，广交禅、教、律名僧和达官公卿。宁宗嘉定四年(1211，顺德天皇建历元年)携佛经籍、诗文、儒经 2000 余卷回国。他在京都东山开创泉涌寺，传播律宗，后鸟羽天皇和顺德天皇都从他受戒。后堀河天皇安贞元年(1227)，俊芿圆寂，日本天皇赐予“大兴正法国师”封号。他从明州带回日本的典籍，在泉涌寺大量刻印，史称为“泉涌寺版”。

希玄道元，俗姓源，京都人，内大臣久我通亲之子。幼年出家，十三岁时于比睿山习显密之教。次年，于延历寺受菩萨戒，法名“佛法房道元”。十五岁入法然门下。十八岁入建仁寺从道元研习禅宗。后堀河天皇贞元二年(1223，宋嘉定十六年)三月，道元与师兄明全一起从博多搭商船启程入宋，从天童住持长翁如净禅师习曹洞宗，并求学于无际了派、宗月、月堂等著名禅师，尽得曹洞宗奥义。后来明全留在中国，理宗宝庆元年(1225)病寂于天童山了然寮。道元则在继承了洞山十四世祖的法统后，宝庆三年(1227)秋携明全遗骨及曹洞始祖洞山所著《宝镜三昧》、《五位显法》归国。先住九洲兴圣宝林寺，著《普劝坐禅仪》，做立宗开教之纲要。旋住建仁寺。后往山城深草兴圣寺，开始撰写《正法眼藏》。在兴圣寺住十余年后，因不堪比睿山的压迫，迁居越前。在越前，他得到了波多野义重的支持和布施，建大佛寺，后改名永平寺，以志祖庭。其禅林轨制，一依天童。道元的禅法，直接继承了曹洞宗天童寺正觉宏智、如净的默照禅风，提倡“只管打坐，身心脱落”，主张修证如一，成为日本曹洞宗的鼻祖。孝明天皇赐其“佛法东传国师”。后明治天皇增赐“承阳大师”谥号。



道元禅师入宋碑

圆尔辨圆，骏河人，从荣西弟子行勇、荣朝学法，为荣西之法孙。十八岁时于近江圆城寺出家，受戒于奈良东大寺，习大小显密之教。四条天皇嘉祯元年(1235，宋端平二年)入宋，历访天童、净慈、灵隐诸山，谒痴绝道冲、笑翁妙堪、石田法熏等名宿，登径山，继无准师范之法嗣。理宗淳祐元年(1241，四条天皇仁治二年)，携佛教经论、章疏、语录及儒书数千卷归国，藏于京都普门院。他在筑前开创崇

福寺和承天寺，并接受关白藤原道长的皈依。此后应请为幕府执政北条时赖和后嵯峨天皇授菩萨戒。他的禅法称为“圣一派”，后称为“临济宗东福寺派”。著有《圣一国师语录》、《三教典籍目录》，被认为是对日本文化有突出贡献的人物。

闻阳湛海，泉涌寺俊芿弟子，四条天皇嘉祯三年(1237，宋嘉熙元年)首次入宋，参学于南湖晦岩，曾寄居于明州白莲教寺数年。后嵯峨天皇宽元二年(1244，宋淳祐四年)携经论归国。后深草天皇宝治间(1247—1248，宋淳祐七至八年)，因仰慕白莲教寺的佛舍利，再度到明州。因闻阳湛海对白莲教寺门廊殿阁有营造之功，得该寺佛舍利。后深草建长七年(1255，宋宝祐三年)归国后，把所得佛舍利供奉于泉涌寺，并定每年九月八日开舍利会，永以为例。

樵谷惟仙，童年出家为沙弥，十六岁在常乐教寺(今长野县上田市)学成天台宗法，又云游京都，跟泉涌寺律宗大师俊芿修习律宗佛法，又随圆尔辨圆学习禅法。南宋淳祐(1241—1246)初年，樵谷惟仙乘商船到明州，驻锡于天童寺。后经道隆推荐，樵谷惟仙又巡礼明州阿育王寺和奉化雪窦寺。淳祐六年(1246)春，他与兰溪道隆一同东渡日本。是年秋，樵谷惟仙再度到天童寺，投拜于别山祖智座下。景定元年(1260)秋，别山祖智圆寂，樵谷惟仙继续在明州巡游育王寺、雪窦寺及丞相史弥远扩建的教忠报国寺(大慈寺)。景定四年(1263)十一月，樵谷惟仙拜物初大观为师，巡锡于阿育王寺和大慈寺。咸淳四年(1268)秋，樵谷惟仙归国，物初大观做《赠仙侍者回国》：“三应声中密意通，分明饭布裹春风。休论亲切不亲切，巨航回程至海东。”樵谷回到日本后，在信州依天童寺式样建寺院殿堂及丛林规则。崇福山安乐寺内保存至今的一座宋式三层四檐八角木塔，即为樵谷惟仙所建。

此外，据木宫氏《南宋时代入宋僧一览表》所列，到过明州的还有摄津三宝寺大日能忍徒弟练中、胜辨，京都东福寺圆尔辨圆弟子无象静照、无修圆证、无外尔然，越前永平寺希玄道元弟子寒岩义尹、彻通义介，京都草河僧海月明心，建长寺僧寂岩了惠，镰仓建长寺兰溪道隆弟子约翁德俭、不退德温、宗英，日向大慈寺开山祖玉山玄提等(《日中文化交流史》，第306—334页)。

镰仓时代，随着日本禅宗的兴起，日本僧除了大量入宋求法外，还积极邀请中国名僧前往播法，从而使禅宗在日本盛极一时。

在宋代明州与日本佛教交流史上，第一位前往日本的是天童寺僧寂圆智深。寂圆(1207—1299)，河南洛阳人，幼年即在天童寺落发，为长翁如净嗣法弟子。道元归国时，寂圆本拟同往，但因如净病重而未能成行。理宗绍定元年(1228，后堀河天皇安贞二年)，寂圆与弟子义云启程东渡日本，先住兴圣寺，继居永平寺，再赴大野郡万福山银杏峰麓坐禅修持。龟山天皇弘长元年(1261，宋景定二年)得檀越豪族伊自良氏资助建成宝庆寺，成为日本曹洞宗第二道场。寂圆主持该寺长达30余年，直至圆寂。

继寂圆之后为兰溪道隆。道隆(1213—1278)原是四川涪江县人，俗姓冉，十三岁时在四川成都大慈寺出家。后到浙江参学于无准师范、北磵居简、痴绝道冲等名宿，继而到天童寺参无明慧性习禅道，得承法嗣。据说他与入宋日僧明观智镜交往甚密，

理宗淳祐六年(1246,后嵯峨天皇宽元四年),他携弟子义翁绍仁、龙江等数人从明州出发,东渡日本。他先到京都,访问了泉涌寺来迎院的友人明观智镜,二年后,在智镜的帮助下,移居镰仓寿福院。后深草宝治二年(1248,宋淳祐六年)十二月,因执政北条时赖的邀请,住于粟船常乐寺。建长元年(1249,宋淳祐七年),他在常乐寺修建禅堂,并上堂开讲,一依中国丛林制度,从而使常乐寺成为镰仓第一个宣扬禅宗的道场。同年,北条时赖为了实现自己的宿愿,选定在巨福吕地狱谷修建建长寺。五年后,寺院建成,由道隆任住持。到建长七年(1255,宋宝祐三年)二月,北条时赖又发起千人募缘,铸造了建长寺大钟,道隆亲自做铭文,自署"建长禅寺住持宋沙门道隆谨识",日本自此有了禅寺的名称。次年,北条时赖又在建长寺旁边另筑最明寺,请道隆开堂说法,并剃度修行。由于道隆的传播和北条时赖的鼎力支持,向来和天台、真言混杂在一起的禅宗,至此确定了其独立的地位。道隆在日本弘法 32 年,致力于传禅事业,著有《语录》、《坐禅论》等。其弟子多达 20 余人,其中以苇航、桃溪、无及、约翁等名望最著,有"门下四杰"之誉。后宇多天皇弘安元年(1278,宋景炎三年),道隆圆寂于建长寺,日本龟山天皇赐谥"大觉禅师"之号。他的禅系称"大觉派",后称"临济宗建长寺派"。

继道隆之后为西涧士昙。西涧士昙(1249—1306)为台州府仙居县人,俗姓黄,幼年入紫箨山广度寺出家。咸淳元年(1265),至苏州承天寺随侍石楼明,掌内记。旋至杭州净慈寺,参石帆惟衍。咸淳六年(1270),石帆主天童寺,士昙随行,并得嗣法。次年,应北条时宗之邀,从明州港渡海赴日。出行前,据说其师石帆做法语以勉其行。在日本,他历游京都、镰仓等地,与建长寺兰溪道隆、东福寺圆尔辨圆交游甚密。可能因士昙当时还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青年,资历与威望尚不能主席一寺,故在日弘法七年后,于弘安元年(1278,宋景炎三年)归国。此后,士昙又与一山一宁同行,第二次赴日。这时,崛起于漠北高原的蒙古族统一了中国,中国的历史进入元朝统治的时代。

二、明州与高丽的佛教交往

宋代,明州与高丽的佛教交流也十分频繁,不少高丽僧人经明州港往返于中国与高丽之间,其中与明州佛教关系密切的有义通、义天、坦然等高僧。

义通字惟远,尹姓,高丽王子。幼年拜龟山院释宗大师为师,二十岁受戒,学习《华严经》、《大乘起信论》等。后晋出帝天福年间(942—944)到中国求法,初往天台山拜禅宗法眼宗二祖德昭为师,后经德昭介绍游螺溪院,从义寂习"一心三观"之旨,成为螺溪门人。北宋乾德五年(967),义通法师来明州候船,准备回国。明州郡守钱惟治请他去州衙说法,听后非常叹服,请求义通为他受戒。明州一些官员也随之拜义通为师。在众人力邀下,义通遂留在明州。次年,顾承徽舍竹湖坊的家宅为传教院,请义通法师住持安居。太平兴国七年(982)赐"宝云讲寺"额。宝云寺成为天台宗在明州的基地。天台宗由义寂得以中兴,而义通又将天台宗法传到明州,成为天台宗十六祖。义通多次在阿育王寺弘法,端拱二年(988)圆寂,建塔阿育王山,侍御史王伯庠做塔名。

政和七年(1117),其墓塔又迁往古阿育王寺乌石岙。

义通在明州弘教长达20年,其学传台宗,行归净土,对后世影响深远。台宗名僧知礼、知白、遵式等均出其门下。

义天,俗姓王,号“大觉国师”,高丽王朝文宗王徽第四子。义天早年拜灵通寺烂圆为师,学习华严宗教义,因天资聪颖,自贤首教规,及顿、渐、大小乘、经律、论、章疏,无不探索,见闻渊博。太平兴国三年(987),宋朝汇集以前的中国佛教典籍,历十年之功,雕成《开宝大藏经》1076部。高丽国闻之,也想仿效,由义天受命监印。但义天深感“天台一宗,海东未举”,屡次向高丽国王请求到宋朝来求法,未得允准。元丰八年(1085),义天留书国王和太后,微服乘商船渡海到密州。高丽国宣宗命令元景、慧宜、道邻三人追踪到宋朝。宋哲宗闻知,派主客郎中杨杰前往迎至汴京启圣院,在垂拱殿接见。元祐二年(1087),义天在主客郎中杨杰陪同下,到达明州,安置在延庆寺。在明州期间,义天参谒了大觉禅师怀琏,并祭扫义通墓塔。复到奉化,朝拜雪窦寺。五月,在明州搭乘高丽朝贺使船回国。元祐五年(1090)后,义天在兴王寺刻印《新编诸宗教藏总录》、《续大藏经》,其中《续大藏经》共5048卷,大都为《开宝藏》所未收集。义天又在松山建造国清寺,创立高丽天台宗。佛寺建筑、宗教仪规,一切仿效浙东天台国清寺。当时名僧德麟、翼宗、景兰等都出其门下。高丽天台宗最早在唐代传入,但一度中断,义天再兴之,因此义天成为高丽天台宗始祖。

靖康元年(1126),高丽王遣使到明州,往延庆寺拜访慧光法师,赠法衣1袭,并将高丽刻印的佛经论疏200卷,委托他在明州流通。绍兴元年(1131),高丽僧人坦然慕浙东禅风,渡海至明州,下榻于阿育王寺,拜无示介湛为师。学成归国后,坦然继续研读无示介湛《语录》,并将所做《语要》、《四威仪偈》、《上堂语句》等,托人带到明州,转交无示禅师。无示大加赞赏,回寄衣钵,确认这位异国弟子为传人。坦然圆寂后,高丽仁宗尊他为“天鉴国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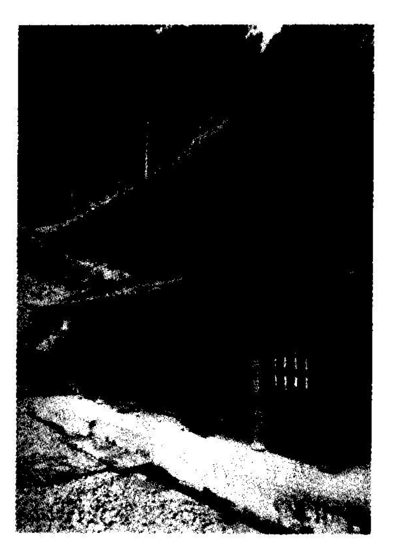
第四节 元 代

元朝虽以藏传佛教为国教,但对汉地佛教及其他宗教如道教、回教、基督教等均采取宽容政策,只要不危及其政治上的统治,皆可自由传教。元朝的宗教政策,使庆元地区的佛教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而在同一历史时期,日本虽由镰仓幕府时代转入室町幕府时代,但日益兴盛的禅宗,还是一如既往地受到武士们的崇仰和保护。这样,中日两国的佛教交流在经历了弘安之役后短暂的沉寂期后,随着贸易往来的恢复,庆元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又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期。

一、庆元渡日僧

在元代渡日僧人中,第一位庆元僧人是无学祖元。祖元(1226—1286)俗姓许,庆元府鄞县人。他七岁就塾,十三岁在杭州净慈寺从北磵居简剃度。五年后,往径山参

究，嗣法于无准师范，后历参灵隐、育王诸山之石溪心月、偃溪广闻、虚堂智愚等诸尊宿。咸淳五年(1269)，住持台州真如寺。景炎二年(1278)，归天童寺，居第一座。弘安元年(1278，世祖至元十五年)七月，兰溪道隆逝于日本建长寺，北条时宗为了邀请可以替代他的高僧，派建长寺诠藏主和英典座持帖入宋。帖云："时宗留意宗乘，积有年序，安止缁流。但时宗每忆树有其根，水有其源，是以欲请宋朝名僧，助行此道。烦诠、典二兄，莫惮鲸波险阻，诱引俊杰禅伯，归来本国，为望而已，不宣。"(《新修天童寺志》第六章"法缘")祖元看到北条时宗的请帖，遂萌发东渡之心。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后宇多天皇弘安二年)五月，他携镜堂觉圆、梵光一镜赴日。抵达镰仓后，祖元先住建长寺，宣扬禅宗，北条时宗、武藏守宗政及众多武士相率前来参禅问法。弘安五年(1282，世祖至元十九年)，圆觉寺建成后，他被延为开山第一祖，赠号"佛光国师"，从而开创了日本的佛光派禅系。弘安九年(1286，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九月圆寂，敕赐"圆满常照禅师"谥号。与其同往的镜堂觉圆(1244—1306)也先后历住禅兴、净智、圆觉、建长、建仁等寺，弘布禅学，死后得谥"大圆禅师"号。



日本镰仓圆觉寺舍利殿外景

继祖元一行之后赴日的是一山一宁。一山一宁(1247—1317)，俗姓胡，浙江台州临海人，早年依无等融禅师出家于台州鸿福寺，后到四明山善元寺研习《法华经》，历游延庆、天台、天童、育王等名刹。至元十六年(1279)继顽极行弥嗣，开法于昌国祖印寺，至元二十六年(1289)去普陀山寺。成宗铁穆耳即位，欲遣高僧赴日劝其归顺，一山一宁当选，受赐金襕衣及"妙慈弘济大师"之号。大德三年(1299，后伏见天皇正安元年)，他携西涧士昙与石梁仁恭搭乘商船往日。由于一山一宁肩负元廷使命而去，抵日后，北条贞时即将其禁锢在伊豆的修善寺。后来，幕府了解到他是一位有道高僧，乃解禁，礼请其住建长寺，后又住圆觉寺、净慈寺。后宇多天皇慕其高风，特下诏关东，邀请他住在南禅寺，并一再向他问询法要，北条贞时等也真诚皈依于他，一时法席鼎盛。花园天皇文保元年(1317，元延祐四年)十月，一山一宁示寂后，日本天皇赐以"国师"封号，令前权大纳言源有房撰文致祭，敕令在龟山庙侧建塔，赐额"法雨"，并题其像赞曰："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一山一宁在日本整整度过20年，以博学多才受到日本人的尊重和信赖。他的弘道，开创了"一山派禅学"，推动了日本禅宗中心由镰仓向京都的发展，同时，为宋学在日本的传播打下了基础。

与他同行的士昙，先后住圆觉寺、建长寺，也受到了日本朝廷和幕府的礼遇，北条贞时对其执弟子礼。他于后二条天皇德治元年(1306，元大德十年)十月圆寂于平观寺，塔建于建长寺，敕谥"大通禅师"之号。其法统称"西涧派"或"大通门派"，为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之一。

在一山一宁后，庆元地区的赴日僧还有明极楚俊与东陵永屿。

明极楚俊(1262—1336)，俗姓黄，生性闲雅，十二岁时随灵岩寺竹窗喜剃度。后人天童参止泓鉴禅师，掌藏钥。文宗天历二年(1329，后醍醐天皇元德元年)六月，以天童寺首座的身份偕同竺仙梵仙与徒弟懒牛融在日僧物外可什、天岸慧广等陪同下赴日，历主建长、南禅、建仁诸名刹，传播临济宗法。后为兵库县广严寺开山，就其受法者的公卿、武士有四条隆资、万里小路藤房、坊门清忠、赤松圆心等，化导甚众。后醍醐天皇曾召其入宫参法，奏对称旨，赐"佛日焰慧禅师"之号。后醍醐天皇延元元年(1336，元顺帝至元二年)九月圆寂于建仁寺。楚俊与梵仙等还擅长诗文，对日本五山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东陵永屿(？—1365)，庆元府鄞县人，嗣法天童寺云外云岫禅师，得洞上宗要，后开法于府城天宁寺。至正十一年(1351，后村上天皇正平六年)东渡日本参梦窗疏石，历住大龙、南禅、建长、圆觉等寺，创日本禅宗"东陵派"一系。后村上天皇正平二十年(1365，元至正二十五年)五月示寂，敕谥号"妙应光国慧海慈济禅师"。

二、参修日僧与庆元

元代来中国游历的日本僧人也不少，据木宫泰彦研究，留名于史册的就达 220 余人。其中与庆元诸寺关系比较密切的日僧有：

宗英，兰溪道隆弟子。后宇多天皇弘安元年(1278，世祖至元十五年)十二月，他受北条时宗派遣，持时宗亲书请帖，与无及德诠一起入元，登天童山礼请首座无学祖元去日本弘法。

龙山德见，一山一宁法嗣。元大德九年(1305，后二条天皇嘉元三年)入元，至天童参东岩日禅师。时逢倭寇焚掠庆元，龙山德见因受牵连而被捕，羁押于洛阳白马寺。获释后，历参诸尊宿，旋受邀住持隆兴兜率寺，开日僧住持中国禅林之先例。至正十年(1350，后村上天皇正平五年)回国，历住南禅、天龙等寺，敕赐"真源大照禅师"之号。

雪村友梅，号幻空，越后人。幼从建长寺一山一宁出家，旋挂锡建仁寺。参禅之余，以读经书为乐，工于诗画，尤精于《老子》。后二条天皇德治二年(1307，成宗大德十一年)，搭日本商船到庆元，参学于天童山。大德十三年(1309)，因日商焚庆元，雪村友梅涉嫌被捕，投入湖州霅川牢狱，后流放西蜀。至治元年(1321)，英宗硕德八剌即位，诏至京师翠微寺说法。文宗时，赐号"宏觉真空禅师"。天历元年(1328)回日本，历住信浓慈云寺、京都西丰寺、丰后万寿寺。后因赤松圆心请求，在播磨创建法云寺。有语录及游蜀诗章《岷峨集》行世，为日本五山文学创始人。

嵩本居中，参学于一山一宁、西涧云昙。他先后两次入元。第一次在花园天皇延庆元年(1309，武宗至大二年)春，人元参谒天童寺东岩日，回国时间不详。第二次在文保二年(1318，仁宗延祐五年)入元，参拜天童寺云外云岫，又谒蒋山寺的昙方，为第一座。英宗至治三年(1323，后醍醐天皇元亨三年)回国，历住南禅、建仁等寺，敕赐"大本禅师"。嵩本居中长于诗文，所做偈颂以高雅著称，曾编《一山一宁国师语录》2 卷传

世。

孤峰觉明,心地觉心弟子。他于花园天皇应长元年(1311,武宗至大四年)春人元,至天童参谒云外云岫及古林清茂等诸老。回国后,他在出云开创云树寺。后醍醐天皇巡幸伯耆时,曾召至行在,受戒法,赐以"国济国师"称号。后村上天皇又加赐"三光国师"称号。后在和泉开创大雄寺。

祖继大智,加贺大乘寺莹山绍瑾法嗣。他于花园天皇正和三年(1314,仁宗延祐元年)人元,往天童参谒云外云岫及古林、中峰、无见等诸老。泰定元年(1324,后醍醐天皇正中元年)归国,在加贺开创祇陀寺。晚年,又在肥后创建广福寺。

月山友桂,相模东光寺僧。他约于后醍醐天皇元应元年(1319,仁宗延祐六年)人元参拜阿育王寺第五十八代禅师月江印,并把一山一宁的牌位纳于育王山,留为书记。十年后回国。

此外,日僧赤城了需、大朴玄素、无云义天、平田慈均、铁牛景元、中庭宗可、不昧兴志、金珠、中岩圆月、天岸慧广、不闻契闻、礼智、钝夫全快、大虚友宣、东林友丘、性海灵见、愚中周及、大拙祖能、无我省吾、椿庭海寿、大初启原、中庭宗可、以享得谦、信中自敬、伯英德俊、大年祥登等人也在庆元的天童、育王、雪窦等名寺留下了参学的踪迹。而经庆元往中国内地参拜佛教圣地,或经明州回国的日本僧人则可能更多。

总之,就这一时期庆元与日本佛教文化的交流来看,由于两国禅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期,就开宗立派的角度而言,似不及前代之盛。但双方僧人的频繁往来,经他们传往日本的中国文化,从诗文学、儒学、史学、书法、绘画、印刷、茶道到日常生活方式等,却给日本以清新的刺激,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第五节 明 代

明朝建立后,曾多次派僧侣为国使出访日本,日本政府也派僧侣回访。僧侣兼国使互访成为明朝与日本外交往来的一大特点。从洪武四年(1371)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日本先后共派遣 29 个使团由宁波入京。这些使团人员众多,少则三四百人,多则千余人。在勘合贸易实施前,日僧大多自行搭乘商船入明,目的是通过体验中国的丛林生活,学习研究禅学佛法和中国的诗文书画,这些僧人可通称为求法僧。勘合贸易实施之后,日僧都以正使、副使、居座、士官或从僧的身份人明,因兼负政府的使命,故称作使僧。作为中国佛教的胜地和出人境通道,宁波和这些日本僧人更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日僧在宁波

绝海中津,梦窗疏石弟子。后光严应安元年(1368,明洪武元年),他与春屋妙葩弟子汝霖良佐等一起入明,先后参谒了天童了道、道场清远、中天竺季潭诸名僧。洪武

十一年(1378)回国,留明长达11年。绝海最长于诗,当时杭州中天竺高僧如兰就高度评价其诗文,以为“虽我中州之士老于文学者不是过也”(《蕉坚稿·跋》)。归国后,住甲斐惠林寺,在阿波创建宝冠寺,后为义满请去住持京都、相国等寺。

龙室道渊,日本天龙寺僧,原为明朝宁波府人。后花园天皇永享五年(1433,明宣德八年)足利义教特意选派龙室道渊为正使,率5艘贡舶驶达宁波。明宣宗对龙室大加赞许,特授以僧录司右觉仪之职,并颁发谕旨,令其回日本后住持天龙寺。作为回应,宣宗还命内官雷春组织答礼使团,随龙室一起赴日。次年,雷春使团一行500余人分乘5船,和龙室所率5只日船,共为10艘,一起从宁波启航驶往日本。龙室道渊不负众望,顺利修复了足利义满去世后中日两国中断了20余年的邦交。

雪舟等杨,日本备中赤滨人,相国寺名僧。后土御门天皇应仁二年(1468,明成化四年)他以从僧的身份,乘大内氏遣明第3号船“寺丸”驶达宁波。他首先前往天童寺参禅游学,因佛理、学识、画艺超群,任天童山第一座。雪舟视此为莫大殊荣,以后做画题款常自署“四明天童第一座”。雪舟在宁波创作了许多名山古寺和城市风景水墨画。如《唐山胜景图卷》的局部《宁波府城东门图》,根据实景绘下的纸本水墨速写。在雪舟笔下,宁波城内房舍鳞次栉比,城外则千帆汇聚,一派繁华富庶的景象。而且,雪舟还在画上题注“宁波府东门也”、“船桥”、“日本船津”等字。真实记录了500年前宁波古城风貌。再者,雪舟通过参谒育王广利寺,据实景创作了著名的《育王山图》。此外,他创作的《山水长卷》分别根据宁波雪窦山、东钱湖、天童小白岭等处的自然景色而绘制。雪舟在来华日本画僧中影响最大,成就也最高。他将在中国所学的绘画技巧传回日本,成为日本水墨画的开创者和一代宗师,同时通过门徒的承传,形成了以山口为中心的云谷画派。



雪舟《育王山图》

在宁波居留期间,雪舟还结识了徐琏、金湜、倪光、李端等众多文人学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宪宗五年(1469)六月,雪舟即将启程回国,徐琏等人特地赶来送行。徐琏还亲笔书写了一幅《送雪舟归国诗并序》相赠,以示惜别之情。诗云:“家住蓬莱弱水湾,丰姿潇洒出尘寰。久闻词赋超方外,剩有丹青落世间。鹫岭千层飞锡去,鲸波万里踏杯还。悬知别后相思处,月在中天云在山。”其序则曰:“日东云谷长老冲谈人也,能诗善画而性无所嗜。成化丁亥陪贡使至鄞,予获与之交,情倾意洽,欢若平生,居无何言。旋言归,怀不能舍,遂赋拙作五十八字,以道别意,伏希哂览。”这幅现藏于日本毛利博物馆的诗书条幅,成为明代甬日两地人民友好往来的见证。归国后,雪舟历住周

防山口云谷庵、益田崇观寺、东光寺(今岩见大喜庵)。

了庵桂梧,日本东福寺僧,后柏原天皇永正八年(1511,明正德六年)充任正使入明。明武宗嘉其年高德劭而令住育王寺,并赐予金襕袈裟。在宁波居留期间,了庵与当地硕学鸿儒多有交往。如他在宁波上岸后,王阳明即前往拜访,与之讨论佛学问题。正德八年(1513)六月,当了庵准备从宁波启碇返国时,不少友人都前去送行,并以诗文相赠。其中王阳明所作的《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云:“今有日本正使堆云桂梧字了庵者,年逾上寿,不倦为学,领彼国王之命,来贡珍于大明。舟抵鄞江之浒,寓馆于驿。予尝过焉,见其法容洁修,律行坚巩。坐一室左右经书,铅朱自陶,皆楚楚可观爱,非清然乎?与之辨空,则出所谓预修诸殿院之文;论教异同,以并吾我圣人,遂性闲情安,不哗以肆,非净然乎?且来得名山水而游,贤士大夫而从,靡曼之色,不接于目,淫哇之声,不入于耳,而奇邪之行,不作于身。故其心日益清,志日益净。偶不期离而自异,尘不待浣而已绝矣。兹有归思,吾国与之文字以交者,若太宰公及诸缙绅辈,皆文儒之择也。咸惜其去,各为诗章,以艳饬迴躅,固非贷而滥者,吾安得不序?”归国后,了庵住南禅寺。

徐琏《送别诗》

策彦周良,原姓井上氏,京都人,日本天龙寺僧。他前后两次任日本遣明副使和正使出使明廷,在候旨进京和回国候船期间,长期驻留宁波。

嘉靖十八年(1539,后奈良天皇天文八年)五月,策彦周良首次出使抵达宁波。在待命停留期间,他瞻仰孔庙,参拜佛寺,参观了贺知章祠,并在丰氏藏书楼阅读了大量藏书;同时他请丰坊为《城西联句》作序。丰坊在序中称赞说:“吾今观公之诗,言近而旨远,词约而思深。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序后自署“大明国前进士、浙江解元、东鄞内禺外史丰存叔书”。丰坊的这个手迹至今仍珍藏于日本。其间策彦的宁波文友还送给他一批书籍,如柯雨窗的《古文大全》,方梅崖的《詹仲和遗墨》、《老坡古迹》等。嘉靖二十年(1541),策彦归国前夕,柯雨窗在他的画像上题写了赞语,其中说道:“师日本高僧也,奉使中华,寓于明州,有威仪文学,余幸辱知于师。其徒三英藏主,偶出师小影视予,予为之赞。”这幅题写了赞语的画像现珍藏于日本京都妙智院。临行时,柯雨窗和一批与之相交的友人都到江边为他饯行,雨窗当场画了一幅宁波东门江滨送别图,并题首“衣锦荣归”。黄允中则在《赠怡斋禅师衣锦荣归赋》中刻意描述了感人的送别场景:“辛丑岁复自南涯而望东海临行,时舆马骀呼,嗔咽衢道,百官鹿职,相揖而送。于是俊贤髦时,相与交者,亦扬觯往饯于江滨,雨窗士乃绘图,以题其首,曰衣锦荣归。其内皆吾邦硕贤名大夫,珠玑之华空前,才以属余之序。”(伊藤松《邻交征书》)

嘉靖二十六年(1547,后奈良天皇天文十六年),策彦以日本正使身份第二次抵达

宁波，在等待入京和启航放洋期间，他广结当地著名文人学士，如丰坊、黄允中、柯雨窗、叶寅斋、方梅崖、屠月鹿、董秋田、包吉山、赵月川、万英等。以所居住的嘉宾馆为中心，他寻访过城内诸多名胜古迹，如宁波府衙、市舶司、安远驿、迎恩驿、寿昌寺、补陀寺、月湖贺知章祠、四明驿、尚书桥、董孝子庙、延庆寺、天宁寺、城隍庙、孔庙、石将军庙等。丰坊为之做《谦斋记》，称策彦“德性醇粹，通儒佛二教，能诗善书，言不妄发，动必循礼”，指出其“所学之源流，固出自吾中华而被古圣贤之道化者，可无疑矣”。归国之日，方梅崖和屠月鹿、董秋田、包吉山等绘制《谦斋老师归日域图》相赠。叶寅斋又亲笔为该画题序，序中有诗曰：“即今帆归不可留，崇肴饯别鄞江皋。十年再会岁月老，今宵尽饮须酕醄”（伊藤松《邻交征书》）。此外，老翁赵月川也特地赋诗相赠。

策彦周良将两次入明的经过，用汉文写成《初渡集》4 卷和《再渡集》2 卷。书中以日记形式详细记录了奉使来明朝的行程和交涉经过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成为中日交流的重要文献。同时，他在中国期间还通过多种途径收集到各种典籍 27 种。其中《再渡集》中就记有他托通事周文衡在宁波代购书籍一事。

此外，伯英德俊和法弟大年祥登曾于后村上天皇正平二十二年（1367，元至正二十七年）前后入庆元，至天童参谒了堂惟一禅师及诸山长老。明洪武九年（1376）回国后，伯英德俊历住圆觉、建长、南禅等寺，大年祥登则历住建仁、南禅等寺。后小松天皇应永十一年（1404，明永乐二年）春屋妙葩的弟子适芳随遣明使入明，请天童寺僧撰写了《智觉普明国师语录跋》。后花园天皇永享六年（1434，明宣宗九年），曹洞宗南英谦宗法嗣湖海中珊入明，至天童修学，留明长达 19 年。这些僧人在归国时带去的大量中国文化典籍和高僧名儒为之所撰的行状、语录、塔铭、顶相赞、诗文序跋等，对推动日本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宁波渡日僧

明代，由于日明交通往来频繁，宁波僧前往日本估计也不少，但名传后世的高僧已很少，故史书上所载寥寥无几。现可考的有，后花园天皇永享五年（1433，明宣德八年）奉义教将军命出使明朝的天龙寺僧龙室道渊原来就是宁波人，他于三十岁时前往日本，历住长门安国寺和圣福寺。另外，《空华集》中载有镰仓圆觉寺僧文溪清章即为象山人。

第六节　近　　代

清初，政府实施海禁政策，后期又因外敌入侵，宁波佛教对外交流极少，迨至民国时期（1912—1949），这一情况未有多大改变。但天童寺、观宗讲寺与海外的交流尚有可称道者。

一、天童寺海外法缘

天童寺寄禅敬安是临济宗名僧，他和日本僧人多有诗词唱和及往来。如《新修天

童寺志·应缘诗文》即收有他与日僧中炯含山、冈山仞、伊藤贤道等人的唱和诗。他的弟子太虚法师，于民国十三年(1924)在庐山发起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民国十四年(1925)底，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后到英、法、德、比、美诸国弘扬佛教，并在巴黎发起筹建世界佛学院。

敬安法师的天童寺另一弟子圆瑛法师(1878—1953)，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他奉敬安法师之命，远涉重洋，经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至印度迎请舍利、玉佛、贝叶经归国，安奉于鄞县永宁寺。民国十八年(1929)，圆瑛又与仁山法师代表中国佛教会出席在朝鲜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期间写诗题赠大会和日本曹洞宗、天台宗大本山、临济宗伊东法师、长崎福济寺及永野晓梅居士。后又三下南洋，曾在槟榔屿极乐寺、南洋星洲普觉讲经会、新加坡普陀寺、世界佛教居士林等处宣讲《阿弥经》、《大乘起信论》。民国二十七年(1938)，应槟榔屿极乐寺之请，圆瑛法师兼任该寺住持。

民国十二年(1923)，应旅日侨团之邀，天童寺僧与阿育王寺、七塔寺、观宗寺僧赴日本东京参加大地震中受难华侨超度法会。

二、观宗讲寺海外法缘

谛闲法师为天台宗泰斗，民国元年(1912)，受聘住持观宗寺，成为观宗讲寺中兴之祖。谛闲法师创设观宗弘法研究社，各方缁素，云从景集，使观宗寺名声大振，蔚为东南名刹。观宗寺培养的僧才及其弟子，分布各地，将天台宗远播到海内外。

谛闲法师与其法徒宝静法师跟香港结缘颇深。香港香山寺方丈显奇法师为谛闲的剃染徒。谛闲和宝静支持香港著名护法居士何莲觉创立女子佛学社，宝静法师还鼓励她在港澳两地设立义校和女子佛学院。佛学院后来发展为规模宏大的东莲觉苑。宝静应邀至东莲觉苑讲经。民国二十八年(1939)，宝静法师在香港荃湾创办“弘法精舍”佛学院，时觉光学业期满，随同去港深造，后成为天台宗在港传人，并在香港开山创观宗寺。

民国十七年(1928)，观宗弘法研究社学僧中，有台湾籍学生逸禅开平和清澈果证两人，由此，研究社编辑的《弘法社刊》也传入台湾。民国二十五年(1936)，台湾斌宗法师至宁波观宗讲寺进修。民国二十九年(1940)斌宗回台湾，先后在新竹寺古奇峰创建法愿讲寺，在碧潭涵碧峰创建法济寺，并创办“天台宗高级研究班”、“南天台佛学院”、“南天台弘法院”等，成为弘传天台宗到台湾的近代第一人。他的弟子慧岳法师在弘教办学之余，著《天台教学史》一书。民国三十七年(1948)观宗寺倓虚法师的门人慧峰，在台南创建湛然精舍，后又在高雄大岗山创建法华精舍。



斌宗法师像

民国十五年(1926)，日本佛教团访华，朝拜观宗寺，谛闲法师作《欢迎日本佛教团演说辞》。民国十七年(1928)，观宗寺的《弘法社刊》刊登日本著名佛学研究学者高楠

顺次郎、渡边海旭所著的有关《大正藏》的文章，《弘法社刊》由此传至日本。

民国十七年(1928)，谛闲法师完成《观经疏钞演义》，长达八九万字。第二年，他在上海玉佛寺讲述《演义》，听众中有泰国华侨杜圣宏、陈圣岳。他俩聆听后，即在法会上皈依谛闲法师，后回到泰国，在曼谷创立暹罗中华佛学研究社。

此外，中然法师在新加坡创办梵影精舍，慧僧法师在马来西亚创办槟城佛学院，智梵法师在越南创办华严寺，正扬法师在柬埔寨创办正觉寺。在美国夏威夷州，有祖印法师创办的檀华寺，泉慧法师创办的中华佛学会，了知法师创办的观音堂；在加州，有妙境法师创办的法云寺。

第七节　当　　代

新中国成立后，宁波佛教的对外交流一度中断。至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积极推行，一度中断的宁波佛教对外交流迅速得到恢复。

1979 年 7 月 11 日，日本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事务局长松本大圆、永平寺副寺中村胜光一行 7 人参拜天童寺，标志着宁波佛教对外交流重新恢复。

1980 年 5 月 11 日，美国美东佛教总会代表团参访天童寺。5 月 31 日，日本曹洞宗管长、总持寺贯首乙川瑾映率参拜团一行 135 人参拜祖庭天童禅寺。11 月，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贯首秦慧玉率领参拜团 90 余人，在天童禅寺举行“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揭碑法会。



日本曹洞宗总持寺贯首乙川瑾映率团参拜祖庭天童禅寺

1982 年 10 月，日本长冈市友好访华团参访天童寺。11 月，天童禅寺方丈广修任团长的浙江省佛教代表团应邀赴日，参观了日本京都、大阪等地的 22 个大寺院。阿育王寺方丈通一于此年与 1986 年两次访日。



广修法师率浙江省宗教代表团访问日本

1983 年 6 月，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光明山普觉寺住持宏船法师一行 16 人参访天童寺和阿育王寺。11 月，日本如净禅师参拜团 100 余人朝礼天童寺，中日两国僧人共同举行参拜如净禅师法会。

1984 年 6 月，美国佛学研究会会长寿治、美国佛教青年会会长乐度、加拿大佛教会副会长诚祥先后率团参访天童寺、阿育王寺与七塔寺。

1985 年 11 月，日本鹤见女子高校修学旅行团 600 余人，首次到天童寺参拜修学。此后，鹤见女子高校师生每年一次组织修学团到天童禅寺旅行修学。

1986 年，美国佛教协会会长浩霖访问宁波诸大刹。11 月 22 日，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贯首丹羽廉芳率庆祝净慈大钟落成法会友好访华团一行 24 人参拜天童寺，同时参访阿育王寺。

1987 年 10 月 16 日，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佛教联合会总务主任率访问团一行 11 人参访天童寺和阿育王寺。11 月 25 日—28 日，金成康率日本鹤见女子高中访华修学旅行团 841 人分三批参访天童寺。11 月 26 日，日本栃木县县民生活部部长公井聪彦率栃木县青年友好之船 298 名成员参拜天童寺。

1988 年 11 月 13 日，西村率日本鹤见女子高校修学团 900 余人参拜天童寺。11 月 19 日，以日本大野市市长山内武士为团长、宝庆寺住持北野良道为副团长的日本宝庆寺开山寂圆禅师回乡探亲团一行 90 余人参拜天童寺，并举行《寂圆禅师修业灵迹碑》立碑仪式，中日僧人共同举行法会。

1989 年 4 月，日本国映像纪录中心《从遣唐使看中日文化交流》纪录片摄制组，到天童寺、育王寺拍摄镜头，追叙宁波在中日佛教交往中的作用。同月，日本福井电视台采访团一行 15 人，为拍摄“追寻道元法师足迹”专题片，到天童、育王两寺摄景。10 月 25 日—11 月 3 日，天童寺监院修祥、阿育王寺副寺化通应日本日中友好长野县曹洞宗协会邀请访日。

1990 年 4 月 1 日，秋吉直幸率日本益田市议员友好访华团一行 10 人参访天童寺。4 月 25 日，台湾大香山观音禅寺住持明乘、圣灵寺住持今能一行 95 人参访天童

寺和阿育王寺。10月4日—12日，应日本岛根县益田市神崎治一郎市长和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监院上月照宗长老的邀请，天童寺住持明旸法师、副寺德云法师随宁波市友好访问团赴日参加雪舟之乡纪念馆及雪舟禅师铜像落成仪式，并访问了永平寺和宝庆寺。11月24日，天童寺举行《如净禅师崇恩碑》和《寂圆禅师参学碑》揭碑法会，日本曹洞宗管长、永平寺住持丹羽廉芳，大野市宝庆寺住持北野良道率参拜团前来参会。

1991年7月7日—13日，明旸法师率天童友好访日团一行6人赴日参加宝庆寺开山寂圆禅师碑落成法会。7月13日，韩国佛教访华团参访天童寺。9月30日，明旸法师在天童寺藏经楼设坛，付法于台北市东和禅寺源灵、大同寺今聪、一心寺灵岩和通法寺今明四法师。

1992年5月24日，天童住持明旸法师和退居广修法师应邀赴日参加日本曹洞宗梅花流创立四十周年纪念全国奉诵大会。8月26日，天童寺明旸方丈、广修退居应邀赴美国进行友好访问。11月21日，天童寺明旸方丈、广修退居一行应邀赴马来西亚参加槟城极乐寺建寺一百零一周年暨重建观音大士殿落成庆祝活动，并访问新加坡。12月23日，天童广修退居、临院修祥、副寺界方、副知客界源一行应邀访问香港。

1993年6月4日，韩国佛教天台宗总务院长田种允法师率大韩佛教天台宗代表团一行16人参访天童寺。11月17日，台湾法济寺住持慧岳法师一行20人访问天童寺。11月25日，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夫人柯玉芝参观天童寺。12月14日—30日，应香港宝莲禅寺邀请，天童寺监院修祥法师、副监院德云法师、知客涤瑕及界信法师一行赴香港参加天坛大佛开光典礼及水陆法会。

1995年11月15日—17日，12月12日，日本曹洞宗参访团分批来天童祖庭举行法会，纪念《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建立十五周年和《寂圆禅师参学碑》、《如净禅师崇恩碑》建立五周年。

1996年2月28日，日本长野县第一祖门会会长村上博优与永平寺主事熊谷忠兴等一行参访天童寺。4月15日，日本曹洞宗梅花流"梅花中国之旅"代表团到天童寺举行奉诵大会。5月15日，日本高僧村上博优等考察大梅山、天童寺、金峨山禅宗遗址。5月20日，韩国禅宗文化考察团一行在《中央日报》编辑局专门委员李殷允先生率领下，考察大梅山、金峨山和天童寺。11月2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天童寺方丈明旸在天童寺藏经楼为台湾佛恩寺住持真念法师、都监真玄法师，莲池海会住持莲海法师付法，三位法师成为曹洞宗第四十八世法嗣。11月16日，以天童寺广修长老为团长的中国佛教协会友好访问团访日。11月24日，日本永平寺代表团访问雪窦寺。

1998年11月22日，《道元禅师入宋纪念碑》在宁波江厦公园落成。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等9个访华团和省、市有关部门领导、佛教协会有关成员参加了落成典礼。

2000年12月26日，日本正眼寺住持山川宗玄一行朝拜大梅山护圣禅寺。

2002年10月22日—29日，宁波市佛教访问团徐松庆副局长一行10人赴日考

察。

2004年11月17日，日本长野上田市龙洞院东堂村上博优率访华团访问天童寺、宁波市佛教协会，市佛教界人士为其举行访华百次庆贺会。

2005年10月18日，天童寺方丈诚信、阿育王寺方丈界源等一行7人随浙江省佛教代表团赴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考察。11月12—15日，天童寺诚信大和尚赴日本参加“画圣雪舟大师圆寂500周年”纪念活动，并参观了医光寺、万福寺等著名寺院。

第六章　艺　　文

宁波佛教艺文是宁波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佛教传播和发展史上，佛教的艺术和文学作品，总是与佛教的仪规、宗派、法务等同步流传，“白马驮经”、“设像行教”与佛、法、僧“三宝”，成为中国佛教文化弘传的主要特征。

但佛教艺文毕竟不同于世俗意义上的文化和艺术作品，它不但具有世俗文化的艺术特征，更具有严格的佛教仪规的约束和佛教的象征意义，起着弘扬正信、利乐有情的社会功能，更为特殊的是，中国佛教艺文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佛教艺文的表现形式既有具象的，又有无形的；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其本身即是社会共同创造和共享的社会财富。宁波佛教的艺文作品，不仅有历史上留在宁波地域内的作品，包括由本地和外地人士留下的古代和近现代作品，而且也包括少量由本籍人士创造的留在外地的艺文作品。本章所述佛教艺文，包括佛教造像、殿堂庄严与法器、寺塔僧塔、著录、匾额、碑记、文选、诗词及楹联九节，以揭示宁波佛教文化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积淀。

第一节　造　　像

佛教造像，指寺院供奉的立体和平面的佛像造型。随着“像教东渐”，印度佛教造像通过陆上和海上丝路传到中国，不久又融入中华文化，逐渐形成了汉传、藏传、南传等具有地域和民俗特色的中国佛教造像。同时，佛教造像受朝代更替、经济发展及造像材质、艺人素质观念等影响，又形成了不同流派和个性特色的造像艺术。宁波的佛教造像，总体上属汉传佛教造像系统，造像材料以石、木、金属和泥塑为主，保存较多的历史作品以石造为主，而平面的绘画佛像因较难保存，流传于世者较少。

佛教造像，包括佛、菩萨、护法天王、金刚力士、罗汉和著名高僧的造像，本节以历史发展为纵轴线，以各县（市）、区现存实物作品及有关史料为辅线，对宁波佛教造像的兴起、发展及特征做初步梳理，由于不少作品已由文物部门收藏，有的寺院又未及整理，未免有所遗漏，待日后补正。

一、佛像的传入和产生（东汉—三国）

佛教是世界宗教之中的像教，设“像”行教，即佛、法、僧“三宝”流传中，三者缺一不可。据佛经记载，在释迦牟尼在世时已产生佛像，以后又产生众多的佛、菩萨、弟子和护法。而佛教造像又以平面和立体的以及各种质料制造的形象，随着佛教的传播，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前后传入中国。

印度佛教造像传入中国主要是通过西域的陆上丝路和南海、东海的海上丝路，而云贵西藏的南传丝路也有可能传入。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是汉初平四年(193)徐州笮融祠佛。《魏书·释老志》记载河南洛阳白马寺在东汉永平十一年(68)已传入印度佛像，但无实物佐证。而留存传世的佛像有四川乐山麻浩墓中的阳嘉三年(134)佛像和山东孔望山的东汉时代(25—220)石刻佛像。

宁波佛教的最初传入，《镇海县志》和《灵峰志》记载为："东汉永平十六年(73)，普定禅师结精舍于此，时称佛国道场。"《灵峰志》收录的《瓶壶山灵岩院新修院碑记》有"东汉永平中，因梦显灵权，舆兹法徭，是像教来□□□兴历绵代……"普定在此"设像行教"，故被尊为灵峰开山之祖。此后有晋武帝泰始三年(267)葛洪炼丹与本山道安师共饭等记载。另外，据载宁波保国寺也建于东汉建武三十一年(55)。但比较可信的是三国东吴时代所建的慈溪五磊寺和普济寺。五磊寺由印度僧那罗延创建于赤乌八年(245)，比康僧会从南海北上到浙东吴地"设像行道"要早一年。普济寺则由三国东吴人阚泽舍宅而建。

西晋时期(290—316)，宁波始有佛像实物。鄞州东吴和慈溪出土的陶罐捏塑佛像属于印度佛的湿衣式佛像，又称笈多式佛像。佛穿圆领僧衣，结跏趺坐于莲台，背有圆光，尚未汉化，应是从海上丝路传入宁波的最初佛像。

二、佛像的渗透(两晋—南朝)

促成宁波佛教和造像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东汉后期北方的战乱。当时，从西域到中原的高僧纷纷避乱于浙东，如安息国安世高、大月氏人支谦等即"避地会稽"。支谦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中提出的造佛像"三十二相"，至今仍是造佛的基本准则。三国时期东吴曹不兴善佛画，戴逵(326—396)铸佛并大漆夹纻造佛于山阴灵宝寺。而在宁波，西晋太康三年(282)，刘萨诃创建古阿育王寺；永康元年(300)，义兴开山结茅始创天童寺。此外，还有慈溪洞山寺(238—251)、余姚龙泉寺(336)、奉化雪窦寺(317—419)、余姚九功寺(479)、西域僧昙猷于宁海所建白水庵(405)、象山等慈寺(425)、宁海吉祥寺(503)、慈溪金仙寺(535—546)等。

可见，自东汉晚期至南朝，从印度通过海上和陆上丝路传入的佛教与佛像艺术在宁波迅速渗透。但以上在宁波创建的寺院和佛像，原迹已荡然无存。然鄞东栎斜村西晋墓出土的五联罐上堆塑的6尊半身佛像，证明佛教和佛像确已开始渗透。今天童寺文物室有高0.2米的北魏太和年间(477—499)铜铸观音菩萨，是"百乘□万兴为父母敬造"，从衣纹和面型来看，该观音还难以断定为本地所造，只能认为是本地所藏。天童寺还保存有"大魏天平二年(535)八月"款识的高0.31米的浮雕石刻释迦立像，雕刻粗犷，也难以说明为寺院原有。此外，七塔寺文物室也有北魏摩崖石佛残件。

三、佛像的发展与弘传(唐—五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北方佛教的繁荣期，而在宁波也开始波及，"南朝四百八

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但多集中于建康（南京）附近。到了南朝晚期，北方大批人口南迁，江南经济开始繁荣，中原佛教文化大批向南方转移。公元581年，隋文帝统一中国，一年后敕令全国兴佛，一时“寺塔遍赤县，僧尼充九州”。公元618年，唐朝建立，由于国家统一、经济发达，佛教空前发展。在唐代近300年时间里，宁波兴建的主要佛寺及庵堂就有数百座，明州城内著名的就有开明庵、开元寺、万寿寺、戒香庵、天封塔（寺）、崇教寺、国宁寺（天宁寺今存西塔）、东寿昌寺、景德寺、境清兴法寺、太平兴国寺、药师院、承天寺、普照寺、白衣寺等。奉化在唐大中、咸通间（847—874），建禅院38座。今天的镇海和北仑区，唐代建造的佛寺就有香山教寺、灵岩禅院、觉海禅寺、观音讲寺、总持讲寺、泗洲教寺、华岩禅寺、真修讲寺、兴善教寺、资圣讲寺、瑞岩禅寺、净居禅寺、明慧禅寺、佛岩禅寺14座。其他建于唐代的各县（市）、区的主要佛寺有江东七塔寺、余姚芦山寺、宁波明恩寺、象山常乐院、鄞县大梅山护圣寺、圣寿寺等。

宁波现存唐代佛像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为收藏于保国寺内的普济寺石经幢和永寿庵石经幢。前一石经幢原是古慈溪普济寺的镇寺之宝，雕造于唐开成四年（839）。石经幢通高4米，八角，幢身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全文，顶部刻云盘，基座刻盘龙，束腰刻八大金刚，造型稳重，雕刻精致，是典型的汉化造型和汉化造像。立于保国寺天王殿前的还有一座为原宁波江东永寿庵唐代石经幢，存莲座和底座三天王。另有1件石刻造像为鄞西洞桥镇的圣寿寺石经幢石刻佛像，1996年9月发现时仅存一节。鄞西小溪江上的百梁桥北原有唐会昌四年（844）所建的圣寿寺，寺面对潮进潮出的小溪江，寺内放生池前有一座高约3米的石经幢石塔，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尚存三级，今仅存一节，保存在村内。石刻佛像四面高0.38米，宽0.25米，均为坐佛，面相饱满，具有唐代特有的简洁饱满雕风，佛像已完全中国化。此外，在七塔寺遗址上发现唐代石塔佛像2尊，有六面和四面各一节。

唐代，明州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大批浙东佛教造像随往返的遣唐使和僧人流入日本，其中佛经、佛画和佛像是最主要的携带品。宁波城内的佛寺和近郊的天童、育王、大慈山、瑞岩、雪窦山等都是日本僧人的求法地。日本惠萼曾三次人唐，公元862年回日本时带回观音像，因突起风浪，只能奉留于紫竹林，建“不肯去观音院”，此尊观音像曾移置于宁波七塔寺。扬州大明寺鉴真六次东渡，二度留居阿育王寺，后带到日本的有佛像、佛具、佛经多种。唐代的金属佛像，在1982年宁波市天封塔地宫出土1件，高仅0.17米，为小型的佛说法像，背有圆光，面相饱满，造型简洁。同时出土的还有五代吴越时期（907—978）的铜舍利塔，高0.3米，印度式，刻有佛像、天王及佛成道等故事。阿育王寺西塔在1980年修塔时曾出土方形铜舍利塔，上有刹杆，现藏于舍利殿，其形状极似殿中的石制舍利塔，此塔重建于唐玄宗时（712—756），可能为该时代作品。

四、佛像的鼎盛（宋—元）

唐末会昌灭佛（841—846），又历经五代十国战乱，不少佛寺化为废墟，佛教备受摧

残。但南方地区的吴越国因保境安民，隆兴佛法，反而更为复兴。至北宋统一，明州成为“东南最名邑，烟水万人家”的繁荣都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佛寺的兴盛，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北宋期间鄞县城内外有佛寺70余所，比唐代要增加2.5倍，象山县在北宋时期有寺院16座。

南宋(1127—1279)初，大批士人南迁，而宁波又多出达官，佛教文化达到空前繁荣。如明州籍丞相史浩、史弥远、史嵩之、郑清之、魏杞、叶梦鼎等都倡导佛教，南宋册定禅宗“五山十刹”，天童、育王、雪窦寺名列其中。中国佛像艺术之中的布袋弥勒，即以五代后梁时期(907—923)奉化岳林寺僧契此为原型，并最早在宋代明州佛寺中普及，后风行全国各地寺院。明州曾涌现一大批著名于中外的造佛师和佛画师，其中如南宋淳熙年间(1174—1194)应邀到日本重修东大寺高18米的卢舍那大佛的明州造佛师陈和卿、陈佛寿、伊行知、六郎等。

南宋时期的明州佛教绘画在国内现已稀见，但在海外却留存不少。如由周秀常、林庭珪做于南宋淳熙五年(1178)的《五百罗汉图》，共100幅，分藏于日本大德寺和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画以绢帛为材质，工笔敷彩，每幅高1.1米，宽0.53米。明州民间画师陆信忠的《佛涅槃图》、《十王图》(10幅，每幅高0.83米×0.47米)收藏于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陆信忠还绘有《十六罗汉图》16幅，现藏于日本京都相国寺，题有“庆元府车桥石板巷陆信忠笔”。车桥石板巷，即今药行街。此外，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也藏有陆信忠的16幅《十六罗汉图》。明州画家金大受的绢画《十六罗汉图》16幅，高1米×0.41米，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等。他的《十王图》现存9幅，藏于美国。此外，还有“四明普悦”所画《阿弥陀佛三尊像》3幅藏于日本清净华院；“四明仙塘赵琼”所画的《十六罗汉图》、《诸尊集会图》等藏于美国和日本。

上述海外资料证明，两宋时期的明州，已有一批商业性佛画作坊。在频繁的佛教文化交流与民间贸易活动中，明州的佛像由僧人和商人传入日本。如北宋熙宁四年(1071)，明州商人潘怀清向日本太宰府献佛像；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日僧练中归国时带回育王山达摩像；淳祐元年(1241)，日僧净业带回一批佛像等。曾三次入明州的奈良东大寺僧重源带回观音大势至及《十六罗汉》1套；日本律僧俊芿曾习律宗于景福律寺数年，带回《十六罗汉》2套、水墨罗汉32幅。

值得一提的是，日僧奝然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从三门湾入宋，回国时除带回《大藏经》外，还带回由台州佛像师仿制的旃檀佛像和十六罗汉像，现供奉在京都清凉寺，成为印度笈多式佛像的代表作品。

据近数十年来宁波的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宋元期间留下的石刻和金玉佛像仅约10处，从总体格调来看，均属宁波地域的汉式造像，佛像态势接近常人，平易亲和，金刚力士及神将按宋代宫廷武士装束。下面，择其要者述之。

慈溪普济寺石座飞天

慈溪普济寺是宁波最早建立的佛寺之一，遗存的唐代石刻经幢已迁至保国寺，数块原佛座的北宋飞天浮雕须弥座，今存慈城镇江北区文保所。梅园石雕的石刻飞天

原砌在改建校舍的墙上，现已挖出保护，每块石刻高约0.17米，长约0.8至1.8米，共11块，刻有5个飞天，5个天王金刚和莲花宝相牡丹等。飞天裸上身，饰璎珞风带，手持花朵，下半身着裙，不露足。飞天面容饱满，身材较肥胖，有盛唐遗风，但头戴法帽，动态已显呆滞，不及唐代及北魏飞天的婀娜。飞天又称伎乐天，梵文译作"乾达婆"，中国飞天是印度式飞天中国化的产物，普济寺飞天是手持花草的"供养天"，做于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是宁波佛像飞天的唯一遗存。

宁波天宁寺塔檐石刻飞天

天宁寺初名"国宁寺"，唐大中五年(851)建，北宋崇宁间(1102—1106)改"万寿"，政和年间(1111—1118)改"天宁"。寺前曾有二塔，今存西塔。天宁寺遗址出土的石刻经幢、塔檐飞天为佛经中所称"天龙八部"之一的护法天神，又称"天人"，其造型与普济寺比较，显得修长多姿和飘逸，故可能是五代北宋初期的雕刻。

鄞州东钱湖二灵塔

东钱湖湖心山中有石制七层方塔，高9米，塔心壶门上刻有释迦、阿弥陀、药师、天王、金刚、观音等浮雕石刻共39尊，另外还有3位金刚力士，并刻有"政和"年号。据《鄞县通志》载，塔始建北宋(960—1127)初，政和年间(1111—1117)所刻佛像，都是汉式禅宗造像，像高0.5米—0.8米。

东钱湖补陀洞天造像

据《宋史》、《东钱湖志》、《鄞县志》和《鄞东史氏宗谱》等记载，宋孝宗时，鄞籍丞相史浩于东钱湖上水村建龙聚庵，下水村建无量寿庵，湖的西山建尊教寺、青山寺，首创南宋时代最大规模的水陆道场，又在月波寺后开凿"宝陀洞天"石窟。继史浩之后，其子史弥远在东钱湖扩建、新建大慈寺、妙智寺、宝华寺、悟空寺、辨利寺为功德寺。后史岩之任临安太守、龙图学士期间，为满足其母朝拜普陀山之愿，在东钱湖中心的湖心岛上开凿补陀洞天，俗称"小普陀"、"观音洞"，洞高宽各3米，深41米，洞内刻高1米的石观音1尊、高0.5米石韦驮1尊，长约0.8米的飞龙1条。"补陀洞天"在1978年整修湖心塘时发现，成为浙东南宋时代保存较好的佛像遗存。



补陀洞天

慈溪洞山寺石塔佛像

据慈溪灵湖畔的《洞山寺田山碑》记载，湖墩村村后将军山上的洞山寺创建于三国赤乌年间(238—250)，寺背山面湖，登山古道的山岗上有一座高近6米的六角形石塔，原有七层，现幸存五层四檐，建于宋代。底层直径1米，每面高0.6米，宽0.4米，6面刻护法天王和金刚力士。第二层直径和高度缩小，刻有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地

藏等6尊菩萨。第三层刻释迦牟尼、药师、阿弥陀等6尊佛。第四、第五层每面刻0.18—0.20米的坐莲童子，最上面用复钵形的宝顶，每层间隔石刻挑檐，整体造型古朴、凝重、简洁、庄严。

鄞州大梅山法常塔佛像

据《宝庆四明志》等记载，大梅山因汉代梅福隐迹而得名。入唐，中国禅宗八祖马祖道一的嫡传弟子法常在此开山结茅，创建保福寺和护圣禅寺。南宋时日本求法禅僧道元、心地觉心等曾上山朝拜此塔。



大梅山石塔佛像

今存大梅山旧址上的二节六面石塔，俗称法常塔，雕造于南宋。上节每面高0.34米，宽0.20米，刻佛、菩萨和天王。下节直径约0.6米，高0.37米，每面宽0.22米，刻天王、菩萨各2尊，均用本地黄灰色山岩雕成。

鄞州延寿王寺塔佛像

延寿王寺位于东钱湖洋山岙之南，建于五代晋天福二年(937)。2003年10月在延寿王寺寺址发现四方形石塔二节，刻有"时在绍兴二年(1133)石匠吴仁安造"等字样，上一节为方形，每边宽0.41米，高0.31米，刻四坐佛四菩萨，观音持柳枝及地藏、文殊和普贤。下节略大，每边宽0.47米，高0.33米，刻立势四天王，持斧、执鞭、杖剑、托塔，用灰白色砂岩刻制。

鄞州东钱湖广渡庵石塔

广渡庵，《鄞县志》称广度庵，地处东钱湖下水村东村的山岙中，始建年代不详。此石塔仅存其中一节，直径0.52米，六面刻立地凸起的天王、菩萨，每面高0.31米，宽0.27米，其中有多闻天王一手擎喇嘛塔，也有持金刚杵，应是南宋至元代的遗物。

鄞州阿育王寺石刻四天王

护法四天王在古印度象征地、水、风、火，而在中国佛教象征为风、调、雨、顺，合国泰民安之义。从唐代起，浙东佛像雕刻已汉族化，因此，天王的造像都以中国唐宋时代武士猛将的衣冠服饰为模式。今存阿育王寺舍利殿后壁的四天王，原为护持阿育






阿育王寺石刻四天王

王寺西塔的石刻，雕造于元至正二十四至二十七年间(1364—1367)，后重建西塔，四块石刻嵌在舍利殿后。四天王各高 1 米，宽 0.6 米，厚 0.15—0.20 米，由青灰色梅园石雕刻，握板斧、使长剑、持神伞、护宝塔，神采奕奕，其中三位天王手中各持有小型喇嘛塔，属元代天王雕刻的典型。

镇海铁观音寺石将军

据《镇海县志》载，镇海县城内梓荫山北麓有铁观音寺，建于宋，寺早毁。1995 年在其遗址建镇海中学艺术馆时，出土了 3 尊石灰岩刻的护法天王，每尊连云座通高 1.08米，净高 1.50 米。由于出土石刻无任何标识，仅从服饰上分析与南宋石刻的武士相同，且足踏祥云，手中原持有法器，故应为佛教造像，初步认定是宋代雕刻。

宁波市区天封塔出土佛像

天封塔，原名僧伽塔，高 18 丈，唐天册、登封年间(695—696)建。五代后周广顺二年(952)在塔旁建“天封塔院”。南宋建炎(1127—1130)初塔毁于兵火，绍兴年间(1131—1162)重建时在地宫埋入一批佛经佛像等，此后天封寺及寺塔累修。1984 年，天封塔整体重建时，在塔底地宫发现了一批佛像及其他有关文物。如有落款为绍兴十四年(1144)三宝弟子赵允合家敬造(献)的浑银地宫、铜制西方三圣佛像及阿难迦叶尊像、银鎏金质阿弥陀佛。出土的天封塔地下宫殿(模型或称缩微)面宽 0.47 米，进深 0.38 米，高 0.55 米，内供有佛像熏炉，佛塔等文物多达 140 余件。

天封塔出土的唐代佛像，其中有铜阿弥陀佛立像，舟形背光，左手下垂，通体贴金，造型端庄，背光饰有小型珍珠五颗。出土的 2 件玉器佛像，释迦及阿难、伽叶坐立像高仅 10 厘米，有纯金绘饰。另有僧伽玉像，高仅 4 厘米。僧迦是中亚国“胡人”，《延祐四明志》称天封塔为僧伽所造，又称僧伽塔，僧伽，又称“泗洲大圣”或“泗洲文佛”，为观世音化身，呈老年尼相。

此外，属于南宋时代的石刻佛像遗存，还有江北区慈城镇的四方塔坐佛、宁海县西店镇广德寺的神龟驮佛等。

五、佛教造像的稳步发展(明清—民国)

明清时期，统治者对佛教均采取扶持政策，宁波佛教寺庵的数量急剧上升，如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4)，鄞县寺庵就达 518 座。宗派上则以禅宗、净土、律宗、天台为主。但这一时期不十分强调宗派区别，弘传天台的讲寺也同样供奉相似的佛像，采用相似的殿堂布局。如宁波七塔寺既设大雄宝殿，又设圆通宝殿，供“西方三圣”。象山县弥陀净寺，以观音为进门的首位“接引”，佛殿中正中供阿弥陀佛，左右列十八罗汉，阿弥陀佛背后塑大型西方“极乐世界”，而后殿增设了民间传说中的“赵五娘殿”，据传说东汉时代赵五娘千里寻夫到象山白沙湾，后人纪念她，在弥陀寺造了专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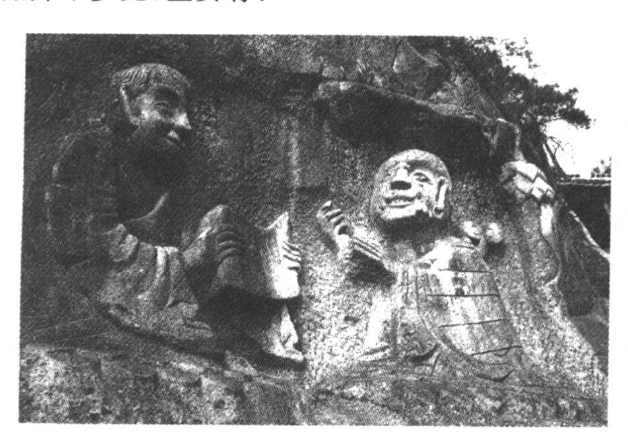
此外，宁波城内定香庵，旧称戒香寺，据传宋时有维卫佛哑女现身。明弘治十三年(1500)宝云讲寺迁建于戒香寺遗址。万历三十四年(1606)，住持兴美建维卫佛殿，而维卫佛是七佛中的第一佛，又称毗婆尸佛，与奉化布袋弥勒、育王释迦牟尼舍利，合

称“四明三佛”。崇教寺内塑三佛，明徐时进、范汝樟为之作记。但维卫佛的造像后来未传下来。除宁波城内的维卫外，在宁波北仑区的灵峰寺和茅洋寺增设了葛仙殿和圣母殿，这种仙佛共寺的还有鄞县金峨山的引仙桥、迎仙桥。

从明末清初起，以余姚市陆埠为中心，逐步形成陆埠派木雕佛像，雕造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汲取密教造像的特色，特别在清代晚期，陆埠派特色以显密结合的金木雕像誉满东南亚，形成了与福建派并立的江南两大佛雕艺派；以宁波鄞州为中心，形成宁波派的铸铜和泥塑漆雕佛像。另有慈溪、余姚及宁海民间木雕、石雕佛像也很发达，且都有明显的地方性和时代特色。

但目前传世的明清较大佛像作品并不多见，主要有：

余姚胜归山摩崖石刻 胜归山在余姚市城北 1 公里处，旧称“打石山”。据《余姚县志》记载，东晋刘牢之平孙恩得胜驻兵于此，故名“胜归”。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胡宗宪任余姚令，抗倭得胜屯兵此山，不久民间出资在山上开凿摩崖石刻，因山上原建有庙寺，于是在山崖上增设胡公殿、观音阁等，今存山上摩崖石刻佛教造像 14 尊，另有历史名人诗词语录 10 余方。据山崖上的“胡公岩”三个大字旁款识可见“大明嘉靖乙卯”(1555)已有刻石，直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陆续有刻制。其中最高大的是阿弥陀佛，高近 5 米。另有布袋弥勒、伏虎罗汉、济公、沙弥看经、观音与善财、无量寿佛等，整体雕刻显得粗简，形体构造不合比例，可见都是民间自发性造像，但最初可能得到官方支持，如其中有“赐进士知余姚县巴郡李伯星”等字样可证。



余姚胜归山摩崖石刻

鄞州天童寺佛像 据《天童寺新志》记载，寺内铜铸佛像共有 9 尊，其中北魏“太和二月”款观音坐像 1 件，高 0.2 米；明代铜佛 5 件，高 0.19 米至 0.56 米，其中 1 件为藏式，估计为外来流通供奉；银铸鎏金坐佛 1 尊，高 0.17 米；有清代布袋弥勒坐像 1 件，另有明代毗卢观音 2 尊。特别是毗卢观音，明代浙东民间多有雕造。

除了以上《寺志》记载以外，天童寺藏经楼有坐于莲台的释迦的说法，通高约 0.7 米，背部铸有万历三十年(1602)款。另有一尊为高约 0.7 米的释迦牟尼立像，施无畏印相，



天童寺石刻十八罗汉之一

采用印度马吐腊式的湿衣法，应是明代的铜佛。

在天童寺的最后最高的一座“罗汉堂”内，刻有一套由18块石碑组成的碑刻“十八罗汉”，每块碑石高1.7米，宽0.7米。前17块由著名的清代四川画僧竹禅作画并诗。最后一块由觉禅画并诗，刻于民国七年(1918)。这套十八罗汉仿唐末五代贯休“十六罗汉”的梵相画风，笔墨豪放俊逸，粗中有细，意笔寓工，画中配诗，幅幅有神。其中东序第九座和西序九座是在贯休十六罗汉再加上“降龙”和“伏虎”两罗汉，说明中国佛教造像从明清以后，寺院和民间多以十八罗汉替代十六罗汉，而“降龙”和“伏虎”本身就是佛教民族化的产物。

鄞州阿育王寺佛像　阿育王寺佛像最早的为雕造于元代的舍利殿后壁的四天王。雕刻于明代的舍利塔外印度式佛像浮雕，已于1980年修复。

阿育王寺文物室现存2块清晚期的线描石刻，一刻于光绪九年(1883)的释迦牟尼佛手、西方三圣和佛足印，高1.2米，宽0.7米；另一刻于光绪十年(1884)的《舍利塔图》，高1.05米，宽0.5米。文字记载了释迦牟尼舍利宝塔与阿育王寺开山利宾菩萨之缘，图中心为印度式的舍利宝塔，而塔左右立有刘萨诃和大权修利菩萨。塔上部有天女、天神、天王14位，中心坐释迦佛。据元代阿育王寺五十八代月江印禅师《育王录》记载，大权修利菩萨为舍利殿及舍利塔的护法神，清代观察使杜爽有《道经育王诗》：“利宾与大权，俨立同供养。”所以中国佛像艺术中的大权菩萨是唯一的宁波地方护法神。南宋时期，日本僧道元禅师曾朝拜古育王舍利塔涌现处，他回国时请回去的大权修利菩萨作为日本曹洞宗的护法伽兰，源出于阿育王寺的大权菩萨造像。

关于阿育王寺幸存的其他佛像，新修《寺志》未载。现存阿育王寺文物室的坐禅观音铜像，高70厘米，应是明代铸造的作品。此外，在重建的东塔院开山堂对面，有一尊贴金的阿弥陀佛接引像，高1.5米，为明代石雕，现已贴上金箔，左手和右臂都为后补。

上述2尊明代铜佛和石佛为典型的浙东禅式造型，铸造技艺和雕刻水平堪称一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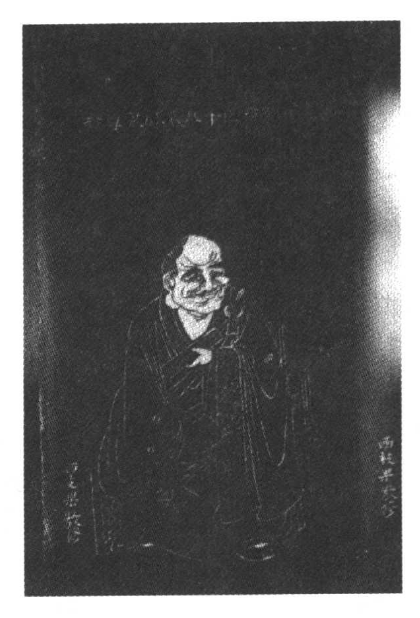
阿育王寺《十六罗汉》碑刻，仿刻唐末五代兰溪籍画家贯休的作品。贯休号禅月大师，曾寓居杭州、苏州等地，受西域画风之影响，以画“梵相”著称，所绘“十六罗汉”闻名于世，真迹在南宋时流传于日本。此套仿贯休笔意的作品每幅高1.05米×0.5米，嵌于阿育王寺法堂两壁，有乾隆跋及后人新定法号。罗汉(拓本)在民国十一年(1922)由阿育王寺住山宗良摹刻于石，极为珍贵。



阿育王寺十六罗汉线刻石雕

七塔寺清代五百罗汉砖刻及其他佛像　五百罗汉，即佛经记载的获“阿罗汉果”的

500位得道高僧，但传入中国的印度佛经有其故事，却没有具体名称。在中国文化史上，虽有唐代杨惠之塑五百罗汉，也有北宋天台山造五百罗汉，陕北富县阁子头寺也雕有五百罗汉石刻，但都没有名号。直到南宋，杭州净慈寺塑五百罗汉，且按乾明院的五百罗汉名号注明。又过了数百年后，广西桂林和湖南南岳祝圣寺按清代嘉庆三年(1798)刻在常州天宁寺的线刻罗汉翻刻。到清代光绪十六年(1890)，湖南籍高僧慈运法师住持宁波七塔寺，取得祝圣寺心月上人复刻的旧拓重刻，始于光绪二十年(1894)，成于二十二年(1896)，历时三年告竣，每幅砖宽0.35米，高0.30米，每砖刻2位罗汉及名号，并附刻出资的信士姓名。此外，七塔寺文物室收藏10余件清代木雕佛像，不少石刻从外地流入。



七塔寺五百罗汉砖雕线刻

明清至民国时期，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佛教寺院的大型佛像存世不多，但小型石刻佛像幸存至今的还是有不少，特别是民间流散的石刻经幢、佛塔佛像、铜石木雕漆金佛像，其中不乏精妙之作。

石刻佛像 1996年3月，鄞县山下庄原资教寺遗址发现高0.8米，下半身石观音残件，从雕刻的仰莲、赤脚和衣纹分析，该是宋明的历史遗物；同年6月，在鄞州新庄一古庵内发现清代石观音1件，高1.3米，现已漆饰贴金；1998年6月，宁海梁皇寺遗址发现高0.65米石坐佛像1尊，石佛除了头部比例显小外，其余整体适宜，特别是左手持有法轮，可以认为是明代作品；1999年，奉化斗门桥北埯发现六面型石经幢一节，高0.3米，每面0.25米，刻有天王神将，雕刻较粗简，可能原为镇桥的经幢，似为明代的作品；2002年12月，鄞州西乡深溪村发现石启航坐弥勒1尊，已严重风化，高0.3米，为清代当地寺庵的遗物；2004年12月，宁海西店镇广德寺发现“坚牢地神”石刻，高0.4米，另有明代浮雕石刻坐佛，高0.25米。

铜铸佛像 宁波在宋元明清曾有大型金属佛像，如铁观音寺、铁佛寺等。但目前传世的多为小型金属造像，1米以上者几乎没有。因小型金属造像便于携带，大多难以分清铸造地域。从我市现存的金属佛像来看，属于汉式的佛像，宁波本地从宋代以来都能铸造，而发现的密教或喇嘛教佛像，多属外地流入。如保国寺收藏的明代禅定观音高0.7米，清代送子观音高0.25米，清代地藏菩萨立像高0.15米，均为汉式小型铜佛像，极具宁波地方特色。此外，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及余姚、奉化、宁海、镇海等博物馆也珍藏着一批汉式小铜佛。密教造像也包括喇嘛教造像，为符合密教仪规，其造像有别于汉式，皮肤多裸露，腰身细而装束华丽。保国寺珍藏的明代和清代2尊密教观音，高0.18—0.20米，与汉式观音完全不同。另1件喇嘛教的坐观音更有特殊的造型

特征。镇海区文管会珍藏的明代藏式铜释迦牟尼佛，高 0.2 米。此外，宁海广德寺珍藏的高 0.5—0.2 米的清代密教铜像，包括释迦牟尼、金翅大鹏神等，在我市其他博物馆、寺庙和个人也多有保存。

木雕佛像　木雕主要以杉、松、杨、枫、柏、杏、檀、花梨、黄杨木等为材料，有白坯、装漆、敷彩、贴金等技艺。从明代起，宁波陆埠派造像对装金技艺更有特别的讲究，灰漆装金，耐晒、耐泡，因而名扬长江南北，在东南亚地区享有盛誉。宁波保国寺文保所收藏的漆金木雕阿弥陀佛高 0.25 米，与东钱湖下水村无量寿庵准提观音、韦驮头部造型，同属宁波派佛像，法相饱满，神态庄严而亲切，均属清代晚期作品。在宁海王爱山、长街集福寺，也曾发现清代木雕白衣观音和弥勒菩萨，造型简朴而亲切。宁海一私人收藏的贴金彩漆释迦牟尼佛和袒胸罗汉，高 0.18—0.2 米，面相的雕刻和衣纹的处理都已非常熟练。在宁波民间收藏的明清贴金木雕韦驮造像中，共同的特征是韦驮童子相，高 0.25—0.30 米，着宋明时代的将军服饰，气宇轩昂、威不可挡，充分体现了明清时代宁波佛像的世俗化。

红木雕是明清时代始有的木雕佛像，宁波博物馆藏《托天弥勒》高 0.30 米，是属观赏性的佛像。而民国时期的宁海《善财拜观音》，既供观赏，又可供崇拜，属工艺性比较强的民间佛像。

六、宁波现代佛像的继承与创新

新中国成立，宁波佛教逐步恢复生机。1979 年以后，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贯彻和全面改革开放，宁波佛教迅速发展，宁波佛像艺术也在继承中不断开拓创新，成为宁波经济文化发展历史中光彩夺目的明珠。

宁波天童寺和阿育王寺率先重造佛像　1979 年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按国务院民族宗教事务局的要求，力争在三年之内修复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对外开放。当时由宁波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承担修寺、塑像任务。经过一年半的日夜奋战，高达 10 米左右的大佛、天王、罗汉等 31 尊佛像在 1980 年上半年就全部完工，当年就有 11 万信士和旅游者拜访了天童寺，其中还包括 38 批、共 800 人次的日本代表团。1981 年初春，古鄮山“八吉祥地”的阿育王寺 41 尊佛像也全部塑造完成。1982 年初阿育王寺也正式向外开放，一年的旅游收入就达 30 余万元。

中国佛协赵朴初先生曾数次到天童寺和阿育王寺视察指导，他认为宁波佛像制造“还有人才，质量不错”。此后，宁波的佛像塑造人员又为苏州灵岩山寺、安徽安庆迎江寺、滁县琅玡山寺、福州林阳寺、佛山大觉寺、沈阳般若寺、青岛湛山寺、常熟兴福寺及本市的镇海宝陀寺、慈溪五磊寺等数十座主要寺院恢复了佛像。

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佛像的重造，不仅继承了浙东自汉唐至明清以来江南佛教造像的优良传统，又在明清形成的陆埠宗的基础上汲取我国北方的寺院造像、密教的藏式造像和保持沥粉彩绘、漆饰等传统技艺，并培训出了一大批造像人才，既为国内佛教造像奠定了基础，也为宁波佛教造像弘传海外创造了条件。

余姚陆埠佛像与台湾宁波派佛像 余姚历史文化悠久，佛教及佛像艺术在东汉和东吴时代已从西域传入。如安息国高僧安世高云游会稽距今已有1900年，三国时期西域康僧会也到过会稽。近年，余姚市发现一批晋代青瓷上的胎塑佛像，其与慈溪、鄞州出土的胎塑佛像有异曲同工之妙。据记载，两晋时期的佛像雕塑师戴逵父子能塑善漆。明初，以陆埠镇雕刻艺人为主体的艺人团体，活跃在绍兴、宁波及杭州、南京等地，形成了著名的"陆埠帮"。至清代晚期，陆埠帮在各地设立议事处，有的设在各地的"余姚会馆"中。

陆埠派佛像以木雕和灰漆装金为主要特色，主要用材是樟木，从明代以来就形成一整套规范的雕刻造型：面如满月，衣纹密集，佛菩萨眼神朝下，面对芸芸众生。在灰漆装金技艺上，数道生漆瓦片灰填底，生漆抄面，再水磨打光，经贴金之后，造成面与线的适度折射光，金漆色彩能保持百年以上。

清代晚期至民国，余姚陆埠的佛像艺人有黄炳荣、陆荣敖、马铭奎、张才明、卓福根、方明祥、陈小槐、鲍富贵、马妙清、王泰生等，他们的足迹远涉港、台、东南亚及云南、贵州、陕西、山东、四川、北京、安庆、苏州、天津、长沙、上海等地。宁波市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寺、延庆寺、白衣寺等古刹无不留有他们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80年宁波佛寺修复时期，陆埠派佛像建造师继续为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寺等佛像塑造进行指导，在余姚境内的龙泉寺、芦山寺、灵岩寺等重造陆埠派佛像，并开始在陆埠和外地带艺徒。

宁波的佛教造像以陆埠宗为主要技艺，从明清流传至新中国成立，其间以誉满港台和美国的王泰生最为著名。

王泰生(1909—1992)，原籍绍兴，其父迁来陆埠后就在此定居。他八岁时就读于陆埠兰山小学，三年之后辍学拜黄炳荣等为师习艺。曾在宁波七塔寺和广东云门寺等做过数百尊佛像。1950年应著名高僧、广东云门寺虚云和尚盛邀，带着10余位艺徒赴香港和台湾。1950年为菲律宾普济寺造佛像，又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造佛像。1967年作于台湾埔里观音山高达5米的大型木雕漆金十一面千手观音是他的成名之作。这尊为适应台湾信众信仰的观音造像主臂25对，475对小臂状如孔雀开屏。台湾行家认为："这尊观音造像利用三角形力学原理，以满月为形的优秀杰作，不论从何种角度观看，观音都显得慈祥和悦，令人叹为观止。"他还与艺徒林秀慈在台北树林镇山佳吉祥寺雕刻了高2.7米的坐莲观音、药师、韦驮、伽兰(关羽)等造像，这批造像与如今余姚龙泉寺的十一面观音和关羽等造像一脉相承。在台湾、美国、香港和福建等地，陆埠派佛像被命名为"宁波派佛像"。

1980年，离开故土30余年的王泰生回到故里后，把一批又一批陆埠佛像向海外推荐，如1989年运到香港的大型木雕佛像就达25尊。如今，陆埠佛雕后继有人，依托于陆埠派佛像技艺的宁波佛像雕刻，又有了新的开拓。

宁海佛像艺术 宁海的佛寺佛像自宋以来都由当地名家刻塑，石雕、彩塑、木雕及彩木刻都有。虽然寺院规模都比较小，但民间佛堂却极为普及。从现存明代梁皇

寺石刻佛像、黄坛大夫第清代佛像及民间收藏品中，可见其雕刻手法之朴实严谨。宁海的佛像可分为四大类，即民间造像、日本式佛像、青藏式佛像、根雕佛像。

民间造像：民间造像主要为本地的寺庵和家庭佛堂雕造佛像，用樟木、杏木、杉木、柏木、黄杨、枫香等木雕材料，或施彩、或素胎，还有泥塑彩绘沥粉装金，一般都是汉式佛像，造型亲切而庄严。在家庭佛堂供奉的以观音最多，且多以斗篷正观音为主；其次为释迦佛和弥勒菩萨，已形成成套的造像仪规。如今知名造像艺人有县城内的黄才良，黄坛下张村葛安飞，前童村童小海、童蒂辛、童蒂寿等人。

青藏式造像：改革开放以来，宁海民间雕刻艺人纷纷远离故土，童蒂辛、童蒂寿等为西藏和青海许多寺庙塑刻和绘制藏传佛教造像，如毛尔盖寺、拉卜楞寺、四川阿坝市佛教协会大经堂等。藏式的大佛、度母、唐卡等都经过宁海工匠之手获得了赞扬。黄坛下张村的葛安飞也曾在青海塑刻过佛像。此外，宁波慈云佛学院也邀请青海的佛像师雕刻了准提观音、三佛二弟子等藏式及汉藏结合的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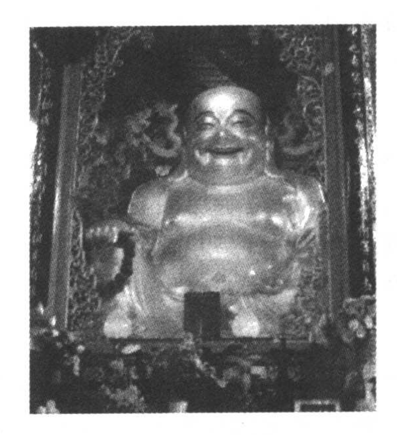
日本式佛像：中国佛教造像在汉末三国时代已流入日本。入唐后，随着海上丝路的发展，中国雕像和画像源源不断流向日本。日本佛教造像自唐至宋明逐渐形成了中式与和式造像，既具中国唐宋风味，又具日本民族特色。日本木雕造像分为清木雕和彩木雕、独木雕和拼木雕，造像形式多采用汉传和藏传结合，做工细腻而严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宁海木雕佛像以大量的来料、来样雕刻日本式佛像，如不动明王、仁王、不空绢索观音、如意轮观音、大权菩萨、罗汉、圣观音等。2003 年宁海东方艺术品公司曾把日本来料的二棵巨大桧木雕刻成一对长 6.4 米、直径 0.6 米的六百罗汉立柱。舟山普陀及宁波七塔寺也供有宁海佛雕师雕刻的日本式佛像。

民间根艺佛像：宁海在明末清初就有雕“柴株人”的民间艺人。如李云波(1893—1965)三代雕柴株人，曾有刘海、八仙、罗汉等作品传世。佛教造像之中的根艺造像，以罗汉、达摩、布袋弥勒、观音等为题材，大型作品高达数米，小型的只有数寸。近年来，宁海佛雕师葛安飞、倪小明等又用竹根雕制佛像，开拓了现代佛像艺术的新领域。

宁波市与鄞州现代佛像　在宁波市区，工艺美术研究所和工艺美术厂的佛像制作已成为产业，先后承接国内数十处寺院大刹的佛像塑造，产品远销香港、美国等地区和国家。鄞州区自 1990 年以来，在东钱湖和鄞州中心区创设佛像雕造专业厂，承造木雕泥塑、铜铸、电解、树脂、夹纻漆像等，佛像产品遍销国内，并出口美国、日本、东南亚各国及港台地区。生产的高大佛像如 29 米的铜铸六祖慧能、高 23 米的铜铸天冠弥勒、高 26 米的云南木雕大佛、高 11 米的南通泥塑大佛等，享誉海内外。

奉化、慈溪、象山现代佛像　奉化市的佛寺以雪窦寺最为著名。由于奉化是布袋弥勒应化之地，故雪窦寺、岳林寺、封山寺等都突出弥勒造像。1985 年，雪窦山雪窦寺复建之后，专设弥勒宝殿，天王殿正中供印度佛经记载的天冠弥勒，高达 4 米，由新加坡大居士捐奉。弥勒宝殿占地 1218 平方米，供奉高达 5 米的布袋弥勒。近年来，怡藏法师在寺西新建近代名僧太虚纪念堂，修建太虚大师灵塔，在院内邀请陕西塑佛师新

塑天王、二十诸天及佛像，其造像风格依陕西古制，手法细腻庄严。此外，在新迁建的岳林寺也突出了布袋和尚造像。


雪窦寺弥勒佛像

慈溪市主要佛寺有五磊寺、金仙寺和洞山寺等，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恢复。其中五磊寺的坐相韦驮和金仙寺木雕释迦牟尼的彩色木雕海岛十八罗汉较有特色。

象山县等慈禅寺、宝梵讲寺、弥陀净寺等都有千年以上历史，其中以弥陀净寺最有特色。该寺作为净土宗阿弥陀佛道场，进入山门后迎面有高达4米的观音菩萨造像迎接，大殿以阿弥陀佛为主尊，左右列彩塑仿宋式十八罗汉。寺内又专设赵五娘殿，据当地传说，赵五娘千里寻夫到白沙湾升天，因此在赵五娘殿内塑刻赵五娘像。近20年来，该县的竹木雕刻，特别是竹根树根雕刻的工艺佛像颇具特色。

宁波海曙、江东、江北、北仑、镇海现代佛像 宁波海曙区观宗寺，前身是延庆寺的“十六观堂”，民国时期观堂改名观宗寺，为弘扬天台宗的道场。1993年，开始修复寺院，天王殿、大雄宝殿重修后，供奉有四天王、弥勒、韦驮、三世佛及十八罗汉等。

江东区最宏伟的寺院是七塔寺。1980年七塔寺重修寺院，重制佛像，天王殿供新塑四大天王和弥勒、韦驮。由于七塔寺在明初曾迁入普陀山的普济寺，始成为观音道场，故恢复寺院后正殿为圆通宝殿，主尊为金木雕48臂千手观音坐像，高达7.8米，左右塑文殊普贤，殿内东西北三壁仍保存清代砖刻五百罗汉。圆通宝殿后为西方三圣殿，各高8米的立像阿弥陀佛居中，左右为观世音和大势至像，木雕贴金，辉煌庄严。殿两壁悬九品莲台图共10幅，每幅高3米，宽2米，北壁二侧分塑护法伽蓝和开山祖师。可见七塔寺的佛像突出了禅宗观音道场的特色。

江北区已开放佛寺中以宝庆寺最为著名。该寺比较有特色的是观音殿中高5米的金木雕八面千手千眼大悲观音、殿堂左右彩塑二十四诸天。此外，除了西方三圣殿外，又设东方三圣殿、华严三圣殿，塑药师佛和日光月光菩萨、文殊普贤等，为其他禅寺所未有。

镇海和北仑的寺院基本上属禅寺。镇海招宝山上的宝陀寺，在明代时已是观音道场，1981年整修圆通宝殿，重塑毗卢观音及三十二应等。北仑佛寺最有特色的是，佛寺内增设道家殿堂。据地方志和寺志记载，北仑灵峰寺始建汉永平十六年(73)，是浙东最早的佛寺之一，相传晋代葛洪曾在此炼丹济世；茅洋寺相传为葛洪母亲的修炼之处。故灵峰寺有葛仙殿，供有葛仙像；茅洋寺建有葛仙圣母殿，供有圣母像。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宁波佛寺的地方风俗特色。

附：

宁波历代佛教造像主要作品与艺人名录

年代	建寺造佛人和事概要	资料出处
东汉建武三十一年(55)	汉骠骑将军张意舍宅建灵山寺	《保国寺志》
东汉永平十六年(73)	僧善定结茅灵峰设像行教	《灵峰志》
三国吴赤乌二年(239)	东吴阚泽舍宅建寺	《慈溪县志》
赤乌八年(245)	那罗延结茅五磊山	《慈溪县志》
西晋太康三年(282)	慧达结茅乌石岙、涌见舍利塔	《新修天童寺志》
西晋永康元年(300)	义兴结茅太白山建太白精舍	《新修天童寺志》
西晋(290—316)	鄞州、余姚、慈溪出土越窑陶瓷佛像	余姚、鄞州、宁波文物资料及藏品
北魏(386—534)	七塔寺藏石塔残像	七塔寺文物室
北魏太和年间(477—499)	天童寺藏铜观音	天童寺藏
北魏天平二年(535)	石浮雕释迦牟尼佛像	天童寺藏
唐(618—907)	明州始建天封塔、出土铜佛	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
唐开成四年(839)	慈溪普济寺石经幢及佛像、莲台、天王	宁波保国寺藏
唐会昌四年(844)	鄞州西乡圣寿寺刻经幢佛像	光绪《鄞县志》
唐大中八年(854)	明州永寿庵石经幢、莲台、天王	保国寺藏
唐(618—907)晚期	七塔寺佛像(出土残件)	七塔寺文物室藏
吴越国(907—978)	天封塔出土舍利塔	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
北宋(960—1127)初	明州天宁寺石刻石塔飞天(出土)	宁波文物保护管理所藏
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	日僧奝然携佛像师仿刻佛像画像，经宁海归国	日本京都清凉寺藏，《宋史·日本传》
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31)	僧德贤设计督建保国寺	《保国寺志》
北宋熙宁四年(1071)	明州商人潘怀清向日本太宰府献佛像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
北宋崇宁四年(1105)	慈溪普济寺浮雕石刻飞天、天王等11幅	江北区文保所藏
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	鄞州东钱湖二灵山建石塔刻佛像	存鄞州东钱湖
南宋绍兴三年(1133)	鄞东石匠吴仁安雕延寿王寺石塔	二节方塔存鄞州东钱湖洋山村
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	赵允造铜制佛殿及佛像藏明州天封塔地宫	原物藏宁波天一阁博物馆
南宋淳熙五年(1178)	明州佛画家周季常、林庭珪画五百罗汉图	藏日本、美国。宁波市文化局2003年《海外寻珍》图录
南宋淳熙八年(1181)	明州佛像师陈和卿、陈佛寿、伊行知、六郎等7人应邀赴日本雕佛修寺	日本《东大寺造立碑记》、《日中文化交流史》
南宋绍熙四年(1193)	明州朱如一(女)为钦成皇后之侄女，绣法华经、阿弥陀佛、观音	《中华古今女杰谱》中国社科版1991年版
南宋(1127—1279)中期	明州金大绶绢画十六罗汉、十王图	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
南宋(1127—1279)中期	四明普悦画“阿弥陀三尊”	藏日本清净华庭
南宋(1127—1279)中期	四明仙塘赵琼画十六罗汉、诸尊集会图	藏美国和日本。以上见宁波市文化局编《浙东文化论丛之二》
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	日僧练中从明州育王山带回达摩像	《日中文化交流史》
南宋庆元四年(1198)	明州阿育王寺雕赠日本阿弥陀经像碑石	存日本福冈田岛神社。据宁波市文化局编《海外寻珍》
南宋(1127—1279)后期	庆元府车轿街陆信忠画十王图、十六罗汉、佛涅槃图等	藏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京都相国寺、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南宋(1127—1279)后期	明州鄞县横溪大梅山护圣寺石塔、佛像(今存部分)	日本《心地觉行实年谱》
南宋(1127—1279)	慈溪湖墩洞山寺石塔佛像	存慈溪寺洞山寺前

年代	建寺造佛人和事概要	资料出处
南宋嘉熙元年(1237)	日本僧觉心请明州雕佛师沈一郎造木雕佛，有墨书记录	存日本镰舍原法恩寺，据宁波文化局《海外寻珍》画册
南宋宝祐四年(1256)	明州史岩之督建东钱湖补陀洞天石窟、刻观音、韦驮及飞龙	存东钱湖，据《鄞县志》
南宋景定二年(1262)	明州石匠伊行知1260年死于日本，其子伊行末为其父母造十三重石塔及二笠婆塔	存日本奈良般若寺，据宁波文化局《海外寻珍》图录
南宋(1127—1279)后期	鄞东东钱湖广度庵石经幢刻菩萨、天王	存广度庵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	阿育王寺西塔石刻四天王	藏阿育王寺舍利殿后
明成化四年(1468)	日本画僧雪舟住天童寺，画宁波府图、育王山图	据日本《雪舟》画册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	余姚城北胜归山刻摩崖佛菩萨10余方	据摩崖题记及实物
明嘉靖年间(1522—1566)	鄞女金星月绣五百罗汉帐送杭州昭庆寺	《浙江通志》、光绪《鄞县志》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	宁波制作日本长崎崇福寺山门建筑组装	宁波文化局编《海外寻珍》
清嘉庆、道光间(1796—1850)	甬上邱兴龙、邱光普父子成立四明邱兴龙画业行会，专事寺院佛画。画工有朱茂、朱三林、陈思义、包兴栋等	《浙江工艺美术》
清咸丰三年(1853)	宁波延庆寺造三世佛、十八罗汉	图存史岩教授编《中国雕塑史图录》之四
清光绪九年(1803)	阿育王寺刻释迦牟尼佛手、佛足、西方三圣碑	存阿育王寺
清光绪十年(1884)	阿育王寺刻舍利塔图碑	存阿育王寺
清光绪十六年(1890)	宁波七塔寺刻五百罗汉砖	存宁波七塔寺
民国八年(1919)	天童寺刻十八罗汉碑	存天童寺罗汉堂
民国十一年(1922)	阿育王寺刻贯休画十六罗汉碑刻	存阿育王寺
清—当代	余姚陆埠黄炳荣等漆木泥塑佛像专业艺匠数十人，形成陆埠佛雕帮，名闻海内外。该派艺人还有陆荣敖、孙永兆、王水和、马铭奎、张明才等	宁波工艺美术研究所1982年内刊《宁波工艺美术》
清—当代	余姚陆埠佛雕传人王泰生(1908—1992)为陆荣敖之徒，承制国内海外佛像，誉满港台，曾侨居美国，入籍英国	据余姚市陆埠镇史料
清—当代	宁海艺人李云波，以木雕、根艺、佛像为长，曾获1928年西湖博览会甲等奖	《宁海县志》
清—当代	宁波佛塑艺人曹久裕(1890—1973)，12岁从艺，塑佛制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修鄞江桥悬慈庵。同时代佛塑艺人有杨明才、徐庆法、方明祥、詹振辉(闽籍)等，曾为宁波、普陀、天台、福建等地塑佛像数百尊	宁波工艺美术研究所资料
当代	宁波曹厚德(1930—)，幼承父业，曾为国内外塑佛像数千，著《中国佛像艺术》。同时代佛雕艺人有何谦	宁波工艺美术学会编印《宁波工艺美术名人录》
当代	宁波著名佛像专家徐昌乾，宁海佛雕专家童蒂辛、童蒂寿、黄才良、葛安飞，鄞州陈盖洪、谢武宏等，继承传统佛教造像技艺，制作佛像作品	编者整理

第二节 殿堂、庄严与法器

中国佛教的殿堂、庄严与法器，自佛教传入起，由简朴渐臻完善，并随着时代的发

展，逐步形成了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布置格局。宁波佛教属汉传系统，且以禅宗、天台、净土三宗为主流，在发展过程中，相应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寺院殿堂布置、庄严法物、雕刻塑饰和法具法器。宁波寺院如保国寺、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寺、五磊寺、龙泉寺、等慈寺、集福寺等，不仅保存了成批的建筑殿堂，而且还保存了较为丰富的法具、法器等法物，成为宁波乃至中国优秀历史文化和地域民间工艺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节内容主要经实地考察取得，部分寺院也提供不少相关资料。

一、殿堂布置

佛教寺院的殿堂，是僧尼和信士聚集、修行、礼佛、法会的场所。汉式寺院的殿堂源于古代帝王的宫殿格局，而在古印度，佛教创始初期的传法场所称精舍。佛教传入中国后，最初的弘法场所，北方为洞窟，南方则为茅篷。如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五磊寺、雪窦寺等皆由僧尼先“结茅”而后开拓的。但也有普通民居或官员舍宅而以后发展为寺的，如普济寺、保国寺、宝云寺等。

中国佛寺，也有称浮屠、招提、兰若、伽蓝、精舍、禅林、丛林、禅院、禅窟、寺、庙等，或源于梵文，或采自藏蒙佛教，或出自文人学士。但在南方地区，以称“寺”最为普遍。其实，“寺”是汉唐时期官府的接待宾客场所，或为官署称呼，如鸿胪寺、大理寺等。故自唐以来的中国佛寺建筑，特别是有规模的佛寺，多在官府宫殿的布局基础上，增加所谓殿、堂、楼、阁、厅、轩、居、房、寮、坛等建筑称呼。到宋代，明州的大型寺院已经形成了汉传佛寺统一规制的“伽兰七堂”。所谓伽蓝七堂，已完全融入中国儒家的尊卑观念，如三大主殿在中轴线上，突出佛殿和经楼的崇高，左右两翼为辅助性殿堂，佛菩萨、护法罗汉等区分等级和座位。但佛寺毕竟有别于民居和官衙，佛寺要保持庄严和清净，不能太露而宜藏，故在选择环境时要求比较严格。又，不少寺院因自身的历史原因，除“伽兰七堂”之外，还增设了圆通宝殿、弥勒宝殿、毗卢殿、药师殿、三圣殿等，如北仑灵峰寺葛仙殿、北仑茅洋寺圣母殿、象山弥陀寺赵五娘殿。可见宁波佛教殿堂布置与地域文化有良好的结合。

由于佛教寺院在传承佛法、利乐有情的主旨下，又包含着居住、园林、修身养性的功能，因此，除“伽兰七堂”之外，还有禅堂、斋堂、影堂、罗汉堂、念佛堂、云水堂、客堂、香积房、茶堂、库房、寮房、养老堂、塔、廊、池、园等诸多建筑，从而使内外环境统一和谐，整体布局丰富而又规则严正。正是宁波佛殿建筑的独特性，后来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求法僧，在传播佛法的同时，也将宁波的殿堂布置和建筑风格传入本国，如日本的许多寺院至今仍收藏着南宋时代明州寺院的布局图样。

二、庄严法物

佛教殿堂是“佛、法、僧”三宝的集中代表，殿堂的庄严，体现在主殿堂以佛像为主体，佛龛、背光、佛台、供桌、拜凳及法器法具的有序配置，佛像与殿堂空间的协调以及采光与色调的巧妙运用，从而充分凸现其崇高性和神秘性。

关于佛像与殿堂的布置，我市现存最古老的保国寺大殿，说明唐宋时代主佛和胁侍供奉于中间同一佛台上，而左右佛台菩萨与罗汉按序排列。南宋以后，佛殿的配饰趋于丰富和完善，法具、器用始有规定样式，塑像画像结合，塑像工必兼画工。在大殿内，以三佛同殿（释迦、药师、阿弥陀）、"三世如来"为最普遍；一佛二弟子为中小寺院必备。元代塑燃灯、释迦和弥勒。明代又有释迦佛居中，药师和阿弥陀左右的"横三世佛"，两旁塑十六或十八罗汉，文殊和普贤于后壁面南，主佛后塑观音和海岛。这种殿堂布局，一直延续到现在。

关于殿堂的庄严，除了佛像的规格、设置，造像的仪态、色彩和光线等因素以外，殿堂的陈设法器法物总称为"庄严"。因此，从佛像的角度，"庄严"既是形容词，起到心理上的崇仰感，又是名词，指佛教环境内法器法物，也包括佛像衣饰及各部位的配饰物总称。《阿弥陀经》曰："功德庄严。"《探玄经》曰："庄严有二义：一曰德义；二曰饰义。"即是此意。

自明清至近现代，宁波各寺院普遍使用的庄严饰物有匾额、对联、华盖、幢幡、欢门、琉璃灯、供具、供桌、法座、钟、鼓、木鱼、磬、梆子、引磬、铙钹、铎、香炉、手炉、含珠、佛子、如意等，有的寺院还有专制的点灯钳、长明灯等。庄严法物应该也是宁波佛教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以下就宁波佛寺常用的主要殿堂庄严法具做一简介。

钟 报时之器，分大型的梵钟和中小型的半钟。梵钟悬挂于钟楼，晓、昏、斋、定四时鸣钟，设执事僧或钟头。故佛经中有"洪钟震响觉群生，声遍十方无量土"。明州志磐《佛祖统纪·智者传》有"闻击钟磬之声，能生善心，能增正念"。



天童寺梵钟

鼓 有悬鼓、足鼓、手鼓等，我国古代和西域都有。鼓是佛寺内的号令，所以总称法鼓，早起夜寝时击钟鸣鼓，或法事活动配合唱念，以庄严道场。

磬 源于中国，最初以玉石为之，南朝始用铁和铜。佛教中的磬为钵形的圆磬和手磬，由"维那"或"悦众"引磬，用以指挥僧尼进退和吟诵。

木鱼 旧称鱼鼓或鱼板。据《百丈清观注》，因鱼目不合睛，尽夜常醒，敲击木鱼以警昏沉。圆形木鱼有大小之分，作为法会念诵时的号令和节拍；而长形木鱼则称为梆子。

梆子 悬于斋堂或库房廊下，用于号令，如"闻梆用斋"。

铛、铪、钹、铃 均为铜质的碰击乐器，装饰佛乐节奏，以为"伎乐供养"。钹又用于迎送亡魂、行者披剃、大众行道、新方丈上座时鼓鸣，制造庄严热烈的气氛。铃又称铎，是密宗的法器，悬于檐角，意为"世世得好音"；又是瑜珈焰口坛场的法具，据称引魂、礼忏、指挥、赞诵韵调时用之。

戒尺　木制，二木一仰一俯，长近1尺，宽1寸，厚6分，用于皈依、剃度、传戒、说法时敲击。

幢幡　纺织物，与幡同类，同属仪卫性庄严法物，纺织物的“宝幢”刻佛像、佛号、佛经，既是寺院佛堂的庄严标识也是佛菩萨的持物和导行标识。但在宋代以后，幢也有用石或金属制造，用于刻尊胜陀罗尼经，称为经幢。

盖　原本也是佛教庄严法物，起遮阳蔽风雨作用，又称盖或伞，在佛菩萨及高僧法会、升座时应用。

香　供仪物品，除秽驱邪、正念清神，令人乐闻。由于用香是对佛教诚敬的礼仪之一，所以中国佛教用香的方式和工具也特别丰富和讲究。

炉　香炉是最有代表性的佛教供器，有大有小，有石玉，有金属。中国佛教的“三具足”，即香炉、烛台、花瓶，是佛前必备。香炉是古代僧人随身携带的十八物之一。

烛台　“三具足”之一，古印度信众向佛前献油点灯，后来发明了蜡烛。但在中国，汉代已有多种样式的照明用烛台，而佛前烛台的样式也很多。

琉璃灯　法灯长明，佛教称为“灯明”，有“奉施灯明十大功德”之说。除了长明的琉璃灯以外，还有按时点灭的照明灯。近现代对于佛前长明灯的制作，各寺院尤为考究。



七塔寺八角琉璃灯

三、雕刻塑饰

宁波佛教殿堂建筑总体上属江南汉式木构建筑，又辅以砖石构筑。由于佛教建筑是从官署宫廷建筑演化而来，难免有雕饰繁复的浮躁，但寺院的庄严和清净，又要求寺院建筑雕塑随缘而生、恰到好处。

宁波寺院建筑材料多就地取材，山区多用土石结合砖木，平原水乡多用砖木。由于民间认为“建寺造佛、无上功德”，因此，寺院的建筑和雕刻大多精美丰富，既有宗教性，又有艺术性。寺院的石刻、木雕、砖刻、泥塑等雕饰，已成为反映地域文化和民间手工艺成果的宝贵遗产。

建筑石刻　石刻是民间应用最广泛、保存最长久的文化遗产。宁波盛产石料，如鄞西梅园石、鄞江石、余姚大隐石、宁海伍山石等都很有名。各佛教寺院的石制门鼓、柱础、栏杆、基座、香炉、碑刻、摩崖石刻、墙基、门础、石凳、石亭、井圈、石槽、雀替、门窗等，雕刻大多十分精美，如保国寺留存的唐代石经幢，宋代佛座、柱础、石板地等；祖关山发现的宋崇法寺六角形塔幢基座；宁海集福寺发现的南宋莲化石础复盆；天童寺发现的南宋时代牡丹鼓面门鼓石；慈溪洞山寺发现的南宋门鼓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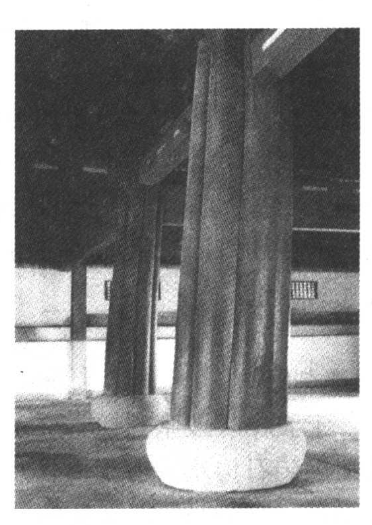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宁波寺院置门鼓之制始于南宋，原为固定门楸又作装饰，其样式及其使用，为我国其他地区所罕见。宁波天童寺的南宋门鼓石已成为单独装饰构件，

鼓面刻有牡丹和涡圈纹。南宋时，日本求法僧曾图绘带到日本，但日本一直未效仿中国寺院门鼓石。直到明清，天童寺、阿育王寺、奉化净慈寺、江北宝庆寺的天王殿仍用宋式门鼓石。

佛教寺院中的石刻大多兼有实用和装饰意义。属于以实用为主的，如踏脚石，保国寺、天童寺、余姚龙泉寺、宁波湖心寺等都有保存。石柱础是江南潮湿气候造成的实用性石构件，宁波佛教居士林、关帝殿、保国寺及象山等慈寺均有遗存。

木雕装饰 宁波木构和木雕饰物的历史可上溯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时代。历秦汉明清，木结构建筑及木雕饰一直是江南佛寺的主要装饰。宁波保国寺大殿的木构为江南现存最早实物，精致的木构斗拱、藻井、瓜棱柱及门窗饰物经千年风雨，至今保存完好。

木构建筑以木构承重，斗拱既承重又起稳定和防震动作用，而砖石墙体仅做围护，这是中国古代木结构最科学的文化特色。宁波的木结构佛寺殿堂一般有单檐或重檐，硬山式或歇山式、观音兜式等，木雕的装饰集中在梁柱的座斗、檐廊和藻井、山花博风、垂角和檐角、撑拱、牛腿、雀替、门窗上，整座佛殿并不追求华丽和繁琐，力求庄重，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可谓典范。



保国寺瓜棱柱

宁波佛寺的主殿，天童寺保存了最完好的宋式花门，半封闭而透空的檐廊栅栏增加殿堂的庄严幽深。这一格式也由南宋时日本到天童寺求法僧图绘带到日本。

砖刻与灰塑 泥土与石灰都属可塑性、填充性和黏合性材料，泥土成型后可烧制成砖瓦。宁波佛教寺院自汉唐起就用砖瓦与石灰，主要用于屋面、墙体和门窗。由于泥塑砖刻可以模印复制，使用量大，所以在寺院的正脊、垂脊、筒瓦、板瓦、脊瓦、瓦流、滴水等砖瓦部件都有定制，而在墙头、墙裙、鸱吻及檐角使用石灰桐油制成的灰塑，使寺院建筑物外观精巧而熠熠生辉。今存阿育王寺舍利殿和天王殿的深层砖刻《白马驮经》、《玄奘西行》是难得的杰作。宁波佛教居士林、关帝殿和观宗寺的砖刻灰塑门楼也是幸存的民国时期砖刻佳品。

脊塑是佛教殿堂顶上最显目的装饰，包括正脊二头鸱吻鱼龙、垂脊的戗兽、龙头和狮子。脊兽在古代，原意是以水压火、驱邪避凶。今存保国寺的宋代正脊鸱吻塑成龙头鱼尾的鱼龙。到了明代，鱼尾缩短。清代宁波寺院正脊大都龙头龙尾，样式与温州和绍兴地区不同。

戗脊上的天马海兽为明代始设，最高规格自然是皇宫，为9件。阿育王寺有圣旨敕赐，脊兽为6件，即琉璃制的仙人骑凤、凤凰、麒麟、天马、狮子、海马。

殿脊上的砖刻灰塑往往有“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及火焰珠等。但象山等慈寺殿

脊塑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图，天童寺殿角翘檐灰塑“猪八戒”等。这些装饰，丰富了佛教内涵，增加了寺院的特色，成为宝贵的艺术文化遗产。

四、金属与陶瓷法器法具

宁波寺院使用的法器和法具，以金属和陶瓷器具最普遍，由于陶瓷使用耐久，可批量制造，故保存至今更为丰富。

金属法器　指用金、银、铜、铁、锡等制作的钟、磬、炉、瓶、锅、熏、洗、灯、塔、钵等器物。宁波市天封塔在1984年重建时，从地宫发现一批南宋时期的银铜法器法物，除佛像外，还有镂银地宫建筑模型，高0.5米，长宽0.41×0.51米；邵二娘助七层六角浑银宝塔，高0.28米，底层直径0.05米；倪廿一娘助杯状银香炉，高0.08米，底径0.06米；镂银精制熏炉，高0.18米，底径0.11米；三层六角圆形银熏炉，高0.10米，底径0.03米。此外，天封塔塔顶铁钵与复盆高1.7米，直径1.25米。



三层六角圆形银熏炉

鄞州天童寺提供的寺内收藏铜铁法物及器具如下：

铸铜云板　高1.5米，宽1.45米，厚0.06米，民国十三年(1924)宁波扒沙巷新顺德制

铜云板　明崇祯年间(1628—1644)造

大佛殿香炉　口径0.9米，高0.75米，民国二十二年(1933)圆瑛造

大铜锅　深1.07米，口径2.36米，重2000公斤，明崇祯十四年(1641)造

大铜锅　口径1.63米，深0.55米，民国二十七年(1938)造

钟楼大钟　高2.76米，口径1.86米，民国二十三年(1934)造

铜磬　口径0.76米，高0.6米，道光十九年(1839)造

铜香炉　高0.77米，口径0.66米，民国十一年(1922)造

铁锅　口径1.70米，深0.68米，民国三十六年(1947)造

大佛殿铜磬　高0.5米，直径0.76米，道光五年(1825)造

文物室收藏清代专用剔油灯铜如意狮子　高0.4米

鄞州阿育王寺收藏铜铁法器法具如下：

铜香炉　直径0.76米，连座高0.86米，民国十一年(1922)造

铜磬　直径0.68米，高0.51米，道光二年(1822)造

大铜锅二口　直径1.69米，深1.66米，民国十九年(1930)甬上仁和厂造

铁香炉　直径0.3米，刻有“西塔禅寺”字样，光绪三十二年(1906)造

长方铁香炉　横宽0.46米，深0.28米，高0.23米，刻有狮头、八卦及“同生净土”字，嘉庆二十三年(1818)造

薄铜莲花灯　直径0.2米，高0.1米，有三条铜链可悬吊

铜钟 高 0.94 米，口径 0.76 米，民国二十三年(1934)造

铜舍利 塔高 0.30 米，元至元二十年(1360)造

另外，慈溪五磊寺收藏有清代仿青铜鎏金角端炉、寺院法会香熏，并收藏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造青铜钟一口，高 1.07 米，口径 0.80 米，蒲牢钮，铭文有："法轮常转、佛日增辉，皇图永固、帝道遐昌。菩提长，智慧生，愿成佛，度众生，闻钟声，烦恼轻，离地狱，出火坑。住山道人林如性，武林冶士子伦造。"原置于慈溪观海卫鼓楼山小庵，1992 年移至五磊寺。在宁海县，县文管会收藏的妙香寺铜钟，高 1.5 米，口径 1.14 米，重 1250 公斤，为元大德四年(1300)铸；广德寺收藏的铜磬，口直径 0.15 米，高0.12 米，音圆而久，据说铸于唐；集福寺的铁铸云板，高 0.6 米，宽 0.5 米，为光绪十七年(1891)宁波扒沙巷老顺德造。而保国寺铜钟，高 1.8 米，为清咸丰四年(1854)铸。

此外，在山西五台山塔院寺内发现的大铜锅，直径 1.6 米，高 0.7 米，锅沿刻"民国二十五年宁波扒沙巷新顺德造"；铜香炉直径 0.6 米，铸"民国二十五年宁波府鄞县里濠河顺和镬厂造"字样。

陶瓷法具 宁波有 7000 年陶瓷文明史，早在西晋时期，已在青瓷罐上贴塑佛像，陕西法门寺曾出土唐代慈溪上林湖贡品越窑瓷器。一些大型寺院往往请陶瓷厂家特制香炉、碗、钵、缸等法具。天童寺玉佛殿前的僧人化身缸，高 0.9 米，直径 0.7 米，为康熙年间(1662—1722)制，其文物室尚存有圆瑛法师忌秩纪念紫砂钵。宁海广德寺收藏着明清陶瓷香炉多件，其中有高足瓷豆、三足瓷香炉及敞口香炉等。市内庆安会馆存有僧人化身缸 10 余件，有的还有完整的盖子，外观刻绘狮子、莲花、山水、罗汉等。阿育王寺文物室和七塔寺文物室也收藏了不少陶瓷法器。作为寺院历史文化的见证，不少寺院已开始收集金属与陶瓷法器。

第三节 佛塔僧塔

中国佛塔源于古印度，一般认为是佛陀涅槃后用来安置佛骨舍利，而古印度的塔，梵文音译读"窣堵坡"，巴利文音称"塔婆"，或称"浮图"。作为佛教的圣物和佛宝，塔的规制传入中国大约在东汉(25—220)初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白马寺建浮图，即为最早的佛塔。《魏书》记载，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级，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但古印度的浮图初为方基，基上覆钵形的塔体和尖顶的塔刹相轮，即如今藏式的喇嘛塔和金刚宝座塔，象征地方天圆。而传入汉族地区的印度式佛塔与中国的楼阁墓阙相融合逐渐演化为楼阁式佛塔，不仅材料上有木、砖、石和金属、陶瓷、琉璃等，且造型方、圆、六角、八角和多角，塔的层数以奇数为吉祥，故以单数排列，最多可达 19 层之多。塔的形状和装饰自宋代以后，更是千姿百态。

佛塔又是一个广泛的佛教术语，僧人的墓也可称为"塔"。明清时期兴起的风水塔，此与佛教无关。因此，本志重点记述宁波地域与佛教直接有关的寺塔、墓塔外，属

旅游观赏及与佛教无关的一律不列；一些现代新建佛塔属寺院建筑及属于文物观赏性的小型工艺佛塔，因缺乏本寺特色和历史依据，均不予列入。

一、宁波市区佛塔

天封塔　坐落在市区大沙泥街。塔始建于唐天册万岁至万岁登封年间（695—696），取头尾各一字而名“天封”，塔平面六角形，高60米，共14层，七明七暗，原为古明州最早的航标。建塔之后，于五代后汉乾祐三年（950）建天封塔院，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赐额“天封寺”，南宋初建炎年间（1127—1130）寺及塔毁。绍兴十四年（1144）重建，嘉定十三年（1220）寺院毁，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又复建。清嘉庆三年（1798）又一次修寺及塔，道光年间（1821—1850）再修寺。新中国成立前后，寺渐衰，而塔二次再修。



天封塔

1984年，天封塔按塔基出土的宋代银塔式样重修，1990年完工。重建的天封塔主体为混凝土和砖石木构，明暗13层，高51.5米，比原塔低8米。

值得庆幸的是，在拆除地面的砖塔塔身后，于塔基2.6米深处发现了埋藏千年之久、属南宋（1127—1279）初年的石函和地宫。石函呈方形，边长1.12米，高达0.9米，铭文刻有三宝弟子赵允合家制造浑银地宫、三圣佛像、阿难、伽叶五佛像，乡贡进士王居隐合宅先造宝塔第一层，并刻有绍兴十四年（1144）建造的字样。天封塔地宫出土的佛教文物共140余件，包括银塔、熏炉、香炉、法器等不同质料的珍贵法物。现列为宁波市文物保护单位。

天宁寺塔　坐落在市区中山西路。塔系始建于唐大中五年（851）的国宁寺前东西双塔之一。宋崇宁二年（1103），国宁寺改名为崇宁万寿寺。政和元年（1111）又改名天宁万寿寺。建炎年间（1127—1130），寺严重损坏，不久重修。南宋绍兴七年（1137），改为报恩光孝寺。明洪武十五年（1382）改名为天宁禅寺。永乐五年（1407）重建山门。宣德十年（1435）建钟楼。正统六年（1441）建藏殿，正统十年建千佛阁。嘉靖年间（1522—1566）倭寇割寺东为演武场。清顺治、康熙、嘉庆、道光年间多次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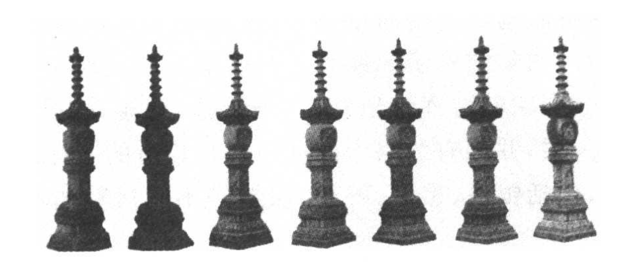
天宁寺西塔

修。道光十七年(1837)改名“天灵”。新中国成立时,天宁寺西塔已严重下沉。而据《鄞县通志》记载,东塔在清光绪间(1875—1908)已倒塌。1996年,在中山西路拓建时,天宁寺东塔基开始发掘,发现塔基最低处离地面3.36米。天宁寺东塔的塔基方形边长为4.27米,残高1.6米,有46层砖。塔基未设地宫,发现有“咸通三年”的塔砖刻字,说明比西塔建成要早一年。由于发现了咸通塔砖,故天宁寺塔又称咸通塔。

天宁寺西塔,俗又称“乌龟塔”,系砖构筒状塔心的正方塔,共5层,中层每边长3.2米,每层有叠涩的砖檐,砖檐挑出有1尺左右。底层每边4米余,四面开壶门,原置佛像,每层四边各有佛龛。1995年,塔在清华大学、浙江省考古所指导下重修,离地高12米,塔壁厚0.76米。重修时曾发现元至正十六年(1356)寺僧惠禧修塔铭文。咸通塔是浙江省现存年代最久而未经大修的唐代四方形砖塔,是我国唐代佛寺前设置双塔的实例,现已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七塔寺塔 坐落在市区江东百丈路。该塔群建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此后才有“七塔寺”之俗称。据《七塔寺志》载,寺前七浮图于咸丰十一年(1861)毁于兵灾。同治十年(1871),里人周文学母子重建大殿与山门,修复七塔寺。光绪十六年(1890)慈运长老住持,寺前七塔古迹等始全部恢复。光绪二十一年(1985)敕赐“七塔报恩禅寺”额。

寺前七塔在“文革”期间被毁无存,1984年重建,青石构筑,每座塔高4米,座基六角形须弥式,周径3.6米,每塔壶门刻佛坐像。光绪五年(1879),甬上名士陈允升在门联上有“门留七塔,何须阿育幻浮图”之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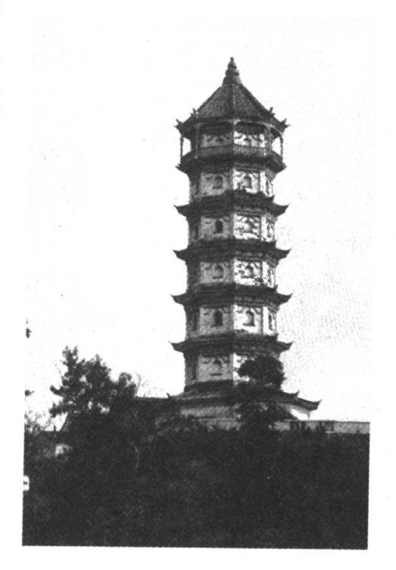
七塔寺石塔

心镜禅师塔 坐落在七塔寺法堂后,为七塔寺开山祖师唐心镜藏奂禅师的舍利石塔。塔高1.2米,方形,正面刻“唐敕赐心镜禅师真身舍利塔”字样,并有大清“光绪丙午”、“住持慈运重修”等刻字。据《寺志》记载,咸通十三年(872)藏奂和尚圆寂,焚身后得五色舍利子30粒,其中7粒藏入塔内。唐敕赐谥号“心镜禅师”,塔额“寿相之塔”。塔之背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咒,塔上刻铭文117个字,记载心镜禅师事迹,出自唐人手迹。此塔塔身呈复钵连接圆鼓形,刻圆头莲花为顶。

二、鄞州区佛塔

五佛镇蟒塔 俗称小白塔,坐落在鄞东东吴镇小白岭上。此塔始建于唐代会昌

元年(841)。据《天童寺志》记载,小白岭为天童的主要出入口,唐时岭上有蟒蛇为害,时任天童寺方丈的心镜禅师施展佛法,用毒馒头喂食巨蟒,蟒害顿除,复建塔镇蟒。因原在塔顶供有五佛,故称“五佛镇蟒塔”。心镜禅师建造的小白塔为六棱实心砖塔,高约33米。元明以后,塔渐废。清康熙十三年(1674)圆明禅师中兴,复而又废。民国九年(1920),天童住持文质禅师因小白岭镇蟒塔历千年风雨侵蚀,倾颓已半,为保存古迹,出银圆5万元,开工重造。民国十二年(1923)建成后,又于塔前建屋数楹,安僧侍奉香火。


镇蟒塔

现塔为钢筋水泥结构,八棱七层,最高层设五方佛像,底层穿心7.3米,净高43米。塔心有盘旋木梯,可拾级登高,顶层有腰檐栏杆可极目望远,塔顶覆特制陶瓷葫芦塔刹。塔下立有碑石记重建五佛镇蟒塔功德事迹。

天童七佛塔　坐落在鄞州天童寺内万工池南岸。据《天童寺志》记载,唐开元二十年(732),先在太白精舍西南隅(今东谷古天童)建多宝塔。至德二年(757),宗弼禅师始在今万工池太白峰下建寺。宋绍兴二年(1132),宏智正觉禅师中兴天童,扩建寺院,建“千佛阁”,于阁前后浚内外万工池,二池间按“七星之象”建佛塔7座。明万历十五年(1587)洪水尽毁天童寺建筑,七塔也片瓦无存。崇祯十三年(1640),密云圆悟禅师中兴天童,重浚万工池建七宝塔。重建后的七塔,将内万工池水中心的七塔建于步堤上,七塔自东向西一字排列,中塔六角七层,楼阁式高4米,每层开6壶门,供有小佛。中塔左右各3座六角须弥座,复钵鼓腹塔身,朝北开壶门,木顶檐角攒顶。七塔4白3赤,按“白以生水、赤以压火”之说。密云圆悟有《七佛塔偈》云:“七塔尖尖七古锥,一行排列路傍堤。死生个里同模样,特使行人着眼窥。”

“文革”期间,内万工池畔七宝塔尽毁,1979年,按宋明式样重建七佛砖塔。上世纪90年代,又在外万工池畔增建七佛石塔。

天童僧塔　天童寺历史悠久,历代祖师高僧的塔院分设于古天童塔林、中峰塔林、冷香塔院和青凤岗塔院。原南山塔院今尚未恢复。


历代祖师塔院

古天童塔院坐落于距天童寺东1.5公里处的山谷中,即天童义兴祖师开山结茅之处。1990年前后重建“太白精舍”,迁建开山祖师、中兴祖师和重兴祖师3座祖塔。另有数十座塔林也立在塔院的3座祖塔之下。除祖塔为3—5层外,其余均为2层宝顶式。

中峰塔院亦在东谷。2000 年 11 月，在天童建寺 1700 年庆典时，中峰塔院也重建落成，共有 10 余位宋元明清高僧的墓塔，均为 3—5 层，高 3—5 米。其中有圆悟克勤、虎丘绍隆、应庵昙华、密庵咸杰等著名高僧的墓塔。

冷香塔院在青凤山青龙岗，为近代著名高僧“八指头陀”寄禅和尚的自选墓地。民国元年(1912)，寄禅圆寂后安葬于此。1991 年 10 月，冷香塔院重建落成，内有墓塔、碑亭及诗碑等。

圆公塔院为天童高僧圆瑛塔院，在寺东南 1 里许。圆公塔院于 1983 年重修，院内有墓塔、纪念堂及赵朴初先生所撰塔铭，另有圆瑛弟子明旸大和尚圆寂后的纪念性墓塔。

二灵塔　坐落在鄞州东钱湖二灵山山岗上。塔建于北宋(960—1127)初，为韶国师奉钱文王之命而建。今存正方形七层石塔，总高 9 米，中空。第一层高 1.2 米，石檐每边长 2.35 米。塔刹为方柱状，塔顶石砌，呈方棱形。各层塔身、四壁壶门佛龛，共刻浮雕佛像 39 尊、金刚力士 3 尊，旁刻“福延圣寿”、“保国爱民”正楷，并刻北宋政和(1111—1117)纪年文字。



二灵塔

阿育王舍利宝塔　阿育王寺舍利殿内。据《阿育王山新志》记载：“西晋太康三年(282)有僧慧达，遍求舍利于洛下、齐城、丹阳，皆勿获。行至会稽之鄮山，忽闻地下钟声，慧达哀求益切。越三日，舍利塔从地下涌出，其相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广七寸，露盘五层，四角挺然，光明殊胜，慧达遂结庐守护。”这座由刘萨诃(僧名慧达)求得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塔，高 0.46 米、宽 0.23 米，塔内悬宝磬，中缀舍利，相传为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座塔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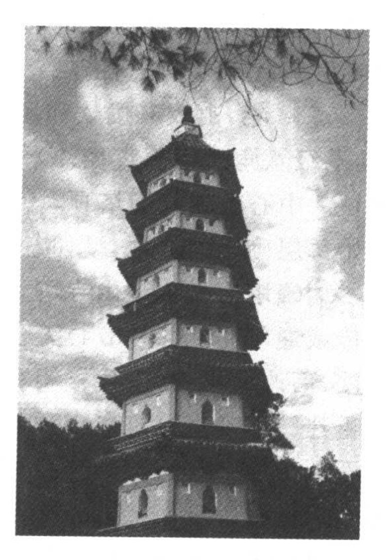
东晋义熙元年(405)，宝塔建塔亭保护。南朝元嘉二年(425)、梁普通三年(522)再次修塔。至唐，再次重修。南宋高宗为修建的舍利殿御书“佛顶光明之塔”。宋孝宗题“妙胜之殿”。在明代时，舍利塔外护有七宝镶嵌的木塔，外面再建高达 6 米的方形印度式宝箧石塔，四面刻“佛本生”故事，塔的上部有七层露盘塔刹，通体饰以朱金。

今贮舍利之宝箧形铜塔，为明万历(1576—1620)慈圣太后所赐。“文革”期间，舍利塔由政府保存。1980 年，修复阿育王寺时，石制外护舍利塔同时修复，塔高 6 米。

阿育王寺三塔　为楼阁式七层砖塔，高达 30 米，分别矗立在育王寺东边育王山岗和山麓，寺的西首山麓又有一西塔，统称般若塔。又可分称为上塔、下塔和东塔，分建 3 座塔院。

上塔：据《阿育王山志》，上塔和西塔均始建于西晋太康间(280—289)，北宋庆历六年(1046)重建，政和年间(1111—1118)重葺。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嘉定二年(1209)、明正德间(1512—1517)均经修缮。新中国成立之后，上塔已严重毁坏。1979

年大修时，发现青铜方形舍利塔底部刻“本寺比丘清福循规特结八百四千善信同人合一处成种善因早证十方菩提普原法界有情同圆种智者大元至正丙午年”字样，可知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大修重建之后，未经重建。1996年至1998年，上塔再次重修，重筑了石步和塔院。



阿育王寺上塔

下塔：昔称西塔，据《阿育王山志》记载，下塔重建于唐玄宗时(712—755)，入元后，大千照禅师“抑旧塔而新之”。塔为七层砖身间木构，有砖梯可登，高36米，每层有腰檐、平座和壁龛，龛内置陶制佛像，底四周有围栏廊屋。腰檐斗拱叠涩出挑，每面倚柱、柱头铺作同为五铺作。檐角发戗起翘，平座表层铺石板。塔内砖砌。塔顶置塔刹、宝瓶。

东塔：即1998年阿育王寺据日本画僧雪舟等扬(1420—1506)做于明代成化四年(1468)的《育王山图》中的“三塔”而建。该塔高达53米，八面七层楼阁式混凝土砖木结构，每层有观光檐栏，为浙东新建仿古佛塔之冠。

覆钵式镀金铁塔　阿育王寺文物室收藏，为清代喇嘛塔。塔方座、鼓身，总高近3米。这类形状的金属铁塔在南方极其少见，它基本上承袭印度窣堵坡样式，塔身主体为覆钵形鼓形圆球体，高0.7米，壶门内坐佛像贴金彩绘，基座方形须弥座式，或称金刚宝座式，用石雕涂漆金色制成，高达0.8米，四角刻有四大力士。上层宝盖精雕细刻，再置9层塔刹，顶部有小型的覆钵塔，并刻有佛像，通高1米余。

众安塔　坐落在横溪镇亭溪岭月涛庵。塔高15米，六面七层楼阁式，混凝土结构，建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众安塔”三字刻在朝南的第二层檐下，两旁对联：“宝塔久峙万峰朝自在，慈航普度斯世庆众安。”

摩诃塔　坐落在东吴镇勤勇村小盘山顶弥陀寺前。据《鄞县志》记载，弥陀寺于唐咸通十三年(872)建，明永乐间(1403—1424)圮，清代顺治十七年(1660)重葺。摩诃即五代后梁的蒋宗霸，字必大，信佛，口诵“摩诃般若波罗密多”，故呼称蒋摩诃，曾拜岳林寺布袋和尚为师。他结庵于盘山，自称摩诃居士。今存弥陀寺(旧称盘山寺)旁的蒋摩诃墓塔，残高1.2米，朝南，方形石柱刻佛像，柱顶制莲花和宝顶，是明代遗存的墓塔。

三、奉化四塔

寿峰塔　坐落在江口镇甬山顶，因山顶原建有白雀寺塔，故称塔山。据《奉化县志》记载，南北朝时(420—589)甬山顶上建有白雀寺，五代后唐同光年间(923—925)，童左丞(童义)于甬山尽头处寺前建塔。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和嘉靖八年(1529)坍塌后先后重建，清道光二十年(1840)重修。蒋介石曾为白雀寺门楼题“四明

胜迹”匾额，于右任题“甬山白雀寺”额。“文革”期间，白雀寺尽毁，仅存寺塔，今清水庵中尚存清代助建信士石碑。

1988年，由政府拨款和民间集资对佛塔进行大修。现佛塔为砖石结构，高22.4米，七级八角。底部直径7米，有八角形基座，塔身下部条石砌成，离地近1米后改砌砖块。中心有砖柱通塔顶，塔内有石级可登塔，腰檐叠涩出檐，角嵌石制翘角，第二层开始每层砌壶门券顶，呈如意瓶状。塔顶塔刹置六角形须弥座和宝瓶。

瑞峰塔 又称南山寺塔，因地处奉化南龙坑村南山而名。寺与塔相距约500米，相传咸通年间(860—874)天台高僧在此建寺造塔，“剪茅辟址，筑塔镇龙”。寺初名吴峰院，后改南山寺，宋代楼钥写有《南山寺碑记》。清代嘉庆十二年(1807)，彭姓知县募款重建。塔基直接筑在山顶的平岗天然石基上，为实心块石石塔，七层六面，每层都有石制出檐，每面开有壶门。石塔底部直径达5.2米，底层高2.47米，每面宽2.6米，顶部有一覆莲宝瓶，通高13.5米。

天峰塔 坐落在西邬镇庙山村的庙山(又名停山)上。在宁波佛塔中，天峰塔的造型较为特殊。石塔直接建在山顶岩基上，总高6.4米，其中塔身高4米余。整体为石砌尖锥形，由15层条石叠砌成六面体塔身，底部直径为1.5米，塔的最上层直径0.5米，顶上的塔刹高2.5米，制成三棱尖锥形。尖锥下有一组上下一致大小的六面体石刻浮雕佛像，其中东面一尊为浮雕，其余为线阴刻。天峰塔始建年代不详，据称为镇水保平安而造，从石质和雕艺来推测，当建于清代。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停山顾氏宗谱》中记载《停山十景》诗中有“欢庵闻钟”之语；《停山夕照》中有“回首望停山，塔光红半吐”之句。

金钟塔 坐落在奉化市城东2公里处的牌门头村(或称倪家碶村)金钟山顶。据《奉化县志》记载，塔建于明嘉靖间(1522—1566)，现塔为清嘉庆年间(1796—1820)重建。金钟塔为楼阁式砖塔，七层八角，高22米。塔身中空，基层直径7米，用条石铺砌，上面六层均为砖砌，开有壶门，第四层壶门中还留有一尊佛像。塔刹呈宝瓶形。

太虚法师舍利塔 坐落在雪窦寺内。1995年，怡藏大和尚荣任雪窦寺方丈，因仰慕太虚法师功德，矢志恢复太虚大师塔院。2001年，怡藏大和尚将由香港菩提学会永惺长老珍藏的太虚大师舍利等祈请回寺。2004年9月，太虚大师塔院、纪念堂等建造完工，太虚大师舍利入塔。新建的太虚法师舍利塔为正方形，石制，总高4米。塔身为印度式舍利塔，塔檐挑出，须弥座宽1.5米，在雪窦山西首原塔院旧址新落成的太虚纪念堂内更显庄重肃穆。怡藏大和尚有偈语道：“墓碑虽坏是原物，主人识得自家门，晶莹剔透舍利子，直入如来真佛地。”

四、慈溪与宁海佛塔僧塔

洞山寺塔 坐落在慈溪掌起镇东埠头灵绪湖畔上宅村洞山寺前。据《洞山寺田山碑》记载，洞山寺建于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1)。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6)额“幽栖洞山”。寺塔原为七级，现残存五级，塔檐、塔身、塔顶均为石制，六面体，塔高5

米。底层直径1米，刻6尊立姿天王和力士；第二层刻6尊坐姿菩萨，观音、文殊、地藏、普贤、大势至等；第三层刻坐莲花六佛；第四、第五层刻莲花童子，共计有佛、菩萨30尊，雕刻古朴厚重。

五磊寺祖塔　五磊寺坐落于慈溪市五磊山顶，开山祖师为印度梵僧那罗延。原寺西山麓乘石湾有古墓，碑刻“吴开山那罗延尊者之塔”。“文革”期间，古墓被毁，仅存石砌券脸石、六角柱及复莲座。1992年，于寺之西侧重建。新建的五磊寺祖塔为石制，印度式，方塔基体正方出檐，每边长1.2米，高1.5米，上部的塔柱和仰莲宝珠顶高1米。那罗延塔刻“行题净土”墓额，旁边的谛闲塔刻“退义于密”额。



五磊寺祖塔

镇东塔　坐落在宁海县水车下圆村镇东庵东边。塔始建乾隆四十年(1775)，六角五层，高14米，底层每边长2.4米，腰檐有菱角牙子叠涩出檐，第一层北门开拱门，门额石刻留有“乾隆乙未”字样。其他四层每边都开有壶门，昔置有佛像。民国三十四年(1945)，塔曾重修。

镇东塔地处陆上古道的发端，是三门湾重要的港口航标之一。

第四节　著　　述

在人类文明史上，文字著录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媒介。宁波佛教著述十分丰厚，本节收录自唐迄今近160名作者的各类佛教著述近280种。作者包括本籍僧人、外籍尊宿以及本籍学者有关佛学方面的著述。资料来自宁波各县(市)、区地方志及有关的佛教寺志和山志。著述按作者所处朝代先后排列，尽量注明著述方式、作者的俗姓、籍贯、法名以及所在寺院。

一、唐五代宋

《岳林寺碑诗集赞》

(唐)亮阇黎撰。俗姓冯，号月山，奉化人。明州开元寺僧。录自《鄞县通志》。

《集要记增辉录》

(唐·五代)希觉撰。阿育王寺住持、律宗高僧。

《宗镜录》一百卷

(五代)智觉撰。俗姓王，字冲玄，法名延寿，字智觉，五代丹阳人。雪窦寺高僧、法眼宗第三世。

《五灯会元》二十卷

(宋)大川普济撰。俗姓张，字大川，奉化人。年十九出家于岳林院，历游补陀、岳林、报恩、大慈、净慈、灵隐等寺。



入《日续藏》。

《空叟印禅师语要》

（宋）空叟印撰。西蜀人。阿育王寺第二十七代住持。《语要》收入《日续藏》。

《无准师范语录》五卷、《奏对》一卷

（宋）无准师范撰。俗姓雍，号无准，梓潼人。阿育王寺第三十三代，曾住持明州清凉寺、奉化雪窦寺。《语录》、《奏对》收入《日续藏》。

《大慧宗杲语录》二卷

（宋）大慧宗杲撰。俗姓奚，安徽宣州人。阿育王寺第二十代住持。《语录》收入《日续藏》。

《元衡平语录》二卷

（宋）元衡法平撰。浙江嘉兴人。师参大慧宗杲，后居天童寺，工文善诗，与鄞籍丞相史浩、诗人陆游等有诗文往来，《阿育王寺新志》有录。

《净土集》

（宋）真歇清了撰。俗姓雍，名清了，四川成都安昌人。天童寺曹洞宗名僧、育王寺第十四代住持。

《痴绝道冲语录》一卷

（宋）痴绝道冲撰。俗姓荀，武信长江人。阿育王寺三十六代住持，曾住梓州、成都、上饶、灵隐、径山、光孝、蒋山、天童寺等。《语录》收入《日续藏》。

《偃溪广闻语录》二卷

（宋）偃溪广闻撰。俗姓林，字大川，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市）人。阿育王寺四十代住持，曾住天童、径山、雪窦等寺。《语录》收入《日续藏》。

《桔州集》十卷、《大光明藏》

（宋）宝昙撰。俗姓许，字少云，嘉定龙游人。阿育王寺大慧宗杲弟子，曾住鄞西杖锡寺。

《虚堂智愚语录》十卷

（宋）虚堂智愚撰。鄞县横溪人。出世于鄞之金峨寺，后参谒运庵禅师，曾住持阿育王寺，为四十三代住持。语录收入《日续藏》。

《雪庵从瑾颂古集》

（宋）雪庵从瑾撰。俗姓郑，永嘉楠溪人。曾住持象山香灯院、天童寺、雪窦寺。师嗣心闻昙贲，为临济十四世。

《环溪惟一禅师语录》一卷

（宋）环溪惟一撰。俗姓贾，四川资州墨池人。师嗣无准师范，为临济十七世。语录收于《字续藏》22册。

《续灯录》三十卷、《大藏经纲目指要录》

（宋）佛国惟白撰。宋徽宗赵佶为灯录撰序，并敕入大藏。

《如净和尚语录》二卷、《天童山景德寺如净禅师续语录》一卷

（宋）长翁如净撰。俗姓俞，明州苇江人。雪窦山足庵智鉴得法弟子，曾住持建康、台州、临安大刹及明州瑞岩、天童，杭州净慈诸寺。著作收入日本《大正藏》。

《观无量寿经义疏》、《阿弥陀经义》、《资持记》、《济缘记》、《行宗记》、《应法记》、《住法记》、《报恩记》

（宋）灵芝元照撰。明州著名律师，曾弘律于明州开元、景福等寺。《延庆观宗寺志》将其列入该寺第八代祖师。

《育王十二题》诗集

（宋）常坦撰。阿育王寺诗僧，王安石宰鄞时有《寄坦长老》诗："道人少贾海上游，海舶破散身波浮；抱金满箧人所寄，吹簸偶得还中州。赢身归来不受报，只取斗酒相献酬；欢娱慈母终一世，脱弃妻子藏岩幽。"录《鄞县通志》。

《百则颂古》、《瀑泉集》、《祖英集》、《开堂集》、《洞庭录》、《雪窦后录》、《雪窦和尚拈古》、《雪窦拾遗》等

（宋）雪窦重显撰。俗姓李，名重显，字隐之，鄞县东乡人。云门宗第四世、雪窦寺"云门中兴"之祖。

二、元代

《四会语录》、《祖鼎外传》

（宋·元）古鼎祖铭撰。俗姓应，奉化人。出家于金峨山，后皈依天童竺西坦、杭州灵隐元叟端公，又迁径山、普陀寺等，晚年退居东钱湖青山、二灵山。

《横川珙语录》二卷

（宋·元）横川珙撰。俗姓林，浙江永嘉人。至元十年(1273)，诏住育王，为五十三代住持。《语录》收入《日续藏》。

《月江正印语录》三卷

（元）月江正印撰。俗姓刘，慈溪人。为阿育王寺五十八代住持。《语录》收入《日续藏》。

《四明高僧传》

（元）袁桷撰。鄞县人，号清容居士，国史院编修，元代著名文人。

《五会录》

（元）无印撰。师乃曹洞十六世，雪窦高僧，至治(1321—1323)初诏京说禅，赐玺书，褒号"护界佛日慧辩禅师"。

《文集》十卷、《本论》一篇

（元）炳同撰。曹洞宗十六世，善诗偈，至元间(1335—1340)住持雪窦寺。

《云外云岫禅师语录》、《诗偈》

（元）云外云岫撰。俗姓李，号方岩，庆元昌国州(舟山)人。皇庆间(1312—1313)住持天童，为曹洞十五世。

《心要》、《雪窗语录》、《四会语》、《雪窗诗集》

(元)雪窗悟光撰。俗姓杨,字公实,四川成都人。至正二年(1342)主育王寺,为第六十代住持,获赐"佛日圆明普济禅师"之号。至正十七年(1357)兼职天童寺事。

《四会语录》

(元)孤峰明德撰。俗姓朱,庆元昌国人。十二岁出家于金峨寺,历主松江东禅寺、集庆府保宁寺、湖州道场山、杭州净慈等寺,获赐"圆明定慧"之号。

《梵琦楚石禅师语录》二十卷、《西斋净土诗》、《北游集》、《凤山集》等

(元)梵琦楚石撰。俗姓朱,象山人。历住径山、天童、净慈、杭州报国、嘉兴本觉等寺,有"明初第一国师"之誉。

三、明代

《大梅山护圣寺重建记》

(元·明)天渊清浚撰。金峨山古鼎祖铭弟子,曾住持万寿寺、灵谷寺。洪武(1368—1398)初召为左觉仪。

《历代高僧传》

(元·明)昙噩撰。俗姓王,字梦堂、无梦,浙江慈溪人。历住象山瑞龙寺、天台国清寺、鄞县宝庆寺,至正间(1341—1370)获赐"佛真文懿大师"之号。明洪武三年(1370)召京说法,为明太祖所礼重。

《碧岩录》十卷、《语录》十二卷、《天童直说》四册、《辟妄救略说》十卷、《枯崖漫录》三卷

(明)密云圆悟撰。俗姓蒋,江苏宜兴人。临济正宗三十世,曾住龙池、天台通玄、嘉兴金粟、福建黄檗、明州育王、天童等寺,被誉为"临济中兴之祖"、"天童重兴之祖"。

《山庵杂录》、《大慧竹庵颂古一百十则》、《二会语录》、《雪窦拈古一百则续颂》、《无愠禅师语录》

(明)无愠恕中撰。俗姓陈,浙江临安人。原住杭州径山,后住天童、黄岩、瑞岩、象山灵岩、鄞西翠山诸寺。

《隐庵集选》、《燔剩集》

(明)寂然撰。师号出庵,曾求法于育王寺月江正印和天童寺密云圆悟,曾住持育王与天童。

《天童寺集》七卷

(明)杨明、释无忧、万怀等编。杨明,字诚之,号白川之,明州人。嘉靖十四年(1535)修。

《延庆寺志》八卷

(明)释传灯纂。天启三年(1623)刊本,《鄞县通志》有录。

《天童寺志》五卷

(明)释白山、余姚张廷宾等撰。《鄞县通志》有录。

《天童寺志》六卷

(明)释通布修。崇祯六年(1633)刊。

《天童寺志》十卷

(明)黄毓祺撰。崇祯十四年(1641)刊本,《鄞县通志》有录。

《延庆寺记略》一卷

(明)僧圆复撰。师字休远,明州人,通经、工诗文。

《天王寺志》一卷

(明)杨德周修。

《柳亭庵志》二卷

(明)李桐修。

《雪窦寺志略》一册

(明)释履平撰。弘光二年(1645)刻本。

《明州阿育王山志》十卷

(明)郭子章纂。万历四十年(1612)修,天一阁藏原刊本。

四、清代

《灵鹫语录》、《景星录》、《雪窦全录》

(明·清)石奇通云撰。俗姓徐,苏州太仓人。师嗣临济三十一世,历任天童首座,住持灵鹫、景星、雪窦等寺。

《宝积录》九十三卷、《敦本崇止录》一卷、《啸堂集》二卷及《奏对录》、《全录》、《后录》、《偶录》、《叠秀轩集》等

(明·清)山晓本皙撰。俗姓魏,号啸堂,四川长寿县人。顺治十六年(1659)与天童山翁禅师同赴京城。康熙十一年(1673)住持天童,刻御书"敬佛",延竹窗介禅师修天童寺志。

《六会语录》、《牧石吟》、《直木堂诗集》、《晚云楼诗集》

(明·清)天岳本昼撰。俗姓萧,别号寒泉子,黄州蕲春人。师嗣山翁道忞,为临济三十二世,历主杭州佛日寺、绍兴平阳寺、苏州龙泉寺、杭州清流寺、天童寺。

《天童太白十景诗》

(清)伟载元乘撰。俗姓苏(一载姓陈),别号苇斋,俗称"金僧",鄞县南乡陈婆渡人。嗣天岳本昼,为临济三十三世,历主隆善、平阳、天童等寺,并完成天童寺志编印。

《前后语录》、《东谷初集》、《东谷二集》

(明·清)远庵本侓著。俗姓陆,江苏昆山人。嗣山翁道忞,为临济三十二世。历住扬州宝积院、天童寺、蛟川瑞岩寺、平阳寺。

《弘觉禅师语录》二十卷、《奏对录》三卷、《弘觉禅师北游录》六卷、《山翁道忞随年自谱》、《历传祖图赞》、《禅灯世谱》、《密云和尚辟妄七书》、《悟禅师年谱》、《布水台文集》三十二卷

(明·清)山翁道忞撰。俗姓林,号木陈老人,晚号梦隐,广东茶阳人。历主天童、

台州广润、绍兴大能仁、吴兴道场山、青州法庆等寺。获赐“弘觉禅师”号。

《心经玄义注》、《续高僧传》六十卷

（清）道陛注撰。俗姓许，号“八不头陀”，湖南衡山人。曾参寄禅敬安，协助寄禅创办佛教教育，数次应邀在七塔寺、天童寺讲经。

《净土诗》一百八首、《西方发愿文注》一卷、《续往生传》一卷、《东海若解》一卷、《劝发菩提心文》一卷、《舍利涅槃诸忏》、《思归集》

（清）省庵撰。俗姓时，名实贤，字思齐，江苏常熟人。净土宗第十一代祖师。其《思归集》由印光法师鉴定，未付梓。师墓塔在阿育王寺后，塔铭嵌于舍利殿后庭壁。

《芝峰集稿》、《宗辉芝峰语录》四卷

（清）净月撰。师与阿育王寺住持畹荃为法门兄弟，曾住持瑞岩寺。

《超如语录》

（清）超如撰。俗姓李，字汉雷，镇海人。嗣法于印山和尚。

《四明宋元僧诗》二卷

（清）董沛撰。《鄞县通志》著录。

《七会余录》六卷、《语录》二十卷、《偶集》、《懒斋别集》十四卷

（清）牧云通门撰。俗姓张，号卧庵，苏州常熟人。临济三十一世，历主四明栖真寺、嘉禾梅溪寺、常熟破山寺、镇江鹤林寺、天童寺、苏州秀峰寺。

《费隐通容禅师语录》二十卷、《五灯严统》二十五卷、《般若心经斫论解》一卷、《祖庭钳锤录》二卷、《丛林两序须知》一卷、《宗门杂录》

（清）费隐通容撰。俗姓何，福建福清人。临济三十一世，先后住持天童、径山、福岩寺。

《八指头陀语录》二卷，《白梅集》一卷、《八指头陀诗集》十卷、《诗续集》八卷、《文集》一卷

（清）寄禅敬安撰。俗姓黄，湖南湘潭人，著名爱国诗僧。光绪三年（1877）在阿育王寺燃灯断二指供佛，故称“八指头陀”。光绪十年（1884）挂锡天童，历主衡州罗汉寺，南岳上封、大善寺，宁乡沩山寺，长沙神鼎山资圣寺、上林寺，天童寺。

《二会集》

（清）柏堂超静著。清初天童寺名僧。

《二会集》、《华梵集语》、《抒山诗文集》、《集天竺诗语》

（清）慰弘元盛撰。俗姓沈，浙江桐乡人。天童山晓本皙弟子。

《甬上高僧诗》、《甬上名僧四大家诗选》

（清）李业嗣修。

《四明宋僧诗》、《四明元僧诗》

（清）董濂修。

《秋水闲房诗集》、《续阿育王山志》六卷

（清）嵩来畹荃撰。乾隆年间（1736—1795）主育王寺，为六十世住持。乾隆十六年

(1751)、二十二年(1757),乾隆南巡驻跸杭州,均召见嵩来禅师,奏对称旨,获赐物。

《芦山寺志》九卷

(清)释宗尚撰。《宁波府属各县方志目》著录,天一阁存抄本。

《灵峰山志》三卷

(清)李昌裔撰。《鄞县通志》著录。

《雪窦寺志》十卷四册

(清)严行恂撰、释道岩撰。顺治十三年(1656)始编,乾隆年间(1736—1795)刊印。

《南山寺志》二卷

(清)刘鸿声辑、董剑锷订。《宁属方志目》著录。

《明州岳林寺志》六卷一册

(清)戴明琮辑。成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咸丰七年(1857)重刊。

《杖锡寺志》二卷

(清)朱献臣编

《天童寺志》十卷四册

(清)闻性道、释德介纂。康熙五十一年(1712)刊,天一阁有藏。

《南山寺志》二卷

(清)刘鸿声撰。《宁波府属各县方志目》著录,刊本未见。

《香山寺志》

(清)释续宗撰修、黄宗羲序。光绪《慈溪县志》著录,刊本未见。

《招宝山志》二卷

(清)陈景沛撰。有道光刊本、民国二十六年(1937)铅印本,天一阁有藏。

《五磊寺志》十卷

(清)慈溪冯蔚舒、定海洪昆编。

《天井寺志略》六卷附录一卷

(清)僧通新等修。《宁波府属各县方志目》著录。

《禅悦寺志》

(清)僧实振修。

《海会寺志略》一卷、《保庆寺志略》五卷、《东寿昌寺志略》二卷、《大慈寺志略》二卷、《延福寺志》二卷

(清)闻性道修。《宁波府属各县方志目》著录。

《翠山寺志》四卷

(清)僧德介修。

《宝严寺志》二卷

(清)曾鲁修。

《保国寺志》二卷

(清)徐兆灏撰。《宁波府属各县方志目》著录,天一阁伏跗室存抄本。

《看经寺志》十卷

（清）徐畹撰。《宁波府属各县方志目》著录。

五、近代至当代

《大乘起信论讲义》、《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讲述》、《普门品讲录》、《佛遗教经讲义》

（近代）宝静撰著。俗姓王，别号铁峰，浙江上虞人。观宗寺谛闲传法弟子、天台教观四十四代传人。

《法华妙德玄记》八卷、《楞严权实疏》十卷、《五昧玄记》一卷、《弥陀性乐义味》一卷

（近代）根慧撰著。俗姓余，别号瑞光，浙江平阳人。观宗寺中兴之得力高僧，后任观宗寺住持，传天台宗法。

《太虚大师全书》

（近代）太虚撰。俗姓吕，名淦森，别名悲华，法名唯心，浙江桐乡崇德人，近代著名学僧。曾任奉化雪窦寺住持，弘法于延庆、岳林、育王诸寺。全书收录《人生佛教》、《法相唯识学》、《整理僧伽制度论》、《新的唯识论》等。

《地藏经略解》、《楞严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讲义》、《天台章纲要》

（近代）静权撰。俗姓王，名寿安，浙江仙居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后至宁波观宗寺学天台教义。以上著作由弟子记录整理。

《金刚经讲义》、《金刚经亲闻记》、《心经义疏》、《心经亲闻记》、《心经讲录》、《楞严经妙玄要旨》、《普贤行愿品随闻记》、《普门品讲录》、《大乘起信论讲义》、《天台传佛心印记注释要》、《始终心要义记》、《信心铭略解》、《证道歌略解》、《念佛论》、《文钞讲演录》等

（民国）倓虚撰。倓虚俗姓王，宁河人。民国六年（1917）来观宗寺，投谛闲门下，后弘法于北方。

《金峨十景》诗

（民国）释卓梵等撰。《十景》诗由金峨寺住持卓梵做，后朱伯龙、吴达三、卓士莽、康筠庭、吴明研、王荔渠等和之。收入《金峨寺志·形胜篇》。

《七塔寺志》八卷

（民国）陈寥士修。民国三十六年（1937）铅印。

《金峨寺志》六卷

（民国）吴振藩修。民国二十三年（1934）刊印，天一阁藏。

《天童寺续志》二卷

（民国）僧莲萍纂。民国二十九年（1940）刊。天一阁有藏本。

《保国寺志》十卷附一卷

（民国）钱三照纂。稿本未刊，凡十五册，藏天一阁。

《三茅普安寺志》

（民国）僧元柱修。

《仁王般若》、《弥陀经要解》、《楞义经讲义》、《法华经弘传序》、《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讲演录》、《住持禅宗语录》

（民国）圆瑛宏悟撰著。俗姓吴，福建古田人。嗣法于天童太虚、寄禅等师，曾住持鄞西接待寺、七塔寺住持、天童寺方丈，出任宁波佛教会会长、中国佛教会主席。1953年为新中国首任佛教协会会长。

《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道祖略谱》、《在家律要》、《四分律含注戒本讲义》、《语录》等

（民国）弘一撰。俗姓李，法名演音，别号一音、圆音、晚晴老人。近代著名爱国诗僧，南山律宗十一代。曾在慈溪五磊寺创"南山律学院"，三次驻锡金仙寺，与宁波其他寺院交往频繁。

《禅余集》画册二集

（民国）大悲编。俗姓邓，湖北安陆人。民国二十五年(1936)，应天童寺两序之请，住持天童，并多次讲经于宁波居士林。画集配诗，寓佛法于画中。

《慧明法师开示录》

（民国）圆照慧明撰。俗姓温，福建人。曾为阿育王寺苦行僧，礼舍利十余年，后为天童司职行堂。民国十九年(1930)圆寂，圆瑛誉其为"佛门尊宿"。

《大佛顶首楞严经序指味疏》一卷、《金刚经新疏》一卷、《圆觉经讲义》二卷、《皇忏随门录》、《大乘止观述记》、《普贤行愿品辑要疏》一卷、《观经疏钞演义》一卷、《始终心要解》一卷、《观世音普门品讲义》一卷、《二玄略本》一卷、《念佛三昧宝王论义疏》一卷、《水忏申义疏》一卷、《八识规矩颂讲义》一卷。

（近代）谛闲撰著。俗姓朱，法名古虚，号卓三，浙江黄岩人。民国元年(1912)住持观宗寺，改观堂为观宗讲寺，成立观宗学舍，中兴观宗寺。又曾说法于五磊寺，逝后归葬五磊山。

《天台宗讲义》一卷、《法华经颂》二十八首、《净土救生船诗》三卷、《般若船诗集》一卷

（民国）澹云撰。俗姓朱，浙江乐清人。民国九年(1920)到观宗寺，亲近谛闲法师，习天台教观，曾任观宗寺佛学院院长。

《华严纲要浅说》

（民国）溥常撰。俗姓曹，法名宏钵，湖南湘乡人。民国二十三年(1934)任七塔寺住持，主办七塔报恩佛学院。

《烟水集》四卷

（当代）本空著。俗姓张，名汝钊，又名曙蕉，宁波庄桥马径人。曾任职于普益社、四明中学、甬江女子中学，担任宁波市图书馆首任馆长。后祝发为尼，受学于印光、太虚法师，根慧老和尚传以天台衣钵。

《静坐入门》、《心经的理论和实践》、《佛教的人生价值》、《般若花》等

（当代）徐恒志撰。1915年出生，镇海佛学大居士。

《阿育王寺新志》

（当代）阿育王寺志编委会编印，1989 年 5 月。

《中国佛像艺术》

（当代）曹厚德、杨古城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1993 年 9 月。

《鄞县宗教志》

（当代）陈定尊编。团结出版社出版，1993 年 12 月。

《七塔寺志》上下册

（当代）张秉全增修、（民国）陈寥士原修。1994 年 8 月。

《福寿同臻记》

（当代）胡声雷编。宁海县福泉寺与寿宁寺合纂，内部编印，1996 年。

《五磊讲寺》

（当代）徐长源、周乃复主编。1996 年。

《新修天童寺志》

（当代）天童寺志编纂委员会编。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1997 年 3 月。

《延庆观宗讲寺志资料稿》二辑

（当代）秦师娄、吴伟民编。上册为纪念谛闲诞生一百四十周年资料；下册为观宗寺百年的纪念文献。1998 年。

《天童寺诗选》

（当代）天童寺编印，张性初行书。1998 年。

《八指头陀诗文墨迹录》

（当代）释广修编。内部印行，1998 年。

《浙江寺院胜览》

（当代）张嘉梁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1998 年 8 月。

《延庆观宗讲寺志》

（当代）秦师娄、释益行主编，香港巨龙出版社出版，2000 年 10 月。

《七塔禅寺五百罗汉图》

（当代）秦孟潇主编。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2000 年 10 月。

《禅林珠玑颂党恩》画集

宁波市佛教协会编印，2001 年 8 月。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书写集》

（当代）胡绳系书写。内部印行，2001 年。

《宁波佛教》

（当代）徐文芳主编。宁波市佛教协会印行，2002 年 9 月。

《月西大和尚圆寂十周年纪念集》

（当代）释可祥主编。香港佛教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2003 年 3 月。

《宝庆讲寺》

(当代)释朗宇、王介堂等编。宝庆讲寺编印,2003 年 9 月。

《灵峰志》

(当代)林宗瑾主编。北仑《灵峰志》编纂委员会编印,2003 年 3 月。

《天童禅寺楹联匾额碑刻集》

(当代)天童寺编印。内部印行,2004 年。

第五节 匾 额

佛教匾额又作“扁额”、“横额”或“横匾”,亦单称“扁”或“额”。因榜于建筑物之上端,以表示崇仰和显要,犹如人之额头重出之意,故名为“额”。由于其形制以扁平为多,故称为“匾”。匾额的主体功能是点明殿堂楼阁、轩斋居室以及亭台塔院建筑,但也有以佛旨、法语、颂词等作为书写内容,悬于殿堂之内外,使殿堂流光溢彩,韵味无穷。

佛教匾额多请社会名士、德望俱隆兼擅书法者为之,以三四字者居多,二字或五字以上者少见。匾额书写袭古制,自右向左或自上而下,左右题书写者身份、姓名和年月。匾额以横者为普遍,且古代以木制居多。直写者仅限于御书敕赐者,如阿育王寺舍利殿内有宋高宗御题“佛顶光明之塔”、宋孝宗御题“妙胜之殿”;天童寺有御书楼,有顺治、雍正等帝为之御题,故寺门上悬“天童寺”竖匾。此外,如雪窦寺有蒋中正题“四明第一山”的直匾亦属此例。

佛教匾额不仅有点明建筑物体的作用,而且又有引人入胜的内涵,加之字体和装饰技艺丰富多样,是宁波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本节选录的宁波佛教匾额,自南朝至当代,凡有据可查的均收录。由于天童寺的匾额有较完备的记录,单独收录附后。

一、南朝至清代

“阿育王寺”

(南朝·梁)萧子云书额。梁武帝普通三年(522)敕赐(佚),原存阿育王寺。

“佛顶光明之塔”

(宋)高宗建炎年间(1127—1131)赐。原匾已佚,后重制。

“妙胜之殿”

(宋)孝宗书赐。直匾,今藏阿育王寺舍利殿前。

“最殊胜殿”

(明)董其昌书。万历十九年(1591),为阿育王寺书。

“白云竹院”

(明)丰坊书。原存阿育王寺,今佚。

“南来第一山”

(清)茅山陈玥书。缺款,原悬鄞县茅山普安寺,鄞州钟公庙邬毛银藏。

“海上奇观”

（清）日僧朝拜蒙顶山天寿寺时做。存象山县文管会。

“觉行俱圆”

（清）御赐御书。乾隆十六年（1751），藏鄞州阿育王寺。

“大雄宝殿”

（清）慈云庵住持定明立。乾隆五十八年（1793），藏宁海县慈云佛学院。

“三圣殿”

（清）长沙萧荣爵书。咸丰二年（1852），藏七塔寺。

“慧海慈云”

（清）鄞人陈励书，弟子张朝宗率子孙敬献。同治四年（1865），藏七塔寺。

“南海传灯”

（清）元和顾文彬立。同治十一年（1872），藏七塔寺。

“觉路潜通”

（清）鄞人孙学庭书。同治十二年（1873），宁帮众米商立，藏七塔寺。

“济世慈航”

（清）陈愈涌书。同治十三年（1874），甬上北号众商献，藏七塔寺。

“慈流海澨”

（清）浙江提督黄少春立。同治十三年（1874），藏七塔寺。

“泽沛闽峤”

（清）鄞人陈懋采敬书。光绪元年（1875），厦门帮通泉号、元昌号、启兴号同敬献，藏七塔寺。

“灵应昭垂”

（清）同知候补知县钱钟麟立。光绪年间（1875—1908），藏七塔寺。

“慈恩似海”

（清）林镒月书，甬江木号众商敬献，光绪二年（1876），藏七塔寺。

“舍利殿”

（清）竹禅书。光绪六年（1880），藏阿育王寺。

“德威远被”

（清）光绪八年（1882），原余姚支山寺立。藏余姚支溪岙村。

“九曲名山”

（清）溪口萧湘书。光绪十二年（1886），藏奉化溪口净慈寺。

“大雄最吉祥殿”

（清）光绪十四年（1888）立，1998 年重立。藏北仑灵峰寺。

“大雄宝殿”

（清）鄞人李瑞彰敬立，子仲光书。光绪十九年（1893），藏七塔寺。

“至诚可感”

(清)陈祖浩率子及孙立。光绪二十一年(1895),藏七塔寺。

“报恩禅寺”、“天王殿”、“皆大欢喜”、“韦驮殿”、“三洲感应”、“威镇天魔”、“东津旧院”、“南海真宗”

(清)镇海陈修榆等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存七塔寺。

“慈航普济”

(清)夏汝霖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众姓女士献,藏七塔寺。

“圆通妙谛”

(清)鄞人王振钰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甬上屠益哉、王明远、张维新献,藏七塔寺。

“果证菩提”

(清)鄞人周振翰书。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门顾氏善莲献,藏七塔寺。

“寿世灯传”

(清)朱卓英书,寄禅、澹云等同祝。光绪三十二年(1906),藏七塔寺。

“有寿者相”

(清)蛟川董书恭祝,嗣法宏教等同顶祝。光绪三十二年(1906),藏七塔寺。

“湛然真应”

(清)蛟川胡元钦、胡和卿敬立。光绪三十四年(1908),藏七塔寺。

“高风可仰”

(清)仁和高邕书并跋。光绪三十四年(1908),藏七塔寺。

“大雄宝殿”

(清)毛玉佩书。藏宁海明恩寺。

“净慈禅寺”

(清)毛玉佩书。藏奉化溪口净慈寺。

二、民国至当代

“正法昌明”

(民国)长沙萧荣爵书。民国二年(1913),藏七塔寺。

“天龙拱护”

(民国)徐世昌书。民国九年(1920),原存阿育王寺,已佚。

“常乐我净”

(民国)会稽道尹黄庆澜立。民国九年(1920),藏七塔寺。

“妙庄严域”

(民国)浙海关监督袁思永献。民国十一年(1922),藏七塔寺。

“慈荫堂”

(民国)安化陶思曾题,住持弘一敬立。民国十二年(1923),藏七塔寺。

“玉佛阁”

(民国)孙啸洲书。民国十二年,藏七塔寺。

“有古德风”

(民国)鄞人陈磬裁识,童第锦书。民国十四年(1925),藏七塔寺。

“贝叶传经”

(民国)邗江颜湘泉书,王紫光赠。民国十五年(1926),藏七塔寺。

“方丈”

(民国)镇海陈修榆书。民国十七年(1928),藏七塔寺。

“慈悲广大”

(民国)圆瑛书。民国二十年(1931),藏七塔寺。

“道高德重”

(民国)圆瑛书。藏宁波七塔寺。

“戒灯续焰”

(民国)圆瑛书。民国二十三年(1934),藏七塔寺。

“华严阁”

(民国)雪山太虚题。民国二十四年(1935),藏七塔寺。

“四明第一山”

(民国)蒋中正题。直式,挂于雪窦寺山门。

“香光庄严”

(民国)住持溥常述句,陈宝麟书,张崇黼敬书。民国二十五年(1936),藏七塔寺。

“中兴祖堂”

(民国)住持溥常立,鄮西范文虎书。民国二十五年(1936),藏七塔寺。

“法堂”

(民国)林森撰书。民国二十五年(1936),藏七塔寺。

“藏经楼”

(民国)戴传贤书。民国二十五年(1936),藏七塔寺。

“圆融无碍”

(民国)圆瑛大和尚主席天童寺禅定,阿育王寺源龙暨两序恭贺。藏七塔寺。

“我佛重来”

(民国)天台山农书,弟子杨莲生、常春恒和南敬立。藏七塔寺。

“入山亭”

(当代)雪窦寺释性海题。1954 年,藏奉化溪口入山亭。

“五磊讲寺”

(当代)赵朴初书。藏慈溪五磊寺。

“七塔寺”

(当代)沙孟海书。1985 年,藏七塔寺。

“七塔禅寺”

(当代)赵朴初书。藏七塔寺。

“敕赐金峨名山真相禅寺”

(当代)曹厚德重书、释法恩重立。直匾,1990年,藏金峨禅寺。

“唐代古刹”

(当代)俞德明书。1991年,藏七塔寺。

“七佛宝殿”、“法雨慈云”

(当代)曹厚德题。2001年,藏余姚西隐禅寺。

“圆通宝殿”

(当代)谭建丞书。1992年,藏七塔寺。

“灵峰寺”

(当代)赵朴初题。藏北仑灵峰寺。

“雪窦资圣禅寺”

(当代)赵朴初书。藏雪窦寺。

“示甘露味”

(当代)阿育王寺通一书。藏雪窦寺。

“阐解脱门”

(当代)天童寺张性初书。藏雪窦寺。

“弥勒宝殿”

(当代)俞德明书。藏雪窦寺。

“圆通宝殿”

(当代)明旸题。藏东钱湖霞屿寺。

“天王殿”

(当代)明旸题。藏雪窦寺。

“古湖心寺”

(当代)普陀山妙善题。藏宁波市清道寺。

“原始殿”

(当代)龙华寺明旸题。藏镇海招宝山观音阁。

“万法圆融”

(当代)苏渊雷书。藏镇海招宝山宝陀寺。

“弥陀净寺”

(当代)赵朴初书。藏象山弥陀净寺。

“法堂”

(当代)广修书。藏雪窦寺。

“广德寺”

(当代)一诚题。藏宁海广德寺。

“千佛云集”

(当代)茗山题。藏宁海广德寺。

“弘法楼”

(当代)一诚和尚题。藏宝庆寺。

“大悲殿”

(当代)传印题。藏宝庆寺。

“慈航普渡”

(当代)普陀山戒忍书。藏宝庆寺。

(当代)叶元章题。藏余姚西隐禅寺。

(当代)广修书。藏七塔寺。

“明心见性”

(当代)丁乙卯题。藏宝庆寺。

“三洲感应”

(当代)曹厚德题。藏镇海宝陀寺。

(当代)启功书。藏七塔寺。

“弥陀禅寺”

(当代)曹厚德题。藏天童小盘山。

“大悲殿”

(当代)桑文磁题。藏大隐西隐禅寺。

“同登彼岸”

(当代)陈鸿培题。藏西隐寺。

(当代)可祥书。藏七塔寺。

“地藏殿”

(当代)毛翼虎题。藏余姚西隐禅寺。

“幽冥教主”

(当代)李羡唐题。藏余姚西隐禅寺。

“十轮拔苦”

(当代)沈元魁题。藏余姚西隐禅寺。

“六道布法”

(当代)曹厚德题。藏余姚西隐禅寺。

“藏经楼”

(当代)郑玉浦题。藏余姚西隐禅寺。

(当代)赵朴初题。藏七塔寺。

“深入经藏”

(当代)吕久扬题。藏余姚西隐禅寺。

“智慧如海”

(当代)周律之题。藏余姚西隐禅寺。

附：

天童禅寺匾额表(录《新修天童寺志》)

所在地	类别	题字	题者	制作时间	尺寸(米)
照壁南	石刻	东南佛国	戴传贤	民国二十三年(1934)	宽0.85×高0.85×4
照壁北	石刻	万法朝宗	圆瑛	民国二十三年(1934)	宽0.88×高0.8×4
天王殿	直匾	天童寺	清道人	清光绪年间(1875—1908)	宽2.00×高0.80
天王殿	殿额	天王殿	密云	明崇祯八年(1635)	宽5.90×高2.80
天王殿	内匾	顶天立地	崔锡畴	民国二十四年(1935)	宽2.80×高1.60
天王殿	内匾	楼至如来	华世堂	民国二十四年(1935)	宽3.63×高1.90
天王殿	内匾	记别当来	柳倩	1980年	宽3.00×高1.60
韦驮殿	殿额	韦驮殿	凌近仁	1980年	宽2.70×高1.50
佛殿	殿额	佛殿	密云	明崇祯八年(1635)	宽5.20×高2.60
佛殿	内匾	慈云密布	胤禛	清雍正十一年(1733)	宽2.70×高1.00
法堂	堂额	法堂	赵朴初	1980年	宽3.40×高1.56
法堂	内匾	狮子吼	邹梦禅	民国十五年(1926)	宽3.95×高1.10
藏经楼	楼额	藏经楼	赵朴初	1980年	宽3.75×高1.20
藏经楼	内匾	藏经阁	陈修榆	民国二十二年(1933)	宽2.10×高1.00
藏经楼	内匾	华藏庄严	戴传贤	民国二十三年(1934)	宽3.40×高1.60
藏经楼	内匾	燃灯续焰	陆延黻	清光绪十三年(1924)	宽4.80×高2.00
藏经楼	内匾	圆融无碍	王一亭	民国十九年(1930)	宽3.70×高1.60
藏经楼	内匾	正法眼藏	范文虎	民国二十四年(1935)	宽3.70×高1.60
藏经楼	内匾	万德圆融	章梦生	民国二十五年(1936)	宽1.80×高0.90
藏经楼	内匾	明心见性	胡公石	1986年	宽3.45×高1.60
藏经楼	内匾	正法久住	广修	1988年	宽3.40×高1.60
大鉴堂	堂额	大鉴堂	王子美	1985年	宽1.50×高0.60
大鉴堂	内匾	方丈	苏局仙	1983年	宽2.40×高1.00
大鉴堂	内匾	飞锡重来	刘子善	1983年	宽2.10×高0.80
大鉴堂	内匾	天下禅宗	李燕生	1983年	宽2.75×高1.20
大鉴堂	内匾	太白重光	曹厚德	1983年	宽2.80×高1.80
大鉴堂	内匾	花香散处	陈康白	1986年	宽2.10×高0.80
大鉴堂	内匾	华雨缤纷	张莘良	1986年	宽2.80×高0.80
方丈室	门匾	克振家风	杜冠英	清光绪十四年(1888)	宽2.20×高0.90
禅堂	堂额	禅堂	密云	明崇祯九年(1636)	宽3.60×高1.60
禅堂	内匾	禅堂	杨泰亨	清光绪十八年(1892)	宽1.80×高0.90
禅堂	内匾	入三摩地	苏渊雷	1982年	宽2.15×高0.80
罗汉堂	堂额	罗汉堂	沙孟海	1983年	宽2.00×高0.60
清规堂	堂额	清规堂	方绍武	1986年	宽3.00×高1.10
清规堂	内匾	慈悲广大	圆瑛	民国二十年(1931)	宽3.20×高1.10
伽兰殿	殿额	伽兰殿	刘子善	1987年	宽3.00×高1.00
新之堂	堂额	新之堂	洪庭修	1980年	宽3.00×高1.20
新之堂	龛额	万德庄严	湛鬲	清乾隆三年(1738)	宽2.00×高0.75
玉佛殿	殿额	玉佛殿	广修	1993年	宽3.35×高1.70
奎焕楼	楼额	奎焕楼	沙孟海	1982年	宽1.60×高0.50
御碑亭	亭额	御碑亭	山晓道人	清康熙十八年(1679)	宽1.60×高0.60

所在地	类别	题字	题者	制作时间	尺寸(米)
云水堂	堂额	云水堂	密云	明崇祯九年(1636)	宽 2.00×高 0.90
立雪轩	轩额	立雪轩	沈湛	清光绪三十三(1907)	宽 2.00×高 1.00
钟楼	楼额	钟楼	曹厚德	1980 年	宽 0.50×高 1.60
东桂堂	堂额	东桂堂	姜骏	清光绪十二年(1886)	宽 3.45×高 1.20
西桂堂	堂额	西桂堂	明旸	1989 年	宽 2.15×高 1.10
长庚楼	堂额	长庚楼	明旸	1989 年	宽 1.60×高 0.80
应供堂	堂额	应供堂	密云	明崇祯九年(1636)	宽 3.00×高 1.00
祖师堂	堂额	祖师堂	陈莲涛	1982 年	宽 3.00×高 1.00
自得斋	堂额	自得斋	李燕生	1982 年	宽 1.80×高 0.80
静观堂	堂额	静观堂	沈湛	清光绪三十三(1907)	宽 1.78×高 0.85
面壁居	门额	面壁居	沈湛	清光绪三十三(1907)	宽 1.78×高 0.90
戒堂	堂额	戒堂	圆瑛	民国二十年(1931)	宽 2.38×高 1.10
如意寮	门额	吉祥如意之室	广修	1982 年	宽 1.76×高 0.45
先觉堂	堂额	先觉堂	密云	明崇祯九年(1636)	宽 2.90×高 1.00
先觉堂	龛匾	同登极乐	守传	民国二十二年(1933)	宽 2.00×高 0.80
清规堂	堂匾	清规堂	方绍武	1986 年	宽 3.00×高 1.10
清规堂	龛匾	慈悲广大	圆瑛	民国二十年(1931)	宽 0.80×高 0.40
养颐堂	匾额	乐邦教主	傅宜任	民国二十二年(1933)	宽 1.40×高 0.60
莲香室	室额	莲香室	圆瑛	民国二十年(1931)	宽 1.20×高 0.60
应真亭	亭匾	应真亭	陈炳昶	1957 年	宽 1.85×高 0.90
镇蟒塔	门额	五佛镇蟒塔	高振霄	民国十二年(1923)	宽 1.60×高 1.60
圆公塔院	门额	圆公塔院	虚云	1957 年	宽 1.20×高 0.60
伏虎亭	亭匾	伏虎亭	丁乙卯	1980 年	宽 1.60×高 0.60
古山门	门匾	古山门	步云	1980 年	宽 1.20×高 1.50
景倩亭	亭匾	景倩亭	广修	1980 年	宽 1.50×高 0.60

第六节　碑　　记

本节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碑记选录”，按撰者朝代先后收录自唐迄今碑文 58 篇，因年代久远，碑石多已不存，其文从各县志、寺志及《宁波市志·外编》中录出，为便于查阅，文后均注明出处；第二部分为“碑刻简录”，收录存世碑记共 198 条，多为编者亲访实录所得。本篇记录碑名，撰、书、篆额、立石者之名号，朝代纪年后用括号记明公元纪年及碑石收藏之处。

一、碑记选录

大唐越州都督府鄮县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唐)万齐融

旧碑是前□赵州刺史徐峰之书。前秘书□正字郎万齐融撰，顺阳范的书并篆额。

我闻语寂灭者，本之以不生，而菩萨不能去资生立法。谈逍遥者，存之于无待，而神人

不能亡有待。为烦吉祥之降，帝农教以耒耜。苍灵之下，后稷俾其播种。故维摩之毗耶，稽首持钵，尚诣于香积。释迦之给孤，洗足著衣，犹乞食于舍卫。是知夫食者不独乎人天，农者岂惟乎政本。阿育王灵塔寺者，晋义熙元年之所置也。昔孔雀氏宿童子之因果，当金人之授记，暨铁轮位正，宝塔功成，计鸟道之千里，占人寰之一胜。夜叉密迹以飞行，神僧护影而围绕。虽方坛气象，已萌青石之符。而员（圆）顶光明，未质白云之状。追观音应现而幽赞，利宾虚求以昭发，全身踊出，倏如多宝之音，一爪圆开，宛是楼郝之相。神其不减，道在兹乎？晋安帝允厘三才，成就六度。聿图兰若，式印招提。景行阿育王，故以育王灵塔为称。首徒观夫轮奂规矩，钩绳创制。珠轩翠槛，延袤中霄；玉霤金池，周罗上界。环海之下流元气，大地为衣。围山之上结太清，诸天作盖。信方广一都之会也。左赤岸而千里，右青田而一曲。霞标莽苍，幽幽迷鬼谷之祠。日刹晶明，的的识丈人之馆。天花未雨，宿传龙界之香。地籁无风，时起鱼山之梵。则知定光诸佛，悔天台之赤城；罗汉群仙，谬昆仑之玄圃。□□法惟神授，道乃人宏。向使输柯王昧巴连之因，初徵此塔，迦叶佛晦阎浮之迹，始旷兹山，盖虚明之绝境，不可得而思议者也。粤寺东十五里塔墅常住田者，宋元嘉二年，奉诏之所立也。宋文帝秉箓御乾，作娑罗之外护，感阇耶子砂糗之供，制赐是田。梁武皇握枢临极，为宝应之下生，见阿育王金粟之果，敕蠲其赋。日月盈止，既有命以自天。陵谷迭居，终不动其如地。梁普通中，沙门僧绶，兹寺之应真也。以发行为道场，以直心为净土，闻纯阤良田之喻，遂笃志焉。既种既戒，载芟载柞。察地道之化成，观天道之时变。晤是身无主□□，始以常住名焉。次有僧济上人，虚己净心，细兹惠业。披衣尽其塍埒，持戒整其疆畔。苗而不秀，有恨何及。逮陈隋之季，丧乱荐臻，农野萧条，鞠为茂草。我皇家执大象，乘飞龙，陟丕上帝之耿命，绍复先王之大业。有山栖旷和上，道尊人杰，德贵天师。中宗孝和皇帝亲降玺书，愿同金辇，击鼓而陈，其入国造船。而捧其登座。故知二乘行道，不避朱门，四果适时，还升紫殿，虽植众德本，作南山之福田；种诸善根，存东皋之净业。初湖之左右，夹壤二区，榛梗始艾，菑畲粗立。僧徒理胜，力未赡农。童牧因闲，私窃种艺。和上表蒙俗之贪垢，负冥期之幽报。乃推湖西易垄让为闲田，襄攵诤归之，春税就给。惟刈湖东十顷，复古赐地。穷海北渐，曾山南麓。楼子根盘以东峙，富都股引而西注。真陆水膏腴之沃壤，实神灵滋液之奥区。于是奠其畛畷，孚其版籍，农野罢侵，田畯至喜，人到于今称焉。前寺主简皎二法师，僧祇之龙象也。就先畴之畎亩，敦老农之底绩。蕆事作制，蓑笠来思者久之。岁功未成，生涯共尽。流沙忽去，荒凉紫陌之田。影壁空存，摇落青园之寺，可为长太息者矣。有惠炬阇梨，德业淳修，曾统纲领。道胜之韵，生而能言。禅悦之味，老而弥笃。用能纂其终始，高轨可追。庀其委积，长算斯远，与法言沙门，俗姓喻氏，贞已密行，惠心苦节。今屈知墅任，垂将十年。先是潟卤未斥，涂洫未浚。苔稗翳荟，漫于农郊。夫其心蓄制度，目瞬曲折。荷锸畚土，堙溇铲凸。隤竹落，楗石甾。溉高凑仰，增卑培薄。分杀水怒，承达士气。填淤游荡而时至，余波宽缓而不迫。终古旱害，浸以污潢。冬不祈于积雪，夏无萦乎小雨。由是湖有千金之号焉。当其春雁司载，田事既饬。产孚甲，毓萌芽。或蓏或蓑，实颖实发，上农台而课长赢，汶阳之稼如云矣。及夫寒蝉记时，农乃登谷。完积聚，筑场圃。孚不遗秉，赢无□□□□□庾而督收成，海陵之仓非衍矣。诗云："倬彼硕田，岁取十千"，其是之谓乎？百谷既蒸，万供既设。满以众香之钵，薰以毗耶之

城。或异声闻，若化菩萨。虚高座以影集，时洪钟而云临。敷座而坐，饭食经行。嗅若香风，味同甘露。遍满一劫，周流十方。闻之者得未曾有。食之者咸登正位。白衣之会，龙国无掘郁金之香。缁裳之集，鸡寺不碎庵罗之末。三藏大德，知食金之可贵。一器沙弥，识麨坋之非重。资我饭包，师之力欤？都维那元综游方观化，大宏慈诱。火耕水耨，常有助于上农。飞杖浮杯，今载行乎中国。上座释辨，疑十城之僧主也。神清气合，金杵发其休征。寺主释惠敏，九州之维那也，风骨天成，铁镇起其灵相。咸能以如来之衣衣，分如来之座坐。护育王之灵塔，愿贸金钱。记育王之圣田，思模石柱。弟子早校兰书，式典骐驎之阁；晚游莲迹，每参鹨鹈之林。宾头卢之下空，亟见有能。师子舍那私之入寺，岂谓无知。老人识异博文，才非能赋。阮公不事，曾供香花；顾越有缘，遂瞻碑版。满芨多之石室，未掷其筹；对轮王之金地，且耕其笔。多罗之叶，而书偈云：

浑仪草昧，象物纷拏。或甲而乙，或萌或芽。万殊成类，百宝攸嘉。故后稷布其种，神农尝其华。其一。燧人更运，火正司职，教以鼎饪，炊之黍稷。易兹毛茹，成此粒食。是之为人天，是之为皇极。其二。我闻维摩，曾语舍利，如来大慈，甘露上味。又见阿难，闻是香气，亦有以饭食，以之为佛事。其三。若长者主，若声闻人。天诸居士，地虚空神。如闻饭气，而亦来臻。况生生之属，而有待之为身。其四。猗欤童子，供资砂糗。法主大慈，泠然虚受。伊铁轮以授记，从灭度后。何宝塔之庄严，得未曾有。其五。鸟道于许，人寰在哉。鬼神冥运，风雨潜来。白云涌出，青山半开。含千轮之莲迹，建百福之花台。其六。宋帝下生，梁皇外护，太稷赐畴，司农蠲赋。皋壤映发，湖源灌注。既鱼鳞以左右，亦犬牙而盘互。其七。菑畬平秩，台笠来思。爰疏畛畷，是务锄犁。三农奕奕，万亩祈祈。自膏腴而兼倍，矧雨露与华慈。其八。懿兹开士，赏功司过，悦以犒勤，形以肃隋。东作方喜，西成是课。始象耕而鸟耘，终牛舂而马簸。其九。千箱既积，五谷始分。味蒸甘露，炊涌香云。执云菩萨，而谓声闻。博须弥所不能尽，曷毗耶之足薰。其十。藐尔赤松，犹田白玉，矧伊塔寺，神通付嘱，信矣育王，能生金粟。彼郑国之泥紫，如富都之水绿。其十一。我来自东，径行成趣。净业斯辟，善根方树。式纪因缘，匪存章句。庶金田与石柱，永巍巍以常住。

——录碑文

唐岳林寺造塔记

（唐）僧君长

自金轮氏应迹迦维大汉，教流诸夏。尊舍利于支提，俨灵相于宝殿，诚如殿塔之位，阙而不可。兹寺二所，即女弟子傅氏二娘之建也。傅氏媲于朱室三纪，不幸而所夭早丧，爱子又夭，惸然霜质，而恪勤檀度。时大中五载再创□□殿□□焉。阙者唯塔，傅氏发言曰，生□□□□□□□□□□矣，遂（下缺）

——光绪《奉化县志》卷三十五《金石》

唐大龙泉寺碑

（唐）虞世南

昔轩辕之台，表于太荒之野；灵光之殿，存乎曲阜之乡。然皆起灭不停，苦空无我，遗

风余迹，尚或可观。况乎佛刹净居，金刚福地，□□□□□□百灵之所扶持，宜其逾亿劫以永存，历三灾而弥固者也。龙泉寺者，晋咸康二年县民王阳及虞宏实等之所建立。二人以宿植之良因，修未来之胜果，爰舍净财，兴斯富事，虽弘壮未及，而严净有余。其地势则凭峻岭以为墉，萦长江其如带，乃于形胜之所，式建方坟。背巘面流，亭然孤立。譬昆峰之望坳泽，若圆峤之泛沧溟。栖真之致，莫与为俦。道场之建于兹二百年矣。值梁室版荡，大盗潜移。四海沸腾，九彝交乱，其壮骑之所凭陵，战马之所辚轹，燎原薙草，邑无噍遗。玉堂金穴，余构莫存，甲第高门，尺椽皆尽。浙河之左，尤钟其弊。于时禹川殷阜，举袂成帏，云栋风棂，雕甍绮阁，皆夷漫涤荡，万不存一。润屋为墟，暴骸如莽，家靡余爨，路无行迹。惟此伽蓝，巍然不动。清梵夜响，和铃旦扬。行人宴嘿，风尘无警。或有履锋介士，弯弧剑客，莫不释戈免胄，望崖顶礼。岂非慈悲幽赞，功德名符，能伏獯戎，善和怨敌。斯固三宝之力，不可思议。但自创立以来，多历年所，时经理乱，道或污隆，冬室夏堂，亟多颓毁。禅思或扰，介卫罕周。乃有清信士女，咸撤布帛，随时喜舍。步影捷槌，资待无阙。有仁慈焉，有净众焉。藉四部之护持，起十方之回向。低头合掌，并趣菩提；弹指散花，皆成妙道。然佛法难逢，人生易失。传火交谢，念念不留，阅水成川，滔滔莫返。宁可宴安巢幕，甘寝积薪，沉溺盖缠，不求解脱。实宜共出爱网，同护法城，修福不捐至诚，必感大悲汲引。义非虚设，庶凭愿力，俱证道场。是用镂之金石。咸题姓氏，贻诸不朽。乃作铭云：正教既隐，像法斯备。柰苑祇林，香城金地。鸟跂连属，鸡飞相次。像设间安，斯为佛事。乃建灵塔，傃江之涘。栋宇既修，雕龛斯整。负岩面壑，栖云倒景。澹尔智留，巍焉仁靖。方丈净室，四柱宝台。运迁时谢，日往月来。桂栋或朽，兰橑将摧，珠幡掩色，宝网凝埃。笃以清信，共宏利益。或舍衣裘，或倾粟帛。造新葺故，呈材献石。地拟金绳，供同香积。世谛虚假，色相非真。栖托毒树，回还苦轮。惟我净域，出要良津。胜业可久，晖光日新。维大周天授三载壬辰八月壬午虞世南撰。布衣董寻书。

——光绪《余姚县志》卷十六《金石上》

妙智讲寺记

（宋）郭　受

钱氏之有吴越日，凡二浙之间山水奇秀者，皆许建刹摩以安僧焉。兹地始得僧师贤，不知何许人，一日束钵竭然戾止，目其峰峦峭拔，硐壑清激，翛然可爱，乃诛茅建庵而居之。未几倏然而化去。复有天台僧行昭来似续之，昭即天台国师之门人也，以其久参得旨，大为时辈之所钦。一日有邑民梁阶等请献以广其址，即太平兴国七年也。栋宇日渐隆备，乃以古观音像而名之。仁宗缵位，以天圣改元，至十年，有诏许以存留，治平元年十有一月，国家将有事于明堂，复诏天下有未系锡名者皆例赐其额，兹院始革为妙智。然上栋下宇，皆鼎新其制，此主院子和勠力之绩。和师以无私为洁己，以无党而薰众，故缁俗无远近班白，皆悉心而归之。虽一院粗完，而中所阙者，惟大殿耳。乃竭志于早夜而力图之。熙宁四年，建成大殿，则知衍和师自利兼人之功德，不可不纪其迹，庶来者可以见其心之所存焉。

——乾隆《鄞县志》卷二十五《寺观》

重建芦山寺碑记

（宋）虞　俦

如来以平等心除一切虚妄，以真实相断一切烦恼，悟者得解脱，迷者谓之障阂。是故表上乘法，示大人相。毗耶杜口，得意之路爰辟。达摩掩室，息言之津特启。然使布施以广义，持戒以守信，精进以思敬，禅定以守静，忍辱以为谦，智慧以通理。苟或宏兹六度，顿纾三灾，妙物之功，自兹而识，太极之致，由是而通，长者输园，伫依归于象教；山神环地，使崇饰于善因，大哉！明州慈溪县西南隅，崖谷共清，风泉相涣，前林后麓，左岩右壑曰芦山。昔人以地势爽垲，山形崇秀，诛茆垦壤，命匠度材，创为法庐，□寂居清。重轩藻井，上亘于层霄。碧瓦朱甍，下离于尘埃。逮夫端拱之始焚，修大德法讳惠兰，安处是地，杰出于众，孜孜而勤于道，矻矻而干其力，良募与人之货，构成我佛之堂。勤敏告周，轮奂兹在。及乎岁历浸久，坠坏有闻，虽众厦尚存，独中殿其挠。以为物不终否，否极则泰臻；事无久废，废极则兴作。迨天圣七祀，有徒弟光教，大德惠澄，夙禀善根，都忘外虑，平心无累，举止弗闲，有毁必修，有损必葺，同议厥殿，镇此精蓝，缔构以来，葭灰屡易，虽风雨聊资以庥庇，乃榱桷并伤于腐摧，敢起菩提之心，遍干达者之□，庶令革故，用得从新。遂得檀越孙承霸、陆承绾、钱公实者，皆猗顿之徒，与宗族以孝行称，乡闾以仁义睦，声尘之累不杂，庆善之根颇深，各修美世之缘，岂拒来者之请，然乃足衣足食，尚可为也；自来多福多男，不亦宜乎？于是同抽净财，约至百万，命民畜众，程土度工。班输之艺翕陈，豫章之材间出。日之一日，天圣十年厥工告成。画檐由是翼舒，芝□所以绮焕。骇多宝之涌出，善化城之屼然。（中略）时景祐三年丙子五月甲午望日记。福川承福禅院同勾当僧行瑠并立石。

——光绪《慈溪县志》卷四十二《旧迹二·寺观下》

隐学山复放生池碑记

（宋）沈　辽

隐学山之栖真寺，有放生池焉，在钱湖之阴。其流西出而南汇，其为浸五百亩。唐大历时，宏教诠师于此修行垂三十年，有徒万指。方天下凿放生池，而此寺最为胜者，以钱湖之广，弥亘数百里，而虫鱼龟鳖蠡蚌之属，咸集于幢下。洋洋然，圉圉然，使有生之命，享无穷之乐者，于是为圣人之泽，其至乎？诠师入灭，其徒散去。五代焚扰，寺与池且废，而其故址余波几不可辨，较大历之世，方袍圆顶者百无一在，而居离离若将旦之星，或在或亡，尚谁统律哉。熙宁元年，太常博士张侯峋为令，乃复改作，使聚十方僧，以宝云正公领之。未逾时而正公去，以修公至主之，县为召山旁耆耋，画其经界，于是地仿正矣。后三年，黄侯颁时，民或治其地，盖辨正之，四隅为立石表焉。盖池与湖相通而不相犯也。迨今光禄丞虞侯大宁乃始白于州，州为出檄以诏来者，然后毕复大历之胜矣。余以为放生池者，以好生之德被及群物，尧舜之事也。为政者以尧舜之事事于上，其可不谓贤于人乎？今教主修公乃昭庆法师之高弟，本天台之学，为时所依向。以余备官于州，往来数相从，请余纪其因缘之绪，余方得惠施之乐，而识流水之义。于是喜为书之而不拒焉。熙宁七年十一月辛

亥，承奉郎行太常寺奉礼郎监市舶司钱塘沈辽记。

——乾道《四明图经》卷十一

重建柳亭庵记

(宋)周昌晋

吾鄞城南之柳亭庵，盖维卫塔在焉。考其杯渡南土，在晋建兴之初，其显化西归，则宋熙宁之季也。自戒香早成圣果，逮钱塘重现禅机，舌自广长，大悲乳说法于妆聋哑之际。身原清净，芬陁利浑迹于垂臂跣足之间。其周大夫之预言祸福，则智炬昭如来之神也。其李士宁之指示名字，则慧光现藏往之法也。范铜自铸，汎海若浮，则已显化空棺。欸尔宣名宝。盖世尊以大方便言，甘露灭者，示寂之身无住。甘露者不死药长存。空色空而取真空，林微尼共尊金粟之仪。超生灭而还寂灭，窣堵波永奉仁祠之供。则其现在之法乘自高，又何诧乎过去之神通弥广哉。乃者演法护法者不表景从，财施法施者不呼响集，灌莽刊而凌云构迥，茇舍庀而不日功成。波斯之阜聿新，鸟斯飞而翚斯革。舍那之城永奠，龙听偈而鸽听经。拭目三明，慈容示笑于管尔。洗心八解，佛意恍形于善哉。是畴为无为功德，指不退轮以修东林之行。又畴为有为功德，建无畏鼓用复西龛之规哉。惭无简栖之文，用纪头陀之石云尔。

——乾隆《鄞县志》卷二十五《寺观》

(育王广利寺)宸奎阁铭

(宋)苏　轼

皇祐中，有诏庐山僧怀琏，住京师十方净因禅院，召对化成殿，问佛法大意，奏对称旨，赐号大觉禅师。是时，北方之为佛者，皆留于名相，囿于因果，以故士之聪明超逸者，皆鄙其言，诋为蛮夷下俚之说。琏独指其妙与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时士大夫喜从之游。遇休沐日，琏未盥漱而户外之屦满矣。仁宗以天纵之能，不由师传，自然得道，与琏问答，亲书颂诗以赐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书乞归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体也，将安归乎"不许。治平中，再乞，坚甚。英宗留之不可，赐诏，许自便。琏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归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广利禅寺。四明之人相与出力，建大阁藏所赐颂诗，榜之曰"宸奎"。时京师始建宝文阁，诏取其副本藏焉，且命岁度僧一人。琏归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来告曰："宸奎阁未有铭，君逮事昭陵，而与吾师游最旧，其可以辞?"臣谨按：古之人君知佛者，必曰汉明、梁武。其徒盖常以藉口而绘其像于壁者。汉明以察为明，而梁武以弱为仁，皆缘名失实，去佛远甚。恭惟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未尝广度僧尼，崇移寺庙，干戈斧质，未尝有所私贷，而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此所谓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琏虽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严甚，上尝赐以龙脑钵盂，琏对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坏色衣，以瓦铁食，此钵非法(器)。"使者归奏，上嘉叹久之。铭曰：巍巍仁皇，体合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师传。维道人琏，逍遥自在。禅律并行，不相留碍。于穆颂诗，我既其文。惟佛与佛，乃识其真。咨尔东南，山君海王。时节来朝，以谨其藏。元祐六年正月癸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充两浙西路

兵马钤辖兼提举本路兵马巡检公事武功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臣苏轼撰。

四明阿育王寺有宸奎阁，不知毁自何年，寺西折数十武即妙喜泉，相传沉碑在焉。余抵四明，命僧索之水中，乃得唐范的书常住田碑一通。其阴则有张无垢撰《妙喜泉铭》，数百年旧迹，一旦轩露，良亦有数哉。后从范东明司马谭及苏长公阁记。司马家藏有长公旧刻，余为欣然，命林生芝双钩入石以补阿育阙典，长公书流传甚多，独此笔法遒劲有欧颜风致，愿与海内操觚者共宝焉。万历乙酉冬孟，郡守温陵蔡贵易识。

——录碑文，增录明万历时蔡贵易考证

延庆寺净土院记

（宋）陈　瓘

明州延庆寺住持比丘，世有讲席，以天台观行为宗。自法智大师知礼，行学俱高，听徒心向，继其后者又皆得人。今百有余年矣，间有苦行精修之士来依道场。元丰中，比丘介然修西方净土之法，坐而不卧，以三年为期，期满，谓其同行比丘慧观、仲章、宗悦曰："我等各据一室，成此胜缘，后之来者加众，而室不增多。今延庆西隅尚有隙地，若得钱二千余万，构屋六十余间，中建宝阁，立丈六弥陀之身，夹以观音势至，环为十有六室，室各两间，外列三圣之像，内为禅观之所，殿临池水，水生莲华，不离尘染之中，豁开世界之境。念虑俱寂，了无异缘，以坚决定之心，以显安乐之土，所以顺佛慈而报国恩者，岂独我四人而已哉！所欲如是，其可成乎？"慧观等答曰："以无作任运之心，作有为利益之事，四明多檀信，何患乎不成！"自是日营月积，更七寒暑，凡介然之所欲为，无一不如其志者。初，介然燃手二指，誓必成此，元符三年三月落成之日，设千佛之供，复燃三指以增净誓。既成所难成，又舍所难舍，而原其用心，无私己之意。于是，见者闻者莫不随喜。净习之士，踊跃欣庆，而十有六室常无虚位。期满者去，发志者来，依胜境而获善利者，不知其几何人也。夫净土之教，古佛所说，诚心之士，谛受不疑。如来之叙九品，以至诚为上。上智者之造十轮，破疑心之具缚。缚解情亡，识散智现，则弥陁净境何假他求？若临明镜，自见面像。得者不由于识受，昧者何可以情晓超识？习而不惑，度情尘而独造者，其惟诚乎？故曰诚者成也，成自成它，惟此而已。（后略）大观元年八月初一日延平陈瓘记。

——乾道《四明图经》卷十

瓶壶山灵岩院新修院碑记

（宋）邱　陶

□□□古既变，圣人间出，然□号鼎分，而理教一揆，所以形仪皇化纲纪人伦□。东鲁先儒阐诗书而恢礼乐，真□□氏本清净而谈虚，无独□金仙觉王，西方之圣人也。自东汉永平中，因梦显灵权，舆兹法徭，是像教来□□□兴历绵代，以相高□福田而浸久，矧函夏之至广，生齿之至伙，奉□佛之□□□□弗□其如二□之分，归向尤盛。至于名都秀壤植鸳，晨风暮云送鸿钟而答响，斯盖风气纯和，□□□尚者哉？四明鄮东□五十里有瓶壶山灵岩院者，即唐正明六载里人刘轸舍产首创也。天□□□□□□□育王胜概而前控天福

□□□□赐额以名之。是院东西徂北，咸极峭峰，南自山平，西而下抵白□□□□□□□□□祚比也。既与□□□檀信，苏文皓暨徒众等疏辟僧道以全户，院事师苦节霜□至□□□惟道所适□□□□□□□惟俊者□悟真乘宅心道秘，□博施之高义，嗣悲济之先芬。因议梵修四顾隳弊是□乃罄必□□□□□□□□□将□□□□矩以广其居，远迩知劝，□然风从，□金帛者罙繁，资储廪者非一，即时□工，卜日□□，楩梓栒杞□□斤而芟夷，金碧丹漆，□心匠而绚绘，莫不基址鼎新，舍宇棋布，春烟积雾，与□□以同光；秋云霁虹将□飞而共□。有法堂焉，足以演□秘文，揄扬圣教；有僧堂焉，足以燕集缁黄，驻息巾□。□□□□□□□旧规，方丈□□□□从新制，外则三间而峻峙，内则长廊而环帀，□厦钜细总一百余，自是幢□□□□□□□□四海归心，合□□□得不谓俊师怀博施悲济之义，□如是哉？古君子所居一日，而尚必葺□□□□□□□佛道场之所耶。□□□□□素不□文□以直书□叙梗概。

——选自北仑区《灵峰志》

（保国寺大殿）造石佛座记

（宋）许明礼

明州管内都僧正、国宁寺传天台教观、赐紫智印大师，约之同弟子陈延咏、延绍，妻孔十四娘，弟新妇夏十一娘，男世卿、世清，弟子丁彦隆、产昌，寿母徐廿五娘，妻陈小二娘，弟新妇龚小五娘、男公明、公昇等，同施净财制造精进院大殿内石佛座一所，式裒巨利，奉答四恩，用资三百，仰乞王相垂明，诸天昭鉴。时壬午崇宁元年五月 日谨记。石匠许明礼。住持沙门约文。

——录碑文

天寿院记

（宋）周　铢

四明山盘亘千里，隐如叠浪，而西南诸峰惟灌顶、定光为最高。旁有瀑布泻于两山万叠之间，峭壁参云，足不可到。其下有三井焉，泓然澄深，清澈见底，是为天井。岁时大旱，郡邑之人不远百里来祷于井，随求而应变现，俄顷有金线蜥蜴之状出而赴感，作为云雷，沛为膏泽，为一方千里之惠，而岁每有丰，以故此邦之人咸生信仰。建隆初，有僧道凝自福唐来，爱其峰林深秀，遂卓锡于麓，扪萝而上，危磴嵚嵌，行三里余，始至其井。旱时灵响浸闻，缁徒日众，殿堂重复，长廊广庑，几至百楹，乡人遂以天井院名之。咸通中，刺史李伉以祈祷累验，乃即崇寿宫建五龙堂以答休，俾郡人咸使香火，有石刻在焉。治平中，郊祀大飨，得请于朝，始以天寿赐额。宣和三年春，予游定光（寺），爱其山水胜绝，盘桓累月，见所谓天井瀑布，不绝如线，而佛刹殿宇，俯视于烟云晻霭间，欲一到，未果也。一日，住持僧净高自天井来访予，语及院之所以兴与所以得名之因。异日，数过予于水西，辄求记于予，以纪岁月，且将刻赐额敕黄于石，予因以山川游览之胜、三井灵异之感，并净高之言，叙次以书。

——乾隆《鄞县志》卷二十五《寺观》

天封塔地宫出土宋代石函盖面铭文

(宋)赵　允

大宋国两浙明州鄞县武康乡都税务前界生姜桥西居住奉三宝弟子赵允妻李氏四娘，男京宗、女三三娘，媳妇包氏六五娘、叶六乙娘，男孙功保、真保、官保，女孙五四娘、五七娘、五九娘、六十娘、六二娘暨与阖家等制造浑银地宫、三圣佛像、阿难、迦叶共五尊，并造石函盛贮。仍舍绢五匹，抄录近远男女信士名衔，随此地宫奉安天封宝塔基址下。伏承乡贡进士王居隐与阖宅等备己财，先造宝塔第一层，及承广慧禅师传法门德亨，舍古佛舍利一百颗入地宫殿内，□集无上善利，祝延圣寿，保国界安宁，稼穑丰稔，人民乐业，疫疠蠲消。惟愿天龙八部护法诸天，增彼威神，灵通自在，来我此处，作大护持。此望内外障缘，咸皆寂灭，坚牢基地，道心不悔，世世生生，永为法侣。更冀三涂八难，六道四生，无依无归，一切受苦众生，冤亲眷属，造塔功德，普用庄严法界，有情齐霑利乐。大宋太岁甲子绍兴十四年三月戊辰十八日己巳赵允谨题，□□□干缘僧德华，住持僧妙义，绳墨俞宗晟，刊者陈铎。

——录出土碑铭

法智大师行业碑

(宋)赵　抃

法智大师，名知礼，字约言，金姓，世为明人，梵相奇伟，性恬而器闳。初是父母祷佛求息，夜梦神僧携一童遣之曰："此佛子罗睺罗也。"既生以名焉，毁齿出家，十五落发受具戒，二十从本郡宝云通法师传天台教观。始三日，首座谓曰："法界次第，若当受持。"师曰："何谓法界？"座曰："大总相法门圆融无碍是也。"师曰："既圆融无碍，何得有次第也？"座无语。继一月，自讲心经，人皆属听而敬，谓教法之有赖矣。居三年，常代通师讲入文销义，益阐所学，出住承天。继迁延庆，道法大炽，学徒如林，日本国师遣徒持二十问要，师答之咸臻其妙。真宗皇帝久知师名，遣中使者至寺，命修忏法，厚有赐予。师与遵异闻，二法师同修《金光明忏》以为祷，三日，雨未降，彻席伏地，自誓以告曰："兹会佛事，倘未应祷，当各然一手，以供佛已。"而雨大洽。尝与奉先清源、梵天庆昭、孤山智圆为书设问，往复辨析，又遣门人神照大师本如与之讲论，卒能取胜。其所制指要、妙宗二钞观音品别行、金光明诸记、大悲忏仪悉传于世。尝偕十僧修法华忏三年，约共焚身，以起精进。翰林学士杨亿、驸马都尉李遵勖荐以紫服、师号，心尤敬仰，知欲自焚，致书劝止。复委天竺式师自杭至明面沮之，皆不听。郡守李夷庚密戒邻社常察之。师愿既莫遂，乃复集十僧修大悲忏三年。后于岁旦结光明忏民七日，为顺寂之期，方五日，趺坐而逝，实天圣六年正月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僧夏五十有四，其亡经月，发龛以视，颜臂如生，爪发俱长，既受荼毗，舌根不坏，舍利不可胜数。三主法师席，专事讲忏四十余年，胁不至席。授教倡道者，则全觉琮、尚贤、本如、崇矩、仁岳、慧才、梵臻之徒三十余人。当时从化以千计，今江浙之间讲席盛者，靡不传师之道，其于开人之功，亦既博矣。元丰三年冬十月，余谢事多暇，自衢抵温。法明院忠法师者，顷尝游衢，余未第时，曾与之接，忽敛衽而前曰："四明法智大师，释门之木铎也，继忠

实为其孙。其示寂六十三年矣，达宦之士，言可信于世者，乃无述焉，吾徒窃自羞之。”既而状其行，请碑于余，乃叹曰：“人生之初，虚一而静，本无凡圣之别。逮及战于事物之境，而莫之能返此，佛祖不得已而来震旦，繁其名相以化之，岂苟而已哉？设之以法而可行，示之以戒而不可犯，如目之有华，它人莫得见；耳之有磬，它人莫得闻。欲其自降，乃心而求复初本也。其后导师继而兴骋智慧之辩，谈真实之理，不离当念以超最上乘，不离文字以示解脱相，其究竟则无一法之可说，无一字以人，法智师已达乎此则何假于人言而后传者哉？”姑阅其所纪，众所共著，为之实录，将以答忠师之勤恳也。复赞曰：

大雄觉世垂微言，磅礴日月周乾坤。智者才辩穷化元，时为演说开迷昏。河沙佛法虽纷纭，俱入天台止观门。法智远出扬清芬，志坚气真貌且温。少而敏悟老益勤，或忏或讲忘晡昕。中兴教观真轶群，纵横言论妙入神。遗文粲若可讨论，辞淳理正道不烦。迩遐学徒日骏奔，冀兹正觉消波旬。佛祖之道弥加尊，如流欲清必浚源，如叶欲茂必培根。行高名重上国闻，天子遣使来中阍。贤蒙励戚固所忻，命服锡号回天恩。知身变灭如浮云，誓勇弃舍甘趋焚，素愿莫适仍修熏。众生嗜好随贪嗔，三途转徙如膏轮。有能顿悟报施恩，罪福苦乐歧以分。说本无说谁其人，师心了了所夙敦。言能观忘宁非真，身虽云亡宁非存。江浙蕃蕃其子孙，诏亿万世观斯文。

——《佛祖统纪》卷四十九

佛果勤禅师示隆知藏法语碑

（宋）佛果勤

五祖老师平生孤峻，少许可，乾曝曝地壁立，只靠此一着。常自云：“如何一座须弥山，岂可落虚弄滑头谩人，把个没滋味铁酸馅，劈头拈示学者令咬嚼？须待渠桶底子脱，丧却如许恶知恶见，胸次不挂丝毫，透得净尽，方可下手锻炼，方禁得拳打脚踢。然后示以金刚王宝剑度其。果能践履负荷，净然无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应转向。那边千圣罗笼不住处，便契乃祖以来所证，传持正法眼藏，及至应用为物，仍当驱耕。夫牛夺饥人食，证验得十成无渗漏，即是本色道流也。摩竭陀国亲行此令，少林面壁，全提正宗。而时流错认，遂尚泯默，以为无缝罅，无摸索，壁立万仞。殊不知本分事恣情，识持量便为高见，此大病也。从上来事，本不如是。岩头云：‘只露目前些子个，如击石火、闪电光，若构不得，不用疑着。此是向上人行履处，除非知有莫能知之。赵州吃茶去秘，魔岩擎叉，雪峰辊球，禾山打鼓，俱胝竖指，归宗拽石，玄沙未彻，德山棒，临济喝，并是透顶透底，直截剪断葛藤。大机大用，千差万别，会归一源，可以与人解粘支缚。若随语作解，即须与本分草料。譬如十斛驴乳，只以一滴狮子乳滴，悉皆迸散。要脚下传持，相继绵远，直须不徇人情，勿使容易，乃端的也。’末后一句，始到牢关。”诚哉是言！透彻生死，提持正念，全是此个时节，惟踏着上头关棙子底便谙悉也。

隆公知藏，湖湘投机，还住北山十余年，真探迹精通本色衲子。遂举分席训徒，已三载。予被睿旨移都下天宁，欲得法语，以表道契，因为出此数段。

宣和六年十二月中浣，佛果老僧克勤。

——《新修天童寺志》第九章“碑文选录”

妙喜泉铭

（宋）张九成

育王为浙东大道场，地高无水，僧众苦之。绍兴丙子佛日，禅师杲公受请住持，周旋其间，命僧广恭穿穴兹地，为一大池。锹锸一施，飞泉溢涌。知州事姜公秘监见而异之，名曰“妙喜”。无垢居士为之铭曰：“心外无泉，泉外无心。是心即泉，是泉即心。”或者疑之，以问居士：“心在妙喜，泉是育王，云何不察，合而为一？”居士曰：“来，汝其听取。妙喜未来，泉在何处？妙喜来止，泉即发生。心非泉乎？泉非心乎？谓余未然，妙喜其决之。”绍兴丁丑三月丙寅无垢居士张九成书。妙喜老僧宗杲重说偈曰：谓泉即心，谓心即泉。无垢居士，作一弗穿。有出有入，有正有偏。居士凭么，妙喜不然。徐六担板，如见一边。泉只是泉，难唤作心。心只是心，决定非泉。是义不正，亦复不偏。泉乎心乎？亦非弃捐，拟议思量，十万八千。山门监寺僧善卿立石。

——录碑文，校核乾道《四明图经》卷十一

重修雪窦山资圣寺记

（宋）陈　著

雪窦山秀甲四明，正峰昂首下视，臂左右引，宽抱百顷，平麓之阳，资圣禅寺宅焉。山出二水，交于寺西南隅，战险喷怒，泻峭舞空，俯之以纳奇观，有飞雪亭。汇支涧而池，环池植美花佳木，关其坳，延揽风月，有锦镜桥。径而北，陟悬崖，纵寻丈许，立万仞表其下，群山紫翠，远近映带，数老松在上，多过龙迹，筑危阑曲槛以壮临眺，有妙高台。寺擅名胜，天境参错，居者、游者如在半空五云中，盘礴不能去。至元庚辰，师善来，以宿望公选领此寺，日以葺，岁以营，气象益以宏丽。戊子夏四月夜，寺灾，风烈不可扑灭，惟众寮涅槃堂存。师曰：“变酷矣，非数可诿，祗自引咎。然栋宇无常，风景故在，坏者复兴，吾责也。”即日西上，沥苦语白之总统所，莫不感恻赞勉，捷飞公牍，戢沮挠，蠲科敛，主张之孔力，奋然东还，誓以必办。特烬余茫无费源，于是倾箧蓄，贸财转粟，鸠梓匠，走奴隶，坑焦墟以涤瓦砾，跋绝磴以抡屋材，神气旁魄，心计乘之，不日而伽蓝祠、圆通阁、香积院、仓廪、碓硙成，冬而大佛殿、山门、方丈成。明年而斋堂、明轩、东西廊成。又明年迄今年冬十月而诸像设，而法堂、明觉堂，而楼馆寮序湢溷，若梵具皆成。金碧峥嵘，钟鼓时节，纪纲之，规矩之，休其徒数千指，山川草木亦烨烨有新意。厥初罹变，议者谓非三世四世，莫克规复，今而三年七越月，翕然变化，纤悉完备。非他有缪巧也，天下事公则立，私则踣，勇则决，懦则贰。师以平昔服用之资，弃掷无遗余，以不事筋力之年，食息不便，安一念之烈，贯金石，质鬼神，人无人心，则己有心焉，则人必服。事非人为，则已有人焉，则事必济。人百其力，事倍其功，其速成也固宜。东南名刹，废者良多，诞不事事者废，猬自营营者废，甚而利其灾则去者废。以此视彼，为何如哉？寺本唐会昌以前创，名瀑布。咸通八年，更名雪窦。宋咸平二年更今额，以唐常通禅师为第一祖，尔后湖海称二觉道场，以智觉、明觉为重。绍兴末，毁而复，莫详为谁。今师之于此寺不惟复之，而又大之矣。余家寺之近，杖屦往来为数，于其成，往观焉，师以记请，吁，世道流易，人事废兴，触于中者浩浩，乃于佛者流见如师之美迹，是不

可以不记。若其以行道说法为己任,则非记寺者所及。师郡之象山著姓樊氏子,自号石门,年今七十有六。相其役者耆旧僧类有劳,而始终之者三人,允枢、宗永、如明也。

——光绪《奉化县志》卷十五《寺观下》

天童山景德禅寺千佛阁记

(宋)楼 钥

淳熙五年,孝宗皇帝亲洒宸翰,大书"太白名山"以赐天童山景德禅寺。寺之阁甚雄敞,刻云章尊阁,其上又于方丈专建一阁,以藏真迹,实为禅林盛事,前所未有也。初,西晋永康中,沙门义兴卓庵此山,有童子手给薪水,后既有众,遂辞去,曰:"吾太白一辰,上帝以师笃于道行,遣侍左右。"因忽不见,自是始有"太白"、"天童"之名。山在郡东南六十里所。太白一峰,高压千岭,雄尊深秀,为郡之一望。绍兴初,宏智禅师正觉欲撤其寺而新之,谋于众。有蜀僧以阴阳家言自献曰:"此寺所以未大显者,山川宏大而栋宇未称,师能为层楼杰阁,以发越淑灵之气,则此山之名,且将震耀于时矣。"觉深然之。乃拓旧址,谋兴作,内外鼎新,以次就成。智匠高妙,务极崇侈。门为高阁,延袤两庑,铸千佛列其上。前为二大池,中立七塔,交映澄澈。游是山者,初入万松关,则青山夹道凡二十里,云栋雪脊,层见林表,而倒影池中,未入宝阁,已非人间世矣。中建庐舍那阁,尤为壮丽。住山三十年,其为久远之计,皆绝人远甚。后有慈航了朴,一住亦二十年,起超诸有阁于庐舍那阁之前,复道联属,至今巍然相望。又大筑海涂,增益岁入。由是,天童不特为四明甲刹,东南数千里亦皆推为第一。游观者必至,至则忘归,归而诧于人,声闻四方。江湖衲子,以不至为歉。皇子魏惠宪王恺出镇,一见慈航,欢若平生,暇日来游,顾瞻山林,登玲珑,坐宿鹭,或累日不忍去,因图以进于上。会稽郡王太师史文惠公浩,又从容奏请,遂有四大字之赐。瑰奇绝特之观,无以加矣。十六年,虚庵怀敞自天台万年[寺]来主是刹,百废俱兴,追迹二老,而千佛之阁,岁久浸圮,且将弗支。犹以前人规模为未足以称上赐,欲从而振起,更出旧阁及前二阁之上,佥以为难,师之志不回也。先是日本国僧千光法师荣西者,发愿心欲往西域,求教外别传之宗,若有告以天台万年为可依者,航海而来,以师为归。及迁天童,西亦随至。居岁余,闻师有改作之意,请曰:"思报摄受之恩,糜躯所不惮,况下此者乎?吾忝国主近属,他日归国,当当致良材以为助。"师曰:"唯。"未几遂归。越二年,果致百围之木,凡若干,挟大舶泛鲸波而至焉。千夫咸集,浮江蔽河,辇致山中。师笑曰:"吾事济矣。"于是,鸠工度材,云委山积。列楹四十,多日本所致。余则取于境内之山。始建于绍熙四年季秋之甲申,才三载告毕,费缗钱二万有奇。是岁海庄倍稔,赢谷三千斛,如有相之者,不求于人,见者乐施,以迄于成。凡为阁七间,高为三层,栋横十有四丈,其高十有二丈,深八十四丈,众楹俱三十有五丈。外开三门。上为藻井,井而上十有四尺为虎座。大木交贯,坚致壮密,牢不可拔。上层又高七丈,举千佛居之,位置面势,无不曲当。外檐三,内檐四,檐牙高啄,直如引绳。旅楹有闲,翚飞跂翼。周延四阿,缭以栏楯。内为绮疏,表里明豁。自下仰止,如见昆阆。梵呗磬钟,半空振响。徜徉登览。四山下瞰。河汉星斗,如在栏槛。御书金榜,巍乎中峙。翊以翔龙,护以绛绡,高出云霄之上,真足以弹压山川,传示千古。善财童子,大庄严藏。入见楼阁,广博无量,则不可知。若经行四方,室屋巨丽,殆未见其比也。

钥奉祠东归，尝往游焉，惊叹杰特，目眩神骇，过于耳闻。敞请记其事。老矣学落，不能形容，姑记大概，以表吾乡之胜。海内好奇之士，欲游而未遂者，览此则太白之景思过半矣，虚庵道价素高，禅子向方，岛夷亦闻其名而归之，加以愿力深重，才刃恢恢，巧匠瑰才，成此胜事，观此无不钦叹。或请饰之，敞曰："殚力竭材，幸济登兹，若丹雘华饰，尚有赖于后之人云。"

——乾隆《鄞县志》卷二十五《寺观》

广恩崇福寺碑记

（宋）王应麟

浙河以东，山水名天下，四明为最。出四明西门至林村，行六七里曰桃源。循桃源而入，虬腾驷奔，气势奇峭，紫岩为最。溪清谷窈，楸槚郁茂，是为太师袁卫公之阡。公笃厚好善，用昌大厥家，嗣子尹神京，贰枢廷，相攸紫岩之阳，俶建梵宇，遹承先志，奉大士像，而《法华》手泽藏焉。请于朝，赐名广恩崇福。秀概环观，甲于诸方。奥殿穹堂，俨然宝地。林霏岚翠，献状几席。松风涧泉，与钟鱼相答。创建鸠役，匠成于心，则住持僧可仁也，轮奂之孅，田畴之辟，仁皆躬服其劳。雅人胜士，来游而嘉叹之。惟古者礼貌大臣，推本德善之积，庙祀其祖祢，施于烝尝彝鼎。近世又即缁庐，寓蓼莪寒泉之思。于是锡命以宠灵之。盖君子谨终追远，无不用其极，而遇大臣之礼，亦至矣哉。夫秉彝好德，人之良心。释氏以空寂为教，若外乎伦纪。然其书有大报恩篇，言孝与儒合。是故致严致悫，而宫室之，以荐苾芬于九原。礼可以义起也，观于斯者，爱敬之心，油然生矣。余谓善必有庆，如殖斯获，非以邀福也。教子以食其报，可谓使为善者劝，一宜书。仰飞云而俯拱木，著存不忘，于以诏万世子孙，勿替引之，二宜书。披坏壤经营，用力勤，刻意专，南丰所为称学佛者，将以勉吾儒也，三宜书。寺经始于绍定庚寅之孟秋，越淳祐乙巳季夏考成。是岁之秋，可仁请识岁月，诏永久，遂书其事于石。郡人王应麟记。

——延祐《四明志》卷十七

宝庆讲寺记

（宋）王应麟

浙河以东，浮图氏之宫，鄞最盛。盖其民醇厚好善，浮图因以善入之。波靡而从者滋众，剪茅之宇，俄为招提、兰若，习使然也。然其徒用力亦勤矣。鄞之北十里曰青林，面江背阜，夷旷闳敞。苾刍宗本始披藜藿为精蓝，三传至广清，辟而大之。开禧丙寅，请于朝，迁旧院额，揭名"宝庆"，宣献楼公大书其额，蔚为丛林伟观。广净继之，轮奂鼎新。祖突嗣事，赓续前绪，捐其私橐中资，峙其粮，像以尊教，楼以鸣钟，青林有亭，雨花有轩，二解脱有门，捃拾铢累，日衍月益，黼绣岩洞，藻缋烟霞，一旦化庳陋为瑰丽。既成，突犹子智恭来谒，曰："突老矣，恐声迹泯泯，愿谂后之人，永无斁。"余作而叹曰："佛者，于伦纪空假也，而继之不懈如是。由清暨突，三叶相承，踵武堂构，缙绅世其家者弗逮焉。吾儒被服《诗》、《礼》，原道本论是习，思厥先祖父之文献，若嘉于谊，谟于征，若璠玙经纬之家，克对无羞，乃为儒其行。否则，群之于实，超之于鉴，弗念厥绍，独不愧于佛者乎？"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余书其事，非曰崇异教、徼福利也，传示里人，庶吾党观之，油然发其强学力行之志，余亦以自儆云。虽然，佛学久而传者，以心为法也，美官室末矣。明此心之妙，桑下一宿，蓬累而行可也。恭其语突之徒，俾归而求之。

——录碑文

宝庆院新建观音殿记

（宋）黄　震

青林山宝庆院，创自开禧丙寅，距今德祐改元已七十年。中更大参政攻愧楼公题其额，中书厚斋王公记其事，凡所以恢张藻饰之者，已极名胜之选，他不俟赘辞矣。主僧昙华新造观音殿成，介进士虞君亨父复请予为之记，是岂可已而不已者哉！盖闻佛氏以寂灭为教，凡吾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身，与吾父母妻子、君臣上下之伦，及吾耕食凿饮生产作业，凡所藉以资生之具，尽欲屏绝之。故桑下不敢三宿，恐成恩爱，惟行道乞食，以毕余生；一入涅槃，了无所有，此寂灭之说也。后之为佛者，不能尽然：仍奉养以爱色身，仍眷聚以代骨肉，仍头首纲维以效君臣上下，仍田以食，仍室以居，视世俗殆无异。甚者，视世俗反加侈大，往往与寂灭之说正相背驰，故人或得而议其后。惟观音之在佛氏，号"大慈大悲"，水旱必于此祷，疾痛必于此告，凡有求而不获者，必于此依归，名以灵感，人无敢议。故僧庐佛舍，千窗万宇，必待观音殿成，然后称大备。盖今佛氏之号召人心，莫切于观音矣。然感人必以其身，修身必以其实，其或迹自迹，心自心，崇饰自崇饰，作为自作为，观音自观音，而我自我，则观音于我何有哉！是必真不杀，真不贪，真不嗔，真不作诸恶，真能大慈大悲如观音，以劝里人皆不杀，皆不贪，皆不嗔，皆不作诸恶，皆能大慈大悲如观音，则观音不在观音而在我，不在我而在众善人之心，譬之一水一眼，一日一月，千水千眼，千日千月，处处应现，无非观音。岂必真珠璎珞，像设于净瓶岩石之间者为观音？夫然后水旱祷必应，痛苦祝必瘳，凡有求者求必获。是信乎其灵感，是信乎足为佛氏解后议，是信乎可无负今日建观音殿之初意。虽然，亦岂待他求而可哉？慈悲即吾心，一念之仁在反求而扩充之尔。德祐改元年正月十三日。

——《黄氏日抄》卷八十八，校碑文

宁海净土寺舍田

（元）牟　巘

大德丁未，宁海县净土禅寺主僧可渊，以前进士葛寅炎所捨涂田事，状文溪本畅上人，遇吴兴，谓陵阳牟巘曰："净土古葛寅炎地也，田不半顷，休庵、妙云二师首筑濒海二涂为田，僧始庖食，既而用烦徒伙，一翁元禅师计将焉出？"有谓某某分塘深为沃壤，然富人之田不可图，图其外田斯可矣，图成，昔不半顷者，今以顷计。至元辛巳秋，飓风挟潮，围田内外皆海矣，所恃以啖众者历洋二涂耳。无则仪禅师，吾祝发师也，益以凌屿塘，竹山圭禅师复益团前塘。大德庚子可渊承立兹山，修复之念切，顾不建也。至癸卯甲辰，风潮屡横，向之所恃以啖众者破矣，凌屿、团前又破矣。于是葛公喟然叹曰："理有乘除，必相须，而运岂终否耶？"遂度地庀工，尽捐所重而经营之，一毫不假于人，期于事之集也。甲辰秋，历洋、凌

屿、团前塘相继而复，相塽之外围复之未能，所谓八顷者皆海矣。心罢力殚，惟望洋向若而叹，或售焉，或舍焉，或舍而售焉，昔之不可图者，今不图而得焉。至乙巳尽内围先成。夫以数十顷之荒涂，六百顷之断岸，经始于仲秋至孟冬而告成，既成而辄圮，又一月斯完固矣。非曰能之，列祖阴相百灵显助而致也。竹以束计千有奇，木以章计三千有奇，力以工计者五万有奇，以基若工若竹木连载之，费以缗计三万三千有奇。念坏之易、成之难，不书何以镜来者，将求文以刻。余曰：释之道贵清净寂灭，上乞法于佛，以延慧命，下乞食于檀，以资色身，马祖、百丈以前，丛林且无，有涂田云乎哉？有丛林则有众，众则非田无以赡，然其田赖以坚固垂久者，惟力之深广耳。山岩可泐，我田有秋。沧海可枯，我愿无违。后之继者，能体师之为，汝知师之克承志，则师之功当与此田俱不朽矣。师四明人，自号枯海。是岁佛成道日记。吴兴赵孟頫书。

——光绪《宁海县志》卷二十一《碑碣》

大海会寺记

(元)袁　桷

出城西门皆良田，白水高下，绿树蓊然，鸡犬相闻，农家善于其业者也。余繇京师回，舣舟驿亭，望之则朱甍碧瓦，杰然为人天居。佛之道以枯槁坚忍为能事，卉衣粝食，树下冢间，不求其丰足，故从者乐然如归二千余年，为之说者，以庄严为善果，淳者益信，薄者益怖。而梵宫宝刹，合郡县山水之胜，悉为所据，日增月益，有不可胜言者。四明海之东绝处为补陀岩，大士显焉。鄮之东为育王山，释迦舍利塔焉。遵陆而南为岳林、为天台，皆游历之所，而补陀、育王，自天子至于王公、百司，乘驲奉香币，不绝于道，四方之民，终岁膜拜。至于西门，始求其渡海之路，然而触风涛烟雾，率莫悉处所。又舟人伺其危殆时，有不利目接其事，而来者益不止。岂非其教足以倾动，而为善者有以复其良心也。有僧曰妙寿，介于余所尝游之友曰董复礼，以其建庵之始末告曰：兹庵之创，专以奉补陀、育王、岳林、天台之游者也。初卜地城西郡民任氏，首不过地千步，屋三楹。有同志僧日习、妙然、宗尚，善劝募，倾舍骈集。又有僧元安、清持，以行业振厉，信者俱至。善士翁文坚翼辅之，首建佛宫，且割田以济。未几，宣慰杨侯梓益，买田以赞相。由是拓地为亩十五，屋百楹，殿堂、门庑、迎宾、习静各有其地。泛海有舟，放生有池。独不设方丈，惧后人之逸乐以自恣也。不请寺额，曰海会庵，惧其夺攘以为兹所之凌替也。其说若是，愿请记，以求永久。余曰：博施济众，昔之圣人犹以为慊，浮屠氏日丐假于外，而皆足以慰其志意，盖其说汪洋浩博，参之以报应，而为恶者惧。吾儒之说，百姓日用而不知，卒之以道政齐刑者，不得已之具也。逃空虚、绝人事，释氏本旨，而其生产作业，皆取于吾教。若今有司兴缮，则民不胜怨，咨海会之成，相胥以劝，何其易也。妙寿深湛善思，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其拳拳于后者，厥虑若是。虽欲弗永久，其得弗永久乎？泰定二年乙丑四月癸未记。

——至正《四明续志》卷十

岳林大中崇福寺重建藏殿记

(元)黄　溍

佛灭度后，存于今者，象教而已。开元所录五千四十八卷，与后人之增译，即其所谓教

也。自菩提达摩承摩诃迦叶之正传，以不立文字为宗，学者几于废经不谈，而禅林所在，无不安置经藏，尊奉惟谨。窃意世尊从始成佛乃至涅槃，于其中间不说文字，藏固无所收；云台宝纲，尽演妙法，毛孔光明，皆能说法，藏亦不能摄。凡其所教所传，可以开示悟入乎佛之知见者，盖非外非内，非别非同也。岳林寺，古之禅苑。水南湘师，今之禅伯。师主寺事十有六年，以其化导之余力从事乎兴作，仆者必起，缺者必完，而于经藏尤汲汲焉致其意。以至治元年冬摹全经，至顺元年冬构广殿，元统元年冬度美材，征良匠，建大宝轮，一柱八面，实经其中。其止山立，其作雷动。神河龙负，可怖可愕。琢雕藻饰，殆无遗功。金碧髹彤，绚烂溢目。观者为之叹仰而不已。会谒补陀洛迦山还，过岳林，师谓予曰：吾书中言观音、弥勒，各有五百化身。弥勒在震旦浙河之东，于双林为传。大士于岳林为布袋和尚，其应迹尤暴著。大士以创物之智，肇创轮藏，摄十方于一尘，卷大海于一滴，使夫人一举手而种种佛法皆悉现。前兹大圣人以方便利益群品，而吾徒之所取法也。子大士里人，藏成，而子适来，宜为之记。予既睹兹殊胜，且有以识夫禅学者不即文字，亦不离文字，实于教外别传，庸勿辞而记之，寺之本末有事实刻石堂上，兹不书。

——至正《四明续志》卷十

延庆寺起信阁记

（元）韩 性

元统改元之明年八月初吉，四明延庆起信阁成，住山匡道大师我庵无公疏阁之所以名，若其建造本末，驰书山阴，俾记其事。其言曰：能仁氏之道，授其大弟子，十二传而为马鸣，又再传而为龙树。世之传书，尽马鸣、龙树道也。去龙树数百年，而南岳天台得其旨，由天台十二传，而四明法智继其宗。法智读马鸣《起信》之论有所悟入，以之印衡台之说，徵书合志，而圆顿之旨益明，天下之言教者，必以法智为指南焉。延庆寺为法智之道场，故本其所得之道以表之，此阁之所以名也。延庆故报恩院，宋大中祥符改今名，毁于建炎，圆辩琛公复建，始为起信之阁。复毁于嘉定，古云粹公复建，乃即其处为起信堂，而建大悲阁于其后。再毁于至元己丑。泰定甲子，其故址委于瓦砾者垂五十年，而起信不为重屋者，盖一百二十年矣。至顺壬申，本无以教府之命，来住此山，讲授之余，不敢以修营为惮，独兹阁之建，度工浩繁，未知所出，郡人王元明首为之倡，委资程力，不呼而应。越三年阁成，参政鲁公大署其额曰元统起信宝阁。起信者，因其旧名，而元统者，以识其成之年，此其建造之本末也。初，延庆有所营造，清献赵公、忠肃陈公皆有记述。其后重修，无有为之记者。今阁之成，愿叙其详，刻之贞石，以垂久远。性闻之作而言曰：大哉起信之为义也，夫有疑则有信，信而弗疑，其惟已之所有者乎？心性人所固有，何有于疑，而信心有待于起发哉？舍生依妄，迷失本真，是以圣人显示真乘，还其本有，其义深广，非浅见者所能窥也。大士继作，乃总法要，直指心源，翻疑成信，信根不退，面究竟觉，是知大乘正信，不在言诠，而文字诠表，所以起其信也。妙音善字，重译而东，其传已久，法智抽关启钥，以辅止观之旨。所坐道场，人所爱敬，阁之立名，诸师所表。今我庵重建于废坏数十年之余，栋宇高明，丹青炳焕，见者闻者，发正信心，信根不退，成究竟觉，是知大乘正信，不属庄严，而宫室严饰，所以起其信也。法智有言：法籍人宣，人必依处。夫因处知人，因人知法，法体

平等，无处不真。然则斯阁之建，佛祖寿命，同一永久，大乘法印，同一流通，岂其他因缘所能及哉！既纪其事，继以铭曰：我闻马鸣，传佛正印。总修多罗，成此成信。所信伊何，一真心源。义阐三大，修列五门。斯文东来，阅几百岁。卓哉四明，朗然融会。宴坐海隅，教被四方。衡台妙旨，有沃其光。即其道场，杰阁斯建，大海东渐，悉于中见。群生具瞻，若佛见在。由正信心，入佛性海。永绝百非，包含万汇。像种种现，德种种备。如海甚广，如海甚深。又如大海，现影纳琛。我观佛法，无量无边。显佛正宗，此阁岿然。

——至正《四明续志》卷十

明州大梅山护圣禅寺重建记

(明)僧清浚

此田禅师耕公住持大梅山护圣寺之明年，予自东湖谒焉，授馆于上方。一日，耕公偕予行廊庑间，环视众宇而语予曰："兹寺之所以翚飞而轮奂者，皆先住持青山禅师目公之成绩也。公既化去，三十有一年，而予忝承其乏，每以前人功业泯无闻是惧。今幸辱子之临，敢托为文以记焉。"予谢以弗敏。它日复以为言，予不得辞也。谨按郡乘：大梅山在四明郡城东南六十里，汉梅子真尝隐其地，故曰梅山。今山有梅仙岩、仙人井，盖其遗迹也。而《景德传灯录》及寺之碑版所载，则唐车禅师亦居是山。至贞元十二年，法常禅师既得心法于马祖一禅师，乃自襄阳东游海上，入是山而乐之，因挂锡焉。初盖庵于山之北麓，纫荷为衣，采松为食，韬光泯迹，若将终身。时有僧自盐官来，入山迷路，至庵所，见师问曰："师居此山几何时耶?"师曰："但见四山青又黄。"僧又问以出山路，师曰："随流去。"而师于是复即其山深处以结茅焉。山之北麓，是为保福寺，而其深处，则今护圣寺是也。师之居山时，马祖遣一僧至问曰："师见马祖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师曰："马祖向我道'即心即佛'。"僧曰："马祖近日佛法又别，又道'非心非佛'。"师曰："任它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僧回举似马祖。马祖曰："大众梅子熟也。"由是道声著闻，学徒麇至。开成初遂成兰若曰：上禅定寺。不二三载，众羸七百。后师示寂，阇维得五色舍利，逐垒石西冈而塔焉。师□居有象虎驯伏左右，师化而虎亦随毙，故今塔旁有虎冢也。会昌间，寺以例废。大中复教，重兴缔构，仍得请至朝，赐额"观音院"。晋天福中，有慧明者居之。明再传而至道宁，撤众宇而新焉。宋大中祥符初，始改赐今额。嘉祐中，子蟾者尸寺事，既复新其栋宇，且垦田岁入千斛，植松计万数，门庭遂以恢廓。宣和初，郡刺史命有司厘为十方，令择人而主之。于是，润之甘露法明，处之天宁法尚相继，以祖道阐，□遂广禅林之伟观焉。嘉定中，寄庵师宗相有兴建功，复罄其私，垦横溪之田，工以万计。元至顺三年，寺扼于灾。未几，而目公至。公素有德誉，远近皈心，遂锐意兴复。明年，建大殿，造佛天像。又明年，崇宝阁。不十年而尽复旧观，可谓中兴于兹刹者矣。予谓兴建乃有为功业，其视无为之道，固若有径庭焉。然古之荷大法者，曷尝外是以为化，故有以游戏三昧而幻成宝坊者矣。如来世尊盖尝有云："不尽有为，不住无为。"岂不然哉！然自像教东被，塔庙之盛，辉映于海内者几千万区，而兵兴以来，廿余年间，焚毁蹦践之余，殆化而为丘墟榛莽矣，幸以穷僻之隅而仅获免者，又率多破坏如逃亡家，求其如兹刹之岿然整饬者，复几何见耶？故予不能不大为法门叹也！耕公以丛林伟望，所以振坠起仆于是寺者多矣，顾乃不以一毫自录其功，而汲念

前人之勤劳，而思有以垂永于无穷，可谓能以荷法为心，而独出于等夷者矣。目公本郡人，嗣东州永禅师；耕公天台人，嗣竹泉林禅师。复言师志糙本宗师宝生，先莅事时，皆有缮治完葺之功，今退休居寺之东堂云。洪武八年，岁在乙卯，十月既望，前四明万寿禅寺住持、沙门清浚记。前国子上舍生、天台王寓书并篆题。

头首：正盟　知事　昙胤　法基　法瑛　见性　道平　昙昉

耆旧：智性　性复　禅觉　道心　禅基　德悟　如缶　义琛　宗契　梵珙　法璇　昙昱、普化等立石。郡人胡泰之刻。

——录碑文

保国寺云堂记

（明）陆　绅

云堂者，保国寺精进院之祖堂。清隐律师重建而始名也。释氏之祖堂，即儒家之宗庙，供奉列祖先觉神主，春秋岁时，荐陈礼拜，以妥先灵，以伸孝思。盖传其道，继其世，则当主其祀，与我之父子祖孙之气脉相承者，其事一也。精进院向有祖堂，历世既久，栋宇倾颓，不蔽风雨。清隐师与其徒交应文伟，因旧基，构新堂，锡名曰云，而列祖先觉之灵，得与诸天同得所栖止矣。顾其谓之云也，众不知所取义。落成之日，师方六秩，邑之贤士大夫，咸在称庆。酒半，起问师所以名斯堂者，师曰："我名清隐，古之隐者，大隐隐朝市，小隐隐邱樊，今我奉西方出世之教，朝市不宜隐，邱樊不屑隐，我其与云而隐乎？天下无心之物莫如云，云合而雨，无心于合也；云同而雪，无心于同也。春为浓云，夏为奇云，白云于秋，冻云于冬，四时之变，无心于变也。吾坐于室中，凝心于无何有之乡，虚室生白，吉祥止止，随云以隐，合亦不知，同亦不知，变亦不知。推之我祖，无不如是。此我以云名堂之意也。"时越仙陆叟听而悦之，因申其意而为言曰：隐之义，与显对者也。古圣贤具经天纬地之才，匡世安民之略，或不见用于时，卷而怀之，栖息山林，优游陇亩，则谓之隐。惟其有可以显者，故隐以称焉。不然，横目二足之徒，不知几千万万，其得列名于朝籍者几人，岂得胥称为隐哉？释氏具大神通法力，能普济斯世，而自屏于清净寂灭，斯则隐之大者也。今夫云生于山，而性与山宜。然其出也，弥天际地，不崇朝而雨天下，润万物，泽群生，及其入于山也，则一片白云，且不知消归何有矣。故物惟云可以称隐，人惟具云之才而后可以隐，可以隐于云。昔德贤尊者，丕扬圣教，道行弥天，为斯祖堂。今师克绍而述之，则师名清隐，而斯堂名云，不亦宜哉！座客皆称善。遂述之以为记云。明弘治癸丑八月 日，邑人陆绅撰。

——嘉庆《保国寺志》卷上《艺文》

重修普济禅寺碑记

（明）赵文华

慈邑之胜在册冈回合，而江潮汇其左右，纡徐蜿蜒，得天地朝夕之正气为襟袍，而其融结秀丽，以得湖渚为至胜。若邑后阚峰诸山，蔚然特秀，当石柱峰之正脉，行数十里而止于此。其下为阚湖，环山里许，中有湖岛数四。湖之下即溪，潮吞泊穿，络邑治之阳，而为后江，又不数里为前江，登山视之，二江势若层带。其南远峰峙列，叠嶂数顾。以故慈邑之胜

钟于人，为两浙冠，旧矣。然考其由置，实唐房公琯自丞相御史出令是邑，陋勾章故治，卜迁于兹。其鼎建规画，诚为吾兹万世所赖，而其实本于吴相公阚公泽云。公故会稽山阴人，吴太祖时中书令，礼仪律象多所赞裨，以儒学劳，封都乡侯，尝卜筑吾慈阚峰之下，而湖山因名下焉。盖公之高风雅致，诚足以借重休光，而至于今未磨者乎？夫启榛莽为庐舍，去所生而从所乐，非精神融洽，深得乎至好，奚取而创焉。阅数百年，相度邑治，非周游环览，方二百里内，无足以当都聚之胜，亦岂其殚心劳力，经营邑治，爽砣盘薄如今日者。予幸生兹地，徜徉湖山，历览古人所为，钓游往往唏嘘浩叹，恍乎精爽不昧而若翼予之左右。固其风物殊胜，洒然动人，阅千百世而入人怀思是耶？湖上故有普济寺，志谓吴赤乌年建，中列浮屠而祀公像于两楹之东，相传公舍宅为之者。夫公之精神嗜好既深得于其平生，其剪辟之功又永及于邑人如是，是所谓有其举之而不可废者，其不在兹欤？住持僧行迪悯寺中微，率其徒智端、智戒而葺之，因正公位，使得与浮屠俗尚并传永久，亦可嘉也。予故为乐歌三章，章七句，俾岁歌而祀之。其一曰，灵之来兮山阿，謇中正兮无他。郁桂枝兮嵯峨，吹参差兮薜萝。美要眇兮宜过，即之兮庭柯，与余成兮无何。其二曰，灵之来兮洲中，倏连蜷兮即降。辛夷楣兮药官，缭杜衡兮芙蓉。思翱翔兮忡忡，即之兮兰丛，与余成兮无穷。其三曰，灵之来兮江浒，泝烟流兮极涌。擗蕙榜兮荪户，挠翩翩兮芳杜。望佳斯兮容与，即之兮蕙渚，与余成兮居处。嘉靖二十二年岁次癸卯冬十一月长至日立住山沙门行迪。

——光绪《慈溪县志》卷五十一《金石中》

天童寺祖堂碑记

(明)密云圆悟

设造祖堂，盖因三因：一因山僧从上来源中，有天童华、天童杰二祖。故于育王来扫二祖塔。询问住僧，竟无知者；二因天童请入院后，遍礼《传灯》所载本寺升堂、说法、利生者，不惟山属他姓，即塔已大半掘坏；三因旧住房僧惟设递代、受度、付产业者为祖，即宏智儿孙例。如此，故山僧发愿，自开山来，凡开堂演法者，咸设牌位，同居此堂。遇朔望时，住持当炷香礼拜，启后人以了生死为心，不可以产业为事。即山僧设有儿孙，并诸房僧非于本寺开堂者，断不可入此堂，混杂先圣，致不尊重，获罪法门。愿护法韦驮并伽蓝神，监护本心，初因如此。是为记。

——《新修天童寺志》第九章“碑文选录”

永乐寺碑记

(清)黄宗羲

去余居六七里而近，有龙山永乐寺。大江横其东，蜀山峙其右。乃易之所谓“姚江东去蜀山青”之地也。蜀山者，陆放翁《入蜀记》云，兴国军富池有小石山，自顶直削去半，与余姚江滨之蜀山绝相类者，即此幽潜奇特，为山水胜处。淳祐间，铁崖禅师志先与其徒士怀、宝潜建报慈庵，景定请于朝，赐名永乐寺。卒，皆塔于寺之东偏。后四年，曾孙时敏、景星、蕴玉复毕所未备。铁崖与丞相史嵩之友，时敏嗣法佛鉴范，一时饱参久证，咸来依止。

咸淳七年八月庚寅，立碑于寺，传至正宗匡当元至元己卯。正宗能文好客，建水竹居，日吟咏其中。初，正宗主龙兴之上蓝，金华柳道传提举江西儒学，暇日过从，甚是好也。后二三年，道传受代还里，而正宗亦谢事归龙山。道传自金华扁舟访之，宿留是山几一载，相对赋诗，其见集中者，古诗二、律诗五七言各一。其律诗“连延黄竹浦，隐见白龙堆”。指余所居之地名也。诗皆刻石，篆三大字于堂。临别著《龙山古迹记》一卷。道传之门人戴九灵，避地慈溪之花屿凤湖，其于寺栖止尤数，而诗亦最多，怀故维旧，句甚悲凉。正宗再传为天宁禅师仲猷、阐明，太祖以高行僧召至南京，寻奉旨使日本，毕事归，奉诏许归隐山中。当其使日本也，太祖及宋景濂皆有诗送之。仲猷建归庵于寺左，盖以得归为幸。仲猷善鼓琴，又建二兰斋，其记之者，即九灵也。洪武乙卯，滑伯仁、宋无逸登其山巅，滑诗有“登临重九日感慨百年心”之句。正德癸酉，阳明先生与王世瑞、许半圭、蔡希颜、朱守中、徐曰仁流连信宿，赋诗于此，曰仁因记其事。兹山穷乡僻壤，自淳祐至正德，数百年间，而名迹之夥如此，乃不知废于何时。万历庚申，西绪缵重建佛殿，老屋数间，支撑于盲风苦雨之中，香烛无主，云水莫视。德聚行过而悯之，军持不借，萧然露宿，苦力三年，履笠云委，聿兴工作。穹殿中峙，轩庑回旋，有斋寝以安禅寂，有门闳以谨启闭，有方丈之室，有香积之厨，鱼鼓钟磬，床第卧具，凡寺制之所宜有者，粲然毕备，又置僧田三十余亩。功成而师亦老矣。余自有识以来，闾里之间，但见村落日消一日，今之犁锄所及者，皆昔之井灶也。至于僧居，屈竹道旁，未几而环堵矣，未几而榱桷矣。污邪市井，未尝择地，尘坌满室，但供村妇里老之游息。顷余修志，僧会司上册，余姚一邑之内，庵院凡一千三百有奇，而古刹如明真、正觉、蓬峰、明因、庆善等，皆废为荒陇。即如武林之辩才、龙井、鸟窠、孤山，皆非故所，其他湮没，不知凡几。然则私创之盛，古刹之衰也，每见古德于名贤过化之迹，必极力护持，真静之青松社，惠勤之六一泉皆是也。天地间清淑之气，山水文章，交光互映，雪泥鸿爪，不与劫灰俱尽耳。今德聚庄严名胜，且欲考水竹居、二三斋、归庵，一一复其故处，亦可谓之不欲矣，顾德聚尚以参学未究为歉。余以为使德聚而尽参学之愿，不过一杖一拂，夫一杖一拂之与一椽一瓦，皆非佛法。诚能护持名绩，焉知不有如正宗、仲猷其人者，将来似续于此乎？余每过寺，念泰定间先州判茂卿先生于此置田讲学，徘徊久之，德聚因求记以垂永远。年来求文者不能悉应，顾余女徽音，居邻其地，数以为请，余老矣，学殖荒落，尚恐收拾不尽也。

——光绪《慈溪县志》卷四十二《旧迹二·寺观下》，校核《黄宗羲全集》第十册《记类》

大中岳林禅寺碑

（清）王日藻

昔余家云间，每闻弥勒活佛道场去奉邑城东不下四五里许，高敞壮丽。盖自唐僖宗朝活佛肩横布袋，亲诣闽中募化杉木一袋，而木不盈囊，约僧从井内取木，日捞不竭，遂建大雄殿、千佛阁、钟楼、经藏、金刚宝塔，藏柱雕龙，时能轰雷闪电，带雨发声，及沐浴金沙，辖开眼背，叫徒入脏等事，不胜私心向往者久之。嗣后适有奉人楷庵禅师，费隐容公之法孙也，因伊师离言法公逝世，吾邑绅矜请继席超果禅师，为吾言活佛道场始终巅末，与余所前闻者悉相符合，然兴言及此，辄以废兴成毁相寻无穷为感。余固知楷公早有南音之隐思

也。后余宦游四方，楷公因奉邑士子敦请入院，诸凡倾圮者修葺，旧毁者重光。且另构天王殿，装塑四天王，创造方丈两楹，大殿、左右廊屋及厨房、斋堂、寮舍计六十间余，约费数千两，拮据劳神，安排次第，其神输鬼运乎？抑点铁成金乎？此与弥勒募木袋中，后先辉映矣。余闻而益为私心向往者久之。余适典职兹邦，楷公挂瓢肩笠访余臬署，谈及寺志，余欣然援笔为记。嗟乎，以余数十年梦寐岳林之胜而不得遂者，今幸得以文字挂名不朽，快何如哉！因叙其大略，发檄行县，命工勒石，以当公观，以传盛事。至若寺中粮役，向被俗僧紊扰，今在甲外自运，后之令兹土者，读余文而加礼焉。庶可永遵为例，俾勿坏云。康熙庚申朔旦。

——光绪《奉化县志》卷十四《寺观上》

重建五磊寺佛殿记

（清）葛世振

粤稽摩耶陀国有伽耶山寺，佛初得道之所在。佛言若能补理故寺，是谓二梵之福。然则有山有寺，有故有补，理固已见诸大藏。此法遍满十方，无分内外。凡名山大川间，莫不坚兹茎草以传波罗，越地奈何雷逐飙驰，桑枯海浅，识灰于昆明者几人哉？犹幸此道长存，历劫不坏，今乃梵官丛于天下，名释荟于寰中，而其先独有横一杖以振千百年垂断之绪，真鹫岭之孤忠，曹溪之至孝也。密云悟和尚不俟驱役长庚，自然空悬皓月，薄海内外，靡不照临。山翁忞和尚为十二子之一人，当时劲骨坚心，即雁行太白峰而弗屑也，自太白飞锡五磊。五磊者，吾四明属邑慈溪西北之名山，有佛故宫焉。开山则吴赤乌之那罗延尊者，建院则唐文德之令颜，重葺则宋天圣之岑继。考其旧名曰灵山。赐额曰五磊普济，其年曰大中祥符。历代相承，兴废迭见。至有明万历戊午，重修者为守智福顺。此时禅宗浸衰，僧与寺仅存其名，惟山翁和尚手排三石门而入，于是群峰若象王，若狮子，以及天马，宝盖森森，罗拜座下。有子曰达变权、拙岩怀，时时左右侍。迨山翁迁广润，而达变禅师接席。其人甚古，其道甚纯，才二载而寂，拙岩禅师继焉。师名期怀，号狮岩，檇李盐官人。时维己丑，兵饥洊至，坐绳床，靡易寒暑，阅二十余序，累有建置。至佛殿之兴善，承山翁之志而成，尤为伟绩。先是运木龙游，旱熯甚，一夕孝江潮涌，通明得达，咸诧神济。乌龙潭有巨木，围三十余者四，相传千年物也。有力者不克伐，至此俯然听命，以壮柱石。蟠文陆离，口呈香结，远近助者，皆负糇担屦，日以千计，四方钱粟，不啻雨于天也。旧址隘，扩冈陇而深广之。为楹者三，周以卷幄。其崇以尺计者五十，纵以尺计，则六十又五，广则如纵之数而加十。丹雘不采，久而弗黝也。蜂片作罘罳，高而愈光也。梵卍窗镂，层分正侧。槛攀库露，複牖重门，佛天像设，隐现于法云空际，备极神工之巧，虽贝阙金宫，藻林璿苑，亦应逊其壮丽。所睹世之琳宇多矣，独此称得未曾有。殿前为阶，为甬路，辟井如殿之广，甃以贞石，缜文如线。经始于康熙庚戌春正月，明岁冬落成，费工七千有奇，乐从者不与。縻钱三万贯文，粟如其工之数。师以圆机，提法方厚，秉心任力，以先人孚天而信众，戒律精严，焚修笃挚，非现身古佛，何繇得此于今世哉！余也寒铁自惭，高冈徒望，云青天半，依希伽耶之西来，雷震空中，仿佛摩陀之东渡。石室久已毫焚，蓬山敢辞砚削。敬为之记，而系以铭曰：无身之至，化无尽亿。毫发既牵，动为众激。东溟一丸，西峰半壁。敕大天龙，卫此

丈室。丈室有人，棒老印密。弹指云兴，振衣电掷。结宇金毛，现城宝壁。青莲始春，碧月昼出。掩映花台，崔嵬雁宅。天应人呼，山澍水涤。虬干千围，凤翎万翼。汉女驱涛，巨灵开陌。透五磊关，证三摩域。狮子非岩，象王有级。襟袍旃檀，影舒薝卜。毕天不朽，古椎是立。螭绕紫珉，屃承丹画。道可长存，字应弗蚀。

——光绪《慈溪县志》卷四十二《旧迹·寺观下》

重修宝陀寺后记

（清）史大成

康熙十六年夏四月，都督牟以重修招宝山宝陀寺成，以书来属余为记。余观招宝山杰立于定海县城之东，与竹山对峙，相去不一里，为潮汐出入所经，崩涛激湍，雷轰电转，所谓大浃江是也。东南濒海之郡，皆有水道以通舟楫于海，然多浩渺辽阔，莫可究诘。惟大浃江两山迫束，舟不得并帆，衔尾而过，犹惴惴然，洞心骇目，盖天造地设，以为吾郡之门户。前明嘉靖时，倭寇扰攘，卢总戎镗、谭副宪纶始筑城于山巅，名之曰威远城。而胡总制宗宪又徙梅岑宝陀寺于其中，此寺之所缘起也。崇阶邃殿，杰阁飞甍，蔚为巨观。登而望之，其南玉环、乌沙、普陀诸山，如浴凫浮鸥，灭没于洪波骇浪中，而台温往来之程，指顾可得。其北一望陈钱壁下，为江浙分界，苏松沿海诸郡，可以一帆飞渡。其东则岑江、螺峰，固昔时驻兵之所，用以控扼海道。其西循龙山、泽山之麓，迤逦而转，可达杭越，声息甚捷。盖一寺之中，四顾苍茫，而历历形胜，已在指掌中。他如旭日初升，波涛尽赤，飓风间作，蛟龙尽鸣，抒达士之壮怀，供词人之吟咏，又不待言矣。顾岁久弗葺，风雨侵蚀，丹青漶灭。公镇定海之明年，邻氛既靖，海不扬波，乃以其暇，葺而新之，不逾时而工就。余思是举也，岂欲徼福于大雄氏哉？以招宝为群境之咽喉，而宝陀又招宝之冠冕，使不崇丽炜煌，无以表兹土之胜，令观者有所竦息。且时与将佐循栏凭眺，则瞭望之远近，控制之疏密，运筹决策，一览而得，此安不忘危之意也。昔东魏时，沧州与辽接壤，李允则徙浮图北原，上见三十里，而敌人不知为望楼也。公之意得无类是乎？余因乐书之，俾寺僧刻石，以示将来。公讳大寅，字洪开，施州卫人。

——清《招宝山志》卷下《祠宇》

重兴松岩寺碑记

（清）黄百家

鄞西南九十里大皎山，旧有松岩寺，创始于后晋天福七年圣僧某。初名小溪松岩院，继名甲乙院。宋治平二年，敕赐慈恩禅寺。明洪武初仍名松岩寺，永乐间圮。天顺六年为郡人杨实重修，而复圮，今所存者仅颓屋三楹已。康熙四年乙巳，众请雪庵印禅师重兴之。寺旧在溪南，师相吉壤于溪之北，诛茅以居。适暴雨，溪涨，有巨木逆流骈集，师得依以为材，众咸神骇。钱工劝相，己酉，遂建大殿，凡堂斋寮湢诸室以次落成。昔时榛莽鼯鼠之所，不数年顿成巨刹。己卯九月，法嗣文悟禅师特来竹浦，请余记其碑。思此寺深藏万山之中，非若通都大邑为众所共瞩也。一僧创自天福年，披荆结庐，非有王公大人之贵势也。彼秦之阿房，吴之姑苏，楚之章华，魏之铜雀，高齐之香姜，陈之临春、结绮，焕赫当时者何

限？运去代迁，倏焉荡为焦土，化为浮埃，曾不异夫海市蜃楼之一瞬。而松岩一禅室，自五季以来，兴而圮，圮而兴，如清济之流，纵遇潜洑，究不可遏淤，终然然趵突显出，此可分观佛法世法矣。悟师曰："去寺三十里为它山，圣僧转身为亮大师，筑堰以利济一县之田，至今有像设焉。而先师之貌适肖其像，又亮大师之转身也。"噫！此因果轮回之说，余不得而知，姑就佛氏所谈，祖偈云："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因亦无果，无性亦无生。"法冒云："由来道绝功勋，安用修因证果。"据此，则丈夫气宇如王，争受囊藏被盖乎？此但知有法身，而未识夫报化身也，夫自性具三身，故百丈以报身佛为酬因答果佛。盖无因无果者，法身之理也；有因有果者，报化身之事也。罪福皆空，而至妙觉之地，果上涅槃之大果也。证十信心，而与因缘会遇，因中涅槃之密因也。人但知第一义空之说，而因果轮回不辨，纵能悟法身之理，高则为于般若习染未纯之分证，次则为但知空作为之声闻，卑则为拨无因果之魔外矣。然则悟师之云，其或有之乎？寺地若干亩，田若干亩，前鄞邑王公准其自运钱谷，不及差徭。嗟乎！悟师托生之说果真，则松岩之泽及于鄞民者溥矣，逆流运木，天且相之，而况于人乎？

——黄宗羲《四明山志·附录》

涅槃供会碑记

(清)僧广晓

涅槃者，梵言灭度，华言灭烦恼度死生也。昔周穆王十有三年二月十五日子夜，佛祖释迦入般涅槃，得舍利八斛，计八万四千颗，分布震旦国中计一十有九。本山利宾菩萨得其一，纳诸宝塔，首定供会，即以涅槃日为期，闻风至者，不一其地。自晋迄今，胜会相传，一千六百载有奇。后嗣晓住持此山，岁逢斯会，遐迩咸臻。三十余年来，航海梯山，瓶花盂果，视昔供会，于今为烈。然晓窃有念焉。夫以盛衰之运，恒相倚伏。揆厥由来，义在给诸己者易为盛，给诸人者易为衰。言念斯会，本山向未立产，以应盛典，而一时供献，悉自外来，倘风雨关山，届期莫展，欲求诸本山，而本山祀产未置，取给无从，且事难卒办，千古胜会，保无中断？晓以斯意，喻诸善信。适会中有捐金兼任纠募者，为镇邑净土禅院比丘尼灵法、优婆夷王氏普林，继此后先乐从，置成福产，终岁所入，粗有取偿。方供未至，固足备一时之需，方供若至，更有增斯会之胜。矧以此草创，必有陀那钵底、苏弗室利为之橐鱼钥挥阇提，行见地布黄金，襄成盛典，不益令斯会有今昔无盛衰云。是为记。

阿育王寺住持广晓和南记。

——《阿育王寺新志》卷七

阿育王寺净土堂碑

(清)僧心泉

窃照本寺为四明丛林古刹，挂单接众，佛土庄严，士民瞻仰，僧徒众多。嘉庆二十一年住持置得虞字号，土名中凉亭下塘外，大小业民田十二则，共计十三亩零，以资斋粮。咸丰十一年间，接住僧□□，因寺亏欠，将寺田出押与陆姓为业。现经僧心泉叩募，承檀越施舍，备价赎田，永作本市念佛堂斋粮。恐日后变废，于今年三月初二日呈邑尊石公存案。

奉批"是项田亩,既经该僧备价赎回,永作念佛堂斋粮,不必过虑"等示。诚恐日后无知,特此勒石,以垂久远云尔。(下略)

大清光绪五年三月 日住持广利寺僧心泉谨立,胡仲庚书丹。

——《阿育王寺新志》卷七

舍利塔图石刻碑

(清)僧授轮等

大觉世尊,本三界导师,四生慈父,为我等故,舍身手足,甚修艰行,得证菩提。昔成佛已来,甚大久远,常住不灭,为悲怜群迷,同归觉路,故应迹于周照(当作"昭")王甲寅四月初八日午时,从兜率而降迦毗罗国,于摩耶夫人右胁诞生。其中应现度生,转大法轮,神通妙相,算数难知。及至穆王五十三年壬申二月十五日子时,于双林间而入涅槃。为利人天瞻礼获福,故入金刚三昧,碎身骨成末舍利,分布天上龙宫。一分于人间,八万四千。百年后,西天竺有阿育王承宿因愿,取佛舍利,役使鬼神,碎七宝末,建八万四千塔,一夜交竣,时有罗汉耶舍尊者,于手五指放八万四千光,照四天下,命诸夜叉承光照处,八吉祥地安供舍利。至西晋太康三年,并州有刘萨诃,弋猎为业,遇病身亡,见一梵僧谓曰:"汝罪应入地狱,吾悯汝故,赦汝回阳,当作沙门,丹阳、会稽有释迦如来舍利宝塔,可诣勤求礼忏,得免斯苦。"语已苏醒,受教出家,名曰慧达。南行求觅,至宁波鄮山,敬礼恳祷,忽闻地下钟声。复礼三日,宝塔从地涌出,光明殊胜,高一尺四寸,方广七寸,露盘五层,四角挺然。中悬金色小钟,舍利缀于钟下,圆转不定。绕塔四周,俱有佛天金刚神祇拥护之像。宝塔从斯应于世,迄今一千余载。东震旦土,十有九处,惟斯最为灵应。若人发心敬礼宝塔者,八万四千拜,功成一藏。或荐宗亲,及自求忏,后无量劫,十恶忤逆,及重罪障,悉皆消灭。愿生四方者,更以念佛回向,定生极乐,花开见佛。或昇忉利兜率天宫,或祈现世福果,随愿感格,古今瑞应,神通妙相,赞莫能穷。普愿人人信受瞻礼,能离五浊之苦,得获涅槃圣果。

大清光绪十年小春吉旦,释子授轮、圆轮、谛受、道修仝募刊。宁波府鄞县鄮山阿育王寺藏碑。

——《阿育王寺新志》卷七

释迦如来双迹灵相图石刻

(清)郑文藻

摩竭陁国波吒釐精舍,中有大石,释迦如来所履双迹犹存。其长一尺八寸,广六寸。两迹俱有千辐轮相,十指皆现华文卍字,宝瓶、鱼剑之状,光明炳耀。昔者如来北趋拘尸那城,将已寂灭,回顾摩竭陁国,蹈此石上,告阿难曰:"吾今最后留此足迹,示末世众生,令得亲见,咸生信心,瞻礼供养者,灭无量生死重罪,常生人天胜处。百年之后,有无忧王君临此地,匡扶三宝,役使鬼神。"告阿难已,行诸拘尸,入般涅槃。及无忧王嗣位,迁都广邑,迹石遂近宫城,常亲供养。后诸国王竟欲举归,众莫能动。继有外道凿破此迹,经宿还合。至设赏迦王毁坏佛法,欲灭圣迹,凿已复平,文采如故,遂移至殑迦河中,寻复本处。前后八遭破除,竟莫能损。大唐贞观年中,有玄奘法师亲往西域求教,亲获瞻礼,图归进呈太宗

皇帝，奉敕刻石供养，以广传焉。明洪武丁卯云水僧德明、长安卧龙禅寺提点行满命匠重镌。

大清光绪癸未春仁和郑文藻敬书，鄞县陆万源募资重镌。

——《阿育王寺新志》卷七

重修天封塔记

（清）曹秉仁

佛氏建支提，礼事如来遍宇内，而形家即藉其镇压地势，表助形胜，为有足取，以是州邑所在，多有之，历久不能废。宁郡城天封塔，或云肇自梁天监时，或云唐通天登封时建。其明暗皆七层，层皆六角。规制弘巧，岿耸云汉。曩余令定时，固已目击而心识之，迨今又十有六年矣。己酉春，蒙恩特调来守是邦（编者注：任知府）思维海疆重地，惧勿负荷，夙兴宵寐，竭精殚虑。凡民生利病，休戚所系属，咸为搜剔修举，仰体圣天子子惠元元至意，以副大宪谆勉求治之心。而观察孙公留心民瘼，治具毕张，俾余得从事其间，从容展布，尽所欲施为，若城隍之完固，大嵩河之开浚，长春等诸塘碶之修筑，以及增葺学校，重新书院，举所为厚民生，兴民行数大事，渐以取次竣工。且自余莅郡来，时和岁丰，民既易于趋事赴功，而优裕之余，复轻于从善。于是郡之绅耆，度众力之易举，且稔余志之乐为兴举废堕也，以天封塔将颓圮，公吁兴修焉。余常观古守土者，心与政闲，每辟名胜之境，以与士民相游览，歌咏太平盛美，况是塔为形胜攸系，固有不容堕废不修者，爰遂其请，更加劝勉，以乐观其成。自是而鲸波永奠，文物日兴，将于是乎在。而六邑人士来游于郡，仰瞻轮相巍峨，槃盖灿耀，知为表助形胜而设，识修复之有自焉。若夫八重七重，侈陈聚相之规，则有阿育王八万四千塔之一在兹，无取乎是，是以不暇详为这说也。

——雍正《宁波府志》卷三十五附

四明阿育王寺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宝塔碑记

（清）畹　荃

按僧统赞宁传，昔世尊入王舍城乞食，路逢童子，聚沙为戏，见佛威仪，心生欢喜，即以沙土为麨，殷勤奉施。佛授记曰："此童子吾灭度后，于阎浮提作铁轮王，有大威德，四大洲中，悉皆臣顺。取吾八塔真身舍利，造塔供养。"佛灭度后，果符昔记。阿育王有大神力，能役鬼神，于一夜中碎七宝屑，成八万四千宝塔。时耶舍尊者，于五指端，放八万四千道光明，诸天夜叉众，随光分布四洲，遇八吉祥六殊胜地，乃安一塔。西晋太康三年，并州离石人刘萨诃，弋猎为生，病至死，见梵僧谓曰："汝罪深重，应入地狱。吾悯汝故，宜往洛下、齐城、丹阳、会稽，有阿育王宝塔处，顶礼忏悔，得免。"既苏，出家，名慧达。偏求会稽海畔山泽，莫识基绪，忽闻地下钟声，至心虔礼。越三日，有塔从地涌出，光明腾耀，其相青色，高一尺四寸，广七寸，五层露盘，四角挺然，非金非石，四面窗虚，内悬宝磬，中缀舍利，变现不可殚述。安帝义熙元年，始构塔亭，岁度二七僧守之。宋元嘉中，文帝敕沙门道祐，创增佛宇，掘地得石函，金盒、玻璃钟，覆以铜镜，盛三舍利，佛爪发，诏建木浮屠三级藏之，十二年昙摩蜜多建塔寺。梁天监十五年，华阳真人陶贞白先生弘景，诣塔誓受五大戒。普通三

年，武帝命建殿堂，赐“阿育王寺”额，萧子云手书飞白，由是山亦以阿育王名。大同六年，帝令其孙越州守岳阳王察改浮屠五层，绘帝及昭明太子像藏焉。赐金五百两，造金铜像四百躯，写经文五百卷，铸铁鼎以镇四角。寻蠲复其赋，调给兵士三千人，设营防卫。陈宣帝度僧守塔，如义熙数。唐太宗时鄮县令王昭游寺，望见木塔第三层有二人举手托四级西南角，遂问寺僧曰：“何人修塔?”答曰：“无人修。”因说所见，遣人上塔验之，其四级西南角木昂拱果坏，令即修之。永徽间，会稽处士张太玄，同僧智悦连床寝息，半夜闻塔前颂《金刚般若》，了了分明。二人往看，一无所睹。垂拱间，越州士曹唐玄，默迎塔到越，因婿杨氏醉入道场，塔忽飞在西家屋上，即送还本寺。中宗敕送供施，诏山栖旷和尚，如法香火。国清智晞尊者，到寺礼八万四千拜，旋绕数周。忽紫文印于臂，方整明亮，终身不没。临终谓弟子曰：“众圣印封，心无虚焉，吾定生弥勒内院矣。”肃宗朝，内供奉范子邻省亲归里，经宿岳庙，其夜神召领曰：“汝母不信三宝，今禁狱，现受诸苦，速往鄮山礼舍利塔，庶可免也。”邻即诣塔，哀泣礼拜至于四万。俄闻呼邻声，望云端见母谢曰：“承汝礼塔之功，得生忉利天矣。”倏然不见。武宗澄汰沙门，塔止越州官库。宣宗重兴教法，塔入开元寺。鄮山僧诉于观察判官蒯希逸而还之。大中庚午岁正月，八千余人传塔供养，天花纷纷散落如雪，至夜放五色光明。是年新罗僧盗塔，手捧绕亭，亘夜而行，不离本处。懿宗咸通中，又度三七僧守之。天祐间，太守黄晟迎塔归奉化，登舟顿重，众力莫举。梁贞明二年，钱武肃王遣弟铧等，迎塔作礼。明年正月元夜，回止西陵岸，祥光照江中。其明如昼。武肃躬扶彩辇，护塔从行。是年敕建浮屠九层供奉。周显德五年，寺灾。钱文穆王请致武林龙华寺，新其浮屠，其层如前数，设黄金为座，悬珠璎珞，而藻饰有加焉。宋太宗尝命通慧大师赞宁，奉舍利入禁中供养。大中祥符元年，赐“广利”额。熙宁三年，大觉禅师怀琏建宸奎阁，藏仁宗偈颂御书五十三轴，有真书、飞白、梵书三体，御书团扇三柄，英宗手诏一道，知杭州军州苏轼撰记。宋南迁时，兀术入山取塔，塔为僧所藏。怒欲火其寺，忽壁间瑞像发光，出水轮藏。□□□□□□□□□□□□□□僧从廓□□□□□□□□□□□翰赐名曰：“佛顶光明之塔。”□□□二年，皇子判府魏王恺，造金□□座，奉安宝塔。是年十一月，孝宗□内侍供奉官李裕文迎塔入内，命僧从廓护塔随行，五日至国门，帝素膳焚香瞻敬，舍利现塔尖，如月轮相。越明年正月，帝于碧琳堂瞻敬舍利，复现塔角如滄金珠，是日书“妙胜之殿”四字。淳祐中，有权贵人至寺，问住山笑翁堪曰：“舍利何在?”笑翁指道旁松曰：“在此。”已而绀珠金光，发自松枝指处，贵人惊异。宋之季年，寺又灾，宝塔附安别院。又按：《僧行弥传》，大元至元十三年春三月，世祖命使者奉塔至开平龙光华严寺，寻迁燕都圣寿万安寺，命僧尼十万于禁庭、太庙、青宫及诸署建十六坛场，香灯花幡奉之，备极尊崇。世祖亲幸临之，夜有瑞光，从坛发现，高贯寺塔，东射禁庭，晃耀夺目，世祖大悦，命僧录怜占加送塔南还，更赐名香、金缯，诏江浙省臣，郡邑长吏建治舍利殿宇。至正十年，住持悟光，复新塔殿，又建承恩阁七间，学士黄溍为记。明洪武十一年，定育王禅寺称五山之第五。住持崇裕，修复塔寺庄田，翰林承旨宋濂为记。永乐间殿圮，住持宗正重修。万□□□平湖□□□□□□□□□□□□□□大如车轮□□□□□□□□□瓶住持□捐俸□建□□□□总理内官监□文陈永寿□□等，送镀金宝塔一座。高□□□□□□□舍利，大学士沈一贯撰记。壬子，泰和郭大司马子章纂修《山志》，捐俸□□塔殿。崇祯间，邑侯王章，撰舍利殿记。国

朝顺治五年，住持行雪徙佛殿为西向，未几毁。康熙十八年，住持海觉重修塔殿，邑令汪公源泽撰寺记，五十三年，住持湛碧复新塔殿。有海□僧实贤，于塔前至心恳到，誓焚五指，终身从事，毕世为期。每年于佛□□□虔备种种供具，鸠集净侣，重修舍利，忏法七昼。乾隆七年，住山畹荃述舍利宝塔颠末灵异，欲纪诸贞珉，以示久远。会邑侯傅公迎塔至县署瞻敬，舍利现红色三颗之异，祥光夺目，特捐俸金，建立碑记。寺东一里余，有金沙圣井，护塔灵鳗在焉，求雨辄应，旧建渊灵庙祀之。去井半里，有大权洞，由洞而入乌石岙，有刘萨诃塔院。若夫灵鳗龙神，护塔大权，二皆□位菩萨，隐实扬权，威灵昭□响□□，以与宝塔相关，并附记焉。乾隆八年二月上浣之吉，诰授奉政大夫知宁波府鄞县事三韩傅柟捐俸建立。住山沙门畹荃记并书丹。

——《阿育王寺新志》卷七

保国寺新铸大钟记

（清）冯鹏飞

释氏称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既无色，奚取于声。然我尝观兰若精舍，莫不有铃铎鼓磬之属，而丛林大刹，则巨钟悬焉，其义何居？盖尝论之，释氏之言空也，犹我儒之言静也。我儒言静，必先之以敬，非敬，则所谓静者冥然而已。释氏言空，必先之以觉，非觉，则所谓空者顽然而已。敬之说，我不暇论，而觉之用，莫先于声。声之用，莫神于钟，钟声入于人之耳而郁积宣，沉滞解，惺惺然，万虑于是乎一空。谁谓丛林大刹可无钟乎哉？慈城东保国寺创建于唐，中兴于宋，襟江带海，环绕四明、太白诸峰，宏敞窈曲，其中代有高僧，缔构营筑，宫殿之巍峨，金碧之华丽，骎骎乎驾明州诸刹而上之矣，而千百年来，虡业未崇，噌宏绝响，亦缺事也。体斋上人嗣主法席，慨然有志，适郑君殿木、文木客都城，以书招致体师，募诸当道，归得数百金，而郡邑好施者，亦乐捐费，助成其事。于是采精金，延良冶，按凫氏之规范，鼓洪炉而镕铸。自乾隆壬申至丁丑，凡阅六寒暑而大工告竣，侈向廉合度，清浊均调。自此之后，每当村火初齐，晓星欲曙，与夫乌啼霜满、月冷风清之候，訇轰震动，声出白云杳霭间，不惟寺众闻之而觉路开，万虑空，即山麓之居人，江船之过客，一时亦顿觉利名之可鄙，扰攘之徒劳者，则斯固谈空之妙用，而亦主静之一助也。上人请记其事，遂书以应之。乾隆二十二年岁次丁丑七月既望冯鹏飞记。

——嘉庆《保国寺志》卷上《艺文》

广济庵田碑记

（清）僧德山

窃维关山卓锡，创业维艰；革故鼎新，置产不易。草庵自国朝康熙乙巳年志空禅师卜筑于斯，题其额曰广济庵。

左统青山，右环绿水。暮鼓晨钟，静闻乡邑，亦震旦一粟佛事也。

嗣后递代不一，僧舍寂寥。余师道隆于雍正初年来主斯寺，重整颓废，所置田园渐渐式廓。每叹至此近临巨浸，地势垫隘，欲填基再造，不特资费浩繁，兼且老病日臻，遂以此事嘱。余旦夕不忘，数年以来，苦储衣资它财，鸠工培基，再造落成，于乾隆乙巳告竣。

殿宇重兴，田园倍增，此满吾师之大愿也哉！遂略其事，爰叙始末，勒诸贞珉，以志不朽。（下略）

乾隆五十七年岁次壬子嘉平月谷旦。住持德山立。

——录碑文

重修天王殿碑记

（清）杨泰亨

鄞县天童寺有天王殿者，旧奉韦驮天神之像设，而礼尤虔也。弥勒同龛，金刚列卫；钦崇道俗，趋跄灵官；广大神通，导掷杯珓。两浙之丛林特冠，四明之山脉毕连。碧瓦虬檐，上邻霄汉；华幢狮座，迥出尘氛。验图籍之所传，历年序而滋久。苾蒭净众，游方者其至如归；杖策名流，集福者有来斯应。钵盂峰削，界辟庄严；祖印崖回，水环功德。展矣空门净域；洵哉宝筏慈航。懿昔大雄敷教，曰因、曰缘、曰果，举斯真谛，示以化城。

兹寺自前明密云禅师唱缘肇造。至昭代句章善士发愿重新，缔构经营，规模宏远。盖殿之建置，当崇祯初年，而殿之兴修，实道光中叶也。迄今又四十余稔矣。是为因。慨自尘海劫多，电泡影幻。迢迢贫里，尚有平陂，寂寂相宫，讵无隆替？悯风雨之所蔻，几栋甍之就倾，欲还龙树旧观，须仗鸯摩大力。光绪丙子、丁丑间，方丈慈运将飞锡之他方，沙门广昱嗣接参乎斯席，志恢前业，誓显法门，冀得善信之蠲输，始获如来之庇护。

惟时，蛟川方正甫观察义路，奉侍萱帏，言登莲界，幸广慈悲之愿，乐施忏悔之方。水陆道场，启四部无遮之会；天亲菩萨，缮千年不坏之装。叹法鼓之久沉，愿禅关之重整。程功有待，宿诺不空。追庚辰春季，普陀僧慧源移种禅枝，称名常住，共旧房僧有法，妙演广长之舌，藉酬勇猛之心。而观察念净土之将倾，痛慈运之失荫，亟思追荐，是用修崇。出兹润屋之财，饰彼布金之地。不谋大众，独步迦维，即旧以构新，招提斯焕；因高而俯下，盘址如初。于垣而百堵皆兴，不日而千栌竞立。花龛刻镜，还疑逊此光华；月殿引梯，斯足睹兹奇丽。役始于壬午春月，逮癸未春末而竣工，计糜番银二千二百饼。广昱实监视之。是为缘。

惟时蓬壶窈窕，虽问寺于苍岑；画栱崔嵬，究需材于丹漆。百里之道，已过半壁；九仞之山，犹亏一篑。则凡有心于慧觉，允宜竭力于募修。明年甲申，观察复行香入寺，遂令住持僧净禅鸠工蒇事，藻饬加隆。瞻琳碧之精荧，发瑮彤之绚烂。灵光殿上，祥轮五色之飞；祇树园中，宝相三摩之现。而观察犹有虑者：峰殊庐岳，奚能自起炉烟？祠异汾阴，安必常浮鼎气？于是荀侍中之私积，便付光明；许元度之余赀，悉归崇化。既结缘于香火，更资供养于云烟。斯殿落成之后，又增置铜炉二座云。是为果。

嗟嗟！善因天之所种，善缘人之所修，善果则尽人之道，而还天之本也。观察之功德，其有量欤？泰亨性非佞佛，心是定僧，偶谈文字之禅，未证辟支之果。红羊劫换，忆初地之曾游；白鸽坛驯，喜精蓝之顿复。愧无玉带留镇山门，但祝珠林扬光佛国。辱承诿诿，纪佛日之重辉；皆大喜欢，登人天之上善。敢效简栖而制碣，弥益厚颜；若偕支遁而入林，再迟把臂。是为记。

——《新修天童寺志》第九章“碑文选录”

密云和尚道行碑

（清）韦克振

禅宗肇自少室，直指单传，无阶级津梁可寻，盖西来第一义也。曹溪以降，支分派衍，号称极盛。传至今，去根源日远，荷道者惧焉。起衰救敝，必拈第一义示人，令少室宗风，俨然未堕者，则密云禅师其人已。余守四明之先五年，师已入寂。追仰道范，从具上座容公传师之徽音，更欲遵历代以来名僧礼，为师立道行碑，征文于余。余逡巡久之，而终不敢辞者，以碌碌之名，冀附师以彰不朽，遂忘其言之鄙拙也。

按师讳圆悟，号密云，出宜兴蒋氏。生而颖异，端严读书，黜训诂，喜纵笔，挥染如奔骥、翔鸾，不可羁绁。见之者咸以公辅期之。乃师在总角，已薄公辅矣。每念世祖无常，勤持佛号。偶阅坛经，若夙契。嗣是，而耕，而陶，而樵、牧，惟事参究。一日，负薪入山，与积薪遇，恍然有省，遂决意出家。闻禹门传演法龙池。师往侍之。池一见知为大器，加意钳锤，久从执役，备历艰瘁。阅二年，始剃染。又三年，闭关。又三年，命监院务。师以心境未融，间有请益，未许也。师志益励。忽于铜棺山顶，情与无情，焕然等现，觅纤毫过患，不得，而从前疑义尽释矣。遂往参龙池于都门。机锋所触，无复逊让，相对竖拳。诸佛拈不出处，师一喝，再喝，连喝而退，有古人作略。池已心折之。师南游，自双径、天台，过会稽，为诸名宿开发积疑，莫不惊叹。迨归，龙池召师，叩以扶持佛法。师呈"赏罚都与三十棒"之偈，池大笑，以付嘱得人。未几，迁化。师感法乳恩深，服心丧；且念付托之重，涉天台之通玄寺，才一提唱，宗风大布。又应金粟请，龙象竞归之。不逾时，轮奂递起，悉具丛林规制，日会食以万指。凡师所过，求瞻礼者遮道，不得行；数千里外，勒尺寸以请者，为之发蒙导滞，如亲承实棒，而声教四讫矣！庚午冬，自黄蘖归金粟，皈依益众。值明州司李黄元公请主天童，遂允焉。

考昔天童，以丛林冠五山。自洪水漂没，丹崖翠壁之间，遗构肃肃。师乐其寂静森邃，苟可容膝而已。讵意布金长者，现千百化身而至，争任缔构。积十年，殿、阁、堂、室崇隆，望之若云蒸霞蔚，瓢笠济济。师所付嘱者十余人，其曾、玄辈，各分化一方者甚盛。师既修列祖塔竟，即有退藏之意。岁辛巳，田太傅恭赍紫衣入山，祈师演法，兼请主大报恩寺。师以年迈，力却之。迨敦趋之命再至，师已拂衣竟上通玄矣！师居通玄，起居如常。以是年秋七月七日偶示疾，遂跏趺而逝，其白虹贯山，实先兆之。七众弟子，如失怙恃，归其全身，塔于天童南山，从泥涂中引绋者数百里络绎不绝，哀号振林谷。德泽及人，可概见已。

师年七十有七，僧腊四十四，代龙池主法二十五年。与人相见，惟以直心、直行、本色、本分，而全体迥露，不隔微尘；大用昭融，不留纤迹。故其开示者，举从前千七百则公案，悉落麈尾，而斩断葛藤，拨开云雾。其接引者，自王公、长者以至阐提辈，统以慈光摄受，共登正觉。其著述者，为法语，为题咏，为酬答，为辩证；或寥寥数语，或连篇累牍；因感而应，如钟声、镜影，绝不堕语言、文字之障。其创复者，不第通玄、金粟、天童，连云蔽壑，功成万础。凡平日法幢所贲，即为宝坊。师惟一杖飘然，不作一住相，正所以平贵贱、智愚，万物同根一体之语，真不愧古人矣！敷扬未罄，重宜以偈：

太白峰高戛玑璇，砥柱狂澜回百川。弥江鹫岭帝网沿，烜赫有人此鸿骞。

一苇直欲夺前贤，窠窟倒翻阶级前。万象门庭空中悬，竖拂当场正令传。
如神锋触大火然，破除一切无中偏。炯炯透出心珠圆，宝光五色冒大千。
龟手蛇足与忘筌，脱透是名祖师禅。飞矢堕侧化青莲，名动九霄纶綍宣。
俄瞻瑞相现通玄，四大假合真不迁。窣堵波与东谷连，三匝投体尽崖颠。
师德泽世宁计年，江湖行地日丽天。□□□□□□□，历阿僧祇永绵绵。

——《新修天童寺志》第七章“塔铭”

重建金仙寺碑记

（清）叶联芬

八万四千区灵推西竺四百八十寺，盛数南朝，开十地之通门，辟三乘之广路，鹫官崋岸，极虹梁紫柱之奇；鸡刹逶迤，擅螭角丹垣之胜。银绳密界，璇镜高悬。座显庄严金粟，其玉毫齐放；池开功德禅风，与梵泽俱流。自古为昭，于今不易。然而难逃者，恒河沙劫；易变者，沧海桑田。有如慈北金仙寺者，梁大同间始名精进庵，唐乾元间改名福林院，至宋治平二年，乃赐额金仙寺者也。背隐山之麓，山顶有亭曰抑洪；面白湖之滨，湖心有屿曰浮碧。渟膏蓄黛，饮景含霞。虹流涧而挂新幡，鹤下岑而飞旧锡。参来梵呗，声通西信之庵；悟到潮音，响沸东汀之水。堂开思补，听法僧来；楼峙静观，读书士集。洗苔斑于乐石，舍田摹昙噩之文；剔藓晕于经幢，参壁读云礽之画。辉生龙象，界悦天人。善哉，鹿苑之遗规，允矣，鹤皋之胜迹。无何旃蒙纪岁，荧惑流灾。俄惊社鸟之鸣，几类池鱼之厄。绛云飞而焰炽，赤熛怒而烟腾。一炬有似乎秦宫，三噗难期诸郭宪。嘶悲白马，劫换红羊。双树全枯，香消薝蔔。三灾并到，光灭琉璃。盖自火不戒于庸流，而寺之非复常住也久矣。虽然，问西归玉马，履中原者致慨黍禾；抚南渡铜驼，怀故国者兴嗟荆棘。兹则支那胜地，瓦砾一堆；阿耨通津，蒿莱半没。不有于有，何无于无？有心人岂忍置之，而不思兴复哉？乃有道法上人者，搏沙感往，覆篑期来。倡插叶之缘，拓沿门之钵。为婆罗救度，踏破草鞋；为毘勒护持，横担楖栗。于是信修须达，喜舍兰陀。营给孤独之园，金能布地；慰阿鸠留之愿，指亦流泉。而上人乃举韦皋章，操量鼓。具梁卵烯黄而卜吉，计竹头木屑以程功。运慧刃而助班斤，转智珠而营慈室。拔离火宅，无非甘露之门；吹出香台，便是大风之沫。迄于今，天都架玉，地阙铺金。开梵帝之宫，展镫王之席。辉煌大殿，绀碧千寻。曲折回廊，青红四壁。窗舒意叶，何殊七万二十宝装；室布天花，即是广一由旬金版。功深于作镜，法妙于转轮。此诚由长者慨施净财，而实则上人之克肩钜任也。芬修未能成，学何敢佞。听生公说，我愧钝根；思灵运言，人期慧业。旧游如昨，炉中芋火犹红；新构初成，社里莲花欲白。祇愁社撰开口，空谈文字之禅；倘许皈依洗心，且结巾瓶之契。

——光绪《慈溪县志》卷四十二《旧迹二·寺观下》

重修等慈寺记

（清）倪象占

乾隆三十五年等慈住持等缘出己力以修其寺，阅三年，庄严成，予与同人游焉。因言曰，佛宇之兴莫重于南北朝，及唐盛时，天下寺著名者亦四千有六百。吾象自唐始置县，若

等慈暨普明，已先建于刘宋之元嘉、萧梁之天监，余则率在五代及宋元间。盖唐置县，诸事创始，故事无闻欤？因尝考之县志，若常乐为州刺史黄晟所建，虽云乾宁而实在吴越。次蓬莱、延寿，则汉乾祐间所建。次新安、五师，则周广顺，智门、保宁，则显德也。次太平、护境、宝梵，则宋建隆，而仙岩、玉泉、瑞龙，则乾德也，灵岩则太平兴国也。又其次为元至大中之福聚，至元中之永明，止矣。等慈，既出北门不一里而近，游人杂沓，瞻仰圣众，盛莫逾此，四方尤乐观其重兴焉。顾释氏之道以布施为缘，僧家之业以募化为功。木鱼饭钵，积日累月，若土若木，若石若金，楹丹桷刻，照耀辉煌，盖无不藉众以举事者。今等缘独割其耕租之入而勉为之，亦足异矣。同人曰："彼力足以有为，何异之有？"予曰："此非僧之异也。夫人情嗜佛，今昔所同，出赀求福，尝较他役特勤，未有力足不乐助者。今自五代逮元数百年间，创造日加无已，则后之继起，即兴废不常，而踵事增华，要有可见，乃历明至今且四百余年，而山寒野旷，寂寂无闻，卒不及前此之兴之暴者何也？呜呼，此足以视一乡物力之盛衰矣，寺云乎哉。爰记之并为颂(下略)。

——民国《象山县志》卷三十一《文徵内编上·碑记》

慈东宝庆寺念佛堂施田功德碑记

（清）益　舟

窃闻如来说法，众生得度，难易迟速，大有差殊。是以圆音顿演，机熟者即证菩提。法雨普润，根小者但长分寸。由是顿渐偏圆，广设逗机之教；律教禅密，大开利物之门。求其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即念念佛，即念成佛。汇三乘五性，同归净域；导上圣下凡，共证真常。不断惑业，得预补处，即此一生，直登妙觉者，无如净土法门之殊胜超绝也。诚可谓佛教之宏纲，出尘之捷径。所以往圣前贤，人人趣向；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在昔正像，代有高人，续焰传灯，腾辉竺震。末世劣机，欲了生死，舍此法门，其何能淑？舟初预僧伦，即闻斯道。欲结庐山之社，企追云坞之风。昔以布金无地，多年徒存此心。今则助道有人，一朝得满所愿。兹有大护法徐君觉西、陈君永龄、孔君云福、朱君普超、窓君善莲、姚君妙秀，宿根深厚，笃信佛乘，欲转秽土成净土，爰舍世财作法财，遂捐金钱，用置稻田二十九亩七分五厘正。所服租课，充念佛费。延请七位师僧，执持六字佛号。毕生归命，尽报投诚。自兹厥后，永守勿失。用报皇恩，并酬檀施。所愿现在未来同行外护，及见闻随喜善信人等，佛念一举，凡情顿断，福山耸而孽海枯干；罪务消而慧日昭彰。知佛所知，即持名而深达实相；住佛所住，生同居而直契寂光。又愿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一切有情，同染此香。以此功德，恭祝皇图巩固，佛日增辉，八荒戴有道之君，四海乐无疆之化。

大清光绪三十一年岁次乙巳十月十五日　住持益舟谨撰并立　里人张锡尧书

——《宝庆讲寺·碑记》

注：《印光法师文钞》有此文，且有"代益舟师作"字样，可知此文为印光法师代作。

宝庆寺修复记

（清）徐向宸

寺处青林山之麓，外抱大江，内环碧流，香火极盛焉。原志载：宋端拱二年，宗定创

始，初名青村，后更西资。三传至广清，扩充之。越嘉定十五年，恩准奏请，敕赐宝庆讲寺大额。嗣事广净，轮奂鼎新，至祖宷捐其私橐，蔚为丛林，尚书王公应麟为之记。次年，昙华新增观音殿，黄公震为之记，此固班班可考者也。甲申火，寺尽为瓦砾。越八年，肱光恢复其规模。传至真珂文学又数复数圮，日就衰落。明万历四十三年，如净披载辛勤，百废俱举，郡伯杨公仲英尽力护持。至康熙七年，又遭祝融，尘嚣湫隘。二十九年，有守静监本寺，将兴土木而示寂，由崖仔肩巨任，不辞劳瘁，而矢志兴复，命徒慈定，又建江南古刹，并易名普济。雍正二年，一归建造自在堂，恢复土产，续田七十亩，均与玉笋郡司马周公芝瑛俱，后普照日夜辛勤，苦心戮力，于乾隆间改造山门，培植荫木，铺砌甬道，于兹土存教之。次年，重修观音殿。久而至虚庵、逸堂，祥云渐渐寥落。壬戌，逆匪沿江滋扰，本寺荡然无存矣。乃今上四年，天童寺慧修主持。慧修字宏智，为人清勤谨慎，近来希有。于是寺气象一新，经营十余年，内外焕然，欧阳军门俱有题赠。己丑，杨公泰亨助山寺重建殿宇。次年，主天童弘法，开堂传戒，三年后乃退归宝庆寺。监理院事德耕，谨守清规而免致失坠，今已年余。余与慧修相交久，慧修既圆寂，恐日就湮没失传，乃节而为之记。乙未姑洗月中瀚徐向宸撰并书。

——《宝庆讲寺·碑记》

注：原碑文四十行，行十三字，其上端四字均付阙如。是文为周鹤年、王介堂补缀。

宝庆寺净业堂碑记

(清)谛　闲

原夫净业之举，始于东林远公，而异代相承，诚为金绳宝筏。从是而后，念佛之声喧于海内，莲风之化遍于区中，盖纷纷鼎盛焉。而唯心净土之旨，自性弥陀之宗，唯我圣祖智者大师畅谭于前，四明法智慈云等诸祖盛谭于后，及至云栖莲公则尽情吐露矣。告子曰：性犹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仲尼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道无分于仁不仁，即性无分于善不善也。且十法界本乎一心，则善不善法皆性具明矣。是故全性善而起修善则有四圣阶降，全性恶而起修恶则有六道升沉，既不能离性以起修，亦不得废修而言性也。吾人欲修净业，可不顾名思义而审其所以修之之术乎？若其心念念趣贪嗔痴，日深月甚，挽之不回，引之不出，发于身口，多与恶相应者，则所谓决之东方，终为震旦国中人物；若其心念念，厌离五欲习染，系想六字宏名，愿乐弥陀，如子忆母，不为尘境所牵，他岐所惑者，则所谓决之西方，定于极乐界内，莲华化生，见佛受记。由是观之，见性成佛，亦在乎决之而已耳。今兹寺主益舟上人，乃天童退席慧公长老高足之弟子也。童真入道，卓志可嘉，自继席以来，十载勤劬，两肩荷负，虽主殿欠完，而傍楼新就，周匝丛林安容海众，竭诚聘请弘唱莲宗，盖新置民田二十八亩，堂中安众一十二员，随三辈以发愿往往生，定三时以薰修净业，不独赖斯道以自利，实欲即斯道而利人，希得永永流通，绳绳不断，未始非末。世之胜事，以勒之贞石，以为后之效法者鉴。

本寺座主释卓三谛闲述，邑人洪守谦谨书并篆额。

附立年规（略）

——《宝庆讲寺·碑记》

阿育王寺重修舍利殿记

（民国）章炳麟

阿育王寺舍利者，瑞应之迹，肇于太康，前志所详也。佛不在五蕴中，不可以色法观。是舍利者，则应身荼毗之余，而能起神变事，何哉？真如之体，无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立无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此则墙壁瓦砾，至于邻墟，不可睹者，皆真如所流变，佛性之所发舒。昔奘公诣净名故宅，欲留题字，行数百步而不得至壁耑。其人去已千余岁矣，神用尚时效于土木，况于形骸之间，亲所执受，是应身者具，与法身奚以异焉？众生不自见有如来藏，故诸佛出世，以仪象之。佛既灭度，而异生不见，故留遗舍利，以形写之。《法华》有言：以诸草木指爪，画作佛像，乃至合掌氏头，以华供养者，皆已成佛道矣。不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则以是为汗漫大言，知之而即奂然以解。大哉，贞观之道，远在灵域，近不逾于瞻视，是供养舍利所由兴也。自梁世因塔置寺内，更起舍利殿。岁久倾圮，栋宇蠹穿。民国五年春，寺主宗亮大师更新成之。版筑涂塈，程役大毕，以其事状告白衣章炳麟。炳麟闻阿育王者，具译称阿输迦王，生当此土周秦间。自马其顿亚历山德侵陷印度，梵土几灭，孔雀王起，召四姓以复旧壤，传嗣至阿输迦，然后混一，而马其顿诸将旧封犹在。《那先比丘经》称"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者是也。观其攘除异族，光复旧物，斯固末生之所步骤，而又平政字民，扶胥正法，灵迹四播，暨于东夏。旷岁五百，地藏效珍。斯岂末法之世，宰官王人所能仿佛其豪忽哉！今梵土转为佗人役属，大乘经典，摧烧无遗，而舍利赫然留于震旦，微独释尊导世之迹，寄以无泯。王之功德，亦有不可得而忘者也。于是本迹事义，置殿壁焉。释迦文佛应世二千九百四十九年，岁次上章（庚）涒滩（申）孟陬之月，辰在青龙。余杭章炳麟撰文，衡阳曾熙书并篆额。

——《阿育王寺新志》卷七

重修天童寺选佛场坐禅七记

（民国）陶 镛

净心禅师自卓锡天童，迄今垂三十年，英声茂实，蜚腾僧俗。余今夏出宰鄞县，师来相晤，布衲芒鞋，艰苦卓绝；谈言亹亹，忘形投契。其冬，因察勘森林苗圃，过天童，值沙门打七坐禅，师执警策，躬为之倡。说法既讫，挽余为众讲演。余不谙内典，所言良不中肯綮，然挑水打柴，都是佛事，故闻者亦不余呵。于是随喜禅堂，参入法会。余固有缘人，而净师则谓选佛场之记，非余莫属也。

天童开山，往夐不述。自清康熙之末，以迄道光中叶，百有余年，其间住持名号，纪载阒焉无闻，遑论佛法。迨普治住持以后，稍稍彰著。然成例三年更代，辄视方丈如传舍，虽欲举废，为事至难。洎光绪之初，而寺院颓坏，梵呗无闻，几乎榛莽雾露，满目苍凉矣！夫镃基待时，方策布政，自来成事罔不由人，不容以势拘，不可以数诿也。乃有退居广昱、监院幻人先后继起，改整寺规，举净禅住持，嬗联六稔，岁时所积，成效渐彰，然犹未具庄严璀璨之观也。嗣是，西峰上人、寄禅和尚及净师主席，夫而后，松阁芝楣、珠璎宝珞与赤水丹山相辉映，阐扬法教，提倡宗乘，加香打七，粲然具备。此三老者，如鼎三足，缺一则仆。天

童中兴之局，自斯奠定。殆所谓有因无缘即不生欤？乃若志愿坚凝，经营惨淡，荦荦始末，有足称者。

光绪丁亥，净师行脚至天童为维那，见禅堂攲漏，荆棘侵阑，雪雨丛集，慨发宏愿，募资修建。既鸠工庀材，又见维那寮有放参桶诸物，询诸耆宿，是寄禅所置，旋即还湘。盖欲创坐长香，而未果也。净师心慕之，遂立志踵成其事。庚寅冬，寄禅南迈，过天童，与净师一见如故，眉毛撕结之缘自此始。谈坐禅七，志合道同。顾云踪判地，因缘未至，不能强也。壬辰秋，禅堂工竣，净师以坐香策进，因循不果行。然禅堂落成，鸿规大启，固知天童坐禅七之必兴，且将自净师如也。癸巳春，净师以四载维那，区区素志竟不获偿，慨然行脚，莅于金山。西峰宿昔与净师同志，滨行，留简西峰，以谓因缘时至，脱上人主天童，某必重来，共成兹业。丙申春，西峰签出，矢践前约，一再敦促，净师还山。西峰主持于先，净师维护于后，肇自是年，八月起长香，结冬坐二七。从此，每日为香十四枝，长年不辍。加香打七，行之三载。西峰期满退归芦埠，坐香新规戛然中废。净师时亦隐居藏阁，喟叹而已。众议：欲挽颓纲，非寄禅不可。

时，寄禅方掌长沙上林寺，本愿天童为坐香门庭也，欣然受请。入寺之初，即邀净师为监院，决议恢复香规。壬寅七月，再集法徒，起坐长香。结冬打七，过夏讲经，岁以为常。

自是十余年来，禅诵不绝。寄禅圆寂，净师住持，一循旧制，如水传器，点滴不遗。虽其间异论时起，不无阻挠，赖师坚持，绪用弗坠。则知法门成一事，固自不易也。

寄禅为余髫年交，燃指神悟，世号“八指头陀”，声华满海内，好为诗文，余尝戏为“名士和尚”。今与净师交，见其开山、种树，齑粥辛劬，则又号为“苦行头陀”。盘桓松关，俯仰今昔，诚愿后之人继述净师，一如净师之继述寄禅，则禅堂之幸已。是为记。

——《新修天童寺志》第九章“碑文选录”

谛闲大师碑铭

(当代)蒋维乔

大师讳古虚，字谛闲，号卓三，浙江黄岩朱氏第三子，父度润，母王氏。师九岁入塾，聪慧异常。未几，父病殁，家贫，奉母命随舅习药业。舅氏精岐黄，一日，有壮者就诊，师素稔其康健，忽以微疾不起，因知人命无常，问舅氏曰：“药能医命乎?”舅氏曰：“药只治病，安能医命。”师大悟，遂有出世之志。年十八，随俗授室，有儿女，自设药肆于黄岩北门，兼理方脉。所业多未如愿，妻子相继病亡，慈母亦见背。时师年二十，乃遁入临海县之白云山，就成道师剃度。不数日，兄踵至，逼令还家。逾二岁，兄亦殁，仍复入山。二十四岁，受具于天台国清寺，得戒后，在寺参究念佛，是始精勤不息。会冬日打七，某午，方坐定，止静三板，方越耳际，忽觉身心脱落，一刹那，即闻开静之声，私问邻单曰：“今日不坐香耶?”邻曰：“顷一枝大板香才毕，云何不坐。”乃自知在定境中固应尔尔。年二十六，至平湖福臻寺敏曦老法师座下听讲《法华经》，敏公命充侍者。听讲，茫然不知所谓，维那授虚法师以法化会义示之，开卷了然，如睹故物，遂竟夕不寐，潜心研究，旬余，玄解顿开。每以所悟就正于虚师，虚师为之惊叹。时大座宣讲法华，仅及半卷，至“五千退席，暨诸佛维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段，为全经之纲领，虚师请示于敏公，以师复讲不座，敏公不许，坚请再四，始

勉允之。师就座，一启口即滔滔不绝，敏公方退席归寮，登楼甫半，驻足听之。至小座竟，亟招师入寮，询以所得，师亦不自知其故。年二十八，遂升大座于杭州六通寺，开讲法华。某日，讲至舍利弗授记品，寂然入定，默不一言，逾时出定，则舌灿莲花，辩才无碍，一世说法利生，其端实肇于此。师看审年齿未尊，不愿多升大座，受众礼拜，讲毕即回国清寺掩关。翌年，迹端融祖为上海龙华方丈，命师出关相助，任库房事。师在寺，一方供职，一方听瑞芳法师讲《禅林宝训》、大海法师讲《弥陀疏钞》。旋由融祖授记付法，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年三十一，辞库房职，留寺阅藏。越岁，在龙华开讲法华，听众至二千人。期满，即往金山江天寺参禅。留二年，至慈溪芦山圣果寺掩关，而金山同参数十人追踪叩关，启请指示，乃在关中讲法华。逾年出关，至龙华寺讲《楞严经》，旋复掩关于永嘉头陀寺，三年出关。年四十六，即为头陀住持。越岁，朝五台，入都请龙藏，三年退席，专力宏教。年五十三，又住持绍兴戒珠寺，兼上海龙华寺主席。民国纪元，最后住持于宁波观宗寺。寺为宋延庆寺观堂旧址，元丰中，四明五世孙介然法师按照《观无量寿华经》建十六观堂，以修观行，故名观宗，自宋迄清，兴废靡常。自师任住持，遵四明遗法，以三宗为观，说法为用，改称观宗讲寺，募建大殿、天王殿及念佛堂、禅堂、藏经阁，规模焕然，蔚为东南名刹。民国四年，孙毓筠承政府之命，于北平设讲经会，师讲《楞严经》，士大夫及都城四众赴会听讲者，虽列广座为之不容。师自二十八初升大座以后，江浙各丛林之礼聘讲经者岁无虚席，至是年已五十八，始为士大夫宣讲，其教化乃普被南北焉。时国内有毁庙兴学之议，地方庙产，多生纠葛，内务总长朱启钤拟订寺庙管理条例，咨询于师，而著为令。总统袁世凯题额赠师曰“宏阐南宗”。都中筹安会正筹备帝制，授意各界劝进，且及方外，师语人曰：“僧人惟知奉持佛法，不知有民主君主。”讲经期满，即振锡南归。民国六年冬，北平复设讲经会，请师开讲《圆觉经》。七年春，都人士公推徐文蔚南下迎师航海北上。既抵北平，日则手编讲义，夜则升座宣说，显觉（按：蒋维乔法名）得亲近吾师，实在此时。师称性而谈，于讲义外，多所发挥。遂约江妙煦、黄显琛二子，每夕各为笔记，归妙煦整理。翌日，呈师印正，师讶然曰：“余昨夕尚有如许言说，实不自知也。”其始，咸以为吾师奖进学人，故作斯语。厥后历次呈稿，都如是云云。因切问曰：“师自身说法，果不自知与？”师曰：“然。”显觉等皆以为异。师乃举昔时讲法华至舍利弗授记品，忽焉入定故事详情见告，乃恍然于师之讲经，深得语言三昧，与专恃记诵者不同。笔记编定，师特锡名《亲闻记》。先是师以振兴佛法，首在造就人材，故于民元前二年，就南京僧师范学堂监督，招青年僧徒，分班讲授，能行并进。会光复军兴，相机中止，遂就观宗寺设研究社，以竟其志。至是讲毕将归，为叶公绰、蒯寿枢二居士言及之，二君慨任巨资，专备培养讲资之用。师归而筹备，于民国八年成立观宗学社，自任主讲，罗致学僧，授以台宗大小诸部，由是人才蔚起，至今法徒分座四方者，不下数十人。十七年，改并为弘法研究社，承传弗替。民国十年，浙省当局目击时艰，人心日下，延师讲《仁王护国经》于海潮寺，军民长官、地方绅耆皆列席肃听，其盛况亦前所未有也。东省哈尔滨地居边远，伊古以来，罕见沙门踪迹，比年关外善信，创建极乐寺，师门倓虚，实为住持。民国十八年，就寺传戒，请师为得戒和尚，维时吾师寿已七旬有二，间关跋涉，不惮烦劳，及期授比丘戒，赓续百余坛，自下午四时升座，至翌日上午十时圆满，诸执事皆更番休息，两阿阇黎亦迭经退席，似疲劳不能支者，惟师趺坐坛中，历十八小时有

余，端然不动，亦不饮食便利，见者咸肃然称奇，而不知师之常在定中也。夫大教兴替，会有其时，然得人则兴，古今一辙。师生于末法时代，一人精修，化及天下，微特天台一宗赖以中兴，于全体佛教亦有扶衰起敝之功，因缘时节，夫岂偶然。且弘扬自宗，排斥他宗，历代大师亦不免蹈此积习，而我师虽宗天台，对于他宗绝无门户之见，有非古人所能及者。至若师之密行，尤非浅学所知，就其可言者言之，则日诵《普贤行愿品》、《金刚经》、《圆觉经》、《观无量寿佛经》，念佛万遍，以为常课，朔望加诵《梵纲经》。菩萨大戒，终身无少间，自行化他，老而弥笃。民国二十年，犹应上海玉佛寺之请，开讲楞严，高年矍铄，自春至夏，凡四阅月，绝未请人代座。已而复应无锡居士之请，为讲省庵祖师《劝发菩提心文》，然后返甬。壬申夏五月，自知尘缘垂尽，往生不远，电促弟子宝静回寺，付以法命为观宗住持，兼弘法研究社主讲。七月初二上午，忽向空合掌良久，云佛来接引老僧，将从此辞，唤侍者香汤沐浴更衣，索楮笔写偈云："我经念佛，净土现前，真实受用，愿各勉旃。"写毕，命全寺僧众念佛，趺坐莲龛，含笑而逝。师生于戊午年正月初六日丑时，圆寂于壬申年七月初二日未时，世寿七十五有五，僧腊五十有五，于是年冬，塔于慈溪五磊山之旁。举龛之日，远近来会者数千人。遗著有《大佛顶首楞严经序指味疏》一卷，《圆觉经讲义》二卷，《金刚经新疏》一卷，《普贤行愿品辑要疏》一卷，《观经疏钞演义》一卷，《始终心要解》一卷，《观世音普门品讲义》一卷，《二玄略本》一卷，《念佛三昧宝王论义疏》一卷，《水忏申义疏》一卷，《八识规矩颂讲义》一卷，皆已刊行于世。铭曰：

宋明以来，禅净盛行，余宗衰敝，惟是天台，一脉相承，至今弗替，前有慈云，后有灵峰。我师继起，如象如龙，说法利生，四十八年，示寂伊尔，犹讲楞严。自南自北，结集法会，百数十所，若经若论，尘说刹说，二十余部。根兴大教，首重育才，弘法社启，义学朋来。法乳流衍，光光相望，分主讲席，遍于十方。教宗法华，行在弥陀，庆化事毕，离此娑婆。岁次玄默，鹑尾之辰，安详坐逝，高谢天人。五磊之山，密藏之居，色身如幻，果证无相。皈依四众，十余万人，无边悲仰，泐此贞珉。

弟子蒋维乔竹庄氏法名显觉敬撰，江阴庄庆祥翔声氏法名了于谨书，仁和叶而恺柏皋氏法名观澄篆额。

——《延庆观宗讲寺志·碑记塔铭》

重建雪窦寺缘启碑

（当代）释光德

奉化雪窦寺者，浙东名刹也。开创于晋，极盛于宋，予十刹之嘉号，实千载之名蓝。高僧辈出，名德如林，永明于此撰宗之文，明觉于此拈碧岩之颂。佛鉴传临济之正宗，于此拈佛；如净流扶桑之法脉，于此滥觞。匪唯人杰，亦由地灵。一水拖蓝，占溪口之胜；群峰簇秀，押妙高之台。千丈岩前，登高远望，御书亭畔，览古兴怀，嘉宾莅止，驻游屐而忘归，胜境如斯，扶柔翰而难状。

然而岁月不居，兴废有时，逢四凶之肆虐，虽八吉以俱沧。毕钵树前，竟萦蔓草，昆明池底，唯有余灰，随令见者扼腕，闻者怆情。岂神州之竟溺，抑大法之难扶？所幸金轮作御，玉烛重调，拨乱反正，恒沛雨露之施，立德兴功，永贻国家之福。惠风既拂，喜百卉之俱

萌；典册遥颁，知三门之宜复。群情普洽，众议允谐，铺地施金，岂无须达？买花献佛，终遇燃灯。西伯筑灵台，不须多日，如来现宝相，宁待花时？如斯功德，全契妙园，定知八部天龙，同申欢喜。尚期十方善信，相率输将。既襄胜举，必获五福之崇；已植妙因，终成十方之果，

时在丙寅岁仲春月　谷旦

——录碑文

重兴香山教寺功德碑记

（当代）陈汉良　王介堂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香山教寺千百载盛衰与兴废史足证斯言不虚矣。寺处达蓬南麓，面映九龙清波。狮山象峰，拱卫左右。湖光山色，胜似画图。乃风水之宝地，三宝之圣境也。古志乘载，唐天宝乙未，唯宝禅师慕其“山接仙蓬，地控溟海，圣迹在石，崖谷飘香”，遂结茅开山，传经说法。高山仰止，远近归心。代宗二度敕赐“大中香山”及“香山智度”额。四海闻名，万众向往。历代高僧辈出，名士云集。千载岁月，沧桑变迁，刹随国运亦兴亦衰。至清康乾盛世，寺达鼎盛之巅。殿宇恢宏，缁素穿梭，遂得“千僧寺”之雅誉。同治年间，国势疲颓。西匪毁寺，明珠蒙尘。此后断壁残垣，一蹶不振。十年浩劫，毁之殆尽。然否极泰至，时来运转。今盛世重逢，海晏河清，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古刹重建，遂择壬午金秋奠基。十方信士，喜闻佳音，欢欣雀跃，慷慨解囊。一期兴建“圆通”、“藏经”两殿阁并附属设施，现竣工在即。喜佛国重光，何其乐也。望梵宇巍峨，何等雄哉！依弥勒怀抱，佛恩广被。临吉祥圣水，福缘善庆。此乃大德护法，善男信女之功德也！值此建寺千二百五十周年庆典之际，谨勒诸贞珉，芳名永镌，与日同辉，彪炳千秋。佛历二五四九年岁月次乙酉冬月吉旦，甬上陈汉良、王介堂敬撰，住持佛祥立石。

——录碑文

鉴真纪念碑

（当代）苏渊雷

盖闻大觉圆融，理超空有；法身舍利，福荫人天。自佛法东流，士庶皈心，肇基京洛，盛行江左。史称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塔，震旦得其十九，而明州居其一焉。古明州鄮山阿育王寺者，实建于西晋太康二年，或曰东晋义熙元年。沙门慧达，感从地下，立像奉祀，至梁武始笼以木塔。历祀千余，中更兴废，鲁殿灵光，迄今屹立。故虽形分聚芥，尚贮金罂；礼散吹尘，犹标贝阙。宁非东南之杰构，人文之渊薮也哉！唐天宝三年，乃有鉴真大和尚第三次东渡，脱险舟山，飞锡斯寺。瞻仰舍利，重整慈航，日月同天，号称过海。其为功德，信非偶然。大和尚现身金粟，祝发扬州，遥礼南山，近接天台，挟盛唐之文物，涉沧溟之浩淼，屡阻风涛，终达彼岸。乃以戒律诱化，蔚为一方宗旨，实中日文化交流之特使，亚洲精神文明之传人。宜乎彼邦缁素，举国同钦，悦道闻风，异代一概。无如岁月迁流，寺圮兵燹；十年魔难，文物荡然。夫舍利含光之殿，实如来法身所寄。照景宝瓶，浮光德水，遭时偃蹇，显晦因人。前住持源宠暨通一和尚，夙坚慧节，久历风霜，预先请示当局，迁出真身舍利，

百计庋藏，无招剥落。顷者玉宇澄清，日月辉丽，国家拨款重修，庄严整饰，舍光宝殿，于焉落成，遂使千百年古迹，焕然一新。而鉴真大和尚渡钵挂单之地，益显其积厚流光之胜。从兹中外人士，履斯地者，观感所及，斋沾法益，或有瞻对圣迹，骇异神通，徘徊而不能去者焉。立碑纪念之义，于是乎在。今住持通一和尚，克承负荷，同复宗支，不以予谫陋不文，委为疏记。因略述寺之缘起，大和尚之云驻，及舍利保全之奇迹，因志景仰，昭示来兹云尔。

公元一九八一年苏渊雷撰文并书，沙孟海篆额。

——《阿育王寺新志》卷七

宝庆寺王应麟纪念堂记

（当代）周冠明

明山甬水之间，地杰人灵，尤多砥砺节操、以文名世之士。宋末大儒王公应麟，此中之佼佼者也。王公幼勤攻读，弱冠登第，累官至礼部尚书，识文丞相于“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之卷；谏宋理宗以“钳天下之口，阻直臣之气”之章，冰心映雪，赤忱耀日。惜奸佞擅权，国事日非，公见狂澜难挽，大厦将倾，乃弃印归里，杜门著作，成书二十余种，卷近七百，而训童之篇《三字经》者，则风靡四海，历久不衰；近且为联合国之教科文组织推荐为世界性启蒙读物，东亚西欧，南洋北美，无不铅椠有加，广为传播。公既文名四布，丛林亦以得公之记为荣。广恩、宝庆两寺之碑文，均载诸志乘矣！癸酉初春，蜀僧朗宇受邀来甬，重兴宝庆古刹，或加葺修，或增新筑，寒暑三易，而殿堂像设焕然一新。乃延曹厚德、王介堂等书联题额。介堂于天一阁访洪可尧，得王公所撰碑文，索而求之。喜悉今岁适值王公辞世之七百周期，乃亟约同志俦侣聚而议之。群推王重光等擘划奔走。筹措既蒇，盛典乃举。十二月七日，天朗风和，云淡日丽，学人雅士百五十余众，齐集青林古寺，缅怀一代先贤。始由袁元龙、方祖猷阐述王公之生平与学术思想，杨古城代读冠明之《三字经》浅释，继由李庆坤偕朗宇为重刊之《宝庆讲寺记》碑文暨新辟之王应麟纪念堂剪彩揭幕，旋复栽樟于庭。其间，谢君度等泼墨挥毫，构画赋诗。是时掌雷遏云，钟磬绕梁，思古仰贤之情，溢于四野。未几，纪念续鄞县之会，探墓有同岙之行。于是，硕儒之令名，乃重振于乡里矣。曩昔以寺立碑，今者由碑建堂，王公与寺之因缘殊胜，亦儒佛文化相得益彰之结晶也。爰为之记，且期辉煌于来者。

公元一九九六年丙子除夕　古堇周冠明谨撰　蛟川胡茂伟篆额并书

——《宝庆讲寺·碑记》

重建宁波佛教居士林碑记

（当代）梁雄辉

宁波佛教居士林坐落于月湖柳汀之上，风景幽雅，瑞气霭林，占地千余平方米。殿宇巍峨，法相庄严，诚为居家信众礼佛修持之清静精舍。宁波佛教居士林原址始建于元至元二十一年，初为家祠。元泰定四年，改为驿馆。道光间，改为玄坛庙。及至辛亥革命时期，由鄞县姜山边文锦大居士发心捐资，始将佛教居士林从南门迁至今址，建造大雄宝殿、三

圣殿等。沿至一九五九年,遭毁,居士四散,香火中断。一九八九年,在宁波市人民政府、市委统战部、民族宗教事务处、市佛教协会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党的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落实。经来林义务参加筹建工作的百余名信士不辞辛劳、共同努力、无私奉献,现已圆满修复。甬上善信徐文芳居士,宿具善根,早年皈依三宝,具正知正见,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见时局之清平,感国事之振兴,愿奉毕生精力重振祖国佛教文化事业,时正任教于宁波九中,毅然挑起教书育人、弘法利生两项重任。数年来,寒暑不辍,任劳任怨,其坚韧之毅力与办事之成效,为时人所推崇。更于林后月湖水面辟建放生池、湖心亭,此两项建筑为原所未有者。同时,还建立慈善基金会、居士疗养院、安养堂,造福社会,利益人群,更体现佛门之胜。方今诸事俱备,香火鼎盛,法喜无量,善男信女来林礼佛者,络绎不绝。欣睹盛况,爰以为记。

公元一九九七年元旦吉立　佛弟子梁雄辉敬撰　甬上曹厚德书并篆额

——录碑文

重建宝庆寺大雄宝殿记

(当代)桑文磁

鄞西北青林渡之宝庆寺,始于宋太宗端拱二年,至今已逾千岁,期间数易其名,盛衰频仍,邑人王介堂已著文详述,此不赘矣,今惟记其近事而已。自唯物之说,风靡世上,宗教式微,文革期间,僧尼斥返初服,寺庙鸠居,佛像毁尽,宝庆寺亦不例外。一九七八年后,宗教政策渐获落实,今住持朗宇于一九九三年发愿重兴宝庆古刹,众志成城,聚沙成塔,现已焕然俱新矣。迩来民众信佛者日多,朗宇师又从缅甸迎请三尊玉佛,因念旧大殿不称规模,遂于今年初春始工重建,成于年秋,占地三百六十余平方米,共五间,歇山坡顶,高甍重檐,堂堂如也,皇皇如也,耗资九十五万元,皆十方檀越及常住之净资。深惟佛教以修身行道为本,美宫室其末也,先儒王应麟于《宝庆讲寺记》中阐述甚详。今诸山长老,承文革之后,侧重于末,亦形势使之然也!继之,则宜勉力务本,利国利生,纳宗教于经济之中矣,质诸大德,其然乎,其不然乎?

一九九八年秋月鄞县桑文磁撰文　丁乙卯篆额　郑玉浦书丹

——《宝庆讲寺·碑记》

二、碑刻简录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唐)奚虚已撰及书,黄公素刻。八面棱柱,共3900字,立于开成四年(839)。原存慈溪普济寺,今藏江北区保国寺。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并序

(唐)会昌四年(844)立于鄞州百梁桥北埯圣寿寺前,主要残体已收藏于天一阁东园。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唐)剧膺之书。共3742字,大中八年(856)立于江北区永宁庵,民国十八年

(1929)迁宁波中山公园。此经幢部分构件为明洪武年间(1368—1398)重镌。藏保国寺。

明州奉化岳林寺塔铭并序

(唐)李柔撰。直碑。藏奉化文管会。

大唐越州都督府鄮县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唐·宋)万齐融撰,徐峤之原书,范的重书,明州刺史于季友跋。大和七年(833)刻,直碑。碑阴刻宋张九成撰并书《妙喜泉铭》。藏阿育王寺。

宸奎阁碑铭

(宋)苏轼书。初刻于元祐六年(1091),重刻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直碑。藏阿育王寺。

明州妙智院记

(宋)郭受撰,丰□书并篆额。元祐六年(1091)立。存鄞州龙观妙智寺遗址。

明州慈溪普济寺罗汉殿记

(宋)俞伸撰,孙吁书并篆额。近600字,直碑。元祐七年(1092)立。藏江北区文保所。

慈溪普济寺佛座石刻

(宋)原刻于崇宁四年(1105),有十一块(条),有浮雕曼陀罗花、飞天女、天王等。图像有直有横,可以组合。藏江北区文管会。

蜚声石幢　金刚经石刻

(宋)幢始建于蜀汉建兴十五年(237),宋大观四年(1110)重置,明天顺间(1457—1464)再修。原立于鄞州横街林村板桥南塊,后迁移附近一座庙前。存鄞州横街镇。

佛果禅师示隆知藏法语

(宋)宣和六年(1124),佛果禅师撰书。藏天童寺。

明州延庆寺"题十八罗汉像"碑

(宋)吴正平撰并书。靖康元年(1126)立,直碑。藏天一阁。

隐学山复放生池碑

(宋)沈辽撰,李挺立,僧元慧重立。隶额,直碑。立于绍兴十九年(1149)。存鄞州东钱湖隐学寺。

应庵和尚送杰行者还乡偈

(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应庵昙华撰并书,藏天童寺。

兴修事实碑(残)

(宋)四明贝度篆额。始刻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直碑。藏阿育王寺。

东谷无尽灯碑、天童宏智老人像赞

(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大慧宗杲撰文。天童寺藏。

宋故宏智禅师妙光塔铭

(宋·清)绍兴二十九年(1159)明州状元张孝祥书,周癸撰文,贺允中篆盖。碑阴

刻清牧云禅师所书“渊默雷声”四大字。藏古天童。

般若会善知识祠记

(宋)李泳撰文,叶知微书额(已残)。淳熙二年(1175)刻,直碑。藏阿育王寺。

方丈碑

(宋)李光、邹德久书。直碑,碑下方大书“方丈”二字,上方刻《唐云爰禅师五咏》和《通律师别姜山》六首七绝诗。原立余姚牟山姜山一小寺庵中,为余姚市文物保护点。现藏余姚牟山姜山村。

太白名山

(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御书。近年重刻。藏天童寺。

应梦名山

(宋)理宗淳祐五年(1245)御书,直碑。存雪窦山(碑阴刻雪窦寺大殿塑佛像碑记)。

晋昙猷袖石石刻

(宋)高述、陈安道等题刻。石刻高 2.1 米,宽 0.65 米,厚 0.45 米,共 30 余字,直书。相传西晋西域僧昙猷渡海至三门湾畔港头村,在此“卓锡泉涌”袖石建白水庵,石刻简述此事迹。存宁海港头村寿宁寺外。

“中峰”、“诃佛”、“再来石”、“浴心”、“佛手”、“三峡”等摩崖刻字

(宋)原鄞州四明山杖锡寺寺僧书写镌刻,约刻于开庆元年(1259)。存鄞州樟村镇杖锡乡鹿窠村。

补陀洞天

(宋)景定二年(1261)史岩之造,鄞州东钱湖霞屿寺外岩洞之口,刻“补陀洞天”横书隶书。藏鄞州东钱湖风景区。

保国寺造佛座记

(宋)住持约撰文,石匠许明礼立,刻于大殿佛座后石条上。藏保国寺。

旅居日本国太宰府佛弟子张宁砌路功德碑石

(宋)直式块石刻,49 字,下方刻荷花,上世纪二十年代宁波拆城时发现。藏天一阁。

重修象山延寿禅寺碑记

(宋)方云德立石。直碑(已残)。藏象山文管会。

重修净名院记

(宋)舒津记,沙门□□书丹,住持才角立石,张忠镌刻。直碑。原立南宋奉化城东舒家。

明州延庆寺祖师像碑

(宋)刻初祖达摩及延庆四祖。原存延庆寺,现藏天一阁东园。

奉化建胜因院碑

(宋)僧处仁撰,集颜真卿字,正书,方逢辰隶额。直碑,立碑具体年代不详。存奉

化萧王庙里应村胜因院。

宝庆讲寺记

(宋)南宋王应麟撰。直碑。存江北区宝庆寺。

宝庆讲寺观音殿记

(宋)慈溪黄震撰于德祐元年(1275)。存江北区宝庆寺。

应庵和尚真迹碑

(元)沙门昙噩撰并书。至正十八年(1358)立,直碑。藏天童寺大鉴堂。

佛日圆明普济禅师光公塔铭(残)

(元)临川危素撰文。刻于至正二十年(1360)。藏阿育王寺。

大元越国夫人祠堂碑(残)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刻,仅存三块残石。藏阿育王寺。

原明元良禅师重建朝元阁碑

(元)昙噩撰并书,哈刺篆额。至正二十年立(1366),直碑。藏天童寺。

宁波祖关山崇法寺冈僧塔碑

(元)横碑,可辨者三块,其中有"僧纲司都纲兼本市住持文溪然文师、副都纲中公质庵淳法师、南洲宏法师月江印法师、副都纲基公明庵诚法师、五南庸法师"等字样。存宁波南郊公园。

万佛涂田记

(元)昙噩撰文,荣禄大夫哈刺篆额。藏天童寺。

阿育王山四禅寮记(残)

(元)元末刻。藏阿育王寺。

天童寺祖堂碑记

(明)崇祯九年(1636)密云圆悟书。直书,石碑行草。藏天童寺。

中峰庵佛果、应庵两祖语偈碑记

(明)崇祯十年(1637)密云圆悟撰文并书。藏天童寺。

大梅山护圣禅寺碑记

(明)四明万寿寺僧清浚撰记,王寓书并篆额。洪武八年(1375)立。存鄞州横溪镇清塘村。

阿育王山广利禅寺报本庄涂田记(残)

(明)戴良撰文。洪武十四年(1381)刻。藏阿育王寺。

娑罗双树记碑

(明)林祖述撰,林芝书丹。万历二十一年(1593)刻,横碑。藏阿育王寺。

梵文六字真言

(明)刻于镇海区招宝山宝陀寺下山南石崖上。存镇海招宝山。

原良宏智禅师文

(明)洪武十一年(1378)立,直碑。藏天童寺。

阿育王山广利禅寺四禅寮记(残石)

(明)洪武年间(1368—1398)立。藏阿育王寺东廊。

福聚庵兴造记

(明)黄淮撰,阿育王寺住持宗正书。正统四年(1439)立。藏天一阁碑林。

重修普济禅寺碑记

(明)赵文华撰。嘉靖二十二年(1543)立于慈溪普济寺,直碑。藏江北区文保所。

宁波府重修天封浮屠碑

(明)张时彻撰,虞书篆额并书。嘉靖三十九年(1560)立于宁波天封寺。存宁波市天封公园。

新建四明三佛殿碑记

(明)范汝梓撰,范汝谷书并篆额。崇祯五年(1632)立,直碑。藏天一阁东园。

密云圆悟禅师塔铭

(明)徐之恒撰,葛世振书并篆额。崇祯十七年(1644)立,直碑。藏天童寺。

宏法泉(行书石刻)

(清)进士陆廷黻书。存天童寺。

敬佛(行书石刻)、《春城乞食还》诗碑

(清)顺治御书。顺治十七年(1660)立。藏天童寺。

诏书、御札、《梵网经》

(清)顺治十七年(1660)顺治敕书,道忞跋。藏天童寺。

瑞峰寺碑记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立,直碑。存鄞州茅山瑞峰寺遗址。

敕赐延福寺兴建碑

(清)葛世振撰文,张起宗书丹,闻性道篆额,比丘正苇等立石。康熙三十二年(1693)立,直碑。存鄞州姜山镇定桥村原延福寺。

扶桑入怀

(清)墓前碑刻,康熙三十九年(1700)立,横碑。存北仑灵峰寺后山。

敕赐定应大师塔铭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立,直碑。存奉化封山禅寺。

天童寺请藏经序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超乘撰并书。藏天童寺。

佛真法身石刻

(清)天童寺伟哉和尚墓志,康熙五十二年(1713)刻(断裂)。存鄞州天童中学。

赞释迦文佛·观音大士偈

(清)雍正御书。雍正十一年(1733),鄞县知县陈秉钧勒石。藏天童寺。

畹荃诗石刻(三首)

(清)乾隆二年(1737)刻于岩壁,横碑。藏阿育王寺。

秋水闲房诗石刻(三首)

(清)住持畹荃自撰。横书,乾隆四年(1739)刻于石壁。藏阿育王寺。

妙喜泉题名石刻

(清)住持畹荃书"妙喜泉"三字。乾隆五年(1740)刻,直碑。藏阿育王寺。

育王十景诗石刻

(清)乾隆七年(1742)住持畹荃撰书刻于岩壁,直书。存阿育王寺。

四明阿育王寺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宝塔碑记

(清)住持畹荃撰书。乾隆八年(1743)刻,直碑。藏阿育王寺。

承恩堂记

(清)谢闾祚撰,汪光辉书。乾隆二十年(1755)刻,横碑。藏阿育王寺。

涅槃忏主思齐贤法师塔铭

(清)吴树虚撰文,邵晋之书丹。乾隆二十三年(1758)立。存阿育王寺舍利殿后。

鄞县姜山普济禅院碑记

(清)乾隆四十六年立(1781)。存鄞州姜山胡家坟村。

岩庵碑记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立,鄞州鄞江镇岩庵遗址。

宁海宝莲庵碑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立。存宁海梅林镇岙胡村。

重修五峰寺碑记

(清)乾隆间(1736—1795)立。存慈溪东安乡。

元吉在上 直书摩崖石刻

(清)嘉庆七年(1802)鄞令闽中郭文志书,刻于鄞州五龙潭景区青草湾村村外溪畔。此地为进入天井寺入口。存五龙潭风景区。

象山灵岩山长生碑

(清)嘉庆七年(1802)陈美绪等立,直碑。存象山泗洲头灵岩山灵云庵。

灵山保国寺志序

(清)费淳撰,陈尚书丹。嘉庆十三年(1808)立,直碑。藏保国寺。

铁佛寺重建义田碑记

(清)嘉庆十四年(1809)立,存鄞州五乡同岙村铁佛寺。

涅槃供会碑记

(清)住持广晓立,刻于嘉庆十八年(1813),直碑。藏阿育王寺。

慈济塔碑记

(清)嘉庆年间(1796—1820)立。存鄞州天童上三塘村。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清)道光十二年(1832)王日升书。横碑。藏鄞州天童寺。

宏法泉铭(行书石刻)

(清)进士王日升书。道光十六年(1836)立。藏天童寺。

报德碑略

(清)王世镇书,洪照篆额,住持椎南立。刻于道光十六年(1836),直碑。藏阿育王寺。

镇海招宝山宝陀寺续修碑记

(清)陈修鼎撰,陈修鼎、陈达书丹。道光十九年(1839)立。存镇海招宝山。

勒纪功德碑

(清)住持正源立石,刻于道光十九年(1839),直碑。藏阿育王寺。

慈溪永福庵记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立。存慈溪东安乡桂岙村。

天台正脉(重建象山智门寺碑)

(清)陈□正书,王义魁镌,道光二十五年(1845)立。正面"天台正脉",后刻碑记。象山文管会藏。

宋重修智门寺碑记

(清)宋高文善撰,清陈栻正书,孙世丹篆额。道光二十五年(1845)立。象山文管会藏。

集福庵碑记

(清)李寿榛撰并书,咸丰五年(1855)立于北仑区新碶。存新碶。

宁绍台道为天童寺选举方丈规条勒石

(清)同治十年(1871)立,直碑。藏天童寺。

太白十景诗

(清)同治间(1862—1874)隐禅撰。横碑。藏鄞州天童寺。

净土堂碑

(清)胡仲赓书丹,住持心泉立石。光绪五年(1879)刻。藏阿育王寺。

释迦如来双迹灵相图

(清)郑文藻书。光绪九年(1883)摹刻长安卧龙寺,直碑。藏阿育王寺。

重修天王殿碑记

(清)杨泰亨撰书。光绪九年(1883)立,横碑。藏天童寺。

兰盆会碑

(清)倪雍熙撰。光绪十年(1884)立,直碑。存象山东门村。

觉磬铭

(清)会稽王继香、湖南易顺鼎撰书。光绪十年(1884)立,直碑。藏天童寺。

两廊碑记

(清)光绪十年(1884)住持汉琛立石,直碑。象山文管会藏。

舍利塔图石刻碑

(清)光绪十年(1884)刻,直碑。藏阿育王寺。

三轮空寂碑

(清)光绪十三年(1887)刻,直碑。藏阿育王寺。

《三壘保善庵天灯记》碑

(清)秀山陈宝治文,清光绪十三年(1887)刻。碑高150厘米,宽70厘米,厚20厘米。碑文意思是说此地三门山航道艰险,保善庵僧人显德募建灯塔,都督郑碧山襄助其事,全文450余字,为罕见的佛寺公益事业碑。立于象山石浦镇。

宁绍台道厘定天童寺规条勒石

(清)光绪十四年(1888)立,直碑。藏天童寺。

天童寺募捐置田题名碑

(清)光绪十六年(1890)住持慧修勒石。横碑。藏天童寺。

埋马寺舍产碑

(清)光绪十八年(1892)立于慈溪市彭桥乡埋马寺。存埋马寺村。

天童寺募置药田记

(清)光绪十八年(1892)寒峤撰文,慧修立石。横碑。藏天童寺。

复建遗恩寺记

(清)郡人陆廷黻撰,毛宗藩书。光绪十九年(1893)立。存天一阁东园。

后先济美碑

(清)光绪十九年(1893)立于鄞县龙观乡挹秀寺。存鄞州龙观乡。

至大寺茶会碑

(清)冯炳撰并书。光绪二十年(1894)立,直碑。存江北区陈家边。

重修天童寺藏经阁碑铭

(清)董沛撰文,陈修榆书。光绪二十年(1894)立,横碑。藏天童寺。

宝庆讲寺修复记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徐向宸撰并书。存江北宝庆寺。

慈溪洞山寺田山碑

(清)光绪二十一年立(1895),直碑。存慈溪东安乡洞山寺。

五百罗汉像砖

(清)湖南心月上人据常州天宁本摹刻于南岳祝圣寺,工未完,由徒惠安继刻。始于光绪二十年(1894),二十二年(1896)竣工,南岳默庵撰记。藏七塔寺。

募置天童寺延寿堂兰盆会碑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住持西峰、连光勒石。横碑。藏天童寺。

天童寺续置药田缘产碑记

(清)敬安撰。光绪二十七年(1901)净心、寄怀勒石。横碑。藏天童寺。

天童霞屋应禅师塔铭

(清)王宜撰,释弘瑜书。光绪二十七年(1901)立,直碑。存天童寺。

慈溪市秀水庵净土胜会碑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立。存慈溪东安乡东三村。

七塔寺斋僧田碑

(清)光绪三十年(1904)住持慈运立。存七塔寺。

圣旨碑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赐瑞岩寺,直碑。存北仑区瑞岩寺遗址。

敕赐瑞岩禅寺藏经阁碑记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敕赐,翰林院编修甘肃学政陆廷献撰文,名画家懒愚和尚白云丹书。直碑。存北仑区瑞岩寺遗址。

怀海祀置产缘起

(清)敬安撰。光绪三十四年(1908)监院通伦勒石。横碑。藏天童寺。

重修招宝山宝陀禅寺碑

(清)光绪年间(1875—1908)立,直碑。存镇海招宝山。

体净泉铭(正书横碑)

(清)光绪进士盛炳伟书。藏天童寺。

冷香塔院(隶书横额碑)

(清)光绪进士李瑞清书。藏天童冷香塔院。

寄禅禅师冷香塔铭(隶书直碑)

(清)宁波副贡生张美翊(号蹇道人)撰文,光绪进士李瑞清书。1991年重刻。藏天童冷香塔院。

五佛塔(隶书横额碑)

(清)光绪进士高振霄书。存鄞州东吴镇小白岭

入三摩地(行书横碑)

(清)光绪进士盛炳伟书。存小白岭。

灵明洞御碑(琉璃会碑记)

(清)宣统元年(1909)住持济生、监院宗亮立。直碑。藏阿育王寺。

龙飞凤舞(草书石刻)

(清)宣统元年(1909)清江南提督徐传隆书。嵌于天童古山门亭壁。

养心堂碑记

(清)童祥熊撰文,竺麟祥书并篆额。宣统二年(1910)方丈宗亮、监院源宠募立,直碑。藏阿育王寺。

慈溪万寿寺补立修寺碑记

(清)宣统二年(1910)立,直碑。存慈溪精忠乡万寿寺村。

梵文石刻(读音:唵嘛呢叭咪吽)

(清)宣统三年(1911)敬安勒石。藏天童寺景倩亭。

重修大殿碑

(清)宣统三年(1911)住山济生、都监宗良立,直碑。藏阿育王寺。

太虚大师之塔

(清)雪窦山太虚大师墓前碑石,直书。"文革"期间用作水库堰石。2002年发现,已用于重建的太虚大师墓前塔碑。藏奉化市雪窦山。

"飞锡停云"禅悦堂上本斋禅师墓碑

(清)碑发现于余姚市车厩史家村原禅悦寺遗址。"飞锡停云"四个行草书体,每字25厘米。藏史家村。

慈东宝庆寺念佛堂施田功德碑记

(清)光绪三十一年(1911)住持益舟撰并立,张锡尧书。存江北宝庆寺。

普济寺放生舍田碑记

(清)冯璟撰,陆文渊书并额,直碑。原存普济寺(慈城)。现藏江北区文保所。

重修天童寺选佛场坐禅七记碑

(民国)陶镛撰并书。民国四年(1915)立,直碑。藏天童寺。

棱严泉铭并序

(民国)圆瑛撰并书。民国三年(1914)立,正书,横碑。存天童寺法堂后。

"太白巍然海上山"诗偈碑

(民国)行书直碑,圆瑛书。存天童寺。

五佛镇蟒塔

(民国)会稽道尹黄庆澜书。楷书塔门额。存小白岭。

重修法堂兼浚二泉记

(民国)孙宝瑄撰。民国四年(1915)立,横碑。藏天童寺。

体净泉铭

(民国)张美翊撰。民国五年(1916)立,横碑。藏天童寺。

鄞县知事公布天童寺重整条规碑

(民国)傅宜任书。民国五年(1916)立,直碑。藏天童寺。

重修弘法泉矗立假山铭并序

(民国)住持净心撰,孙宝瑄、祝绍箕题跋。民国五年(1916)立,横碑。藏天童寺。

天童寺记游诗碑

(民国)陶镛撰并书。民国五年(1916)立,横碑。藏天童寺。

宝庆寺净业堂碑记

(民国)洪守谦书并篆额。民国五年(1916)住持益舟立,直碑。存江北宝庆寺。

"母乳泉"石刻

(民国)慈溪钱三照题跋,奉化江五民书。民国七年(1918)刻于舍利殿后母乳泉之后石栏上。存阿育王寺。

鄞县知事公布天童寺议举住持法规勒石

(民国)民国七年(1918)立,直碑。藏天童寺。

应真古迹、天童寺重修罗汉寮记

(民国)应德闳、程鹏书。民国七年(1918)立,直碑。藏天童寺。

十八罗汉画像碑

(民国)竹禅、觉禅绘并题诗。民国七年(1918)住持净心立,共十八方,直碑。藏天童寺罗汉堂。

重修舍利殿碑记

(民国)慈溪陈邦瑞撰文,邑人高振霄书,湘阴左孝同篆额。民国八年(1919)刻,直碑。藏阿育王寺。

重修舍利殿记

(民国)余杭章炳麟撰文,衡阳曾熙书并篆额。民国九年(1920)立于阿育王寺舍利殿前庭西壁,直碑。存阿育王寺。

重修舍利殿捐资芳名碑

(民国)立于舍利殿后庭西壁。民国九年(1920)刻。存阿育王寺。

金刚经及颂诗石刻

(民国)俞曲园跋,马浮篆额,陈元濬敬书并题签,淡尘居士俞钟礼手录颂诗,首座淡云募石,住山宗亮珍藏,监院源宠守护。民国九年(1920)刻,嵌于阿育王寺天王殿内墙上。横碑,共十八方。

琵琶石记

(民国)赵润撰文,赵荣瑄书。民国九年(1920)立,横碑。嵌于天童寺万工池北。

利宾骨塔塔碑

(民国)衡阳曾熙书。横碑,民国十年(1921)立于乌石岙涌现岩左。

唐贯休十六罗汉画像石刻及跋

(民国)嵌于阿育王寺法堂左右壁。民国十一年(1922)刻,直碑,十六块,每方有乾隆题诗。藏阿育王寺。

禁捕万工池水族碑

(民国)嵌内山门东墙和外万工池东围墙上。民国十一年(1922)刻,直碑。藏阿育王寺。

重建五佛镇蟒塔功德碑

(民国)佚名撰,刘承干书,王宗炎篆额。民国十二年(1923)立,直碑。藏小白岭五佛镇蟒塔。

蒙泉

(民国)育王寺住持宗杲作铭,舟山心恺书,住山晦谷重立石,会稽郦润之篆。民国十二年(1923)题刻。存寺东塔外溪坝。

供奉泉额并识

(民国)王禹襄篆并题识。民国十三年(1924)刻,嵌于法堂后石栏上,横碑。藏阿育王寺。

圆瑛禅诗碑

(民国)圆瑛吟并书。民国十六年(1927)立,共二块八首,直碑。藏天童寺圆瑛塔院。

宗亮塔记碑

(民国)吴昌硕书,王禹襄书并篆额,碑阴刻陆仰贤撰塔记。直碑。民国十七年(1928)立于阿育王寺后山。存阿育王寺。

慈溪"宝峰锁翠"碑

(民国)钱罕书。民国十八年(1929)立,直碑。原存江北区护龙寺,现存江北慈城镇。

天童寺重禁青龙岗到玲珑岩一带不准造塔碑文

(民国)崔凌霄书。民国十九年(1930)立,直碑。藏天童寺。

八功德水、浴心池禁碑

(民国)阿育王寺常住立石于寺后山上水池旁。民国二十二年(1933)立。存阿育王寺。

八指头陀敬安画像并赞

(民国)留云后学大悲敬诔,太虚和诗。民国二十二年(1933)立,直碑。藏天童寺。

放光松石刻

(民国)李汉章书。民国二十三年(1934)刻于山门东晋松坛石栏上。存阿育王寺。

舍利塔图石刻

(民国)民国二十三年(1934)刻,阿育王寺住持宗亮立石。长方立体形,四面有雕刻。原存乌石岙涌现岩,现藏于阿育王寺文物陈列室。

"佛"字刻石

(民国)民国二十三年(1934)刻,吴兴王震手迹,半米见方。藏阿育王寺文物陈列室。

"涌现岩"碑

(民国)伊立勋书,释宗亮识。约民国二十三年(1934)立于乌石岙涌现岩亭中,直碑。现属北仑大碶镇文物保护。

东南佛国

(民国)戴传贤书。民国二十三年(1934)立。石刻嵌于天童寺万工池旁大照壁之南。

万法朝宗

(民国)圆瑛立。民国二十三年(1934)立,石刻嵌于天童寺万工池旁照壁之北。

佛国有缘

(民国)林森题。横匾,存奉化溪口净慈寺。

冷泉湛然常盈

(民国)王养悟书,张琴题跋。民国二十四年(1935)刻于阿育王寺冷泉。存阿育王寺。

圆公尊师略传

(当代)明旸述,傅宣任书。直碑。1957年立于天童圆瑛塔院。

圆公老法师塔院兴建落成功德芳名纪念碑

(当代)凌近仁书。住持宽润立,直碑。1957年立于天童圆瑛塔院。

临济正宗四十二世妙安观禅师塔

(当代)1965年立。存鄞州下应镇安乐寺遗址。

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

(当代)赵朴初撰书正面,碑阴由日本永平寺贯首秦慧玉撰书。1980年立,直碑。藏天童寺。

万工池碑记

(当代)王永嘉撰文,凌近仁书。1980年立,直碑。藏天童寺。

鉴真纪念碑

(当代)苏渊雷撰文并书,沙孟海篆额,碑阴苏渊雷诗。1981年立,直碑。藏阿育王寺。

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天童禅寺标志碑

(当代)浙江省人民政府1989年公布,鄞州区人民政府立,住持广修书,直碑。藏天童寺。

八吉祥地

(当代)赵朴初书。直碑,立于阿育王寺西塔院石戻上。藏阿育王寺。

日本宝庆寺开山寂圆禅师参学灵迹碑

(当代)碑面由赵朴初撰文,碑阴由日本廉芳撰文。1989年立,直碑。藏天童寺。

白云竹院修建记石刻

(当代)卢石臣文,李钦风书。嵌于院内廊庑壁间,共二块,1989年立。藏阿育王寺。

重修西塔记石刻

(当代)卢石臣文,李钦风书。嵌于西塔正门,共三块。1989年立。藏阿育王寺。

西塔楼记石刻

(当代)卢石臣文,李默禅书。嵌于楼下正门内壁间,共三块。1989年立。藏阿育王寺。

大悲阁重建记石刻

(当代)周振岑撰文,李钦风书。1989年立。存阿育王寺。

重修阿育王寺禅堂记石刻

(当代)郑玉浦撰书。嵌于禅堂壁间,共四块。1989年立。藏阿育王寺。

育王山护林碑

(当代)刻鄞县人民政府鄞政(1989)142号文,一式两块。1989年立,一嵌于阿育王寺院墙,一立于山上。

先觉如净禅师崇恩碑、如净禅师参觐碑

（当代）碑阳由明旸撰文，碑阴由日本廉芳撰文。1990年立，直碑。藏天童寺。

寄禅和尚德相

（当代）曹兴高绘像，永嘉莲山篆额。碑阴有寄禅《冷香塔自序铭》。直碑。1991年立于冷香塔院。

重建冷香塔院碑记

（当代）永嘉莲山书。直碑。1991年立于冷香塔院。

寄禅和尚感事诗碑

（当代）陈莲涛等书。共十方，直碑。1991年立于冷香塔院。

圆瑛法师塔铭

（当代）赵朴初撰并书。横碑。1992年立于圆瑛塔院。

重修法堂碑记

（当代）1995年住持明旸、退居广修、都监修祥立。横碑。藏天童寺。

募修法堂序

（当代）民国十五年（1926）章炳麟撰。1995年重立，直碑。藏天童寺。

宝庆寺王应麟纪念堂记

（当代）鄞县周冠明撰，蛟川胡茂伟书并篆额。1996年立。存江北区宝庆寺。

弥勒道场

（当代）吴学谦书。砖石刻立于雪窦寺天王殿与放生池之间的照壁。

晋代古刹

（当代）俞德明书。砖石刻立于雪窦寺天王殿与放生池之间的照壁。

第七节 文 选

本节选录自宋迄今文选共56篇，按文章体裁分类编排，计敕谕3篇、赋2篇、铭6篇、赞3篇、序类17篇、跋3篇、传3篇、记12篇、疏3篇及其他4篇，共10类。各类大致按作者朝代先后编排。由于文章体裁往往记铭并存、序铭兼有，仅据标题而从。

召道忞进京敕

（清）福 临

朕惟善政导民，期适荡平之路；仁风扇物，统归化育之中。仰千圣之徽猷，溯百王之遗轨；理无分于三教，道岂外于一心？故佛演法门，立阐扬之大旨；祖标禅理，示默契之真宗。皆所以迥脱疑情，顿开觉性。惟曹溪之一脉，俨鸡足之上乘；暨临济之三玄，允象王之法乳。慧雨普施于一切，宗风常胜于五灯。缘衍法之独隆，斯传衣之最众。朕抚临寰宇，心切牖民。期与四海苍生，共臻觉路。必使明心而见性，方能易恶而至中。时览经文，间尝参究。续圆顿交融之旨，必行解相应之人。闻尔禅道僧忞，临济正传，宗门法器。戒行清

峻，不染六欲之尘；道眼圆明，能空四谛之妄。风规早著，解脱有年。悯结习之牵缠，揭单传之要渺。是用特遣僧箓司、右阐教净行、禅僧法玺，赍敕前往，欲阐玄风，伫闻高论。尔其洗钵就道，持锡往征；无耽深隐之清，用慰远延之切。呜呼！弘宣大道，复淳古之休风；广度迷情，跻舍生于寿域。钦承朕命，式贲尔宗。钦哉！故谕。

顺治十六年闰三月

——《新修天童寺志·珍藏》

发金命修雪峤信藏塔御札

（清）福　临

朕每念法门、辄景先哲。知雪峤大师藏塔，卓立云门，后学诸方，应共瞻仰。比闻山界虽分，基址渐圮，恐年深人远，凌毁堪虞。今特捐五百金，重为修治。虽未必足窣波之费，然经朕一为经葺，人必改观起敬，自不敢复行侵侮矣！禅师重念仪型，久怀崇饰，当勉为经理，承朕敬礼尊宿之义，以副夙心。

顺治十七年庚子

——《新修天童寺志·珍藏》

敕封道忞号并锡印谕

（清）福　临

朕惟佛会拈华，妙心传于迦叶；禅行面壁，宗旨付于神光。六叶既敷，千华竞秀。荫法云于真际，火宅晨凉；耀慧日于康衢，重昏夜晓。以至瞬目扬眉，擎拳举指，类皆合宗门之妙谛，得教外之灵机。诚非它学可知，亦岂意生所度！眷言道行，冀睹高踪，实悟真如，必先玄觉。咨尔禅僧道忞，嗣法天童，传宗临济。克证无生之旨，机自玄明；允通向上之关，悟称谛当。稽载稽籍，祈会性真，间览玄文，深嘉妙义。故时于听政之暇，询尔以法道之微，乃名言之不由，克随机而得解。玄关幽键，感即能通；遥源浚波，酌之不竭。传一灯于称智，了万法于真空。广量出于凡心，元明逾于宿学。引之于有，高谢四流；推之于无，俯弘六度。信乎！凡之可以证圣；洵哉！惟觉所以悟迷。非同测海窥天，固已登堂入室。堪主法门之席，允称禅众之尊。是用封尔为“弘觉禅师”，锡之敕印。于戏！慈周万有大身，遍于十方；利济四生本觉，超乎三世。俾举代咸登仁寿之域，在随方而启般若之门。其益懋尔勤修，庶弘开天正梵，式承嘉命，丕阐宗风。钦哉！故谕。

顺治十七年庚子四月

注：钦赐银印一颗，重四十两，方、广三寸许，左满文，右汉篆，文为“弘觉禅师之印”。顶镌汉文“顺治十七年造”。

——《新修天童寺志·珍藏》

太白山天童寺赋

（明）陶寅龄

西圣东来，法苑宏开。偏沧溟之孤绝，擅水月于洛伽。育王现舍利而闪忽，名山洒宸

翰以崔嵬。称鼎立夫甬东，俦宗风为独恢。维彼太白，感侍义兴。忆天女兮散花，兹天童兮给薪。布袈裟兮建刹，显山水兮胜因。历劫火兮不灰，嗣龙象兮千春。峰则钵盂、聿旗，拥禅石兮后扆；岭则大云、小白，绕明角兮半空。岩嵌玲珑兮，悬崖祖印；泉流活眼兮，潭隐旧龙。界东西两涧兮，舞玉虹而飞白雪；涵鲜碧双池兮，影七塔而凿万工。锁清关之一桥，弥夹道之长松。乃若隐隐三门，谡谡远风，恍步金沙之上，真行香霭之中。伏翠、堆云，庵并中峰窈窕；印月、宿鹭，亭随揖让光荣。右高轮藏，左应灵钟。敞层楼而飞翼，挟宝阁以称雄。千佛范金，更大德、朝元之敕；百围攻木，自玄菟、乐浪之官。肃瞻殿、构嵯峨。半天来霞，栋拂黄金。额填天寿，赐名景德。纪年迄于淳熙，云章复鲜。说法三堂，馥旃檀兮林际；岁收十库，储香积兮万田。庙貌等双关。塔影犹悬，五五再来符宿谶；狮林复茂，翩翩甲海东之刹。宇台荡让其弘伟，望五山之衣钵，天童特广。宗传曰：第一祖东谷诛茆，建多宝塔，童子再劳。晋唐接武，禅栖转高。中有清闲，神力自邀。十方禅刹，咸启改瞻。历宋宏智，枯木首参。亦越宗珏，真歇锤钳。涓涓不绝，曹洞之源。喻北宸之宝坚，得怀清兮亘瞻；悬孤月之澹交，来可齐兮更暹。惟白《续灯》，帝序龙髯；表云门之继述，总一香之是拈。新师清简、子凝，道佥法眼之宗、空山之帘。大临济于石霜，继清遂而续光。普交说法，将错就错；慈航示众，花红菜黄。彼应庵兮，漫天布网；其无用兮，机境都忘。正法眼兮破砂盆，廓顶门兮密庵臧。一吼无尘，千丈西江；宠膺三锡，名动上方。彼昂藏者痴绝，兼主席乎育王。来往两山之间，双雕一箭之亡。天目儒教淹综，慈湖、晦翁避舍；别山霖澍应祷，月华、云澹垂祥。慧日亲传平石，虚庵法授千光。并宗临济，后席无详。

嗟嘘！宋室运厄，元皇云外。延一派兮如净，扶洞宗而不替雪窗；垂三语兮壁立，比竺西而更昌。泉声泠泠，悟辙革囊；简翁茂迹，烈焰珠藏。适当祖兵耀武，会兹净侣彷徨。屹狮座孚中，感虎拜乎剑芒。发帝梦而归西，得名誉以垂芳。敕纪元、明，一公了堂。济灯既辉，净日从傍。

及大明而大用全彰，生云壑而继天泉法王。方庆济风之再播，五传圆恺兮荒唐。空山绝响，虚席其谁是宜？荷担有人，法涌龙池传支。幻有直捋虎髭，快彻□自桐棺。一人有庆兮，千万人乐业，扶持乎佛法；五圈圆相兮，三十棒不移，普应诸方。幸挽今椎。灯无尽兮照千秋海月，锡一驻兮聚万斛摩尼。庶几三十四世曹溪绵衍，仿佛百三十尺绀殿陆离。猗嗟兮！宁复廿里松涛之久寂，万亩粳香之不肥。见渐复乎鸿模，将兹山同浩劫以不朽，而芳名天壤之与齐。匪伊人之聿兴，孰可大而可垂？千里同风，百世可师。倘遐想乎今日之天童，微吾言之与知而孰知？

——《新修天童寺志·景观题咏》

天童怀古赋

（清）德　介

夫长庚星现兮，征兴师之道行；大鉴堂开兮，接六祖之薪传。西晋惠帝兮始创永康，李唐两赐兮玲珑、天寿。景德四年兮奏请，即以景德兮锡额。两浙兮称五山之一；四明兮推首刹之尊。太白名山兮，宋孝宗之宸翰；奉藏云章楼兮，住持了朴。朝元宝阁兮，元大德之重颜；敕撰铭碑兮，危素中书。太白峰下兮响石，伏狮岩上兮龙潭。东冈叠叠兮结绀殿，西

水潺潺兮转清关。双池兮似斗，七塔兮象星。落叶无踪兮，鱼吞活活之水；重峦有影兮，波泛苍苍之云。龙泉鼎兮从水出，千僧镬兮受土埋。池上亭虚兮谁印月？院西阁废兮孰“临云”？多宝塔兮，形影与齐者，法璇古宿；《华严经》兮，诵声俱彻者，海门禅师。廿里松行兮，旧听晴涛谡谡；疏钟空谷兮，遥闻清韵镗镗。重铸钟兮法等，又栽松兮子凝。万佛阁碑兮，太史楼公撰述；千僧堂记兮，隰州古德雄文。岩窦玲珑兮，得窥日月之通明，荆公久登兮舒啸；穴隙光射兮，曾摹诗偈之满壁，皋羽雨饮兮取欢。不知何佛兮，踏破苍苔留幻迹？那管是伊兮，兀然囫地坐禅心。岩方兀兀兮，诸祖相传名祖印；峰挺圆圆兮，千佛授受是佛盂。方丈前楼兮叠翠，高崖西畔兮更幽。虎跑泉兮西阜，鹿鸣坡兮后山。夏凉森蔚兮，来坐罗树圃；冬木凋残兮，均寻核桃坑。问水攀藤观活眼，散花斛食化馒头。二主谦谦兮，亭名揖让；一心寂寂兮，阁曰涵虚。荷池荡漾兮，十月集鸳鸯之泛滥；寨岫青葱兮，昔年下凤凰之翱翔。万松关兮名虚设，十丈柱兮迹尚存。应供堂兮展千钵，漏沙锅兮不漏米。藏经阁兮积万函，饰玉轴兮又饰签。游客散场兮应宿鹭，归僧隐盖兮不惊鸥。晴窥万竹栖青凤，旱祷高山请白龙。锁翠亭兮，魏王妃之亲笔；宏智碑兮，张孝祥之遗书。中峰庵轩兮叠秀，破砂盆碣兮重光。秋蕙春兰兮寻满谷，清风明月兮坐经台。釜内茶香兮，争烹雀舌；山中笋熟兮，尽拔龙须。蒙堂兮休老，此轩兮养贤。妙光塔兮即之笔，旃檀林兮道生书。秋残，崖上看红豆；春始，岭头观白花。堆云废兮，独留云影；伏翠移兮，聊存翠峰。西崖惠兮塔幻智，东岩日兮瘗清风。盘山久隶常住兮，祀摩诃之法身；佛陇原同一脉兮，见濂溪之方记。春乐无轩兮，犹见月痕雪白；梅花有屋兮，惟存树老云香。狮柏秀兮，禅师再至；鱼藻生兮，曾祖始来。普同院迥兮环秀峙，涵碧桥崇兮锁千溪。九陇盘结兮石苍岙，三溪汇合兮清水潭。鬼谷仙兮南沧洞，杜孝子兮太白祠。补山缺兮建镇蟒，挽逝水兮护沙龙。怀已往兮不见，知将来兮可稽。聊题幻语兮书幻事，霞川雪汀兮复谁收？

——《新修天童寺志·景观题咏》

心镜大师塔铭

(唐)崔　琪

释氏之宗也，得了悟真机，则旷劫不碍。自释迦去世，至曹溪已降，指心传心，祖系绵续，不分万派，不坠本枝。故得之者，则迥超觉路，坐越三界。大师之道，契万派之一流也。

大师讳藏奂，俗姓朱氏，苏州华亭人也。母方娠及诞，常闻异香，则知兜率降祥，来从百亿劫。幼怀贞悫，长契元奥。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为儿时尝堕井，有神人接持而出。

丱岁出家，师事道旷禅师。弱冠，诣中岳受具戒。母念其远，思之辄泣，因一目不视；及归省母，即日而明。母丧，哀毁庐墓，征瑞备显。由是名称翕然，归敬者众。因欲薙茅诛木，与御燥湿，遽感财施充积，堂庑乃崇。院侧有湖，湖有妖神，渔人祷之，必丰其获，罾童交翳，腥膻四起。大师诣其祠而戒之，鳞介遂绝。

后挈瓶屦，以历湖山灵境异迹。游览将毕，复诣五泄山，遇虚(灵)默大师，一言辩折，旨契符会。噫！显晦之道，日月之所照也，圣教其能脱诸。故会昌、大中，衰而复盛。惟大师居之，莹不能惑，所谓焚之不热，溺之不濡者也。洎周洛再构长寿寺，敕度大师居焉。时

内典焚毁，焚荚煨烬，手缉散落，实为大藏。故南海节度杨公典姑苏日，请大师归于故林，以建精舍。

大中十二年，分宁宰任景求舍宅为禅院，迎大师居之。剡寇裘甫率徒二千，执兵昼入。大师冥心宴坐，神色无挠。盗众皆悸慑叩礼，逡巡而退。寇平，郡中奏请改禅院为“栖心寺”，以旌大师之德。

凡一动止，禅者毕集，环堂拥榻，堵立云会。大师学识泉涌，指鉴歧分。诘难排疑之众，攻坚索隐之士，皆立褰苦雾，坐泮坚冰，一言入神，永破沉惑。

以咸通七年秋八月三日，现疾告终。享年七十七，僧腊五十七。先是命香水剃发，谓弟子曰：“吾七日在矣。”及期而灭。门人童弟，号擗泣血，乃窆于天童岩。弟子培坟艺树，三载不闲。忽一日，异香凝空，远近郁列。弟子相谓曰：“昔奉大师遗嘱：令三载之后，当焚我身。今三载矣，异香其启我心乎？”乃定厥议，揭龛发塔，再睹灵相，俨若平生。以其年八月三日，礼法荼毗于天童岩下，祥风瑞云，竟日隐现。获舍利数千颗，红翠交辉，白光上贯。十三年，弟子戒休赍舍利，述行状，诣阙请谥。奉敕褒诔，谥曰“心镜”，塔曰“寿相”。

呜呼！菩萨之变通也，出显入幽，示现无极，其可究乎！大师自童孺距耆耋，陈言措行，皆贻感应。复以证前生行业，知示灭之日时。苟非位跻十地，根超十品，孰能造于是乎！在长寿寺时，谓众僧曰：“昔四明天童山僧昙粹，乃吾之前生，有坟塔存焉。”相去辽远，人有疑者，及追验事实，皆如其言。景求将迓大师也，人或难之，对曰：“治宅之始，有异僧令大其门；二十年之后，当有圣者居之。”比大师至止，二十一年矣！

初大师将离姑苏，为徒众留拥，乃以棕拂与之曰：“吾弗在此矣，尔何疑焉？”及大师潜行，众方谕其深意。又令寺之西北隅，可为五百墩以镇之。众曰：“力何可及？”大师曰：“不然。作一墩，种柏五株，即五柏（百）墩也。”凡微言奥旨，皆此类也。至若辟元关，谕生死，宏敷至赜，不可备论。

咸通十五年，琪祇命四明郡，戒休以其迹征余之文，遂直书其事，以旌厥德。铭曰：

空王设谕，烦恼无涯；唯大师心，照尽尘沙。大师降灵，吴之华亭；方娠载诞，厥闻惟馨。童蒙堕井，神扶以宁；母恩目眇，归省而明。渔人祷神，其获丰盈；一戒祠宇，施罛莫婴。像教中亏，贝叶斯隳；手集三乘，遗文可披。识羊祜环，知仲尼命；正色兵威，寄词谭柄。我来作牧，空企音尘；琢兹真石，庶乎不泯！

——《全唐文》卷八百四

宋故宏智禅师妙光塔铭

（宋）周葵撰　张孝祥书

绍兴戊寅春二月，诏谥故明州天童山景德寺僧正觉宏智禅师塔曰“妙光”，其徒相与侈上德意，刻之琬琰，传示永久，且使来告，求铭师塔。

余闻中国自东汉始有经像，学焉者率以有为为功德。逮梁益甚。达摩自竺乾西来，传佛心印，佛道由是大明。至唐褒崇诸祖，有易名名塔之号，其去圆寂已百年或二百年。今师亡未几，而蒙上四字之褒，所以宠光之至矣！非能荷佛法栋梁，得祖师命脉，摄化缁素，为天人师，出入生死如游戏事，何以得此哉！乃摭其示世之实，序而铭之：

师李姓，正觉名也，隰州人。祖寂，父宗道，世学般若。母赵氏，尝梦五台山一僧，解右臂环与之，已而有娠，遂屏荤茹。及师之生，右臂隆起如环状。年甫七岁，警悟绝人，日诵数千言。十一出家，十五落发，十八游方，三十四出世；得度于净明寺本宗大师，得戒于普州慈云寺智琼律师，得法于邓州丹霞山德淳禅师。初住泗州普照，继任舒州太平，江州圆通、能仁，真州长芦，晚住天童。初，师过舒、蕲，遍礼祖塔，梦至一山寺，长松夹道，有句记之，曰“松径森森窈窕门，到时微月正黄昏”。及至天童，宛如昔梦，故有终焉之志。岁在戊午，被旨住灵隐。未阅月，乞归天童，住天童最久。

惟祖道自达摩五传，而离为南能、北秀；其后益离而为五家宗派。今沩仰、法眼二宗绝，而临济、云门，曹洞三家鼎盛。顾其徒未必深究其师之道，而各袭其迹，更相诋诃，未有能一之者。师尝曰：“佛祖之灯，惟证乃知。若执其区区之迹，则初祖见神州有大乘气象，崎岖数万里而来，使有方便，岂不显以示人？而少林九年，似专修壁观者。”六祖云：“道由心悟，岂在坐也？”大慧亦云：“坐禅岂能成佛？”学者可便以是为初祖之过耶！盖师初以宴坐入道，淳以空劫自己示之，廓然大悟。其后诲人，专明空劫前事。惟师彻证佛祖根源，机锋峻激，非中下之流所能凑泊；而昼夜不眠，与众危坐。三轮俱寂，六用不痕，宗通说通，尽善尽美。故其持身也严，其倡道也文，其庄严佛事，接引迷途，亦惟恐不至。自初得戒，坐必跏趺；食不过午。所至，施者相踵，悉归之常住；间以与饿、疾者。而一瓶一钵，丈室萧然。诸行方厉，而一性常如，非出于矫拂也。淳作《颂古》、令师叙其首。芙蓉楷禅师见之曰：“僧中复有此耶？吾宗不坠矣！”其退能仁、受长芦之请，适游云居，圆悟勤禅师见其提倡，以偈送之，有“一千五百老禅将”之语。然辩才三昧，自然成文，非出于思维也。

其住天童三十年，寺为一新：即三门为大阁，广三十楹，安奉千佛。又建卢舍那阁，旁设五十三善知识，灯鉴相临，光景互入，观者如华藏界海。所以辉耀尘世，使生厌离，以发起善根。而僧堂众寮，卧具饮食器，所以处其徒者，亦皆精致华好，如宝坊化城。又即滨海之隙，障其咸卤而耕之，以给僧供。末年，不发化人，而斋厨丰衍，甲于他方，学者无一不满，得以专意于道。然师所规划，人竞趋之，不动声色，坐以告办，疑有鬼神阴为之助，而师无作相也。然则师之所在，愿一见威仪，闻謦咳，效供养，誓皈依者，越数百千里，襁负而至，户外之履，常逾千数。其办道之勤，得道之多，独冠一时。而识曹溪之路者，必能牧沩山之牛，非因众力推出，不肯轻以为人。当世贤士大夫亦乐与之游者，内外进也。

丁丑秋九月壬申，师入四明，又命舟至越上，遍见常所往来者，若与之别。冬十月己亥，还山，饭客笑语，无异平日。翌旦，做遗书于佛日杲禅师，且为徒书四句偈，投笔而逝。自佛日住育王，与师相得欢甚，常戏曰：“脱我先去，公当主后事。”及佛日得遗书，夜至天童，凡送终之礼，悉主之。因举弟子法为继席。识者方知二尊宿各传一宗，而以道与，初无彼此之间也。龛留七日，颜色如生。初议荼毗以取舍利。或曰：“师当薙发，有堕火中者，辄成舍利。自是，遗发人所争取，岂嫌无舍利也耶？”丙午，乃奉全身葬山之东谷。自师之化，风雨晦冥，至葬开霁。讫事复雨。送者逾万人，弥满山谷，无不涕慕叹仰者。

寿六十七，僧腊五十三岁。弟子二百八十人。嗣法者：嗣宗、法智、世钊、道林、法润、信悟、法为、慧辉、了默、师秀、行从、宗荣、法聪、清华、正光、集成、圆法、济明、慧中、翼法、法恭、子灵、师俨、师全、觉照、法海、皆于诸方坐大道场。若其分化幽远，晦迹林泉，则又未

易悉纪也。铭曰：

师昔侍佛灵鹫山，受佛嘱参来人间。慧刀慈力镌世顽，出入生死非其难。

一性常如万行圆，笔端三峡为波澜。化城仍作宝所先，华藏界海生尘寰。

摄化四海奔人天，学者争趋曹洞关。示以自己空劫前，得无所得非言传。

弟子所至阗法筵，无尽之灯耀大千。海山秀处东谷原，我做铭诗贻永年。

——《新修天童寺志·珍藏》

延庆觉云讲师塔铭

(宋)楼　钥

浮图氏法盛于东南，而明为最，兰若相望，名德辈起，予固不能尽知其人，然采公言，其间虽一代宗仰者，往往未免评义。至问觉云师，则同然无异辞，余尤不能知也。尝造焉，修乾古貌，丹唇碧眼，长松野鹤，无一点世间气，与之语，愈叩而愈穷，名下士信不虚矣。师既以隆兴癸未岁十二月十有八日化，叔祖居士语钥曰，士之难其全久矣，赵魏老犹不可为滕薛大夫，矧释氏事寂灭而不免于应世，二者水炭谁能一之，能使学佛者宗其教，交游者服其人，周旋酬酢，无一可议，殆鲜有觉云如者，我与之方外交，既已叙其行事，汝铭之，遂谨书而系以铭，师讳志连，字文透，觉云其赐号也，俗杜氏，世家于明州鄞县之龙山，孕有祥，生又不凡，故母山氏竺志乾法，令从礼寂公慧云为师，颖业崇寿，年十八，受具戒，明智目为僧中字凤雏，圆照授以天台教义，后从智涌，顿悟圆宗，年登三十，适延庆，为第一座，始开讲席，辩才先放，落落风生，四众纵服。靖康以来更主五刹，惟妙音不及煖席而迁，余皆碎于兵火，师一居之，卒化瓦砾为宝所，圆辩重建延庆于毁烬之余，功未竟而死，遗基废础，尚多有之，虚席旷岁，实难其人，天童宏智禅师以师为首，众议是之，遂徙居焉。经营十年，无有不备，施利山积，一毫不自奉，悉以资建立事，云栋雪脊杰然城隅，望之如崑阆间物，非大勤劳不易至此，而师未尝足也，或赞其新伽兰者四，当不愧智者，师曰，此有为功德耳，以此比前哲，深恐不能洪宣祖道，为法门罪人，故虽所兴建，而讲学不少休；承学之徒，翕然向风诚于祈祷感应响捷，或欲记之必痛以妄语为戒秘监姜公守四明，为师作其赞，门人固请立石。师终不以为荣，其不求名闻类如此，一时名士，多乐与游，望之则毅不可犯，即之则和易温恭，久益敬之终不得而亲疏也，有达官与之剧谈；贯穿禅律，缅缅不倦。惊曰。师禅教并通，师曰冰泮雪消，固一水耳。又问华严般若，似过于繁，师曰：支离所以为简易也。于是肃然尤敬异之，丞相沈公来镇以僧职处师，师以老疾固辞。丞相遣手札曰：师当表正一方，纪纲诸刹毋退避以自洁。且迫于诸方劝请，始受命，谦退谨愿，不见有异，然主盟众事，惟是之从，或有私请虽大势力，富檀那，不能回也，时度牒再颁，受戒者僧吏邀取无艺，师为立戒规省之十九，沙弥于今德之，有不远数百里求附坛者，所革宿弊，徐而不暴，□□□□呜呼，此皆人所及者然师之所在，心大而不密，体卑而道尊，恭而不伪，博而不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感疾既革，众以药进。师曰：十方无碍人，一道出生死。书偈毕，抚掌大哂，又以指弹屏风，或问之曰：我自幸至此，不觉喜乐，钟鸣当往矣。已而信然，师之所存，果易识耶，享年七十有六，僧腊五十有八，度北子行丕等十有二人，登门者甚众，传道者三十余人。即以十二月二十有八日葬于城南祖塔之侧铭曰：

舟不涂，事不川，离乎器，用必偏，惟寂灭，释所先，惟应酬，世所虔，工与拙，必一焉，伟觉云，几于全，峻而通，周而专，其其得，悟独圆，出绪余，应世缘，识不识，无间言，教不吝，道以传，建塔庙，崇人天，定生慧，无碍禅，融一理，逢其源，金而玉，岳而渊，为尊师，岂偶然，道既成，如蜕蝉，嗟后人，视铭镌。

——《延庆观宗讲寺志·碑记塔铭》

延庆月堂讲师塔铭

(宋)楼 钥

吾乡延庆教院为东南诸郡之冠，祖师建立，不置佛殿，所以待后人者不浅，累代多得人，如所期矣。余不及见绍兴以前事矣，余岁时见乡人尊重圆辨讲师道琛，永嘉人，初至说法，是时宏智禅师诸长老拱手相顾曰：此非阇黎也。道价最高，大兴此山，继以觉去，于铭其塔。月堂惠询之住持，在乾道五年之后，然得圆辨之正传者也。惠询字谋道，月堂其自号也，姓陈氏，父安，宝家昌国县蓬莱乡之呴山，母马氏，梦僧倚门乞食而娠，生有奇相，甫八岁父母携入宝印院，谒了印大师善隆，摩其顶曰：能出家否？欣然愿留不肯去。父母见其幽静，不类凡儿，每窃奇之，不夺其志，始授莲经两月而成诵，无不骇叹。十四为僧，即造延庆依澄照子先法师学，日勤讲业，夜则坐禅，迥与众异，或以饭食物游戏等试之，一切谢绝，独行独坐，惟以参寻祖意为急，众目之日询独立。章庵道因法师高视众作，时居第一座，骤加称赏，亲炙数岁，尽得其说欲偏见诸山问所先，因曰，天台能仁法照老人，当今大善知识也，且送之以序。有曰，吾子气貌温恭，烈暑铄金，而法服袜履，望之俨然，夜坐而不卧，不与群辈相狎戏，又曰，两山宿学，皆吾故人盍行矣。法照尤喜朝夕与处，众嫉之，且曰：吾曹久侍老师，反不若新进耶，夜堂讲习，一呼而随者数人俱至师前，遽曰，教门多途，丛杂非一，欲从公以决之。师正容徐曰，吾学佛祖之，大道寿量观法十境十乘三千三谛皆是也，得之则见性成佛，失之则殃堕无间。有疑则问来，若名相之学，方困算沙，非吾所知也。一众愕然不敢措辞而退，或曰：此学海义龙也，安得以众人待之，独步于两山者三载，圆辨方住延庆。师曰：百闻不如一见。密入众底窃听开演，已自欣快，偶闻提唱曰：吾祖之道荆溪之后，传者虽多，不无小疵，惟法智天资超悟，不假传而自知，用一性恶之旨，大阐圆顿之谈，论即论具，岂待烦恼之转除，约佛约心，密外婆娑之别旨，一理贯通，诸法悉舍，师于言下洞然明白，感发既深，涕泪俱下，遂造丈到自列，辨曰：子再来人也，特吾之点示耳，即日挈包在弟子列，自尔左右逢源，锋不可触，寻入堂司，有监寺以事忤众，众欲卷堂，负担于门矣急止之，吾当任责，乃领众白辨曰，维那之言然，即书片纸付堂司起监寺不共住，众遂贴然，微师片言岂不殆哉。辨亡，为广严第一座，偶择主僧，郡以十名置瓶中，一索而得师或以年少而言，师曰，吾何求者，才辞之，寻出世住海濒华云，以省母之便，欣然就之，沙岸持钵，忽遇群盗，劫尽所有，将解师衣，正色叱曰：汝何为者我法戒贪瞋痴，贪求何益于汝，生有王法，死有地狱，眼光落地受极苦时，悔将何及，贫富家风，碧琳一语开渊衷，帝子谓是僧中龙。三韩万里沧海东，酋杰稽首礼益恭。一声击碎玉楼钟，日轮夜半通天红。亭亭宝塔上凌空，乌石与之俱无穷。

——《攻媿集》卷一百十

五磊寺千华宝阁铭

（清）洪　昆

阁踞五磊众峰之巅，岁癸卯，拙老人始为创建，弘觉禅师额之曰千华宝阁。高五十尺，纵广十有余丈，金碧栏楯，妙严层出绀宇，为浙东第一供。放光毗卢如来，一光一化佛，一佛一镜轮，千轮互映如帝纲摩尼，文殊普贤二大士，分别左右，东西安大宝藏，缨缦幢云，绘五十三参百城故事。我老人行道晨夕其中，开道心地示揭人天，此取千华纲训义也。素缁交参利益，见闻随喜。其下即法堂，予当登灵山叩老人衣裓下事，而知老人即以色声作佛事，诸仁者遍界毗卢庄严，触目于十身五眼，自心生灯明，想智毋愿王，自心生补处，想顽弥藏海；自心生瓶写云兴，想不隔一尘。洞开楼阁，叶涌莲花，随其心净，岂不共踏毗卢，人人庆快者哉。铭曰：

巍巍宝阁，迥出天际，狮吼象廻，杨灵觉帝。华藏门庭，浮幢体制，稽首愿王，刹竿涌地。以大悲轮，普摄一切，揭示人天，了无剩义。宝纲金幢，洞开佛慧，花鬘灯云，弘宣妙谛。口咄南询，芒鞋钝置，弹指千年，自心耸翠。不厉层城，毗卢一会。

——新编《五磊讲寺·文录》

太虚大师舍利塔铭

（民国）虞　愚

太虚大师，通内外学，深佛法。于佛法中有八大贡献：一者判摄一切佛法。二者创办武昌佛学院。三者发行《海潮音》月刊。四者整理僧伽制度。五者提倡人生佛教。六者弘法欧美各国。七者沟通汉藏文化。八者翊赞抗战建国大业。御世抚物，道所兼赅，亦云伟矣。

昔法王御世，独演圆音，然机感不同，故所闻亦异。迨佛入灭后，弟子之间，对教义见解不一，宗派遂分；于是小乘则有上座大众之别，大乘亦有瑜伽般若之异。传入中国，小乘开宗较寡，而大乘之衍派綦繁。冰炭不同，主奴各执，在己者张之，异乎己者则必欲黜之而后快。太虚大师得三藏之隐臣责，究诸宗之根原，以圆融之慧眼，将一切佛法摄而判之。所著"我对于一切佛法的看法"一文，首论佛教之本及三期三系，依印度结集及共流演分小行大隐大主小从、大行小隐密主显从二时期。其流行于今日世界之佛教也，析有三系：一巴利文系佛教，以锡兰为中心。二汉文系佛教，以中国为中心。三藏文系佛教，以西藏为中心。次论理之实际及三级三宗，所谓三级者，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特法也。然大乘法广，应分三宗：依为无为门，明二谛，宗胜义性，成抉择慧，曰法性空慧宗。依执无执门，明三性，宗有为心，立亲生因，曰法相唯识宗。依漏无漏门，明一实，宗无上果，显本净心，曰法界圆觉宗。末论行之当机及三依三行，一依声闻行果发大乘心。二依天乘行果趣获大乘巢。三依人乘行果趣修大乘行。盖依正法、像法、末法而言也。其廓然大公惟真是求之态度为何如哉！

佛教至唐而极盛，亦至唐而始衰，虽时会使然，亦由弘法者渐少。反观日本则葆藏佚籍，还饷中邦。启牖新知，早闾大学。即此一事，我已后人，其他更无论矣。大师振此颓

纲，创建武昌佛学院，招致生徒，宏开讲席，以数岁之功，探方等之要。厥后各地佛学院纷纷设立，风气大开，教泽旁流，实由武院开其先也。

阎浮提人，根质最钝，不能以香味光明而作佛事，所赖以依止者，厥维言教。然方音各异，对座寡欢，语言虽足达意，然声浪不能及远，以数十年血肉之躯，化身与无量数之有情相接洽相友爱者，文字之功，斯为至大。大师民国七年，季出觉社丛书，五期满足，易为月刊，名海潮音。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议论公开，思想互助，惨淡经营，于兹二十有九载，盖自有月刊以来，未有如斯之恒久也。

佛教僧伽制度，本乎律藏而演为清规。惟法久不改，流弊滋多。滥剃度、滥传戒、滥住持、郎其例也。大师冥探戒律之精奥，适应时代之需求，成整理僧伽制度论一书；又时时擘画，组织佛教会，从事整理工作，虽积重难返，刁非成是，然整理僧制之弘谋，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

世人多以佛学为出世，与人生无补，一若以佛为解决生死问题为能事。违害正法，莫此为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建设人间净土，一洗千余年消极厌世之谬见。所著"生活与生死"二文曰：佛法以大乘为主，以小乘为从。佛法之解决问题亦以生活为主，生死为从。大乘佛法无他，要言之，则大悲大智以护群生而已。抑何深切明著耶！

欧战告终，科学万能之噩梦，已为炮雨弹烟所惊醒，彼土固有之学术，未足安慰知识之要求，乃宛转而有探究东方文化之动机，我国诸先进，亦欲应用此时燃有情同具之一盏心灯，以照耀于全世界。大师十七年秋，挺身欧美，历英、美、法、德、荷、比诸国，分访西哲，显扬圣教，洗众庶多慾之累，牖世间未启之明，泱泱声誉，彪炳全球矣。

民族精神之结合，莫大于宗教。若任其分离涣散，直为亡国之朕兆。以中国人种之复杂，言语之分歧，习欲之互异，若再加以宗教之冲突，国情将何恃以统一？大师知其然也。早派学僧留学西藏，创办汉藏教理院于北碚，沟通汉藏文化，译编藏文教科书，使藏族对于汉族发生同教之感情，而对于英俄发生异教之界限，则向外之心可以自戢，而内附之念可以永固，虽曰护教，抑亦护国也。

或疑至教，绝世离群，而于国土兴衰，非其措意。甚至远引释种之亡，近举五天之灭，以为崇信佛法，无益邦家。大师于抗日军兴，本出爱王经，广陈救国之术。组织僧伽救护队，不违净戒，而有多功。一十八年秋，又组中国佛教访问团，由滇而缅甸而印度，而南洋群岛，以佛教之夙谊与之交通联络，虽爱国志士，不过如斯也。凡此皆就其卓荦，略举纲维，至于戒行之谨严，心量之广大，学识之闳肆，智慧之超奇，著述之丰富，无待敷陈，群知信仰矣。

大师浙江崇德人，自幼出家，百炼险阻以成器而一趣于法事。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示寂上海玉佛寺，世寿五十有九。四月八日荼毗于海潮寺，赫然：得舍利三百余颗，心脏焚而不化，斯乃无始慧业所晶结，不思议净德所集成也。厦门佛学会会友悟道上人、蔡吉堂、李金荣、林纯仁、罗丹、曾诃源诸君等，闻耗哀号，痛澈心脾，虽举行追念会露布特刊，仍感无以报教诫之恩，用是公推许君宣平、黄君秋声赴沪，恭请舍利，得四大颗，虔奉以归，创造斯塔于半山寺右，敬谨安置，故即以舍利为塔名。绵历两春，合十方善信所布施，始得竣事。从此珠珠吐艳，历无量劫而弥光。佛佛传心，普大千世界而并现。微独大师莅厦弘

法之迹，寄以无泯；即造塔之功德，亦与之永垂不朽矣。于是本迹事义，镌诸石置殿壁焉。铭曰：

惟大涅槃，寂然不动。惟大菩提，感而遂通。系我支那，挺生太虚。总持二谛，淹贯三车。登菩萨地，炳般若光。灵珠烨烨，弈世芬芳。是妙明心，是大圆镜。是如来藏，是弥陀性。勒铭记之，杂华供之。半山之塔，千秋奉之。

一九四八年十月

门下士虞愚敬撰于国立厦门大学

——原载 1949 年 4 月 1 日《觉讯》第 28 期，重载《宁波佛教》2004 年第 3 期。

南湖法智大师像赞

（宋）史　浩

灵山一席，俨在天台，后十三叶，复生奇才，唱道四明，讲肆宏开，溥海声闻铉铉云雷，章圣在御中使鼎来，得法大旨皇皇恢恢，锡号法智，宸章昭回，抵今后学，咸仰崔嵬，兰馨菊芳，本一根荄，呜呼！是为法宇之柱石，教鼎之梅，宜兹幻影，历千古而无尘埃！

——《佛祖统纪》卷五十

宏智禅师像赞

（宋）大慧宗杲

烹佛烹祖大炉鞴，煅凡煅圣恶钳锤。起曹洞于已坠之际，针膏肓于必死之时。善说法要，罔涉离微。不起于座而变荆棘林为梵释龙天之宫，而无作无为。神澄定灵，雪顶庞眉。良工写出兮不许僧繇知。虚堂挂张兮梁宝公犹迷。个是天童老古锥，妙喜知音更有谁？

——《新修天童寺志·珍藏》

宋明觉禅师赞

（宋）大慧宗杲

太湖三万六千顷之渺茫，即师之口也。洞庭七十二朵之巍峭，即师之舌也。不动口，不摇舌，已说现说当说，无少无剩也。回狂澜，起既倒，活必死之疾于膏肓，即师荷担大法而主盟大道也。至于飞鲲于藕丝窍中，置须弥卢于蟭螟睫上，而无宽旷迫隘之量也。我生师之后而不识师，今睹师之遗像而作是言，盖欲一类阐提毛道凡夫，与夫败善根非器众生，使其知有吾门单传真指之妙而已。

——《雪窦寺志》

天童景德寺僧惟白《续灯录》序

（宋）赵　佶

释迦如来之出世也，受然灯之记，生净饭王家，分手指乎天地，而其机也已露；游门观于老死，而幻缘也顿寂。及乎唱道鸡园，腾芳鹫岭。无边刹境，遂现于一毫之端；大千经卷，毕出于微尘之表。西被竺土，东流震旦。编叶而书，则一时圣法虽传于庆喜；拈花而

笑，则正法眼藏独付乎饮光。自达摩西来，实为初祖，其传四七二三，而至于曹溪。于是双林之道愈光，一滴之流寖广。自南岳、青原而下，分为五宗，各擅门风，应机酬对。虽建立不同，而会归于一，莫不箭峰相拄，鞭影齐施，接物利生，启悟多矣！源派广迤，枝叶扶疏，而云门、临济二宗，遂独盛于天下。

朕膺天宝命，绍国大统。恭惟艺祖辟度门于绵宇，太宗阐秘义于敷天，章圣传灯于景德，永昭广灯于天圣，皆宏畅真风，协助神化，以成无为之治者也。于皇神考，尤向空宗。元丰五年，诏于大相国寺创二大禅刹，辟惠林于东序，建智海于西庑。壬戌之岁，以越国大长公主及集庆军节度观察留后、驸马都尉张敦礼之请，复建法云禅寺于国内之南。于是祖席光辉，丛林鼎盛，天下褒方袍、慕禅悦者，云集于上都矣！今敦礼以其寺住持僧佛国禅师惟白，探最上乘，了第一义，屡入中禁，三登高座，宣扬妙旨，良惬至怀！昔能仁说《法华经》，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百千世界。而弥勒发问，文殊决疑，以谓日月灯明佛，本光瑞如此。持是经者，妙光法师；得其证者，普明如来。今《续灯》之名，盖灯灯相续，光光相入，义有在于是矣！

噫！圆澄觉海，本含里于十方；生灭空沤，遂沉沦于三有。因明立，所由尘发，知识妄相，仍转入诸趣，良可悲也。若回光内照，发真归元，则是《录》也，直指性宗，单传心印，可得于眉睫，可荐于言前；举手而擎妙喜世界，弹指而现庄严楼阁，神通妙用，真不可思议者也。嘉于有众，缔此胜缘，俱离迷津，偕之觉路，斯朕之志也。

宋建中靖国元年辛巳八月十五日御制

——《新修天童寺志·文苑》

《明州三佛传》序

（明）万　表

明州三佛传者，吾明三佛之因也。予生于明，自少有知，即闻之父老：戒香寺有哑女曰维卫佛；阿育王寺有舍利塔曰释迦如来；岳林寺有布袋和尚曰弥勒佛，为三佛地。《哑女传》至正间僧无染族居儿时，授之一老尼，《舍利传》至正乙未禅僧悟光做，《布袋传》则撰于元比丘昙噩，汇三《传》于一帙，名《明州三佛传》云。此版毁帙亡，鄞白衣寺僧清玻，偶得遗帙，持而喜甚，谋诸同衣曰："吾辈生于斯，为佛弟子，而昧其因可乎？"皆谓不可以无传也，遂相与重梓之，其崇教利人之意可嘉也已。

夫佛者，心也，心即佛也。心外固无佛也，外心以求佛，是废畎亩而望雨谷于天，必饥亡而已。今人见灵像异人，则传呼而兢礼之曰：此某佛也。过则相望追忆之不及，至遇本色至人，则当面蹉过，闻实际理地语，则漫不加省。岂非厌常喜异，外心以求佛哉！

夫一切奇特之相，易以起人之信向，而不知皆从吾心真实而生。盖真实者，本也，求在我者也；奇特者，末也，求在外者也，吾心与佛，岂有二耶？噫！道在迩而求之远，事在易而求之难，信乎知道者之鲜矣。《金刚经》云："若以色见我，以声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复见如来。"言以声色而求佛，则终无可行也。《楞严经》阿难白佛见如来三十二相，胜妙殊绝，心生爱乐，而发心从佛，以故世尊诃之，而屡征其心，盖言其着于形相，失此真心，非正因也，然岂可以他求乎哉！

是故，哑女者，以无言而言化导众生也；舍利者，以有象而无象显化众生也；布袋和尚者，以有言而无言开导众生也。《传》中纪布袋偈云："即个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物，纵横妙用可怜生，一切不如心真实。"其开导之心，可谓透漏尽矣。人尚不悟，而不知反之于心，何哉？观斯《传》者，必因《传》以求其人，因人以究其理，因理以参之吾心，则常见佛无疑，斯善观也。否则，不以稗家小说类为市井笑谈者几希！

僧玻，以予为佛之弟子，请序。遂漫述求佛之正因，且以策初发心之士，俾知所适从，毋徒为耳目所眩，庶不高推往圣，辜负已灵尔。若明眼者，观其不以葛藤掷之乎？是为序。

——《玩鹿亭稿》卷三

请藏经序

(清)超　乘

密云悟祖中兴天童，殿堂楼阁，巍然毕备，惟藏经楼忽遭毁。基生荒草，经废梵本，遂阙焉。十载未能顿复前功。乘于康熙四十四年乙酉春，继住此山。时有北京内务府张公、讳万鹏者，知此山凡海内学道之士，纳之广而非泛，至之远而非外。谓此三藏法宝之楼，岂若虚设乎尘积之函，外壮其连云之栋，徒招凡迹以登临，致流光之唐丧者，可任其废久而不举耶？乃慨然捐金，俾得鸠工再建。未及期年，即告成。并新请三藏安置其上。阁七间，高五丈余，深五十尺，横百尺，中立大悲忏法之坛，龛几、幡盖，庄严悉称。由是，夕灯达晨，晨香接夕，千僧阅习，遂无虚日。此藏也，此阁也，因一废而复举，一缺而愈备，皆张公偕其夫人，不待劝施募与，而独其成之易且速也。公由工部郎加一品服，诰命夫人王氏，法名传髻，能手书《法华》全帙，归于阁。

今癸巳三月，逢圣寿恭祝，又捐金重饰大殿金相三躯，饭僧圆藏，作熏修法事。此特夫人与子鼎升、鼎彝等，必于名山禅刹，共竭报上之诚，正大异乎庸愚之私邀福己者。名山之光，由斯一念，同日以增。年祝万年，欲无尽期矣！故悉记其一门功德，真信三宝之标榜，立于石。

——《新修天童寺志·珍藏》

《牧云禅师语录》序

(清)王　庭

忆三十年以前，世未大知有宗门事。自先密云老人倡教金粟，向化者趋之，尚疑与骇相半。嗣后机缘渐熟，推拥滋弘。迩来龙象世出，环海内而席，猗欤盛矣！顾其间夙学耆德，为远迩推服，磊磊不过数人，牧云和尚其著也。

师印心于密云老人，先住梅里之古南。继居兴福、栖真、天童、兴化，退隐鹤林。所在开堂入室，问答话颂，各有专刻。兹复芟繁，订存十六卷，付梓流通。嗟乎！予于斯事，未得音响。窃尝妄论之：古有说心性禅者，语于机用，则非有专以棒喝接人，而淆讹覆藏不少。有通宗昧教者，开口贻讥；有得先悟而忘后修，而或颠倒，违失于日用之交。圣凡不可尽料，苟非验之言句，卒无由知浅深。苟徒言句取之，而机上矣，不必其应博；眼正矣，不必其行纯。或曰"无禅"。或曰"无师"。代非哲人，谁雪斯语？予接侍师久，见师向上单提照

用，不测颟心妄作之流，实愧诎焉。兼以广搜藏译，旁括儒诠，理无碍事，性不遗相，有大成之风。不亢激于时，而又不无町畦于俗，静然恒以自养而教。或严而不可犯。斯人也，而有斯录也。夫谁曰不宜？噫！此未可为言句论也。

——《新修天童寺志·文苑》

《诗集》自述

（清）寄禅敬安

余俗姓黄氏，名读山。出家后，本师赐名曰敬安，字寄禅。近乃自号八指头陀。

先世为山谷老人裔孙，宋时由江西迁茶陵，明末由茶陵迁湘潭之石潭。世业农。父讳宣杏，母胡氏。尝祷白衣大士，梦兰而生余，时咸丰辛亥十二月初三日也。

数岁时，好闻仙佛事，常终日喃喃，若有所吟诵。七岁失母，诸姊皆已嫁，父或他适，则预以余及弟寄食邻家。日昃不返，即啼号踪迹之，里人为之恻然。年十一，始就私塾授《论语》，未终篇，父又殁。零丁孤苦，极厥惨伤。弟以幼依族父，余无所得食，乃为农家牧牛，犹带书读。一日，与群儿避雨村中，闻读唐诗，至“少孤为客早”句，潸然泪下。塾师周云帆先生骇问其由，以父殁不能读书对。师甚怜之，曰：“子为我执炊爨洒扫，暇则教子读，可乎？”即下拜。师喜甚，每语人曰：“此子耐苦读，后必有所树立，余老不及见耳。”无何，师以病殁。然余遵师遗训，不欲废业。闻某豪家欲觅一童伴儿读，即欣然往就。至则使供驱役，自读辄遭呵叱，因悲叹以为屈身原为读书计，既违所愿，岂可为区区衣食为人奴乎！即辞去。学艺，鞭挞尤甚，绝而复苏者数次。一日，见篱间白桃花忽为风雨摧败，不觉失声大哭，因慨然动出尘想，遂投湘阴法华寺出家，礼东林长老为师。时同治七年，余方成童也。

是冬，诣南岳祝圣寺，从贤楷律师受具。首参恒志和尚于岐山，专司苦行诸职，暇则随大众坐禅。越五年，颇有省。时精一首座为维那，间以诗自娱。余讽之曰：“出家人不究本分上事，乃有闲工夫学世谛文字耶？”渠笑曰：“汝髫龄精进，他日成佛未可量。至文字般若三昧，恐今生未能证得。”后省舅氏，至巴陵，登岳阳楼，友人分韵赋诗，余独澄神趺坐，下视湖光，一碧万顷，忽得“洞庭波送一僧来”句，归述于郭菊荪先生，谓有神助。且曰：“子于诗，殆有宿根。”遂力劝为学，授《唐诗三百篇》，一目成诵。后精师见余所作，大奇之。然以读书少，用力尤苦。或一字未惬，如负重累，至忘寝食。有一诗至数年始成者。念生死事切，时以禅定为正业。一日静坐，参父母未生前语，冥然入定，内忘身心，外遗世界，坐一日如弹指顷，猝闻溪声有悟。

嗣后，遍游吴越。凡海市秋潮，见未曾有。遇岩谷幽邃，辄啸咏其中。饥渴时，饮泉和柏叶下之。喜《楞严》、《圆觉》、杂《庄》、《骚》以歌，人目为狂。尝冒雪登天台华顶峰，云海荡胸，振衣长啸，睡虎惊立，咆哮攫前，以慈心视之，虎威亦解。又曾于深山遇一巨蟒，御风行，头大如斗，舌电尺余。因念佛，亦无怖。旋养疴皋亭山中，中夜，闻剥啄声甚急，启关，月明如昼，四顾无人，如是者数次。次夕，伺叩门声急，开户见一黑团乱跃，余与群犬穷追，抵山腰，厉声曰：“我是个穷和尚，不扰汝，汝何恼我？我岂汝怖！”病寻愈。住四明最久，窥天童、雪窦，穷揽霞屿、月湖之胜。郡中吕文舟、徐酡仙、胡鲁封、马文斋、沈问梅诸君，相与唱酬。余口吃字拙，尝作诗寄炳甫茂才，有“花下一壶酒”句，书至壶字，忘其点画，遂画一酒

壶于上。酡仙书法名一时，出纸强余为书，笔画错落，左右易位，如倒薤然。每宴会，酡仙以悬之中堂，诸客观者，无不绝倒也！

余平日于文字障深，禅定力浅，然好善嫉恶，触境而生，尝渡曹娥江谒孝女庙，叩头流血。同行者曰："奈何以大比丘而礼女鬼?"余曰："汝不闻波罗提木叉孝顺父母？诸佛圣人，皆从孝始。吾观此女，与佛身等，礼拜亦何过焉?"甲申，法夷犯台湾，官军屡为开花炮所挫。电报至宁波，余方卧病延庆寺，心火内焚，唇舌焦烂，三昼夜不眠，思御炮法不得，出见敌人，欲以徒后奋击死之，为友人所阻。因萌归志，太守宗公源翰贶之。是秋八月，返棹长沙。余年三十有四，计行脚已阅十霜矣。越明年，省先茔，宿莽纵横，不可复识，望穷山恸哭。幸村老有存者指示，方能记忆。盖自儿时葬先君来此，倏忽二十余年，罔极恩深，生不能奉甘旨，死不能导神识，不孝之愆，真百身莫赎也！

自是，常往来湘、衡间，有所作，辄就诸名宿正其得失。友人陈君伯严、罗君顺循，悯余吟咏日久，为之芟定。自癸酉始，迄戊子，得古今体诗若干首，付之手民。嗟嗟！余自为如来弟子，不能导众生离火宅，复不能穷参究，彻法源底，乃堕文字自拘，耻孰甚焉？因将平生幻迹，学诗缘由，言于卷末，以示余学道无成，即以此自为忏悔，令大觉海中，增一浮沤可也。

——《新修天童寺志·文苑》

《嚼梅吟》自叙

(清)寄禅敬安

余，楚之湘潭人，黄氏子。幼喜持斋，厌茹荤。行年十二，失所怙恃，慨念尘世无常，人生如寄，因动出尘想。十七出家于湘阴法华寺，礼东林和尚为师。是岁冬受戒南岳祝圣寺，明年参恒志和尚于岐山。越五夏，颇有省发。时郭筠仙中丞从侄菊荪司马见而契之，悯余少孤失读，欲授以诸子百家之学。余恐世谛文字有妨禅业，因力辞。司马不许，乃略事推敲，方三年，自弃之，一瓢一笠，远游山水，流连吴、越，凡七阅寒暑，适兴成诗得三百余篇。本不欲灾及梨枣，因诸君子敦请，不得已而从之。噫，余为如来末法弟子，不能于三界中度众生离火宅，徒以区区雕虫见称于世，不亦悲乎！事将落成，爰叙数语，以志一时之感云耳。

光绪六年端午后四日，寄禅子自序于明州旅泊庵之戒诗山房。

——《新修天童寺志·文苑》

宁波师范、育德学堂教员偕诸生入太白山采集植物(标本)祝词并序

(清)寄禅敬安

光绪丙午闰四月望前一日，宁波师范学堂教务长兼理科教员钟君宪鬯、庶务长冯君友笙、监学员张君申之、东文兼图画教员顾君麟如、体操教员应君惠吉、算学教员叶君德之、育德学堂监督陈君屺怀、体操教员林君莲村，偕学生七十余人，入太白山采集植物。敬安率监院僧拱候山门，则见龙旗飘飏于青松翠竹之间，龙骧虎步，整队而来，若临大敌，因之欢喜赞叹，得未曾有。虽禅悦法喜，无此乐也。

盖我国以二十二省版图之大，四万万人民之众，徒以熊罴不武，屡见挫于岛邻；唇齿俱寒，遂自撤其藩属。路矿之利，几为尽夺。金币之偿，无有已时。彼碧眼黄髭者流，益将以奴隶待我中华，于是有志之士，俱夺袂而起，相与力革旧习，激发新机。凡可以富国强兵、兴利除弊者，靡不加意讲求。驯至妇人孺子，亦知向学，热心教育，共矢忠诚。今君等劳筋饿肤之日，即古人卧薪尝胆之时。磨砖尚可作镜，磨铁尚可成针。学佛且然，强国亦当如是。噫！睡狮将醒，猛虎可驯。大局转机，山僧拭目。敢为芜词，以伸颂祷。其词曰：

四明之山高插天，甬江之水清且涟。含灵毓秀生英贤，痛心国步垂危颠。
力图砥柱回百川，热血能将沧海煎。毁家兴学人争先，宏范育德各自肩。
□□□□□□□，有关教务皆精研。采集植物穷山巅，短装小队何轻便。
龙旗掩映草木鲜，如临大敌气无前！吾曹守拙安林泉，睹此胜会乐陶然。
所愿勤学久弥坚，蔚成勋业图凌烟。金瓯未缺当重圆，银河待挽洗腥膻。
碧虚皎皎明月悬，海氛长靖戈矛捐。猛虎听法龙参禅，山人蒙福得晏眠。
勒石纪功苍崖边，巍巍太白同万年！

——《新修天童寺志·志余》

冷香塔自序铭

（清）寄禅敬安

余既剃染之四十二年，为宣统己酉，主天童九载矣。其冬六旬初度，寄云首座自沩山来，为卜地建塔，得寺左之青龙冈，即愚谷禅师扫密庵塔所吟"青凤山前古涧边"处也。又以左东谷，右太白，岿然独立万山中，更名中峰。余喜其四面轩豁，岩岫松萝罗列若几案。前甃石成塔三，中备他日瘗骨，左右悬待首领清众覆屋三楹，屋旁环植梅树。余性爱梅，以拟疏影暗香为清供。工讫，颜曰冷香，书白梅旧作于壁。

余姓黄，世居湘潭姜畬。父讳宣杏，母胡孺人，祷观音大士梦兰而生，咸丰辛亥十二月初三日也。三、四岁即厌荤腥，常随母拜月，喜闻人谈仙佛事。七岁丧母，十二丧父，时塾师授《论语》，未终篇。家贫，与弟子成俱废读。牧牛田家，然尝以书自随。一日，感篱间白桃花为风雨摧落大哭。潜投湘阴法华寺东林本师出家，字寄禅，名敬安，年方成童，即从南岳祝圣寺贤楷律师受戒。闻岐山恒志和尚唱教外别传之旨，冒雪往参。志公命司苦行，暇则随众坐禅，夜常礼佛达旦。时维那精一禅课之余，偶尔为诗，余呵之为不究本分学世谛文字。渠笑曰："汝灰头土面，只合参枯木禅，焉知慧业文人别有怀抱也？"阅三年，省舅氏巴陵，登岳阳楼，下视水天一碧，得"洞庭波送一僧来"句，归述于郭菊荪司马，谓有神助，授《唐诗三百篇》。后精师见余作，大奇之。然生死心切，时以禅定为业。山行坐盘石上，参父母未生前语，冥然入定，猝闻溪声有悟。

自是遍参烟水，江浙名宿皆往请益。在阿育王塔前燃二指供佛，众称八指头陀。住四明最久，还湘省师，年已三十有四。上林请主方丈，力辞不赴。后主衡州罗汉、上封、大善，长沙沩山、神鼎，最后仍主上林，亦因缘有早暮也。光绪壬寅三月来主天童，九年中，荷檀施力，百废俱兴，夏讲冬禅，殆无虚岁。且于宁波郡城创立僧教育会，附民、僧两小学。先

是各学堂有提请僧产助款之议，杭僧情迫，窃余天童住持名为首联浙江三十五寺投请外人入内保护，以相抵制。各报纸宣传，而外务部亦即电询浙江巡抚聂公。余闻之，愤不欲生，以为辱国辱教，莫此为甚。飞函洋务局陈窃名之妄，力请严行拒绝。聂公电复外部，乃饬各郡自办僧学，以杜阑入。国之有僧学，学始此也。而余亦竟不能遂情云水退院还湘矣！常以一身当大海风涛之冲，曾无刹那之停，黯然自伤。及读《楞严》"自度未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语，差可慰耳。

平生好善嫉恶，眷怀君国，举大慧杲同，但道德文采不及也。余口多期艾，手拙拈毫尤倒薤。惟于文字，至老不辍。前有诗十卷，杂文一卷，经郭筠仙侍郎、王壬秋太史选定，友人罗顺循提学、叶焕彬、陈伯严二吏部为集资付梓。近十余年，又有诗八卷，文二卷，语录四卷。噫！我身不有，身外何论？区区伽陀，抑亦呓语眚痕也。铭曰：

我生之不辰兮，幼失养于二亲。悲定省之无所兮，悟幻泡于此身。礼觉皇而祝发兮，藐世界于微尘。磨南岳之砖而牧沩山之牯兮，愧未度而度人。友太白之松萝兮，值世路之荆榛，羌国弱而法衰兮，泪涔涔以沾巾。痛慧日之西沉兮，孰能鉴余之幽真？指安养以息肩兮，甃窣堵而勒珉。

——《新修天童寺志・珍藏》

楞严泉铭并序

（民国）圆　瑛

释迦如来应世二千九百四十一年(1)，净公住持斯席。宗、说并重，冬参夏讲，克绍寄长老之遗规。是夏，浴佛后四日，延瑛开讲《大佛顶首楞严经》。讲堂之阴，浚是一泉，拟曰"楞严"，嘱述数语以纪之。

梵语"首楞严"，华言"一切事究竟坚固"。一切事，不出四科七大，而水大居其一焉。夫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于此见得寸土不动。浚泉已竟，一泓泠然，澄莹涓洁。可以留白云之影，可以映明月之痕；去热恼而护清凉，涤识情而蠲尘垢，何莫非如来藏心妙用也与欤！森罗万象，海印同归，更不必向山色、溪声，寻清净声、广长舌矣。铭曰：

湛湛性水，清净本然；是如来藏，不变随缘。究竟坚固，曰"楞严泉"。触境会心，妙定斯圆。

——《新修天童寺志・景观题咏》

注(1)：楞严泉浚于一九一四年，按今统一佛历，应为二千四百五十八年。

题观音洞水月亭诗并序

（民国）太　虚

禅讲律净以究真，经忏斋会以应俗，此互融交摄之中华佛化，惟天童具备之，《楞伽》总持之。今夏，予应请来寺讲此经，净心老和尚导游玲珑岩诸胜，上攀观音洞，登水月亭，憩谈圣凡依正，皆自心现量之旨。空水清碧，潭月圆明。彻见微尘佛国，如帝珠网，光影重重，涉入无尽。顾世人局眷一太阳系之内，计我计物，种种虚妄分别，其何足以窥普门之妙

境哉！爰说偈以示来者，冀同游楞伽性海云：

众生心海如来藏，诸佛法身常寂光。鳞甲羽毛体无别，山川木石用全彰。

本来未有一丝隔，坐进何须两脚忙？水月重重普门境，现前亲证绝思量。

——《新修天童寺志·景观题咏》

宁波七塔寺报恩堂宗谱序

(民国)圆　瑛

夫拈花一笑，妙契佛心；面壁九年，高提祖印。不立语言文字，教外别传；直接上根利智，当下顿证。由是一花现瑞，五叶流芳，宗风丕振于中华，法乳远注于临济。而我七塔报恩禅寺，传临济正宗第三十九世，先师慈运老和尚，从光绪十六年入寺中兴，甫拾稔，而丛林之规模全具。传法四十八人，或主持法席，多皆为匠为师；或分化诸方，到处宏宗宏教。法门既广，须溯流源；宗谱未成，莫知系统。何幸而有溥常法兄，不惜精神，发心登记，编成宗谱，印发执持，俾同系共仰祖庭，常住尽明支派。本寺既定为法门选贤丛林，而宗谱为不可少之事。兹既编成，嘱余为序，衹得略叙缘起如此。

民国二十四年春，报恩退隐圆瑛宏悟谨序

——《七塔寺志》卷五

宁波七塔寺报恩堂宗谱绪言

(民国)溥　常

溯吾教主释迦牟尼佛，应机示现，诞生西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始从鹿野苑，终至菩提河，经历四十九年，演说十二分教，随根利导，顿渐兼收。迨至法华，普与授记，极畅本怀。复于灵山会上，拈花示众。迦叶尊者，领悟心宗，传持正法眼藏，为西天第一祖。直至二十八代，菩提达摩大师，航海而来，宏扬教外别传之旨，不立语言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为东土第一祖，名曰宗门。传至六世，而有曹溪大鉴惠能禅师，其法特盛，分为两支：其一，青原行思，思传石头希迁，迁传天皇道悟，悟传龙潭崇信，信传德山宣鉴，鉴传雪峰义存，存传云门匡真文偃禅师，为云门宗；玄沙师备为偃同门友，传地藏桂琛，琛传清凉法眼文益禅师，为法眼宗；迁之支出药山惟俨，俨传云岩昙晟，晟传洞山良价，价传曹山本寂，为曹洞宗；其二，南岳怀让，让传江西马祖道一，一传百丈怀海，海传黄檗希运，运传临济慧照义玄禅师，法运更昌，为临济第一代祖。海之支出沩山灵佑，佑传仰山本寂，父唱子和，为沩仰宗。以上自曹溪而来，宗门有五家派别。兹浙江宁波市鄞县江东七塔报恩禅寺，嫡传临济正宗，自临济初祖第一世传至三十世，明州天童密云悟禅师，传林野奇祖为第三十一世。述法派偈"行大源远"等十二句，传至三十九世。我先师慈运慧老人，为本寺中兴第一代。光绪间，进北京请藏经，赐寺额名报恩禅寺。自此报恩堂上，传宏字四十八支法嗣，各各宏化一方，分灯续焰，绵绵不已。而报恩祖庭，留名登记，为不可少之事，因立报恩堂宗谱。百丈云：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受。斯时也，法运垂秋，人心不古，其或趋向偏邪，师徒授受，难免有混乱法门处，不得已，于民国二十三年夏正十月初六日，慈祖诞辰，召集诸法门，成立宗谱登记。议决法规，杜绝流弊，令后之贤者，遵守毋忽，特述颠

末云尔。

民国二十三年冬月本寺住持溥常宏钵谨识

——《七塔寺志》卷五

《圆瑛法汇》序

(民国)印　光

如来知见，众生同具，佛若不说，谁能自知？故我世尊，示生世间，成等正觉，普为九界众生，随机宣说妙法。必使机理双挈，解行具圆，以致断惑证真，复本心性而已。又以钝根众生，断证难期，一经再生，进一退万。一乘上士，亲证法身，不历僧祇，速成佛道等因缘，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法门。俾九法界上圣下梵，同于现生，往生西方。上士则圆满菩提，下根亦亲登不退，其保护抚育之恩，穷劫说不能尽矣。是知净土一法，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也。当此末法，人根陋劣，寿命短促，知识希少，魔外纵横，若无此法，其何能淑。以故法流震旦，二千年来，所有知识，或专或兼，或显或潜，个修此法，以期究竟自利利他也。圆瑛法师，宿具慧根，久研教观。迹虽住持宗门，心实注中净土。然圆人受法，无法不圆，随人意乐，为讲诸经。佛学书局，汇集诸著，排印流通，名为《圆瑛法汇》。首以《阿弥陀经》注，以示法师注重净土之意。窃为：浙江昔有《云栖法汇》，近有《谛闲讲录》、《圆瑛法汇》，同为险道之导师，苦海之慈航，有缘遇者，何幸如光？光粥饭僧，除念佛外，一无所知。承师不弃，命为序引，只得略陈所知，以塞其责。而文不贴题，一任大通家之指斥机消耳。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下》

四明延庆寺万年簿序

(民国)本　空

尊者须菩提赞佛曰：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善护念者，为欲得人以续慧命；善付嘱者，以佛之家业，得有所付托。故凡荷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莫不以兴丛林、振法道为当务之急。是以杨歧灯光，历劫常新，而宝寿姜味，至今犹辣也。四明延庆寺监院亦幻上人，以博雅之通材，精究五明，出其余绪，恢扩法智大师道场，经营惨淡，夷险一节。不数年，而秽墟复归为净土，瓦砾渐成为宝坊，非即所谓为如来所护念，所付嘱之菩萨者与欤？不然，何其竟能不动声色，而措祖庭于磐石之安哉！况法智为天台智者大师十五世嫡孙，而智者尤为吾国大乘佛法之宗主，则上人之心光愿力，有所寄托，而功亦不唐捐矣。善乎梁敬之之言曰：佛法以天台为司南。柳子厚曰：去佛法愈远，异端兢起，惟天台得其传；盖自金色头陀，悟拈花微旨于灵山会上。百万人天，同时印证。十三传龙树尊者，去佛渐远，小乘纷争，婆罗门内讧。尊者为摧邪辅正故，撰大无畏论十万偈，以明中观第一义谛，传译震旦。北齐慧文，读至大品偈颂，顿悟一心三智之旨。依文立观，以授南岳慧思。慧思修之，得净六根，以授天台智者。智者用之，得悟入法华三昧，开拓义门，成一家言，复判释迦一代时教。约为五时，开成八教，综核群籍，归宗法华，兼演绎止观法门，以说自证圣智，始终条例，金声玉振，蔚为吾国佛法之泰斗，而他宗亦得附丽景从，平等发

展矣。晁说之曰：推导而赞之者，曰南山律师、韶寿诸师；密宏而取证者，永嘉真觉；异途而不敢不赞者，贤首藏师；叛去而窃用其义者，清凉观师；公为同异而自立已意者，慈恩基师。由是观之，则天台宗之兴废，有关于吾国大乘佛法法运之通塞者，彰彰明焉。自后传智者之学者，为章安，安传法华，华传天宫，宫传左溪，类能结集遗教，注释经论，敷扬讲习，不坠祖风。逮左溪末，当时宏宗演教者，或荡于空，或胶于有，自病病他，法道凌夷。挺生荆溪，慨然荷道以躬，祖述继传，著金錍义例，释签辅行等，以简邪正，俾一家圆顿之旨，粲然大备，厥功茂矣。继荆溪宏扬止观者，为道邃。是时，日本最澄阇黎，梯海求法，得邃师记别，尽写一宗论疏以归，创一刹为传教，名一山为天台，尊道邃为始祖。东瀛之有传教，实起于此。后值会昌之厄，经论散佚，物外元琇清竦诸师，唯弘通止观而已。至螺溪宝云时，赖吴越王力，求遗书于海东，而谛观亦持教卷，自高丽来归，于是台宗大振。而法智中兴，实有以资之也。盖宋法智，承宝云之学，于至道元年入主四明报恩，长讲教观，学者辐辏，至不能容。阅十年，重建保恩，敕赐寺额曰延庆。师立五德，为传院恒规，修法华金光明大悲忏，以警懈怠；著指要钞、扶宗记等，以祛群疑。一时浙河东西，号为教黉者，莫不折衷于大师。盖当时遗文虽复，教义尚晦，恩清兼业，照圆异议，齐润外务，净觉内叛。微大师高提祖印，弹偏斥小，折服魔外，则天台教义，何得如旭日丽天、光被八表者哉？故其源远流长，香火千秋，非幸也，宜也。大师圆寂后，法嗣广智，住持延庆，道化盛行。继以神智、明智、澄照、圆辩、月堂诸师，咸遵祖训，不坠家声。清末民初，延庆日就衰落，寺产多被侵占，狮弦几致绝响。然否极泰来，理数循环。于甲戌春仲，静安长老来主丛席，邀上人相与为理，反侵田，斥僦舍，补弊起废，百务维新。乃敦请虚公、芝峰诸法师，会讲法华。根慧长老修建法华三昧忏法，以继法智大师忏讲双修之风，四方学者云集景从，而本空亦得抠衣负笈，学教于诸法师之门，共沾化雨春风之乐矣。而比年来，军事迭兴，烽火连天，静公出走，法侣星散。惟亦幻上人，困守祖庭，誓共存亡者。五年于兹，虽屡濒于危，皆以智免，而延庆卒赖其力，于劫火猛烈时，鲁灵光殿巍然独存。上人复恭敬礼请台宗耆旧兴慈老法师来主延庆，以冀光大祖庭，风云际会，龙象挺生，中兴法道，指日可待矣。法华云：三千大千世界，无有一芥子许，非菩萨舍生命为众生处。上人竟能心体其意，而力行之，其为如来之所护念、所嘱付也无疑矣。故不辞谫陋，乐为之叙述如此。至于延庆规制之沿革，事物之施设，具载万年簿内，不复赘述焉。

——《延庆观宗讲寺志·文献》

谷音序

(民国)本　空

夫长空寥廓，大地深沉。飘风起，则万窍怒号；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虽有谪激嚎突之不同，而其为一气之所宣流也何异？矧全宇宙是不动道场，尽十方为清净法身，纵风起无心，而大地共鸣，故凡有触之者，自然皆发妙声，所谓念佛念法念僧者是也。盖无情说法，其本来面目固如是耳。譬如洪钟，猛击之则发大声，轻扣之则发小声。又似空谷，高呼之则答大音，低语之则答小音。然综其枢机所在，则系于当人神用之有差别。而如不动之洪钟，空谷本体，亦何尝有毫厘小大轩轾于其际哉？世谓禅以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不立文

字，直指人心，水流风动，鸟语花落，莫非显示第一义谛；扬眉瞬目，讥诃怒骂，皆是指归不二法门。无思而应，触境而发，无障无碍，无量无边，一唾便休，掉臂竟行，箭绝弦去，追踪叵得，何苦缀语为文，使落言诠，编纂成章，拟议其形容哉？然六祖之有《坛经》，智者之留《止观》，皆其门人私记，以贻后学，俾得藉语见性，诵文语道耳。昔紫柏尊者序石门文字禅曰：德山临济棒喝交驰，未尝非文字也；清凉天台疏经造论，未尝非禅也。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由此观之，则文字无禅，无以显其妙；禅非文字，何从彰其圆？而二者之不可偏废也明矣。际兹义学初兴，宗风扫地之秋，爰有根慧今觉禅师者，乘愿再来，秉金刚心，披忍辱铠，四十余年，丹心一片，啮雪吞毡，脊骨钝钢，绝后再生，独具只眼。出言契合祖意，开口贯穿佛心，临机绝无忌讳，不愧作家。为人极其忠实，难谐流俗。特伸奇妙手眼，提创法华三昧，独发至心切愿，精修圆顿止观，以戒为师，秉教修行，不与笼侗真如、颟顸佛性者浑同一家，诚宗门之大德，后学之规范也。予初谒师于鄞东，遽痛加锥扎，拟欲捣毁窠臼。继礼足于慈北，复大施棒喝，直欲劖断命根。其真切为人之慈念，应时法施之弘愿，盖有使予刻骨铭心而不能或忘者也。于是谢绝世缘，庋藏灵文，从师修学《法华三昧》五阅月。虽仄木散枝，不中梁栋之选，而时雨春风，难酬罔极之恩。林居多暇，始得追记其当日言行，汇成一编。因其无心应物，呼之方声，绝类空谷之传音，即携其眉曰谷音。惟师之密行深邃，法语高卓，不学如予，何能仿佛其什佰，貌似其一二！尚祈读者，不泥踪于名句文身之末，而得旨于离言绝相之表，虽将斯集付之一炬也可。

——《烟水集》

本空法师《烟水集》序

（当代）汤掬梅

一九五二年夏，予听师讲楞严经于妙音精舍。圆修师偶尔语予曰："去夏师一病几殆，曾嘱将师廿余年来存稿，悉会一炬。以其尚未圆寂，卒不忍焚，幸得保存。"并出示于予。披览数日，爱不忍释。钝根如予，对于佛学，犹未入门，自觉师文，昔之疑惑不解者，颇有领会。尤其于禅宗与天台教，融会贯通。法相教理，事理无碍。礼忏修持，行解并重。三学首重戒律，法门导归净土。文繁义广者，乃提纲总持，则简明易解。义深辞略者，乃剖解演绎，则条理了然。诚初学之司南也。

师自一九二八年皈依印光法师起至一九五〇年从根慧老和尚披剃时止，廿余年间，以居士身，云游参学，百城烟水，访禅教律净当代大德如印光、静宽、觉明、太虚、根慧等诸大善知识。所有棒喝、开示、印证、悟会等因缘本末悉以诗偈传记详录，足为后学之式范也。

师在俗著作如张汝钊女士之《绿天簃》、《海沤集》，早已噪声艺坛。张圣慧女居士之《般若花》、《经筵拾零》等，亦久哙炙人口矣。而今本空法师之《烟水集》，亦经及门诸友结集成帙，行将问世。虽不能媲美阿难之结集释尊一代时教，章安之结集智者三大部。而希望犹徐蔚如居士刊行印光法师文钞而教被天下，净宗大弘。行见《烟水集》之问世，善财童子得以径升弥勒楼阁，直下承当。由此文字般若而起观照般若，以证实相般若。则般若之花终结菩提妙果矣。因指见月，文字岂碍于修持哉？得鱼忘筌，亲证方舍乎方便也。故欲利益后学，殊有刊印流通之必要。乃裒集成为四卷，诗文分类，而仍以时间先后为序。爰

向亲友劝募付梓，由上海市佛教青年会觉讯月刊社玉成其事，代为出版。略志其缘起巅末以代序。

——《烟水集》

日本村上博优上人访华百次暨八秩寿庆集序

（当代）曹厚德

岁维甲申，时在小阳。会于明州故郡，东浙名城；座假延庆古刹，佛协新堂。为上人访华百次暨八秩寿庆也。大德咸临，广修长老之重望；胜友云集，文芳居士之懿范。福盈蓬岛之宫，海屋添筹；寿值杖朝之期，南极生辉。乔松正健，长向甬上寻踪；佛子仰德，齐来席前献卮。遥闻大本山中，峰青水秀；龙洞院内，松茂竹苞。三生石上续前缘，旧雨又添新知；方丈室中阐妙谛，智灯更传长焰。伏念上人，诞于乙丑花朝；业受驹泽学府。幼禀颖异，早悟三空之心；长契坚贞，久持六忍之行；老而弥笃，一生著述等身。质清华兮清风明月；貌俊朗兮净露璃珠。泯六情而卓卓，臻五明而荦荦。一花五叶之本，净心勒铭；三藏六度之经，妙舌生莲。引慈云于华夏，施法雨于扶桑。望东海风轻浪静，重洋频渡；观神州霞蔚云蒸，异域长飞。怀宗情切，溯祖庭而芒鞋踏破；追远心诚，著云踪而退笔成冢。传衣授钵，得三昧于天童；继往开来，留清名于海宇。法流悠远，曹洞宗脉绵绵；天风浩荡，太白云水悠悠。研墨挥毫，互缀珠玉；烹文煮字，共挹兰芝。华堂献寿，敢同华祝三多；勉成短文，差似野夫献曝云尔。

二〇〇四年作

——《日本村上博优访华百次暨八秩寿庆贺会写作集》

痴绝冲禅师书山谷《煎茶赋》后跋

（元）笑隐大䜣

鲁直谪居泸戎，虽濒九死，而怡然自得。效蜀人法，事茗饮，爱其风致，做赋纪之。后百余年，当宋季淳祐间，蜀阻兵革。痴绝禅师蜀人也，思归乡而不得，读鲁直赋，悲之，书以寄所感焉。由淳祐距今皇元天历改元之秋，又八十六年矣，而蜀再罹兵乱，比喜服顺，然不无伤残也。予虽非蜀人，观痴绝所书能无感慨。佛言世界众，悉由宿业流转，惟有道者持以定慧之力，能安步而顺适，彼外之贫富夷险，无一毫加损予我也。鲁直知道，故谪居异土，如享廊庙钟鼎之乐。痴绝悲蜀祸之惨，知宿业之不可逃，惟修定慧足以胜之。然则作赋之所书为后世贵重者，以其道也。金华枢要堂笃志于道，得时，其秘惜之。或以玩其词之超胜而议其书之工拙者无取。

——《新修天童寺志·文苑》

天童中峰庵佛果应庵两祖法偈碑跋

（明）密云圆悟

不肖于崇祯辛未年领天童事，侍者通布于中峰庵基榛莽中，得一残碑，洗出拓之，乃不肖上二十代祖佛果圆悟勤禅师、示十九代祖虎丘隆禅师法语，及十八代祖应庵华禅师，送

十七代祖密庵杰禅师偈。众皆谓：自宋历元，至今已六百年，以为奇特至宝，乞不肖跋。不肖曰："此皆《传灯录》备载之，乌足异哉？第其异者，异于今时主教外别行单传，直指者反毁机关，要立理致滞名相，以古人门庭建立为实法，乃至种种穿凿恣情，识挟量为高见。想必当时也有恁么人，故有如是叮嘱耳！"是知此语、此偈，诚万世之模范。所以虎丘祖复以遗应庵祖，应庵祖复以遗密庵祖，而密庵祖复以勒碑，当可见以为至宝。后人身体力行，为法式可也。

——《新修天童寺志·珍藏》

御碑亭跋

（清）木陈道忞

世祖章皇帝，生同虞舜，入统中华。当幼冲之年，为百神之主。扫荡搀枪，平清寰宇。又复多能天纵，既贯通儒之学，更穷释氏之宗。以至池临晋帖，画仿元人，莫不汲幽造玄，深臻大妙。于乎！非位登五地，现御金轮，何以能此？岁在己亥，爰下天书，召忞入京问道。礼遇之隆，迈前安秀。洎忞力请还山，不忍远别，乃留门人月、皙二子，开法隆安、善果，俾见源源，庶慰遐思。故或陪宸万善，或赐餐大内，或奉御景山，或驾临二寺，称"师兄"而不名；乐快谈而无讳。由是谕免僧众礼拜阙庭，亲洒宸翰，为书此卷。信乎我皇，真面禀灵山而不忘属累者也。

今康熙壬子，皙主天童，畏掩天章，孤上慈德，出授良工、寿石，奉为我法万世金汤。忞拜手飏言，恭述因缘左方，用彰奎壁。至若银钩铁划，出入欧、虞，则自有通人坐卧其下，三日而不能去者。

——《新修天童寺志·珍藏》

清四明天童寺沙门释敬安传

（清）王湘绮

释敬安，字寄禅。姓黄氏，湘潭人也。其先世为山谷苗裔，宋时由江西迁茶陵。明季乃徙湘潭之石潭，世业农。父宣杏，母胡氏，尝祷白衣大士，梦兰而生。数岁时，好闻仙佛事，常终日喃喃，若有所吟诵。七岁失母，诸姐皆嫁，父或他适，则以安兄弟寄食邻家，日昃不返，即啼号踪迹之，里人为之恻然。年十一，始就塾师授《论语》，未终篇，父又殁。零丁孤苦，极厥惨伤。其弟以幼依族父，安独无所得食。尝为人牧牛，辄携书于牛背诵之。一日，与群儿避雨村中，闻读唐诗，至"少孤为客早"名，潸然泪下。塾师周云帆骇问其由，以父殁不能读对，云帆甚怜之，曰："尔为我炊爨洒扫，可乎？"即下拜，云帆甚喜。每语人曰："此儿耐苦读，后必有所树立，余老不及见耳。"无何，云帆病殁，安遂散去，然犹不废业。闻里中豪家欲觅一僮伴儿读，即欣然往就。至则使供驱役。自读，辄遭诃叱。因悲叹以为屈身为读书计，既违所愿，岂可为区区衣食为人奴乎！即辞去，习工艺，鞭挞尤甚，绝而复苏者数。一日，见篱间白桃花忽为风雨摧败，不觉失声大哭，因慨然动出尘想。遂投湘阴法华寺出家，礼东林长老为师，时同治七年也。

冬初，复诣南岳祝圣寺从贤楷律师受具，首参恒志于岐山，专司苦行诸职，暇则随众坐

禅。越五年，颇有省。时精一首座为维那，间以诗自娱。安讽之曰："出家人不究本分上事，乃学世谛文字耶？"因笑曰："汝髫龄精进，他日成佛未可量。至文字般若三昧，恐今生未能证得。"后省舅氏至巴陵，登岳阳楼，友人分韵赋诗，安独澄神趺坐，下视湖光，一碧万顷，忽得"洞庭波送一僧来"句，归述于郭菊荪。谓有神助，且言其有宿根，力劝之学，授《唐诗三百篇》，一目成诵。后精一见安所做，大奇之（精一名思参，长沙张氏子。天资聪颖，幼从塾课，便解文义，淡于科第，而好佛书。见庭中桃花因风飘落，悟世无常，乃从剃度具足。后还长沙，置慈云精舍于城南，迎母养之。与人论说，词简易明。引导后学，当机立判。故于安前激后劝，卒玉其成）。然安自以为读书少，用力尤苦，一字未惬，如负重累，至忘寝食。有一诗至数年始成者。念生死事切，时以神定为正业。一日静坐，参父母未生前语，冥然入定，内忘身心，外遗世界，坐一日如弹指顷，猝闻溪声有悟。嗣后遍游吴越，凡海市秋潮，见未曾有。遇岳谷幽邃，辄啸咏其中。饥渴时饮泉和柏叶下之。喜以《楞严》、《圆觉》杂《庄》、《骚》以歌，人目为狂。尝冒雪登天台华顶峰，云海荡胸，振衣长啸，睡虎惊立，咆哮攫前，以慈心视之，虎威亦解。又曾于深山遇一巨蟒，御风行，头大如斗，舌电尺余，因念佛，亦无怖。旋养疴皋亭山中，中夜闻剥啄声甚急，启关，月明如昼，四顾无人。如是者数数。次夕，伺叩门声急，开户，见一黑眚若圆球滚滚而去。安嗾群犬逐之，穷追至山腰，厉声曰："扰我何为？我岂汝怖？苟有所求，当为汝度之。"遂号佛达旦，怪寻灭，病亦寻愈。

其住四明最久，窥天童、雪窦，穷揽霞屿、月湖之胜。郡中文学吕文舟、徐酡仙、胡鲁封、马文斋、沈问梅皆与酬唱。生平好善疾恶，触境而生。尝渡曹娥江谒孝女庙，叩头流血。同行者曰："奈何以比丘礼女鬼？"安曰："汝不闻波罗提木叉孝顺父母？诸佛圣人，皆从孝始。吾观此女，与佛身等。礼拜亦何过焉？"

甲申八月，返棹长沙，年三十有四，行脚已阅十霜。明年还石潭，省先茔，宿莽纵横，不可复识，望穷山恸哭。村老闻之，为指其葬处，始复忆识，盖去乡里已二十余年。积思幽潜，故悲不自胜也。自是往来衡湘，时有著述。同县王湘绮先生，为当代诗人，见安所做，未尝不称善。有陈伯严、罗顺循皆擅词翰，曾综其诗十卷刻之，乞湘绮先生为之序。

——《新续高僧传》四集卷六十五

慈运大师传

（清）陈寥士

大师，讳灵慧，字慈运，号皈依，湖南湘潭朱氏子。母郭氏。兄弟三人，师其次也。少时贩米湘鄂间，舟出洞庭。遇盗，盗惊其魁梧，欲胁为羽属，师不可，盗壮之，反其货，且戒群盗曰："朱某奇男子，他日邂逅，慎勿害。"年十八，忽触宿愿，投义宁昌明禅师披剃。越二年。就野禅声和尚受具戒。咨决法要，和尚指示宗门向上一着，师即于此，决信无疑。嗣后参访诸方知识，益明禅净不二之旨。清道光三十年庚戌，朝南海观音大士，是为师来浙之始。咸同以还，卓锡鄞镇间。初莅接待寺，值红羊之役，市井荒墟，鸡犬无闻，比寇至，见师独在，叱之曰："诸僧皆逸，汝敢独留！"师从容曰："舍佛以求苟生，不如誓死以维香火。"寇感其义，授黄旗一，并戒众勿犯。时邑中精蓝，均遭焚劫，而此寺独无恙。寇退，移锡于镇之永宁寺。同治二年癸亥，改主万善寺。庚午，受云龙寺普洽皓公祖灯，是为临济第三

十九世正传。甲戌，主席天童寺，葺殿宇，装佛像，治水利，讲农殖，功德美满，十方称赞。他如开佛光，给佛牒，建水陆等，胥师所首倡。光绪三年丁丑，出钵资，修万善寺。庚寅，徇地方之请，住持七塔报恩寺。时寺遭兵燹，法器荡然。周文学医师母子，苦行募化，仅建一二。雅志未偿，赍恨西归。及迎师至，惨淡经营，始复旧观，古刹中兴，师之力也。初修客堂、库房、禅堂、云水堂、钟楼并监院、知客、维那各职，规模略具。次年，重塑大殿千手观音圣像，以湘刻五百罗汉，供于周壁。又次年，传授友法、月波、岐昌、一禅、本来、玉忠等为法徒，令肩各寮执事。修筑三圣殿，新塑三圣法身，高二丈八尺有奇，壮严妙相，甲于诸方。又三年，为西方三圣像及千手观音像开点灵光。翌年，赴都请颁龙藏，敕赐报恩寺额。翌年丙申，师世腊七十，传授三坛戒法。翌年，建藏经阁，重修开山心镜祖塔。又翌年，向湘购置大钟一口，重一万八千余斤。厥后，造自流井，建香积厨。凡百工事，不一而足。至岁丙午，师年登八十，复传寿戒，成就衣钵具及海青，四方前来乞戒者甚众。宣统二年庚戌，八月二十九日圆寂。世寿八十有四，僧腊六十有七。筑塔于天童玲珑岩下。门下法眷，化及四方，远至南洋、印度、日本、台湾，声闻广大。余少时常见师，又数从岐昌、圆瑛、智圆、溥常诸上座游，备闻行谊，因次其要者为之传。

——《七塔寺志》卷五

开山始祖心镜禅师传

（当代）张秉全

师讳藏奂，号心镜，松江华亭朱氏子。母诞师时，室有异香，邻里咸闻。儿时堕井，有神人援而出。冲龄出家，师事道旷禅师。弱冠，诣中岳受具，母泣其远离，一日失明，及师归视，顿愈。性至孝，居母丧，哀毁尽礼。庐墓之侧，有妖神，湖中作祟，师诫谕之，厥患遂绝，洎后遍历名山胜境，参学访道。复诣五泄，参虚默契旨，默乃马祖道一之嗣也。会昌年间，法难之余，佛典凋残。敕度师居长寿寺，尝手辑大藏经之烬落者。南海节度师杨公，典姑苏日，请师归故林以建精舍。师深入禅定，具大神通。相传师居天童日，尝以龙湫切近清关桥，往来者众，易撄龙怒，乃咒龙入钵，移之太白峰顶，倾钵成池，使龙居之。又以小白岭上，有蟒噬人，商旅为患。师乃为蟒说法，持咒施食，化岭石作馒头以饲，患遂绝。一日，蟒死岭上，焚而瘗之，建塔以镇，今塔犹存。岭石剖之，中呈黑色者，即馒头石之遗迹也。郡守崔君，称师道风高峻，德望凝重，凡一动止，禅者毕集，环座拥榻，奉侍弥敬。师学识泉涌，指鉴分明，诘难排疑之众，攻坚索隐之士，皆立褰迷雾，坐泮疑冰，一言入耳，永破宿惑。师居长寿日，尝谓众曰："昔四明天童山僧昙粹，乃吾之前身也。有坟塔尚存。"迹之，果如其言。唐大中十二年戊寅，分宁宰四明任景求，舍宅为东津禅院，延师居之。先是，景求将迓师也，人或难焉，对曰："治宅之始，有异僧令大其门，二十年后当有圣者居此，今果然矣。"咸通元年庚辰，会浙东裘甫举事，有渠魁率徒二千，执兵昼入，师冥心晏坐，神色不动，兵众惊悸，作礼而退，明年辛巳，郡绅奏旌师德，请改"东津禅院"为"栖心寺"，诏从之。咸通七年丙戌八月三日示寂。世寿七十有七，僧腊五十有七。遗命权窆于天童岩，三载后焚身。至期，异香凝空，发龛视之，状貌如生。荼毗岩下，获舍利数千粒，红白交辉，白光上贯。弟子戒休，赍舍利、具行状，诣阙请谥。奉敕褒诔，谥曰"心镜"，塔曰"寿相"。赞曰：

犄与欠心镜，古佛化身。马祖裔孙，五泄传人。驱龙镇蟒，大显威神。昔居太白，禅道大申。继莅甬东，开院东津。机辩无碍，转大法轮。道重帝阙，德化绅民。永怀祖德，勒诸贞珉。

——《七塔寺志》卷五

拨　田　记

（宋）陈　纬

浮屠氏，胡神也。土木之像遍中国，崇奉奚侈焉。吾想圣帝明王德固盛矣，仅足以治民之生前。而浮屠之说反得以惩于死后，使人警惧而不敢肆，亦世教之一助也。若夫诚伪独君子勘破而迷惑者，尚忽匕然。无怪乎佛宇之隆替不一也。吾乡集福寺建于东晋，时其始也。基构广而僧徒众，为乡邑壮观，继世之后隆替不一。

皇宋嘉熙中，四明育王寺僧道原来主。是刹适余肄业，其中僧迹虽拘释而心慕儒，讲经史要义辄领悟，余甚异之。暨余登士版来谒余京师，以匮乏告，余曰："我职卑无俸余以助衣钵。寺侧有田地一顷六十亩久予尔给僧众。"僧领吾言而归。咸淳八年，余休致家居，复谒余林下，余手立盟书，命子绍瀹以授僧，俾为寺之永业焉。于戏世之舍田于浮屠者，专为灭罪资福为来生计，予结发从吏心存仁爱，不欺君不虐民，无罪可灭，而亦何谄于胡神第以祖墓临于寺侧者。众故拨兹田俾永奉吾宗之香火，复立贞珉以记。后之子孙勿得紊争，寺侧东西两边田地擅越葬坟，僧边不许争阻。

如寺前洋田版擅越造坟，议定香钱六千。西畔留田三亩、地五亩，为祭祀之用，如文纬公建禄位，祠将西畔田地拔入祠内。

皇宋咸淳八年七月五日甲峰老人陈纬书

——《西洲陈氏宗谱》

注：西洲陈氏在今宁海县长街镇西岙村，为南宋丞相叶梦鼎祖籍。

万佛涂田记

（元）昙　噩

水，元气之变也；元气，盖造化之本，所以运行四时而生育万汇者也。其氤氲、磅礴、块圠、亭毒之盛，则海与俱。故海之大，涵天浮地，淹滔日月，涝不加深，旱不加浅；而波澜涛浪之簸掀，潮汐之往来，苟非其物之刚旷、坚致、勇悍者，当之莫不摧废、漂荡、惴慄，而无以自持。是以世之有治于海者，必愿力所驱驰，事机所辐辏，而后可。

善觉普光禅师以抱道之姿，拔俗之韵，为祖统向缘，出世台之瑞岩，其举措之当，已振声丛社；及开化四明，龙营护教门，以隆佛法。未几而适奉朝命，董众天童。独念以为寺实五山之一，天下衲子之渊薮也，而产入素薄，奈何？南宋时，尚赖宏智、慈航二尊宿，能复旧志于艰难离乱之秋，作福林、保成、增益三庄于昌国、定海，而常住粗给。兹吾辈顾怠惰自逸、昧愿力，失事机，玩视先德，宁无愧于心乎？寻，得斥卤地于台之宁海牧峰、鳖山二岛屿下，遂率耆旧永全等，倒囊橐，倾箧笥，躬操畚锸，集工佣筑，凿以睎涂，潦而成原隰之田一十七顷有奇。起役于至正廿年春，毕役于廿六年冬，用镪五百万缗，用米无算。于戏！禅

师之于天童，其功业可谓至矣！

朝元阁擅九垄，范铜佛万尊其上。炉熏灯明达旦。夜，穹碑巨笔，照映林壑。其规模之鸿伟。其制度之密严，惟阁与庄则然。名庄以“万佛”者，盖见其志之在阁也。夫是皆驱驰之力，辐辏之机也。且禅师非有宿昔之修，讵克臻尔。按郡乘：天童山东南，去郡治六十里，晋永康初，僧义兴始庵其中，日有童子给薪水。忽辞去，曰：“吾，天之太白星也。上帝以师笃于道行，遣吾下侍。”或问予曰：“道行、功业异乎?”予曰：“奚为其异也！夫道行、功业，体用般若耳。”问者颔之。

禅师名原良，字元明，族周氏，宁海人。

——《新修天童寺志·珍藏》

两入天童记

（明）张廷宾

岁丁卯夏，余寓四明天宁寺，发足礼佛舍利。先自寺僧为余言：天童古佛胜区，离育王尺咫，不可觌面失。余因至育王山拜睹舍利。毕，遂觅一笋舆过天童。田中人见余挈一仆入山，颇怪而观之，余亦不顾。但于蝉声竹影中，得路遥望，而窣堵兀如者，其小白岭耶！自岭而下，有数百余人家，聚族而处者，天童街耶！逾街，见众山围抱，或夷或锐，而中有突如其高者，曰“太白峰”；其坦然独坐者，曰“钵盂峰”，若覆钵然。寺基实处于此。

昔宏智禅师说法，道风丕振。寺中有田万三千亩，供给云水；四面山皆寺中山，无他樵薪者；而寺前亦有田千三百亩，庄名“金田”。寻三四百年，其子孙如富家儿，不知宗乘为何事。豪贵家乃得贸取擅茶、笋之利。甚至祖塔掘毁，寺僧亦噤不敢出语，见客影则阖户去。于是，上帝怒之，命龙护法，一日，风雷交作。殿宇化为乌有。是岁，寺主因怀鸠工，仅建法堂。向三门而进，曰“清关桥”，太白泉水流于桥下，出以灌旧金田庄田，若小瀑布。俯首观之，未畅。步至桥下，听其涧响淙淙，甚可也。旧志有“宿鹭清关锁翠隐”，盖诸亭皆在三门内、万工池外，而今并无其迹。万工池二，惟内池泓澈，而外池尚涸。又进百余步，七佛塔至殿基，而柱础并无一存，岂以龙挟之去耶？钟楼在其左首，今壬寅岁重建。余因入法堂礼佛。旁有僧诵《法华经》者，始欲迁延避去，余邀语，遂留余饭。午余，偕登玲珑岩。岩皆峭石，而中有窍穴，似米颠袖中物。此太白山之奇景也。一禅僧诛茅，守静其间，曰“尔南”。余叩之，知为慧人。烹茗饮余，而下。晚宿于一老僧舍。老僧见余，若惊若疑。徐而，知余果信心，色喜，余亦豁然于向之怪而观我者。次日，作二绝言别。过小白河，复附舟返。

明岁季冬，寺僧有明贯者，慕金粟山密云和尚法席。知和尚余师也，先以书致余，后亲来，与同志者共议敦请所当行事。遂以己巳正月八日，拉友五人，及一静室僧买舟。九日晚至郡城。十日晚抵小白河。是夜，月色朗甚，山光映发，清景得未曾有。同人乘兴谈禅语过岭。每四五里一休，三四里一望，见山拱而贵，地厚而衍，并“啧啧”呼山灵欲语，惟忆宏智禅师“松径森森窈窕门，到时微月正黄昏”之句，仿佛相似，又不觉叹万松关之只存一松耳。夜礼佛，留宿长庚楼。晨，共饭于大鉴堂。堂额系宋文宪笔，今不存。诸友各信步览峰峦诸胜。是夜议事，寺僧忽慨然语曰：“古有田以万计。故应役盐丁六十三名，幸免粮

也。今田已斥卖殆尽,而丁独存;田归宦户,役占僧籍。殊甚无谓。居士辈能为吾清之乎?"众无以应。中有感者曰:"昔宋南渡,民赋几何,而禅师得以安享山中,资粮不匮,若某某丛林皆然,民不知贫。今当圣世,何僧俗交困至此?"意似有不尽吐者。谈已,不觉漏下三鼓,各颓然就寝。十三日晨起,咸云:"请师一着,重扬祖道。"因礼宏智禅师塔。塔名"妙光",宋孝宗所题,今亦不存。塔院甚敞,旁庵名"东谷",今已为俗家物矣,不敢入。地名"小天童",即晋师开山之所也。夜复就寺寝。次晨,各乞僧一杖,策而返。

——《新修天童寺志·景观题咏》

柳亭庵复田记

(明)钱文荐

甬东多古刹,柳亭庵其一云。庵始于唐天复二年,隶境清寺。而寺故为柳使君所创,犹吾慈之有阚太傅舍宅为普济寺是也。柳亭亦使君别业改为庵。林壑幽清,寺僧鸿绍领之。绍殁,葬此地。而绍所授记十三徒,皆累累聚骨其中。至国初,有目讲僧者,得大龟养之十年,行住坐卧,与龟不相离也。其主僧恶之,一日乘师他宿,椎杀龟。龟夜见梦曰:"吾龙种也,左右目能知天文、地理,今已矣。顾与师相处久,无以为别,别当有泪,师第取泪涂目。涂左则能知天文,涂右则能知地理矣。"已,师哭龟,见龟目果有泪,亟取泪涂目,涂其右,遗其左,而师但能洞识堪舆。凡里中所传奇形怪穴,多出师指点,虽曾赖莫及也。师殁,亦附葬绍旁。而志传所称戒香寺哑尼,为维卫佛,先亦曾葬此,非踪迹杳茫,不可考者。嘉靖初,岛夷入贡,假境清寺居停。既而,朱、徐二种互相格杀,寺毁。有司即其址建嘉宾堂,师徒因而散处天宁、延庆等寺。而柳亭庵之岿然灵光自若也。庵故有田三十六亩,地六亩,年久湮没。会万历癸酉,诏天下所在丈量。天宁僧慧存清之,额如旧,事载中隐山客碑中。而近为无行酒肉僧所坏。慧存孙圆德,闻而鸣之官,立挞逐之。而王中丞公子曾读书于此,不忍净业孑遗,令补田十亩、地六亩还之庵。凡柳亭香火绝而未尽绝者,皆宰官赐矣!窃恐无征不信,后之狡焉,启疆者安所防也,敢为一言以记。亦有以吾慈普济事闻于四明者乎?阚太傅舍宅为寺,塑像伽蓝,至昭灼也。而一学士误听术人言,亟思撤寺而为茔。甫卜兆,伽蓝现像,学士遂立死荆棘中。果报之可畏如此。矧柳亭为佛祖葬地,又非普济比也。昔余文敏拜相,卜兆者谓此地有王气,文敏以为非臣子分,呼术者诃之,议遂寝。犹恐后之垂涎者心未息也,乃命梓人颜"城南古刹"于庵,以示不朽,意深远矣。噫!以此为训,乌知奕世后,不更有踵学士之所为者乎?虽佛祖慈悲,而柳使君赫赫,当如阚太傅(阚泽)。监兹在兹者有之,知荆棘之厄亦无所逃于天地间矣!时,万历丙辰秋八月之望。

——《四明谈助》卷三十

慈溪五磊山延寿堂记

(清)倪长圩

记之作,记五磊灵山寺之延寿堂也。山在慈溪县西北四十里。其发起来落未详,审名实而推之,磊三石也,块特崖异而后磊之。嘻,一磊奇矣,况五乎。吾闻入五磊者,由相岙、

梅花径、濯锦溪、溯流洄沿，过三石门，登九曲岭，逶迤而前，灵山寺在焉。丛林称曰五磊灵山寺者，禅窟也。堂上知识拙岩禅师，阐临济宗弘觉之子，密翁嫡孙。以乙丑顺治六年，继达变禅师席。壬辰扩寺之右前为延寿堂五间。其为式也，上楼下堂，高二十五尺，广六十尺，额其楼曰还源。往来偶迹则使寄适斯楼。而楼下之堂则延寿。云延寿者，丛林所必有而灵山无之，兹始设矣。延者待也，寿者尽也，延者长也，寿者留也。待尽不为，不达长留，亦不为不愿。己事已明与己事未明，咸此之观。夫生老病死，三于此计久远也尔。于是象王步稳矣，狮子声震矣，九曲岭峻矣，三石门高矣。大抵寺自那罗延后，智环禅师一振之，智环后拙岩禅师又振之耳。昔年弘觉禅师入住。意在兴起，未几应云门请，遂嘱达变禅师主此，再岁而寂，其冬始以今禅师住持之。明年为庚寅，造普同、达师二塔毕，壬辰建楼及阁，丙申禅堂、方丈落成。不强外施，次第树立，以事各有缘然，实其道德弘渊也。吾尝因秀峰岫禅师见之于苏州双塔矣，孤冷高洁，又退然也，讷不出口而辩才无畏也。昔于达师闻而知之，今于吾师见而知之，皆弘觉位下之实实会的人，非他项背也。有功斯堂者，为法檀禅德力造，有志士也，并记。

——新编《五磊讲寺·文录》

游五磊寺记

（清）柴梦楫

予乡有山曰五磊，危峰五出，跨鸣鹤而俯杜湖。白云紫气，晨夕容与，距予家十里而近，可攀而望也。维时秋爽，偕予同志，徒步往游。自湖堤纤道而行，至石湫山麓矣。有古庙，湖山之胜，一览尽之。而巨柏纠蟠，动人毛发，予不敢憩，摄衣而登。五里而至鹤峰，扫石坐焉。乱山嶙峋，群于是匿。有绝奇者，凌空挺怪，其形毅然，若壮士擐甲持矛策马赴敌，险势欲崩也。有极媚者，滴翠堆云，其态婉然，若美人淡妆浓抹对镜而自怜耳，秀色堪餐也。是即五丁手凿而公输构成之，僧繇手写而摩诘丹青之，巧不是过。然皆小山，而问则无名。内惟一峰，颓然自放，昂首于天之外，罗诸山而膝下，置之箕踞，北向似与海上蓬瀛争雄长者，即五磊之中峰也。其他四者迹稍逊，而力能自立，不作诡随，亦雄矣。至此而望寺，亦甚近。葱茏蓊蔚中，经声出焉，而终不可见。余乃疾趋而下，不数百武而至山门。松杉一带，掩映衣裾，飞鸟回翔，亦在左右，僧且延伫而揖也。大雄之殿，高出层霄，僧众外绕，头陀中坐，庞眉古貌，光朗照人，与之语，超然越俗。曾不自言其为国师也。从来名下僧，每虚援声利，空中俯仰，提贵攀豪，语语不绝口，而御人于国炫，俏于市者，率一唱而百和，诧鬼敬神，俨然活佛者皆是也。兹岂其禅隐者与？既而作茗饮山肴。继之一匕一匙，都无尘意。饭毕行游，首视巨锅，则深广数丈，受米至数十斛。流水在上，出自竹中，无余不足者，杳不知其从来也。次至僧寮，如鳞如栉，缭绕相通。僧各一床，瞑目而趺，见客不为礼，寂乎若入无人之境也。次登经阁，高差于殿，明窗四敞，青山外窥，远树内接，飘飘岚气，时飞而下，泠乎可掌而掬也。旋至方丈，则在绿荫之丛，屏山带溪，松涛乍响，湍濑应之，来自耳畔，萧竦不一。又若此身御风，而莫知所之也。至问以孙孝子之墓，志所云封肝饲母，获神救以苏，卒葬于是者，则已芜没于荒邱蔓草间，而不可复识矣。时将薄暮，予兴已获，遂辞而归，樵夫牧子，俟我山足。回至鹤峰，日影摇摇，近悬湖上，千顷尽赭，色若熔

金，闪烁夺目，青螺数点，烟霭横生，俱改作旌旗迎之西下矣。

——新编《五磊讲寺·文录》

怀海祀记

（清）敬安寄禅

夫怀海祀者，取丛林清规，成于百丈怀海大智禅师之意也。

今之禅堂，即古僧堂，乃衲子办道之所也。而凡、圣同居，龙、蛇混杂，若无规矩，焉能调伏身心，严整威仪，动止如法，得以专意禅那耶？律制：比丘日中一食，树下一宿；使世缘无累，道业易成。奈去圣时遥，人多懈怠，福德浅薄，色力衰微。不得已，乃假汤药之名，以疗饥馑之疾。许放参受食，盖一时之权宜耳。既违佛制，又堕昏散。请检毗尼，能无愧乎？

天童为天下之禅宗。禅堂又为大众慧命所系之地。唯四缘不足，资生有乏，余常惜之。兹苾蒭尼惟量者，谛信有宗门向上事，实末山尼之流也。悯精修之士，若无外助，宁克内证如是？乃发弘愿。久费苦心，筹集鹰洋五千元，捐入常住，置立怀海祀产业，分作三种费用：一、以三千蚨所收花利，专做禅堂四七克期取证之资，莫移别用。平时放参，无许拨动分文。又以二千元花利，一为七期斋堂，每日供众腐仪；一为禅堂病僧，常年表药之资，唯不能做补剂之项。

后来住持，及职事大众，当知此意，勿昧因果。各宜勇猛精进，打破漆桶。则施者、受者，两皆有益；色身、法身，二俱无恙。庶此禅定之功德，永与太白高峰并峙不朽矣！是为记。

——《新修天童寺志·珍藏》

天童寺募置药田记

（清）寒　峤

盖闻八福田中，看病第一；诸烦恼内，疾苦当先。是以药王菩萨，历劫行医，早证一乘之果；耆婆大士，毕生诊病，已超六欲之天。本寺为海内名山，天下法窟；龙象同居，天人咸集。日夜精修，惟期道业以圆成；寒暑究练，难免身心而辛苦。然未证金刚之体，四大之病还侵；尚存分段之身，五阴之苦曷免？固宜法禀医王，功收药石；何如烧丹有灶，蓄艾无资。幸有云间得念、善来二上人，心存利济，念切恫瘝。愿结汤药缘，庄严菩提道。于是，吐莲华之舌，化成无数摩尼珠；因斯，购奈苑之田，常施不尽阿伽药。从此，染疾者服上品灵丹，个个得无生法忍；布施者培没边福果，各各成不老仙翁。统集助款一千余金；共置良田三十零亩。以每岁租谷之赋，做大众医药之需。事非小缘，理宜垂久。勒胜功于寿石，万载资济；刊姓氏于贞珉，千秋颂德。爰为记。

——《新修天童寺志·珍藏》

续置药缘产碑记

（清）敬安寄禅

沩山云："业系受身，未免形累。"老氏云："吾有大患，惟吾有身。"此皆言色身为苦聚，

众患因之而生也。余则曰:“吾有大患,惟吾有我。若无我执,身何有焉?”故知欲除身患,须破我执。而我执根深,枝叶繁茂,非戒定慧力,不能拔也。我执既除,形不能累,则色身即法身矣?矧夫耆婆、华佗,世之良医。只能治色身之病,而不能除法身之患也。然欲证法身,先固色身。是以医药之资,不得不仰藉于檀施之力耳。

吾浙宁天童寺者,为天下禅宗。龙象绕座,云水盈门。所惜处于万山之中,远隔尘境。资生既乏,医药弥艰。有云间得念首座者,慨焉伤怀,为募缘置田三十余亩,聊资药石。每岁收花无几,资用不敷。于是净心西堂,发心敬礼《华严经》全部,得贝亲施洋两百饼。复积缁素喜舍,共二千余金,置房产于宁郡,逐年生息,以补僧伽药饵之不足。庶阿伽陀药,普施何穷;那罗延身,坚固无恙。则二师之功德巍巍,长与太白名山并峙于不朽矣!

——《新修天童寺志·珍藏》

体净泉记

(民国)张美翊

净心和尚住持天童,浚泉于法堂后之东偏。维时正讲《首楞严经》,因名之曰“楞严泉”。讲主圆瑛法师制铭。越二年,老友顾元琛居士,与和尚为方外交,来游天童。瞥见东偏有泉,谓“西不能无之。比如单因不生,唯缘无灭。生灭相待,东西相成,而为法界之缘起,理势然也”。和尚欣然从之。既浚,得水于中央石阶之下,澒涌而出,其清洁逾东泉之水。居士欢喜,叹未曾有,拟以和尚之名名泉。和尚却之,云“以人名泉,待诸名人;衲非名人,有玷雅观”。因取《楞严》“性净明体,彻法底源”之意,兼采《肇论》“离彻体净”之旨,目之曰“体净泉”,而自为之铭。适余以续修《天童山志》到寺,居士同在座,相与啜清茗,谈经纶,若有所得。爰记巅末,而系以和尚之铭。其词曰:

内心寂灭,诸见不移。外尘无依,万累莫羁。妙净理体,动用难思。真空性水,湛寂生辉。随缘隐显,何盈何亏?澄汰诸有,涤荡群迷。澹兮若海,清且涟漪。识浪不起,智照靡遗。

——《新修天童寺志·景观题咏》

观音洞水月亭记

(民国)严 英

玲珑岩观音洞者,在太白深处。浮屠氏净心,得吴兴周梦坡之力,为亭其上,曰“水月”。复平易其出入。所由通路,题厥名曰“甲寿径”。余于今春三登之。而亭无观音像,阶砌又未具,不足以称游者意。因为出赀成之。噫!兹邱之胜,陆务观、谢皋羽诸人之所咏叹,而王半山所临望而未能至者也。今净师启发其秘,遗诸人人,使来者咸是瞻玩而忻赏之。而余区区,附名其间,以与之共传久远,不可谓非厚幸也已。是为之记。

——《新修天童寺志·景观题咏》

玲珑岩甲寿径记

(民国)印 光

四明多佳山,而太白为最。天童选佛场适居其中。自西晋惠帝永康元年,义兴祖师在

此结茅潜修，感太白星，变为童子，以供役使，从兹成大道场。故名其山曰“太白”，名其寺曰“天童”。至唐，而法璿、心镜等师。宏禅宗直指之道，愈加恢阔。自后千三百年来，法道常兴，宗风不坠，至今仍推为禅宗首刹。盖以负荷法道，代有其人故也。诚可谓得最胜之地，方可宏最胜之道；建非常之事，必须待非常之人。地灵人杰，两适其会，殆有大因缘，非偶然也。

由天童寺左转里许，即为玲珑岩，其峰峦奇峭，如削如画。凡骚客、游人，至此无不兴遗世脱尘之想。自此曲折而上，经大溪流、小溪流，至盘陀石，再上悟心洞、飞来峰、拜经台、观音洞、善财洞，路几二里，固已经数次曲折矣。而极目千里，确有登东、登泰之致。况乎遥观大海，天水冥同，令人心胸开廓，似非人间世者。然路径未辟，登陟殊难，颇为遗憾。

梦坡居士周庆云者，宿根深厚，现行清高；世德相承，尽心公益。于癸亥秋，寿值华甲。遂来天童，作诸佛事，以祈先亡祖祢，同生西方；现在眷属，俱增福寿。一日，游玲珑岩，见其山境胜妙，大畅所怀。而路径崎岖，深拂兴意。遂慨然发心建筑，托其友方君佩绅经理，净心退居督工，以十阅月告竣。自玲珑篷前起，至善财洞止，计一百五十丈有奇，需银一千一百五十余元。又建石坊一座，需银四百元。乃名其径与坊，皆曰“甲寿”。过大溪流，路傍有泉，亦名之为“甲寿”。窃谓：“甲”者，首也。既云“甲寿”，当无超出其上者。人生百年，如日过隙。留此遗迹，以伴名山。冀彼来者，同皆著眼。或谓世间诸法，生灭无常，称为“甲寿”，岂即能不生不灭耶？须知佛法无所不在，何得离世间法以说佛法？果知，见此坊、行此径者，则此坊、此径，即不生不灭、无始无终之佛法。昔世尊至因地布发掩泥处，指曰“此处宜建一梵刹”时，贤于长者持标于佛指处插曰：“建梵刹竟。”即时，诸天散华赞叹。且道建坊筑路，与插标建刹，是同是别？若道是“别”，则古今岂有二致？若道是“同”，则何得斥为生灭？夫法无生灭，生灭在人。有具眼者，见此坊此径，当必直下亲见自己本来面目。其为寿也，尽未来际，亦无有穷。其或未然，且依经所说，生信发愿，念弥陀佛，求生西方，则仗佛慈力，速得亲证。“甲寿”之义，如是如是。具眼者，当不以吾言为谬也。

——《新修天童寺志·景观题咏》

修　造　疏

（清）弘觉忞

见琼楼于一茎草上，非功力之能加。撮大地于纤粒粟中，贵当人之自信。布发果吉祥有地，插标岂大智无人。句章五磊，名山海上，美山古寺，丹崖戛汉，碧嶂凌云。象王舒回顾之容，横开宝刹；狮子踞盘空之势，力捍精兰。百亩之田迈种，灵苗独秀；万株行树冲霄，逸翮常栖。石城岗千寻，壮雉堞之雄，搅海狂风吹不入；梅花径廿里，延妙严之路，众香佛国步无差。徘徊浚水岩前，仿佛天河之下降；徙倚白龙潭上，依稀玉甲之开明。崭颜削出口闳既门墙，而岸岸密护；周遭袤郭亦关锁，其重重展矣。小有之天允也应真之堀，但昔本袈裟院子蜂房蚁室。宁日一椽，以维新，适今改龙象丛林，容与超遥，庶几更张，而文旧打开，毗耶离库藏，全凭木上座神通。平铺给孤独，黄金只在，须达翁挥霍。空中楼阁，会看纸上浮来；物外乾坤，有异笔尖点出。

——新编《五磊讲寺·文录》

重建四明观宗寺佛殿疏

（民国）谛　闲

伏以如来出世，从兜率而降王宫，说法度生，自觉场而游鹿苑，给孤独黄金饰地，大开檀度之门。竺法兰白马驮经，广辟昏衢之路；迨乎北齐慧文始阐龙树之道，天台智者，盛宏妙法之经，明本迹，叙声源，经列五时，纲判八教。运境观十乘，悟事理三千，抗折百家，法传千古，为天下判教之鼻祖也。繇县岳以浚源，至台崖而衍派，从此道被寰宇化满尘方，而后教部驰散，由海东而收回本土者，皆我四明尊者法智大师之力也。恭维尊者以上圣之才，当中兴之运，唯色唯心之旨，观心观佛之谈，备众体机而集大成，辟异端而隆正统，奕世相承，千秋一日，盛衰有数，兴废由人，考之志乘。宋元丰中四明五世系介然法师，按《观无量寿佛经》，修观行法，募缘创造于延庆东北隅，宏敞之地，架屋六十余楹。中建宝阁环绕十六观室，遂命十六观堂云。其间兴废靡常，至前清乾嘉间，重修殿宇，增造僧房，乃有方丈之名义焉。无如法化寖微，道缘渐堕，僧徒务酬，应而怠精修，佛殿被风霜而堕壮丽，祖称不了，殃及儿孙，鄙人添承末裔，勉力伏膺，目击心伤，何忍坐视。聿思我祖以三观为宗，四明为宏教之地，故易观常之名为观宗讲寺也宜矣。指屈拳伸，折长补短，慨将倾之大厦，殊非一木所能支，嗟未合之良缘，必假多人而可就。若不乘时利见，将恐倏而倾颓。苟能革故鼎新，便见转凡成圣。伏愿仁人君子，护法檀那，发广大心，乘宏誓愿，重兴宝殿，耀佛日于中天。常转法轮，驾慈航于苦海，敬持短疏，篇告大坛。法虽定相，转变在人。财不拘多，施之由己。倘肯观喜发心，顿见毫端现宝刹，但使声亥欠弹指，即能尘里转经轮。福不唐捐，金无虚弃，经登宝所，勿二勿三，谨疏。

——《延庆四明观宗讲寺志·文献》

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法会疏文

伏以楞伽山顶畅宣佛语心宗，曹洞峰前拾得明珠一颗。五位权开接三根而无际，然灯前后无间断以忘情。时维佛历二千五百廿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日本曹洞宗贯首秦慧玉长老率一宗法侣，步元师之芳踪高祖之遗迹。仰叩前修式型如在，谊深东域，手足常亲。粤若大和尚如净禅师龆龀发心，早年入道巡方参学，登雪窦而悟真示教昨生，住天童而弘化殊方异域，不吝楗椎续焰传灯。道元得法立永平而开宗，建正法之眼藏。载祀七百慈云普润于两邦，奕叶数十法雨同沾于法界。梯山航海忘驱为法之懿范堪师，飞锡御风追念祖德之芳型可敬。时值如净禅师七百五十年远忌，虔修法要集两国之云仍，修缮天童树丰碑于久远。伏愿三宝加持中日永结同心；四众和合缁素共登觉岸。谨疏

中国佛教协会

公元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新修天童寺志·法缘》

训　词

（宋）兰溪道隆

见鞭影而后行，即非良马；待训辞而发志，实非好僧。诸兄弟清净伽兰，已无饥寒之苦，

当以此事念兹在兹。若眼光将谢谢其害甚重。所以古人道，饶汝通诸子百家，三乘十二分教于汝，上并不得济，不若体无漏道。现在当来诚为广益，且无漏道么？生体每日拖一个尸骸，上上下下，喜笑怒骂，更是阿谁？百人中真于此回头返照者鲜，才有不如意事，便瞋诟而行。如此之者，何止一二。释办道只为了此生死大事，岂可沐浴放暇之日便恣情懒慢。

[按]此乃天童寺渡日高僧兰溪道隆书于一二五九年的训辞，纸本，高85厘米，宽41厘米，现藏日本镰仓建长寺。

宁波安之养老院募建归真公墓缘起

(民国)本　空

窃念生居五浊，劫届末法，终朝业识茫茫，逐日境风浩浩。童年入校肄业，投师学艺。壮岁为国效劳，为家尽职。但知随逐世缘，受用目前，谁解积善累德，修因克果。迨至景迫桑榆，方知归途匪遥，故多能痛念无常，发心皈佛。然石火光阴，命不保于刹那；功过多端，苦难逃于长劫。虽有孝子慈孙，只顾各行己路，至亲好友，岂能身心互代？纵有富贵荣华，也成一场春梦。况家境萧条，儿女分居及鳏寡穷独，孑然一身者乎？爰有方运发居士者，早岁栖心净土，修持极有心得，推己及人，利益群众，曾组织鄞西佛教居士林，定期念佛，历有年岁，成绩斐然。兹更扩充范围，设立安之养老院，以安老者。并拟建筑归真公墓，以备行满功成，归真返朴之用。该墓在平原先设暂厝、火土二葬场，山上营造永远公墓及骨塔数所，若愿火葬者，将灵骨入塔安置；欲土葬者，遗体入穴掩埋。俾真修实践之士，生有所养，死有所归，专心净业，一生取办，从经声佛号中，悟入弥陀性海，由塔影墓门里。荐取诸行无常，使人人妄尽还源，似冰雪之皎洁，个个花开见佛；如优昙之馨香，一心清净，万德圆融，平畴广漠，感同琉璃宝地，水色山光，总成极乐净土矣。唯愿各界善信，慷慨解囊，共成无量功德。不胜翘企之至。

——《烟水集》

圆瑛遗嘱

余一期将尽，力疾还山，身托祖庭，心栖净土。于兹当长别，愿留数言：

一、社会道德，普遍提高，时节因缘，不可思议，凡我佛子，各宜精进，力行十善，勤修六度，行菩萨道，报众生恩。各宗各派，同宣斯义，出家在家，各尽其力，互助无争。团结第一。

二、余以衰年，幸逢盛世。去岁晋京，参加和会，得见开国之伟大气象，及各邦人士对吾国之衷心爱敬，使余于祖国建设与保卫和平事业增加无限信心，深感毛主席领导英明，旷古未有，愿我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

三、四大幻住，迁化随缘，身后安排，宜从简约。发讣开吊，世俗所为，悉当免除，毋增罪咎。

公元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五日　圆瑛

——《新修天童寺志·先觉》

《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揭碑祝词

（当代）赵朴初

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就“现行”之事业而言，它是今天树立的；就“种子”之意义而言，它早在七百六十四年前如净禅师与道元禅师心心相印的一刹那间，便已树立了起来。

道元禅师捉住天童鼻孔之后，回到日本，大播宗风，灵迹碑日益继长增高，撑天拄地，一直树立在八百万信众的心头。

如今因缘成熟，灵迹碑终于在原来下种的地方出现于世。

灵迹碑的揭幕，是揭开未来七百年、七千年，乃至尽未来际历史之序幕。这块无情的石头，将会真实不虚地宣说如来的心印，扇扬祖师的宗旨，劝进中日两国佛教徒和人民的友情。

藉此因缘，我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和天童寺对日本曹洞宗永平寺乐助天童祖庭修复经费三千万日元的功德，表示欢喜赞叹！祝愿天童、永平两道场日益昌隆，如净、道元两祖师的慈光常照两国子孙，同心同德、同修同证。

——《新修天童寺志·法缘》

第八节 诗 词

本节选录自唐迄今历代诗人咏宁波寺院诗共300余首，其中包括今之不存之古寺庵诗词。同一寺庵则以作者所处朝代先后为序。诗源来自地方志、《宁波耆旧诗》、《宁波市志外编》、《历代文人咏宁波》、《象山历代诗选》、《九峰揽胜》及宁波各寺《寺志》等。

◎ 海曙区佛寺

明旸法师重莅宁波佛教居士林

无名氏

上人弗愧佛门梁，弘法利生声誉扬。
法嗣圆公能入室，宗传曹洞道风长。
寿登八秩身犹健，慧解三空德未央。
重莅旃林讲开示，纷纷桃李拜门墙。

题宁波佛教居士林

当代·王正光

闹市尘中净土寻，月湖景绝居士林。
临波金碧擎莲炬，绕宇清馨播妙音。
弘法利生深愿海，行慈济世大悲心。
君看月印澄湖上，解识菩提万古箴。

参观宁波佛教居士林（四首）

当代·缪万扬

居士林中访大贤，庄严殿宇胜当年。
排除万难从头起，众志成城愿力坚。

愿作人间居士身，勤修六度息贪瞋。
客来不费买门票，喜舍随缘迎信人。

滚滚甬江宣妙法，如丝慧命赖弘扬。
诸天花雨纷纷落，启请维摩坐道场。

法运还随国运宏，浮云莫妒月圆明。
如来家业居士继，不许波旬扰乱行。

宁波佛教居士林重建
赠徐文芳居士

当代·春明一衲

历尽艰辛圆大愿，从来有志事终成。
良师一语昭慈力，大众同心转法轮。
岂仅因深根正信，端由悲重励精诚。
于今寰宇传佳讯，共羡宁波居士林。

《宁波佛教》创刊志喜

当代·春明一衲

千载四明三佛地，今朝佛日倍光辉。
法轮大转金轮转，入世深怀淑世思。
慧日高擎明祖意，宏文殷重见襟期。
波平觉海澄心印，化物无声妙阐微。

《宁波佛教》创刊志喜

当代·谢信侯

宁城自古称康丰，波浪全从起伏风。
佛度众生光普照，教传妙法善缘通。
创开广集求真谛，刊出明珠炫浙东。
志取弘扬三宝旨，喜看胜地更昌隆。

《宁波佛教》创刊志喜

当代·陈　方

四明三佛应真地，慧日西沉历有年①；
衣里藏珠重拈出，春风化雨洒江天。

三即一兮一即三，汪洋法海许同探；
愿将我佛西来意，契理契机取次谈。

注①：宁波曾有《慧日旬刊》，未几停刊。

贺《宁波佛教》创刊

当代·郁锦堂

《宁波佛教》初发行，恰似慧日放光明。
浙东文化播新声，释迦遗教梵音清。
法门各宗咸阐闳，诸方惠稿悉欢迎。
文化名邦数甬城，人才荟萃集群英。
祝愿办刊精益精，永作人间觉有情。

《宁波佛教》赞

当代·陈函树

色空未悟妄心遮，觉后苍穹见晚霞。
学道常蒙师友指，《宁波佛教》妙莲花。

贺宁波佛教居士林青年学佛组成立

当代·梁雄辉

浩荡乾坤法雨滋，莲池菡萏出新枝。
青年居士承家业，续佛传灯倍有姿。

贺居士林青年学佛小组成立

当代·王正光

青年佛子志何奇，念念莲邦不置疑。
信有善根咸宿植，愿呈芬馥出尘姿。

贺宁波佛教居士林
青年学佛组成立五周年

当代·梁雄辉

出世菩提入世修，还将法雨洒神州。
晨昏礼佛心身净，弘法利生不计秋。
觉路宏开皈大道，报恩酬愿作慈舟。
风光如此何曾足，大节应从岁月猷。

学　　佛(四首)

当代·静　侯

学佛全凭精进通，悟开智慧境无穷。
分明指引西行路，一句弥陀五蕴空。

浮生若梦为欢少，过客光阴去日多。
及早修行求解脱，一心一意念弥陀。

口念弥陀入佛门，双修福慧报亲恩。
好将宿业忏除净，从此回头清六根。

虔念弥陀信不虚，求名求利欲何如。
修持六度登彼岸，明月清风是故居。

欣闻宁波佛教居士林集资筹建放生池，谨撰护生诗二首志庆

当代·梁雄辉

腊肉鲜鱼过腹空，杀身之怨岂消融？
仁哉佛子须当记，戒杀放生第一功。

鳝入沸汤犹护子[1]，蛙遭斫首足蒙头。
眼看此景应垂泪，停箸席前叹未休。

注①：鳝入沸汤，必躬身置腹向空，盖恐丧其子也。

放生赞

当代·释觉愿

月月虔诚定放生，佛陀教导恪遵行。
鱼虾水族齐欢跃，鸟雀山禽尽喜腾。
报应古今都不昧，轮回中外概真凭。
慈悲宽厚全家乐，残暴凶顽一定刑。

寄怀赠何泽霖居士

当代·梁雄辉

赞助藏经志节清，今朝佛号满江城。
沙门弟子人人乐，无住行施乃佛程。

[按]何泽霖大居士曾赞助宁波佛教居士林大藏经书一部及念佛机等多种设施。

寄怀赠徐文芳居士

当代·梁雄辉

老去唯求道是亲，三生石上遇斯人。
羡君独有回天力，愧我无才徒望尘。
弘道直当君举纛，静翻贝叶我忘贫。
神州最是升平日，礼佛吟诗总爽神。

游安养院一线天

当代·陈春玲

谷深苔亦深，幽境苦追寻。
踏破吟鞋处，青山似有心。

宁波佛教居士林安养院

当代·曹厚德

探胜过村溪，斜阳竹影西。
门开涵万象，村接应千鸡。
近谷碧岚重，傍山华宇齐。
暮年长住此，日日听莺啼。

安养院一线天

当代·曹厚德

绕屋有清溪，探幽古庙西。
巉岩栖野鸟，茅舍养家鸡。
傍水花先发，踏矼步不齐。
山居明月夜，枕底听猿啼。

安养院一线天(有序)

当代·曹厚德

佛教居士林在梅梁村兴建安养工程，其地有龙潭一线天自然景观，山如剑劈，一水中分，翘首崖巅，天仅一线，下有溪水长流，常年不涸，游人可踏石而进，但觉寒气袭人，炎暑顿消，洵乃奇景天成。

梅梁一线上摩天，下有龙潭百丈泉。
古木苍苔留篆迹，寒猿峭壁援藤巅。
渡矼入谷才容趾，陟径通幽若列仙。
回首空山新雨后，落霞依旧映晴川。

登天封浮图望海

清·俞挺芝

天封古塔耸崔嵬，兴至登临亦快哉。
六合微茫收指掌，十洲咫尺见楼台。
风高浪卷群山去，潮涌舟凌诸岛来。
我自置身向绝顶，顿令积懑一时开。

过天宁寺见唐时石幢八赋以志喜

清·张岱年

独来古刹快游观，八柱依然耸佛坛。
莲藏经文难尽译，李家年号尚深刊。
携将书尺铲苔迹，调得瓶泉洗土瘢。
差比少林金薤富，会当护惜筑回栏。

[按] 寺原在宁波市区中山西路，今存一塔。

清道寺大雄宝殿上梁

当代·王介堂

选来嘉木筑禅宫，独踞城西气势雄。
清道上梁重建日，仗依多少善人功。

当代·刘芝春

历劫难泯向善心，逢缘又得聚丛林。
庆云环绕吉祥地，东海千年传梵音。

当代·陈鸿培

清幽远俗尘，此处可修真。
养性桑榆乐，禅机道义珍。
晨昏闻梵呗，钟鼓播江津。
殿宇巍然起，环城气象新。

当代·周冠明

老来爱听《好了歌》，不懈修持事佛陀。
清道上梁重建日，万行喜泪滴成河。

当代·谢君度

何来清气蕴胸中，原是凌霄降道风。
梵呗声传千里外，儒林禅海慧心通。

朝登佛国紫光开，始觉玄门不染埃。
漠漠红尘谁善恶？待临六道看轮回。

当代·韩莲亭

大雄宝殿集裘成，各界布施心敬诚。
功德无边兴善举，清风远送诵经声。

当代·王介堂

十年办院备艰辛，二度重辉更足珍。
清道湖心两相忆，八平米内过来人。

[按] 宁波佛教老年修养院创建于月湖庵，始仅有八平方米斗室，后迁城西清道寺遗址重建。

◎ 江东区七塔寺

甬江城东补陀寺晤钱圣月

明·周齐曾

谁知与山远，犹有山心人；
雨后僧中见，声前话已亲。
千怀多欲悉，一晤略无陈；
况宿霜钟山，君家是近邻。

咏七塔寺轶闻

民国·钱三照

木鱼声彻五更天，踏遍江东破晓烟。
六十年前七塔寺，周婆护法最心坚。
母贤子孝更难为，风雨鸡声持伞随。
十八伽兰添一个，还祈秉笔记芳规。

宁波七塔寺报恩禅寺进院(二首)

民国·圆　瑛

第一义谛不思议，无相无形无名字；
视之不见听不闻，悟之头头无不是。

万法由来只一心，分明直截报知名；
堂堂露出真消息，春满人间花满林。

重游七塔寺

当代·茗　山

宁波七塔寺，本是古道场。

文化大革命，佛教首遭殃。
寺庙改工厂，三宝无处藏。
政策落实后，始有东厢房。
未几厂迁出，复修各殿堂。
前后约十载，寺宇更辉煌。
我曾亲眼见，变化如沧桑。
月西大和尚，功德不可量！

奉题宁波七塔寺修史纪念

当代·王惟敏

浙东古刹早蜚声，劫后重修话郡城。
旧怨已消江水怒，新潮喜逐佛龛清。
三摩一境僧修苦，七塔千年道谛明。
圣史昭昭垂后世，正心报国利群生。

咏七塔寺（五首）

当代·陈　方

千年古刹溯前唐，几度沧衰几度昌。
重响钟声遍海宇，喜随国运导辉煌。

佛来南海亦前缘，七宝庄严劫后天。
息影何妨处闹市，栖心净土好参禅。

阛阓木鱼夜半音，迭闻往事费沉吟。
万年簿上无名字，默默周婆一片心。

参得诗禅似可通，七如来塔影浮空。
天花不着阿罗汉，散落街头作彩虹。
［按］《净名经》天花著舍利弗，拂之不去。此反其意而用之。

堂开慈荫颂中兴，一炬分燃四八灯。
流水行云归去远，春风暖送日湖僧。

题七塔寺

当代·王永嘉

宝刹辉光映碧虚，佛家似亦爱吾庐。
壮观不逊名山色，古迹犹存劫火余。
居士生涯新向往，腐儒习气费驱除。
五年安得长来此，遍读经楼万卷书。

谒金门·咏七塔寺

当代·曹厚德

南海至，经历几朝风雨？
救苦寻声弘愿许。威灵周广宇。
随类现身尘土，不异苦津莲炬。
广大慈悲无畏与。似亲怜子女。

贺七塔寺志出版（二首）

当代·墨　禅

庄严古刹阅千年，留得禅风纪昔贤。
宝塔桥旁饶逸兴，贺君梵志永流传。

庭前柏子示三乘，七塔玲珑瑞气凝。
国运昌隆悬慧日，如来家业继传灯。

赞七塔禅寺月公长老（二首）

当代·木　鱼

七塔观音普济来，金光熠熠灿莲台。
堂皇寺据江东立，妙丽门朝百丈开。
昔日慈公龙象辈，今时月老栋梁材。
慧灯续焰传家业，正喜春风送暖回。

一轮慧日出江东，叨沐恩光九界同。
万里栖心凭信念，千秋慈运仰宗风。
劫波虚幻终平息，法身真常永不穷。
赞礼西公今活佛，八方无碍庆丰功。

题七塔寺（三首）

当代·张秉全

梵宇创前唐，声名震八荒。
栖心怀祖德，慈运仰清望。
两浙三摩地，四明选佛场。
三中全会后，重靓法门昌。

名蓝居闹市，宏敞共叹殊。

舍宅怀任氏，分灯避倭奴。
寺临三佛地，门拥七浮图。
千手观音在，威灵振五湖。

东津开法窟，兴废阅千霜。
崇寿前朝额，补陀旧道场。
红羊哀板荡，慈运赖重昌。
劫后论匡复，月公遗泽长。

咏宁波七塔寺

当代·徐恒志

浙东多巨刹，七塔亦雄哉！
云阁临江起，钟声绕市回。
政通香火盛，戒净道心开。
往事今犹忆，椿庭照影来[1]。

注①：先父生前，曾着缦衣于七塔寺大殿前摄影留念，德相清净庄严，事隔六十余年，至今记忆犹新。

游七塔寺(二首)

当代·郑泉林

灵光存鲁殿，千载佛扶持。
市井红尘远，莲台普济慈。
氤氲忘色相，缥缈入菩提。
梵宇无人我，大同此奠基。

见说真成假，旋思色即空。
慈云荫七塔，禅帐护金龙。
诗结通家好，情连天下公。
骊珠求未得，碌碌浊尘封。

过七塔寺呈月西大和尚

当代·卢石臣

千年兰若古，历劫又重新。
瞻宇怀任氏，移龛泽甬民。
经传心字诀，修证妙容身。
七塔山门外，危然隔市尘。

1987年在宁波访七塔寺所作

当代·赵朴初

明月待圆满，三分已二分。
佛殿喜重光，象器一一新。
廊下一僧坐，昼夜不倒单。
终身一布衣，不因冬夏更。
一足无人扶，面色光粼粼。
自言不识字，能说金刚经。
恳恳为我道，难治众生病。
云何病难治，家鬼弄家神。
斯言何凛凛，思之意味深。
兴亡与祸福，由己非由人。
拜别七塔寺，七佛鉴我心。

过七塔寺有感

当代·郑玉浦

度世宜从尘俗间，参禅未必入深山。
晨钟曾破烟花梦，梵呗常惊名利关。
七塔浮图观自在，三摩宝地得回环。
心师有道传千古，其奈众生多拙顽。

途经七塔寺

当代·桑文磁

暮鼓喤喤协晓钟，江城曾密梵王宫[1]。
自经三武红羊后，者个尚存烟雾中。

注①：宁波城区，旧有七塔、观宗、延庆、白衣、观音、万寿、寿昌、天宁、天封、宝云、施洋、西方等寺，均废弃，惟七塔独存。

◎ 江北区佛寺

赠宝庆寺住僧

清·冯全修

宋代招提古渡湄，收帆来趁暮潮时。
碧流环绕县华室，青藓全侵东发碑。
一盏禅灯传宝月，满厨香钵供长眉。
只今现有生公在，说法常将如意麈。

宝庆寺益舟上人新构佛殿僧寮赋此志颂兼怀其师祖慧修长老

清·寄禅

华严楼阁又重开，八部同瞻一善财。
银杏当门寒有子，金沙布地净无埃。
林间猿鹤窥禅定，海上鱼龙听梵来。
白足高风思慧老，看从法苑剪蒿莱。

游宝庆讲寺

当代·桑文磁

三月初三天气晴，乘车游寺向西行。
黄墙矗屹空王殿，法器庄严七宝城。
佛面重光顺民意，劫灰得扫见时明。
庭前植树同留念，春夏秋冬四季菁。

步静俭游宝庆讲寺韵

当代·郑玉浦

霪雨连朝今日晴，良朋结伴作郊行。
荒村寂寞青林渡，新宇辉煌舍卫城。
儒学禅宗同博爱，民心吏治颂宽明。
上人好客留过午，一饱具区美菜菁。

宝庆古寺文人雅集

当代·陈道生

宝卷宣莲座，庆云护佛堂。
古钟敲暮雨，寺宇挹朝阳。
文士同歌笔，人豪尽擅场。
雅言多韵味，集锦共扬扬。

游宝庆讲寺(二首)

当代·叶元章

梵宫今又沐祥光，禅院风含贝叶香。
诵罢莲华经百卷，青林渡口接慈航。

黄墙一抹水东西，千叠祥云绕屋低。
定是禅房花木好，流莺尽向竹边啼。

宝庆寺壬午端午雅集，感赋一律

当代·毛翼虎

诗人节日粽飘香，甬上良朋叙一堂。
泽畔行吟怀屈子，胸中丘壑寄衡湘。
道同堪结岁寒社，诗拙徒存炉火章。
欲结空门抒感慨，总为忧乐系衷肠。

题宝庆寺

当代·沈元魁

古刹名成宝庆前，青林渡热众僧贤。
曾经野火怜灰土，赖有仁人助烛钱。
盛世当今多雨露，招提底处不香烟？
逢场礼佛清心在，国泰民安即地仙。

题宝庆讲寺

当代·王永嘉

身如世外一孤僧，但使蔬餐甘曲肱。
何日相携游古寺，静听素磬伴禅灯。

过宝庆寺

当代·张秉全

招提筑向青林渡，客履如云少问禅。
殿庑虽精非广厦，声名岂细有源渊。
碑文曾走尚书笔，寺额预符南宋年。
诗社端阳行雅集，慨蒙假座共欢然。

重辉宝庆讲寺十周年书感

当代·吴　愚

古刹悠悠千载长，兴衰几度历沧桑。
青林肇始钟灵秀，宝庆重辉布慧光。
玉佛巍峨尘不染，钟鸣肃穆物俱忘。
观音在我非诳语，心净何期入帝乡。

朗宇大方丈中兴慈东宝庆讲寺即席有感

当代·洪可尧

招提庭草已荒蔓，独履空堂思怆然。
断碣颓垣惊历劫，时来新殿耸云天。

宝庆讲寺歌(古风)

当代·陈鸿培

高僧宗定创青林，千年弘法到如今。
宝庆寺名宁宗赐，同名年号轶事钦。
撰书《寺记》王应麟，又著《三字》宝典珍。
全球启蒙声誉著，播德育知暖三春。
古刹几度历沧桑，今日重建夙愿偿。
庆云朗月惠黎庶，殿院俨然焕新装。
壬午端阳集名流，古津风光一望收。
挥毫高咏喧梵宇，似超兰亭乐悠悠。

过青林寺

当代·桃源居士

甬上春光何处寻，轻车四月下青林。
钟声绕寺空居寂，江水连天绿涨深。
世外桃源迷俗客，人间仙境入诗心。
只疑身在画图里，万象更新涵古今。

题宝庆寺

当代·罗征祥

青林古渡湄，宝刹倚骠骑。
磬响凡尘隔，钟鸣皓月移。
禅灯明悟性，玉佛显悲慈。
历尽千年劫，丰碑盛世时。

青林渡宝庆寺

当代·陈子黄

宝庆名应宝庆年，丛林鼎盛眺岿然。
渡头熙攘今岑寂，仍有方便接引船。

宝庆寺观瞻，顺游永宁庵感赋

当代·赵春玲

江声塔影阅晨昏，古刹深幽禅意淳。
镂壁芸窗含翠秀，荒津野渡对青林。
高僧梵语醒俗客，师太清音绕雅邻。
逝水悠悠千载过，白衣苍狗变浮云。

宝庆寺大雄宝殿重塑玉佛真身

当代·童志豪

大雄宝殿焕然新，重塑真身迎众宾。
千万行香又行善，有缘超度不嫌贫。

壬午端阳宝庆寺雅集

当代·释朗宇

天教端午浴骄阳，事续兰亭瑞气场。
雅客诗声动禅宇，山僧有幸接群芳。

［按］郎宇法师为宝庆寺住持。

宝庆寺

当代·吴伟成

昔曾踯躅门前过，荒寺无僧香火残。
朗宇重修迎玉佛，千年古刹展新颜。

宝庆寺

当代·韩莲亭

宝珠镶舜水，庆寺拥青林。
古刹红羊后，岿然观世音。

宝　庆　寺

当代·谢彩娟

几度肇兴几度圮，禅林重振世清平。
僧传佛学勤行善，徒谒祇园冀不生。
宝相庄严兰若邃，药师卓尔众生诚。
宋朝文化千年寺，渡口悠悠送梵声。

题宝庆寺

当代·啸原

千年宝寺显神崇，历尽沧桑浩莽重。
江水庆逢流不尽，涛声依旧诉禅空。

宝庆讲寺

当代·曹剑影

姚江岸畔有禅堂，梵呗悠悠远近扬。
宝庆国清相媲美，千年弘法历沧桑。

过回龙庵

明·钱文荐

仄径遥临水，层廊抱曲峰。
海宽无过雁，冈折有回龙。
蜒户瞻僧肃，鲛人礼佛恭。
尘装犹未解，螟坐愧孤松。

[按] 该庵原属慈溪。

度夏保国寺

元·丁鹤年

一径野云深，僧房闷绿阴。
雨腥龙出洞，风动虎过林。
淡薄滋禅味，清凉养道心。
三生如不昧，石上一来寻。

[按] 寺在今江北区洪塘马鞍山，今存。

游保国寺

明·钱文荐

兰若隐云端，萦回路百盘。
骇人啼怪鸟，障日耸危峦。
僧磬竹阴晚，佛台花雨寒。
相期观海曙，留宿待更残。

游保国寺(二首)

清·陈梦兰

买得江滨一叶舟，招朋欲作道场游。
朔风猎猎吹残苇，落木萧萧荒古邱。
石磴高盘松顶出，梵宫深锁竹林幽。
停桡莫问桃源路，胜景应从此处求。

登高回望隔尘寰，自是东来第一山。
叠锦亭前清涧转，放生池畔翠屏环。
钟鸣午后僧归寺，犬吠云中客扣关。
多少繁华新世界，独余萝葛几人攀。

暮秋冒雨登慈溪保国寺留别一斋上人

民国·周利川

悬崖结精舍，扬目一回凭。
雨里山河失，望中烟雾升。
江南无净土，劫外有高僧。
指我迷津岸，尘心淡佛灯。

夏杪坐石公精舍

清·姜宸英

古寺深山里，西房竹院幽。
墙低容树入，楼小得云留。
石榻垂秋果，绳床听雨鸠。
清谈已消热，不必访丹邱。

[按] 该精舍旧属慈溪。

普济寺晓起

清·竺美奂

古寺一声钟，千山晓景融。
鸟喧深竹雨，花落过墙风。
春意看将老，禅机悟未通。
茄峰亭子上，微见日华红。

［按］寺原在江北区慈城，今废。

寻普济寺僧

清·蒋翼清

寻遍白云西，前溪复后溪。
林深梵语静，山近鸟声低。
宿雨润苔径，朝烟散菜畦。
老僧无个事，岩下独安栖。

普济寺烧香

清·应梦仙

九品莲前拜法王，潮音松韵远飘扬。
如来莫笑痴儿女，一炷心香是妙香。

游　灵　山

宋·袁　燮

何人题作一灵山，千古佳名不可刊。
欲识此声非浪得，试于高处一凭栏。
湖山秀美冠东南，况此山椒枕碧潭。
眼界宽平无限景，个中好处不容参。

过娑罗庵

清·孙康友

向晚来寻水际凉，满湖菱叶掩波光。
远峰日落迷樵径，古涧桥横接讲堂。
闲里坐参禅味淡，静中爱听梵音长。
为言九节菖蒲好，更借僧锄劚石旁。

过法莲寺故址

清·费志云

莲水萦纡密树封，莓苔隐见路重重。
烟林远接横飞鸟，石壁危留倒挂松。
日暮莶湖春草碧，雨余杨岭夕岚浓。
山人指点楼台迹，犹说阇黎饭后钟。

［按］故址在慈城东，莶湖。

白　龙　寺

清·郑福森

探幽来古寺，仿佛小天童。
花屿千秋胜，菱塘一水通。
山禽悦初日，林竹引微风。
拟叩神龙宅，澄潭涵碧空。

初夏与陆晚圃唐藕畦过花屿湖白龙寺

清·陈　濂

湖上招提好，寻芳入翠微。
鸟啼苍柏路，人扣白云扉。
涧水通僧灶，岩光上佛衣。
洞天知不远，是处足忘机。

题水云禅院

清·杨元鼎

散步芳塘趁夕晖，芦花深处蓼花围。
前湾鸥鹭惊飞去，知有渔人打网归。

秋老寒蛩寂不鸣，鸡窗滴漏已三更。
沉沉钟鼓濛濛月，卧听江湾转柁声。

赭　山　寺　坪

清·杨庆槐

西岭灵鹫盘，东江鹳鹅飞。
杖策平冈上，夕阳明翠微。

［按］寺在今江北区赭山。

◎ 鄞州区佛寺

天童道上

宋·王安石

山山桑柘绿浮空，春日莺啼谷口风。
二十里松行欲尽，青山捧出梵王宫。

天童山溪上

宋·王安石

溪水清涟树老苍，行穿溪树踏春阳。
溪深树密无人处，唯有幽花渡水香。

题天童

宋·舒亶

日日青鞋踏白沙，未应泛艇即灵槎。
雨溪清越鸣哀玉，风蔓蜿蜒动暗蛇。
晓润芝差挑秀茁，午香茶灶煮苍芽。
玲珑仙客知何在，千古烟霞自一家。

玲珑岩

宋·舒亶

诡形迥与万山殊，空洞由来一物无。
直恐虚心自天意，人间穿凿枉工夫。

天童育王道中

宋·史浩

迸云佛塔金千寻，傍耸滴翠玲珑岑。
春供万象当远目，响答两地纷啼禽。
风摇野帻去复去，雨浥乳窦深尤深。
寄声俊逸鲍夫子，莲社不挂渊明心。

天童三阁（三首）

宋·范成大

松萝幕天堕空翠，迎面风香三十里。
层宫亭亭隔瑶水，碧瓦琼榱五云里。

千佛当门无半偈，声闻未解祖师意。
遍参踏破青鞋底，前楼后阁玲珑起。

闲客那知如许事，东斋听雨烂漫眠。
觉来一转聊布施，普请云堂来拟议。

千佛阁

宋·楼钥

平横云栋塞空虚，倒影仍临碧玉壶。
千佛威光归宝所，九霄宸藻粲河图。
人天共叹未曾有，燕雀相惊不敢逾。
试向南询童子看，化城曾见此楼无？

［按］阁在天童寺内外万工池之间。今废。

东谷

宋·楼钥

旧说东柯谷，兹来到此山。
树深烟冉冉，花落雨潺潺。
有客礼师塔，何人叩祖关？
天边秋水远，此意尚人间。

天童道上

宋·袁燮

巃嵸崭岩太白峰，高名千古独称雄。
放怀拟向山头立，宇宙都归一望中。

太白峰前三十里，古松夹道奏竽笙。
清辉秀色交相映，未羡山阴道上行。

天童寺

明·王应鹏

十里青松接翠微，梵王宫殿白云飞。
钟声出岫客初到，月色满庭僧未归。
偶有闲情依净土，竟无尘虑渎天机。
明朝尚有登高兴，千仞冈头一振衣。

游天童寺

清·董　沛

群山环抱处，渐入渐幽深。
汲水同僧话，观云证佛心。
天寒猿守榻，人定鹤依琴。
向夕松风急，归途送梵音。

在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揭碑法会上日本曹洞宗管长秦慧玉长老法语净祖禅师座前拈香

净祖古佛，通身佛心。
德峰自峻，愿海是深。
面如云变，眼似日临。
只管打坐，尽界平沉。
正眼法藏，透阳彻阴。
天童规则，熏习丛林。
曾示圆寂，残海潮音。
七百余岁，法身何寻？
扶桑震旦，辉古辉今！
遗德凛凛，紫磨黄金。
一轮皎月，照日中岑。
三更虎啸，五更龙吟。

遂诣天童山

遂诣天童太白山，山花涧水锦蓝环。
投身大地诵经咒，古众寮头热泪潸。

高祖大师修证圣地

仰瞻大师修证地，慈恩圣德覆儿孙。
国师七百忌秋日，无上尊光拜面门。

碑前上香

稽首承阳无上尊，慈恩圣德覆儿孙。
天童山上建碑处，大吉禅光乾与坤。
礼拜鞠躬投地去，恭供禅定一心根。

赵朴初代会长和秦慧玉长老作诗奉和太白峰天童如净禅师七百五十回寄怀

秦慧玉

净祖若无容祖翁，西来正法曷传东？
鸿光七百五十稔，太白山光照日中！

奉和秦慧玉大长老原韵

赵朴初

伞松瓶钵嗣长翁，七百年来道益隆。
共仰丰碑云远集，喜看太白日方中。

初渡中国

秦慧玉

正法难逢为法子，法衣亲访法源乡。
法缘到处法情笃，可喜可酬斯法祥。

次韵奉和秦慧玉长老

赵朴初

太白伞松非异地，芒鞋处处是家乡。
禅师会得安心法，昼夜六时恒吉祥！

赠大岛恭龙禅师

赵朴初

拈来一片梅园石，说法天童也大奇。
更七百年公再看，一枝二枝千万枝。

[按] 以上法语、诗均录自《鄞县宗教志》

重访天童

当代·毛翼虎

癸酉秋，闻明旸方丈抵甬消息，因带随员，策杖而行，冀与上人把晤。余与上人同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屡受教益，在为雪窦寺大殿撰联书写等（余撰联，上人书写）且曾合作多次，亦有缘也。既至天童，知上人忙于京沪事务，

未克前来，然水山清音，一消俗虑，仍不虚此行。因成长句，以留鸿爪，并求正于上人也。

京华会晤十年频，重到天童访上人。
高士蜚声传海外，朽材病足蜗江滨。
青山迎我松林醉，溪水流他芦叶醇。
安得此身长驻此，心无挂碍脱红尘。

敬贺天童禅寺建寺1700周年

当代·周冠明

自义师结茅东谷，天童禅寺历经劫难，于今一千七百冬春，巍峨庄严，甲于东南。冠明有缘，参与《新修天童寺志》之编纂。谨诌一绝，略申贺忱。

太白倚天射戾狼，梵宫千载傲沧桑。
钟磬破晓烟笼谷，极乐娑婆一苇航。

天童寺卓竿1700年志庆

当代·邵永康

梵宇映虹霓，疏钟听涧西。
回松清荫道，修竹翠波堤。
拱殿浮图列，哄堂呗匿齐。
佛光长照处，祥凤碧空啼。

游天童寺二首

当代·叶元章

东南清净地，缥缈梵王宫。
苔滑难行脚，僧闲倦叩钟。
芳年随逝水，生意类飘蓬。
头白归来日，徘徊一抚松。

同来香积寺，敛手瞻慈容。
秀竹层层翠，初阳冉冉红。
山深频走鹿，池浅不眠龙。
梵吹声飘忽，相随几杵钟。

天童巡礼

当代·墨　禅

三十年前曾此游，今朝携侣复寻幽。
是非任逐风云变，烦恼还从静处休。
惟有烟云堪啸咏，了无利禄系心头。
有人问我西来意，云绕青山水自流。

天童寺创建1700周年志庆

当代·曹厚德

僧史溯曹溪，祇园东谷西。
晴空翔佛鸽，后殿听天鸡。
圣境云孙集，中峰梵塔齐。
春风轻拂处，隐约杜鹃啼。

天童路上

当代·曹厚德

山花碧树翠云空，春燕穿梭舞惠风。
二十里松青夹道，万峰深处锁禅宫。

重上天童寺

当代·曹厚德

东南佛国数天童，劫后重修住此中。
处处杜鹃红铺地，山山修竹绿浮空。
喜看古刹开金阙，漫步清关送好风。
功德圆成归故里，访禅又上碧玲珑。

天童十景并序

当代·曹厚德

已未春初，余受广修长老之邀，至天童寺重塑金身，历时岁余，见隐禅禅师太白山十景诗碑，工余步韵追和。

深径回松

浓阴夹道入云松，六月生寒夏似冬。
试问禅宫何处是？忽闻深谷响禅钟。

清关喷雪

飞泉奔壑出清关，银汉倒悬崖壁间。
夏日炎炎难化雪，惊雷出谷震千山。

双池印景

双池凝碧荡胸襟，倒插翠屏云水深。
月影山光明镜里，游鳞翊翊自浮沉。

西涧分钟

溪流直下急匆匆，太白楼前水转东。
雨里禅宫藏又现，钟声回荡入云空。

玲珑天凿

神工凿出紫云轩，岩壑飞云罩水源。
虎啸龙吟千谷应，挂藤峭壁有寒猿。

太白生云

天成图画淡兼浓，吐雾吞云太白峰。
纵使晴明无雨色，山岚翠霭亦千重。

东谷秋红

东谷霜天近晚秋，斜阳似火照崇楼。
桂香飘出云霄外，枫叶飞红过岭头。

南山晚翠

初春二月晚风寒，远近青峰作画看。
唯愿南山松不老，翠微长寄碧琅竿。

平台铺月

晒径台石细铺平，遍洒清辉鼓二更。
映得千峰如昼白，江山处处月光明。

凤岗修竹

碧玉琳琅引凤来，阳光穿竹照苍苔。
清风摇绿婆娑舞，万壑千峰翠壁开。

范处士在育王寺书碑因以寄赠：

唐·于季友

墨妙复辞雄，扁舟访远公。
雪天书梵字，霜月步莲宫。
迹寄双林下，名留劫石中。
遥知松径望，棠叶满山红。

时在育王寺书石字奉酬中丞使君寄赠四韵

唐·处士范的

拙艺荷才雄，新诗启谢公。
开缄光佛域，望景动星宫。
风雪文章里，书镌琬琊中。
将谁比佳句，霞绮散成红。

［按］于、范二诗摘录唐范的《阿育王寺常住田碑》。题目均系作者原题。

寄育王大觉禅师

宋·王安石

山木悲鸣水怒流，百虫专夜思高秋。
道人方丈应无梦，想复长吟拟慧休。

游育王

宋·舒亶

参天松柏绿阴阴，古佛岩前一路深。
猿鸟不惊如有旧，云山相对自无心。

数泓寒水云藏雨，十里轻沙地布金。
杖履更知非世境，上方日日海潮音。

瞻礼舍利

明·文征明

东风一舸上莲台，窣堵光明宝藏开。
水漾金沙似地涌，山横玉几自天排。
浮生扰扰成虚幻，法性如如无去来。
欲究南宗参百丈，远公何日渡江杯。

登育王上塔

明·王应鹏

病眼年来慵未开，强恃筋力上高台。
野花正在林间发，海鹤初从何处回。
天际两峰飞白日，云中万壑起晴雷。
无端一霎冥冥雨，疑是双龙听法来。

同郑沙村使君过阿育王寺

明·李循义

鄮峰幽处青莲刹，宝树珠林护紫霞。
刺史从容询土俗，老僧颠倒著袈裟。
山龙绕钵归深井，野鹿闻经卧落花。
尚有前朝碑版在，摩挲只爱宋诸家。

游育王寺

日本国使者

偶来览胜鄮峰境，山路行行雪作堆。
风搅空林饥虎啸，云埋老树断猿哀。
抬头东塔又西塔，移步前台更后台。
正是如来真境界，腊天香散一枝梅。

游阿育王山

明·周　翰

款款兰舆驻岭限，参差楼阁净浮埃。
昙华香落诸峰寂，舍利光分万鉴开。
云煖金沙龙跃山，月明玉几鹤归来。
平生几两登山屐，览胜应须步石台。

观育王舍利

明·张　信

浮海东来礼育王，宝龛舍利放毫光，
前朝御墨留恩远，当代高禅受戒香。
山自天生横玉翠，沙从地涌布金黄，
灯传奕叶昭因果，谁谓瞿昙事渺茫。

阿育王寺晋松

清·陈铭海

昔我游育王，尝憩兹松下。
偃蹇如卧龙，摩挲不忍舍。
欹枕忆旧游，支离恍迎迓。
迢迢廿里间，何时再命驾。
典午久消沉，不随世运化。
兰亭成荒丛，桃源亦沦谢。
惟兹千年松，神物长凭藉。
古干光熊熊，寒芒烛午夜。
长风天半来，怒吼崩涛泻。
檐铎语丁东，游人共惊咤。
赤日丽中天，到此忘炎夏。
倘或较资格，智果非其亚。
试读谢山诗，品题无虚假。
欲共素心人，倚松结芳榭。

游阿育王寺

清·敬　安

为寻殊胜境，来到白云边。
平地金沙涌，当空玉几悬。
青松夹古道，碧殿入寒烟。
舍利今犹在，追思独怆然。

阿育王寺东塔吟

当代·桑文磁

尝谓天封冠浙东，今观东塔更玲珑。
轻涂重抹三层厚，细刻精雕七窍通。
拾级岧峣云护步，凭栏飘忽带当风。
明灯顶上佛心在，普照众生公复公。

当代·卢石臣

独立群山下，辉煌万绿中。
形殊金字塔，缘结梵王宫。
造极超诸有，凌虚眇太空。

攀登君莫止，上有祛尘风。

当代·郑玉浦

宝塔依山起，玲珑古寺东。
七层环密树，一顶矗高空。
壁阻归飞鸟，檐迎解愠风。
登临心眼豁，沧海渺茫中。

夜宿阿育王寺

当代·叶元章

居近玉荷塘，神清气自凉。
青茎摇止水，皓月转虚廊。
殿角钟声寂，床头贝叶香。
已知淡中味，不羡佛跳墙。

登舍利殿瞻礼释尊涅槃相

当代·墨　禅

松门不掩鹤归来，山色空濛淑气催。
舍利光中瞻卧佛，金沙井里现楼台。
白云深处千重翠，玉几高悬万壑雷。
圣地非同尘世变，唐碑宋画未成灰。

育王寺十咏

当代·曹厚德

古刹重辉

佛国东南阿育王，娑罗树茂叶芬芳。
十年深锁三摩地，宝龛重辉舍利光。

弥勒迎宾

育王佛阙对青山，杰阁崇楼入霄间。
弥勒当门迎客笑，参天松柏护禅关。

鄮峰春色

翠竹青松弄晓烟，寻芳渐入白云边。
山花烂漫红如火，笑倚春风人半仙。

夏日樟荫

森森樟树荫禅刹，黛色参天三百尺。
幸得阶前留此君，清凉无暑迎嘉客。

耨池秋月

万里无云净碧空，翠屏倒映水晶宫。
如盘皓月池心落，秋色平分一夜中。

殿阁晴雪

雪花六出落纷飞，梵宇琼楼披素衣。
银虬玉龙朝佛阙，初阳闪闪射金帏。

银杏晓钟

千年银杏倚楼栽，树下清风露湿苔。
破晓钟声惊客梦，地藏闭目坐莲台。

双塔夕辉

凌云双塔立西东，暮色苍茫响晚钟。
岭上青青无数树，何枝不护梵王宫？

鄮山修竹

阿育王山绿万丛，阳光穿竹透玲珑。
迎风凤尾婆娑舞，雨后滋润碧玉同。

乌岙古梅

乌石岙中古育王，梅花月色共昏黄。
纵然深壑无相识，仍向人间布暗香。

题育王寺

当代·曹厚德

鄮峰山麓甬城东，胜地重辉仰远公。
茅舍初成乌石岙，寒亭高筑白云中。
名山代有高僧出，古寺历来贤圣封。
清水桥边风拂竹，金沙井里水潜龙。
龙翔宝刹施祥雨，凤舞丛林起惠风。
舍利塔中藏佛宝，大雄殿上现慈容。
天开云现琉璃色，日落霞飞琥珀红。

溪畔常青罗汉草，寺前不老放光松。
佛踪亭下苔鲜碧，母乳泉中乳水溶。
杰阁宸奎坡老记，崇楼拾翠鲁班功。
唐碑宋碣千秋载，璎珞宝幢左右逢。
双塔凌云镇宝地，耨池映月照秋空。
骚人墨客玲珑笔，巨匠名师巧妙工。
十载不登三宝殿，步云又进梵王宫。

重回育王寺感怀　并序

当代・曹厚德

劫后因修寺，离家九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修复名山古刹十余座，造像千余尊，甲子春回育王寺增塑“五百罗汉朝南海”大型壁塑，故地重来，感慨良多。

佛门寄迹九年中，携女离家宿梵宫。
翠竹苍松帘外月，晴霜雨雪牖前风。
萍踪浪迹天涯客，流水行云劳碌翁。
喜见空山成胜境，赢来霜鬓对秋空。

育王寺东塔吟

当代・曹厚德

佛国庄严仰远公，浮图卓立鄮山东。
七层宠炭凌霄汉，八角玲珑透惠风。
飞铎绕檐称鬼斧，雕甍叠栱夺天工。
扶栏拾级褰衣上，西望尘寰绿野中。

游霞屿山

明・杨守址

东游如入辋川图，野马沙禽相唤呼。
碧树森罗三宝地，青山环绕万金湖。
人逢首夏衣穿葛，节近阳端酒泛蒲。
一宿招提问禅语，面墙今有达摩无？

霞屿观音洞

清・陈宜坊

古刹经营记昔年，凿成小小洞中天。
老僧卧起浑无事，收拾残霞补衲肩。

登二灵山

宋・王安石

海上神仙窟，分明作画图。
山云连太白，溪水落东湖。
路觉行边断，亭从僻处孤。
直教殷处士，城市迹全无。

游三茅山普安寺

清・敬　安

直上南来第一山，薜萝深处款禅关。
听松一拂依然在，化鹤三茅去不还。
古洞烟消丹灶冷，丛岩雨过白云闲。
请看原上垒垒冢，谁乞金丹驻玉颜。

游茅山寺

清・周　铉

夹路幽篁水一限，寺门古塔掩苍苔。
山僧伫立看云去，林鸟惊飞报客来。
悟石小轩真佛界，拈花高阁俨蓬莱。
摩挲最爱双株杏，料是前朝老衲栽。

宝严寺

清・王日章

行尽梅花径，微茫露梵宫。
三千开世界，十五列山峰。
迹欲寻寒碧，尘还隔软红。
高僧去何处，多在白云中。

[按] 寺在鄞西锡山。

游白云寺仙人井诸胜(二首)

清・陆友鹏

白云峰下梵王宫，斜照宫墙一抹红。
修竹虚心成曲径，碧萝无语起微风。
慢论宿业三生定，但记斯游八客同。

眼底白云都可爱，欲攙半角入囊中。

导客来登百级梯，入门回首白云低。
藤萝叶底戏松鼠，菩萨界中啼竹鸡。
逸兴全凭双屐健，清游思得一壶携。
山深百舌何饶舌，似笑闲僧送过溪。

隐　学　寺

民国·张　成

湖水晨光一镜磨，冻残松竹尚婆娑。
谁将隐学名山寺，似恐前朝风雨多。

［按］寺在鄞东，今存。

寓鄞西圆通寺

民国·朱　骧

梵宫烟树影参差，毁瓦颓垣借一枝。
内典偶谈僧与洽，晨钟初警客先知。
望春山色非吾土，广德湖波失旧时。
定是早归休泣下，中秋明月是佳期。

［按］寺今不存。

题四明金鹅寺壁

唐·吕　岩

方丈有门出不钥，见个山童露双脚。
问伊方丈何寂寥，道是虚空也不著。
闻此语，何欣欣。主翁岂是寻常人。
我来谒见不得见。谒心耿耿生埃尘。
归去也，波浩渺。路入蓬莱山杳杳，
相思一上石楼时，雪晴海阔千峰晓。

［按］金鹅寺即今鄞南金峨寺，正在重建。

游金峨寺(二首)

宋·舒　亶

叱咤沧溟雪浪空，鲸鲵骑去杳无踪。
炼丹井上春萧索，知在蓬莱第几宫。

又入西湖醉过春，岭头猿鹤几时闻。
无端雨意催人去，只恐衣中尽是云。

游金峨寺(三首)

明·王应鹏

瀑自中峰下，寒飞万仞秋。
穷源凭怅望，得句独悠悠。
石壁文苍藓，松云起暮楼。
虎溪同笑者，今已雪盈头。

危峰平北麓，雄势压东州。
望海鲸波细，徘云鸟道幽。
雨龙飞大泽，风鳌汇诸流。
客有神仙笔，纱笼千古留。

想望名川久，今来似有期。
问僧初出定，看竹已忘归。
月上东峰早，花开北垅迟。
松林双度鹤，长啸下清漪。

游 金 峨 山

明·无名氏

半空豁然雷雨收，洗出潇湘一片秋。
长虹倒挂碧天外，白云走上青山头。
谁家绿树正啼鸟，何处夕阳斜倚楼。
道人醉卧岩下石，不管人间万种愁。

游 金 峨 山

明·沈一贯

城头南望最高山，几度登临拟一攀。
落日独摇杖藜至，春风偏向草堂间。
降龙老衲留衣在，化鹤先生弃羽还。
茗椀香炉宾主寂，不须牵闭碧萝间。

游 金 峨 山

明·林祖述

东风初暖惬春衣，石磴盘盘路转微。
松岭日归天未暝，草堂人静画掩扉。

深林溪谷行应偏，绝壑风云兴欲飞。
北望帝京何处是，上方星斗正堪依。

游金峨寺

清·忻　缮

乘兴入山楼，烟霞事事幽。
饮思清涧水，行续白云游。
仄径封苔古，寒林落叶秋。
探奇不知倦，暮雨起龙湫。

无　　题

民国·卓　梵

老身埋骨此山中，任尔荆榛满地封。
只要峨峰青不断，灵光永耀碧虚空。

金峨万壑入云端，一道芦花曲径弯。
昔日仙人来不遇，高歌唱上石楼山。

咏金峨寺

当代·吴　慈

碧峦深隐梵王宫，名震江南起蛰龙。
百丈开山传慧业，千秋弘法续禅宗。
白云缭绕三摩地，绿荫扶疏九曲松。
遐迩信徒参妙谛，佛音万古响晨钟。

重建金峨寺

当代·曹厚德

濯足赴峨溪，双桥影在西。
还巢掀翅鹊，隔水听晨鸡。
百丈清规定，千僧梵呗齐。
丛林雨后绿，山鸟尽情啼。

大　慈　寺

当代·曹厚德

万工池外溪，昼夜水流西。
枥伏识途马①，笼关报晓鸡。
满坡茶树嫩，一径竹篁齐。
墙外花争发，晨莺带露啼。

注①：寺在鄞东福泉山，寺内宋代马槽尚存。

大梅山护圣寺遗址碑落成二首　并序

当代·曹厚德

大梅法常禅师，于唐开成元年第二次结茅大梅山，开学创护圣寺，今殿宇荡然，抚今追昔，感赋二绝。

梅梁之说信无真①，深结茅庐志可伸。
占得梅山遗韵在，千年绵泽自成春。

松声琴韵尚存真，梅熟荷衣古迹湮②。
会集梅山追往昔，立碑栽树证禅因。

注①：据传古代大梅山之梅树，一作禹陵之上梁，二作它山堰之下梁，三飞入甬江横亘成墟，即今梅墟。

注②：护圣寺在鄞南横溪，旧有梅熟堂及荷衣沼。

游冷水庵

当代·曹厚德

古庵小溪旁，风清尘不扬。
冷泉迎远客，曲径转虚廊。
宝殿天花落，禅房贝叶香。
此中佳气聚，冬暖夏生凉。

[按] 庵在鄞西鄞江镇，今存。

登禅岩寺

当代·曹厚德

深山藏古寺，洞口白云封。
面壁僧禅静，客来休扣钟。

[按] 寺在鄞西鄞江镇，今存。

游杖锡山

宋·陈　著

十八盘头翠碧函，参差檜栋倚岩巉。
桑根已换如来座，峰头犹存太白岩。
地有栗泥堪当饭，山无松木独宜杉。

半天图画风景外，我有新题居士衔。

［按］山在鄞西，有杖锡寺，今废。

雨中游杖锡

宋·舒　亶

何人杖锡过山峰，雨里风烟转不穷。
暗壑水声清泱泱，深岩花气湿濛濛。
遥知雪岭开亭近，旧说云乡有路通。
自恨青鞋踏城郭，仙游长在梦魂中。

杖　锡　山

宋·戴表元

仙草漫漫路不分，钟鱼哪许外间闻。
凉天九月已飞雪，晴日西山犹带云。
火后客夸新屋样，兵前僧识旧碑文。
藤湖只去招提顶，见说谯田可种耘。

书杖锡寺

明·王守仁

杖锡青冥端，洞壁环天险。
垂岩下陡壑，涉水攀绝巘。
溪深听喧瀑，路绝骇危栈。
扪萝登峻极，披翳见平衍。
僧逋寄孤衲，寺废遗荒殿。
伤兹穷僻墟，曾未诛求免。
探幽冀累息，愤时翻意惨。
拯援才已疏，栖迟心益眷。
哀猿啸春嶂，悬灯宿西崦。
诛茅竟何时，白云愧舒卷。

游翠岩山

宋·舒　亶

桃源深处一招提，门对寒云路绕溪。
长使千峰光景动，未应洞里老金鸡。

［按］山寺原在鄞西章家溪，今废。

天童伏翠庵

清·万斯备

片瓦鳞鳞隐寺南，三分竹树七分岚。
避风避雨来精舍，贪静贪幽到草庵。
老芋新菘秋共圃，淡云微月夜同龛。
西林结构今重见，何事重将庐阜探。

上林晓钟

清·忻宇春

山回水曲路纵横，中有丛林拓宇宏。
湖上月沉天欲晓，敲残云里几声钟。

［按］上林寺原在鄞东东钱湖，为“十景”之一，今废。

咏小盘山弥陀寺

当代·曹厚德

盘山临绝顶，登攀汗自挥。
寒梅迎岁放，归雁列行飞。
地接天童近，山连太白巍。
回行过梵塔，纵目遍乡畿。
修竹浮空绿，苍松冻不绯。
南山风飒飒，北壑雨霏霏。
涧水随峰转，炉香绕殿围。
烟云迷客路，野鸟宿岩扉。
萧寺迎朝日，凤溪映夕晖。
为兹开佛阙，驻足解征衣。

◎ 镇海区佛寺

游总持寺

清·戎金铭

日暮过城东，闲游到寺中。
老梅含古意，零箨语寒风。
读碣情多感，闻钟心暂空。
谈经僧侣在，可有晋支公。

［按］寺在镇海，今不存。

登招宝山

宋·陈允平

宇宙初开辟，何神立此山。
中流天柱石，大地海门关。
浪恶蛟龙怒，云深虎豹闲。
潮期与日月，千古一循环。

晚登招宝山

清·冯应翱

直到云梯最上头，一声长啸豁双眸。
烟横远树山城晚，潮落寒沙水国秋。
万里从来谁破浪，百年几度此登楼。
随缘且借招提榻，明日重当续胜游。

登招宝山

清·欧景辰

山势矗天迥，明州锁钥雄。
长江流日夜，巍垒各西东。
沙鸟烟波外，风帆指顾中。
登高一眺望，今昔感无穷。

登招宝山(二首)

当代·曹厚德

宝陀楼阁入云霄，远望南天一水遥。
毕竟名山饶胜景，登山游客似春潮。

宝山秋日胜春朝，极目江山万里遥。
云里楼船来眼底，甬江一日两回潮。

◎ 北仑区佛寺

瑞岩寺

宋·周锷

紫芝岩下断悬崖，帘卷西风一梵斋。
流水声中鸣好鸟，寒林影里踏青鞋。
裴公绿野云连墅，白傅香山月满怀。
珍重社莲风味在，短藜常许野人偕。

题瑞岩寺

明·谢泰宗

白气横分此一枝，绾巾结示万方持。
巨鳌背负金身出，法象牙含绣座垂。
树覆春阴花满砌，香流禅食鸟窥厨。
灵山觉起金绳路，不住镫传震旦曦。

薄暮寻瑞岩寺

清·敬安

钟随明月出林，寺在白云何处？
借问谷口樵夫，狂歌不答而去。

游瑞岩寺

清·王在田

几百年前寺，千岩万壑间。
锁云青嶂外，翦月碧溪湾。
看竹还携杖，寻僧独叩关。
浑忘尘世事，赢得此身闲。

游瑞岩寺

清·胡有槎

林深不见寺，溪水隔林闻。
何处落清磬，满山流白云。
逢僧倚竹语，礼佛借香焚。
游趣未云毕，远峰含夕曛。

游瑞岩寺

清·刘怀理

从来好向远山游，今日又登最上头。
霞底峦回迂鸟道，岩前峰转隐禅楼。
松风怒激千层浪，竹影凉生半榻秋。
偶向僧寮来说法，云心一片任勾留。

瑞岩寺晚归

清·刘慈孚

夹溪深树乱啼鸦，到处园林长橘芽。
一抹晚阴天欲雨，出山驴子背驮花。

重建瑞岩寺

当代·曹厚德

瑞岩幽谷绕千峰，古木葱茏黛色浓。
剪月亭边风拂竹，凌波阁下水潜龙。
重兴兰若开禅境，丕振宗风仰远公。
时值海天清晏日，深山再听白云钟。

陪日本村上禅师游瑞岩

当代·邵永康

先翁得道芝岩窟，法裔频参了夙缘。
寂谷泉吟崇佛地，雄峰日耀妙禅天。
龙藏圣匾辞黄鹤，梵宇僧寮栗巧缘。
古刹已随流水逝，何时兴复续香烟。

瑞岩新月

当代·邵永康

环峰列似城，林海动涛声。
胜魄光未满，幽潭水亦清。
弄影数杆竹，吟风一叶情。
参得尘缘净，智灯映月明。

瑞岩寺访古有感

当代·俞信茂

瑞岩禅寺殿堂隆，唐代卓干雄浙东。
十里山花笼碧水，千岗树影送清风。
龙藏宝典帝皇赐，匾额丹书太后功，
古刹今如朝露去，重兴企仰梵王宫。

瑞岩寺泥螺坑即景

当代·胡嘉翔

峻峰绿荫碧连天，寂谷泉吟古刹边。
净水源源通彼岸，泥坑不浊涌青莲。

春上古育王

当代·曹厚德

访古至嘉溪，清泉出岭西。
争枝多野鹊，隔水有家鸡。
墓塔青荆合，山坡翠竹齐。
悬崖灵现处①，春日鹧鸪啼。

注①：即阿育王寺舍利涌现之处，上有瑞应亭和涌现岩碑，尚存。

古育王游感

当代·邵永康

难觅武陵舟，因思净地游。
灵岩托宝塔，寂嶂拱荒丘。
瑞显育王刹，祥兴慧照流。
表竿初建谷，谁解咽泉忧？

题华岩寺

宋·楼　钥

但见云生谷，初无石似岩。
得名非旧观，买地得精蓝。

境胜环修竹，门深拥翠山。
禅林自佳趣，莫问径三三。
［按］寺在北仑九峰山，今不存。

佛岩寺

明·邵辅忠

避世栖岩谷，经年对薜萝。
寺灯凉似月，云气泛如波。
竹密留风住，松高引鹤过。
前溪听不厌，队队采茶歌。

送佛岩寺嵩岩住持(二首)

明·谢泰宗

摩耶原住梵王宫，白马西来教遂东。
祇树挂瓢初结相，化成卓锡本依空。
香烧知见头头道，轮掷河沙得得风。
便是佛岩重会佛，琉璃照眼满天红。

青莲妙相一林丛，古佛灯传薪未穷。
日月颇罗光不夜，大风和合教原通。
天亲无著随缘好，竿木随风飘转蓬。
岂怕石头参路滑，且看钵内扰生龙。
［按］寺在北仑九峰山，今不存

游佛岩寺

明·邵似雍

山水本孤寂，因人起名誉。
古人于此间，往往生高致。
我怀千古心，幽契托流水。
白云空遥遥，可望不可至。

题瓶壶峰

唐·释宗亮

红树鸟啼知客到，碧潭龙出有云从。
老僧求作石桥记，指点瓶壶说旧踪。
［按］属北仑区，上有灵峰寺。

游玉几山

明·沃频

春日煦祇园，松杉夹道妍。
绛宫青嶂里，清梵白云边。
缥渺钟声度，高低塔影悬。
老僧方出定，趺坐共谭玄。

题松坡师

明·何愈

灵山物茂一坡松，傲雪凌霜色更浓。
万木岂能有节操，孤松端可夺春容。
沾濡已挺空虚景，培植方含造化工。
漫道今来成宠用，他时应羡沐恩封。

入灵峰山寺

明·乐舜宾

一亭曲入梵王家，百折千盘路亦赊。
山鸟能知游客意，数声啼上石楠花。

游灵峰寺

明·乐舜宾

一望灵峰插汉高，攀跻曲磴近春霄。
因寻古刹忘迢递，欲访生公惮岧峣。
雨后清声来竹径，风回琴响自松梢。
僧居便觉红尘远，何事禅门月下敲。

游灵峰寺

明·高葵

此日遂幽寻，空山落啸吟。
白云樵径僻，黄叶寺门深。
十月余春气，一僧多道心。
相看别无语，不辨是西林。

题灵峰寺

明·邵辅忠

爱此溪山好，搴衣时一登。

穿云惟谷鸟，绕屋有枯藤。
方竹留仙迹，悬崖挂瀑冰。
中天一片月，夜夜照松陵。

访灵峰寺

民国·释宗亮

自从海上觅神仙，却喜山人夙有缘。
相访已骑黄犊出，忘机曾对白鸥眠。
世间事与风尘会，物外心同松柏坚。
岂料今朝此中宿，灵峰山下共谈玄。

同张子谋登灵峰寺

清·胡同钧

突兀云峰天与齐，灵岩果否葛仙栖。
错行松径惹人笑，小住茅亭听鸟啼。
忘倦只缘前路曲，凭高顿觉众山低。
金丹炼处今安在，指点林梢日已西。

永福庵

明·邵辅忠

旧是花岩地，秋来祇树森。
白云遮曲径，明月上高岑。
鸟惯分斋食，龙驯听法音。
一泓甘露水，清彻照禅心。

［按］庵在北仑小瓶壶下。

◎ 慈溪市佛寺

登五磊寺

宋·舒　亶

五磊峰高笔插天，苍松合抱几千年。
尘气洒落非人世，风露清明近月边。
枕上数声敲夜磬，庭前百亩起春田。
我来独步苍苔色，不著篮舆两两肩。

游五磊普济寺

元·丁鹤年

迢递过兰若，淹留还竹林。
竦钟云峤回，孤独雨窗深。
日啸非惜昔，狂歌岂避今。
只缘诸漏尽，不受一尘侵。

游五磊寺

元·曹汉炎

咿轧篮舆入暮云，青山应认旧时人。
竹深残雪犹藏腊，溪暖枯梅剩得春。
瓦鼎香清初熟茗，地炉红爇半枯薪。
分明身到桃源境，隔断人间澒洞尘。

自双峰上五磊寺

元·桂彦良

下车晨过杜湖岭，喜见壁立之双峰。
十里松风奏韶濩，一潭秋水潜蛟龙。
仙禽古树集梵刹，细草幽花迎竹筇。
斋余宴坐山阁静，夜深隔屋闻疏钟。

五磊寺濯锦溪

明·冯元仲

寻常花影何须濯，独有梅花心不落。
谁将锦字洗清流，一片浮云填夜壑。
溪石无言泉欲香，高高下下非穿凿。
听得烟声万树笼，杖头何用夸行脚。

五磊寺

明·周　旋

佛屋山限出，未登先惬情。
空林闻叶落，峭壁看云生。

白石如人立，清溪似玉鸣。
老禅能爱客，扶杖出门迎。

五磊晴岚

明·周　礼

雨歇云收山气浓，晓来遮偏翠芙蓉。
小童门外忽惊报，失却前村五磊峰。

游五磊追和舒学士韵

明·冯起纶

石磴红泉泻远天，经过九曲俯三千。
不知身在鳌峰顶，自觉心开佛火边。
花雨随人生晓梵，松涛卷韵入春田。
十年犹记支提路，才信山灵好并肩。

上五磊参拙岩大师

明·姚宗文

整顿篮舆投佛国，到门斜日已苍黄。
路盘九曲穿东岭，寺压千山出上方。
勘破蜉蝣禅榻梦，消除尘劫定中香。
得师提唱惟心话，心想皈依大法王。

五　磊　寺

清·李　暾

石门兀峙守山灵，峭壁斜阳映短亭。
九曲湾环千树碧，五峰低小四天青。
敢云济胜真无敌，但欲探奇到未经。
岳渎人间游不尽，自嗟双鬓已星星。

五磊纪游(录四)

清·尹金荧

山斋雨初歇，风日清且静。
有客话名蓝，未往意先骋。
相将入山坳，线路尚泥泞。
拾级梯断崖，拨云度遥岭。
马鬣谁家茔，碑剥字难省。
翁仲立斜阳，苍烟淡孤影。

一峰抱白云，起伏如狮子。
石城在山半，数堞不可雉。
度矼入幽谷，怪石相对峙。
屹屹三重门，潺潺一溪水。
路险不通舆，径仄才容趾。
矫首心飞扬，奇观乃有此。

兹岩特奇诡，一一如人叠。
上有两大岩，承以四方石。
其旁似老人，枯藤覆长额。
瞪目瞰奔流，探首窥行客。
攒云知几层，去天不盈尺。
容我陟其巅，星辰倘可摘。

峰回路欲迷，一径更幽异。
四面无人声，滩流雪花沸。
仙人去不还，石臼生芳荔。
指爪留遗迹，药饵余香气。
止水澄且鲜，小饮清人肺。
向来业垢躯，借此聊祓禊。

和钱子青游五磊寺韵

民国·江五民

乐事人生得几回，相逢自合笑颜开。
登山脚健当飞锡，遇水缘深且渡杯。
有佛在时无恶浊，是仙到处即蓬莱。
王侯虽富谁谙此，买得来时恐不来。

秋日登慈溪五磊寺

当代·曹厚德

赤乌古刹出慈东，落木寒苔石径通。
细雨多情润竹翠，夕阳无语映山红。
金松树上挂新月，银杏枝头动晚风。
梵呗和烟千嶂里，诗魂飞向白云中。

五磊讲寺瞻礼书赠真如法师

当代·杨　颖

车向东行路向西，人生求索苦歧迷。
当年鸿印何须觉，芒草依然绿满堤。
牛角峰头面壁禅，苍茫苦海看沉船。
梵宫也历千千劫，示灭灵台一愿坚。
清幽五磊拥群峦，稽首诗僧受戒坛。
安道西泠埋石印，湖山千古吐芸檀。
顶礼空山自在僧，能忘俗忧能忘情。
烛光香雾灵幡动，郑重心头一念生。

洞　山　寺

清·陈　曙

古寺云深石径通，泉声送到梵王宫。
老僧问我游山句，只在寒林落叶中。

游金仙寺

清·厉　志

湖上招提锁碧烟，萧萧门榜署金仙。
四时花发多啼鸟，六课功余半力田。
客至无因留芋火，山空有字纪碑年。
邻村更说精蓝好，乘兴还过一问禅。

金　仙　寺

清·梅鼎和

寺门敲破白云封，万籁无声彻梵钟。
劫后园林新补筑，春来花木正纤秾。
湖光涌翠珠宫耸，山色团青贝阙重。
到此欲抛尘世事，可能终日倚长松。

金仙禅寺白湖讲舍开学志庆

当代·王介堂

悠悠白水映秋光，古刹新开讲习堂。
授典传经弘佛法，众生普渡得慈航。

佛　迹

宋·舒　亶

苍崖绝壁印苔痕，陈迹千年尚似新。
杖履纷纷走南北，几人不是刻舟人。

［按］今慈溪达蓬山有佛迹洞。

达　蓬　山

宋·范成大

抖擞轩裳一哄尘，任教空翠滴乌巾。
老身已到篮舆上，处处青山是故人。

游香山佛迹

宋·周　锷

灵山名达蓬，香水霭薝卜。
龙祇久覆护，云物翳深谷。
拂衣向劫中，神斧断苍玉。
至今天人尊，灵迹印金粟。
颇闻开士谶，飞锡隐岩麓。
坐令湖海客，香供走川陆。
巍巍虔报地，色相俨金屋。
缅想旧巾瓶，犹能慰心目。
篮舆访莲社，一笑欣自足。
抚事动幽寻，畴能念荣辱。
松炉袅如见，余力付棋局。
更觉梦中身，翛然百无欲。

［按］香山，旧名达蓬，宋称香山，今复旧称。

伏　龙　寺

明·戚继光

梵宇萧条隐翠微，丹枫白石静双扉。
曾于山下挥长戟，重向尊前醉落晖。
衰草尚迷游鹿径，秋云空锁伏龙机。
遥看沧海舒长啸，百尺仙桥一振衣。

宿资西禅院

清·陈　濂

红尘飞不到僧家，为有青山面面遮。
鹤带晚霞归竹径，钟催明月上梅花。
深杯得款诗喉润，对榻谈空道味赊。
社拟东林如可结，好移几杖伴袈裟。

［按］寺存旧址。

游资西寺

清·董步瀛

胜迹资西寺，探幽入境深。
茑萝新石壁，阶砌老苔阴。
修竹冲云汉，山僧淡古今。
幸逢一夕话，参透利名心。

［按］寺在慈溪北二十里，今佛殿犹存。

避难至圆觉庵

清·韩协用

扰扰干戈苦未休，况添新病重人愁。
漫思东岭幽居好，促织篱边又诉秋。

题水云禅院

清·杨守正

潇洒江干寺，今来寄啸歌。
虚窗鸣好鸟，古壁挂轻萝。
月到莲池净，风因竹院多。
回看名利客，扰扰竟如何。

［按］寺在慈溪，今不存。

次周三槐游西岩寺韵

清·沈　杞

罨画西岩寺，云深一洞天。
山高迟夜月，溪曲响流泉。
击磬惊残梦，衔杯羡谪仙。
真空能领悟，花散梵王前。

薄暮过大慈庵次雪峰韵

清·郑　竺

鸟啼春墅晚，一径野烟生。
客至披襟入，樵归隔水行。
思随官柳发，心共佛灯明。
独念远游者，萧条江上情。

过定水寺

清·姚　燮

荒凉竹閟背山开，钟碎无蠡佛有苔。
抱木窥人多鸟雀，分寮职事半童孩。
元关上界扃真宰，残帧西天堕劫灰。
且列蒲团膜拜去，夜庭月满梦当来。

［按］寺在观海卫镇杜湖村，据载为唐虞世南故里，虞氏舍宅建寺。

永乐寺

元·戴　良

舜江东下舣官船，几听潮声任往还。
老去未知重到日，梦中惟识旧游山。
秋风飞鸟来天外，沧海遗珠出世间。
为问尔翁强健否，龙山高绝许谁扳。

［按］寺原在余姚龙山，今不存。

秦渡庵

当代·曹厚德

秦渡庵边岩壁，达蓬山下潮声。
日出扶桑万里，惊涛骇浪舟行。

［按］庵在慈溪达蓬山，今不存。

佛迹洞

当代·曹厚德

石门古洞云封，鸟道深林达蓬。
佛迹岩中面壁，梵音振起大雄。

题伏龙山

当代·曹厚德

龙山东土尽，独峙镇沧波。
莫道人烟少，朝霞此处多。

［按］属慈溪龙山镇，有伏龙寺存。

慈溪金仙寺

当代·曹厚德

萧寺巍峨上翠微，黄墙柳岸两依依。
秋光尽入湖山里，钟磬悠悠白鹭飞。

◎ 余姚市佛寺

病愈过龙泉寺呈易业二上人

唐·孟浩然

停午闻山钟，起行散愁寂。
寻林采芝去，谷转松萝密。
傍见精舍开，长廊闻僧毕。
石渠流雪水，金子曜霜橘。
竹房思旧游，过憩终永日。
入洞窥石髓，傍崖采蜂蜜。
日暝辞远公，虎溪相送出。

龙泉寺石井(二首)

宋·王安石

山腰石有千年润，海眼泉无一日干。
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

人传此井未尝枯，满底苍苔乱发粗。
四海旱多霖雨少，此中端有卧龙无？

芦山寺

宋·舒亶

江云扶雨暖溶溶，来往东西只信风。
早晚晴阴浑不定，青山半在有无中。

寄芦山寺僧元衡

宋·陆游

放翁久矣无此客，闯户儿童皆动色。
寒泉不食人喝死，素绠银瓶我心恻。
千金易得一士难，晚途淹泊眼愈寒。
岂知一旦乃见子，杰语豪笔无僧酸。
门前清溪天作底，细细风吹縠纹起。
倚阑一笑谁得知，爱此数诗如此水。
江湖安得常相从，浩歌相踏卧短篷。
功名渠自有人了，留我镜中双颊红。

大隐西隐寺纪游(选四)

当代·毛翼虎

结队欣游大隐村，夏黄先哲古风存。
于今秀水增新貌，玉佛梵宫惟此尊。

画栋雕梁玉佛宫，明山秀水一望中。
华藏世界无穷趣，一别红尘俗虑空。

千年古刹万人求，西隐寺周胜迹留。
近水远山皆入画，白云与我两悠悠。

湛寂清明七佛殿，弥陀稳坐一枝莲。
炉香供奉禅和味，斜日炎炎八月天。

游西隐禅寺

当代·卢学恕

传奇大隐山，玉苑誉人寰。
殿宇依坡建，长桥卧水盘。
麟狮辉巨璧，神佛耀庞璇。
价值连城重，明州新景添。

西隐禅寺游

当代·刘芝春

大道疾车通，遥山一望中。

高天映禅塔，凡世有仙宫。
百玉斑斓色，千秋卓越功。
登临人欲醉，佛宇沐禅风。

鹧鸪天·游西隐玉佛寺

当代·李美唐

西隐云天藏秀灵，千尊玉佛妙多形。
门前华表巍然立，路上游车驻足停。
廊曲直，水澄宁。环湖极目远山青。
鱼翔浅底优游乐，绿荫丛中有雀翎。

西隐玉苑

当代·陈鸿培

玉苑横波古刹中，细雕精制夺天工。
人生难得几回赏，毋怪希珍举世崇。

天下玉苑西隐寺

当代·桑文磁

琳琅满目夸张语，今日居然亲见之。
九曲栏杆琱作栅，千尊佛像玉为肌。
参差琼宇初成日，仿佛瑶台重建时。
更有室中陈列品，琢磨无一不新奇。

游天下玉苑西隐寺

当代·曹厚德

姚江两岸绿无涯，草色凄迷近更奢。
十里晴波浮翠屿，一行白鹭落平沙。
钟声隐约招提寺，琴韵悠扬学士家。
玉苑玲珑天下胜，游人谁不驻轻车。

观西隐寺白玉栏杆

当代·郑玉浦

冰清雪洁倚栏杆，大殿森森六月寒。
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有缘看。

云溪寺

清·欧景辰

绀园半圮绿苔侵，古壁苍苍岁月深。
松鼠跳梁窥佛饭，竹鸡啼雨扰禅心。
云归三径昼常静，月坠西峰夜已沉。
步出山门一回首，六年前事复如今。

［按］寺原属慈溪，现属余姚大隐镇，今存。

游云溪寺(二首)

清·余道

棕鞋踏破绿云巅，路转峰回别有天。
何处寺藏深竹里，一轮明月夜谈禅。

闲来借榻听松风，韵奏笙簧起碧空。
试向层峦高处立，人家俱在白云中。

◎ 奉化市佛寺

游雪窦寺(二首)

唐·方干

登寺寻盘道，人烟远更微。
石窗秋见海，山雾暮侵衣。
众木随僧老，高泉尽日飞。
谁能厌轩冕，来此便忘机。

绝顶空王宅，香风满薜萝。
地高春色晚，天近日光多。
流水随寒玉，遥岑拥翠波。
前山有丹凤，云外一声过。

游雪窦寺

明·屠滽

巍峨宝刹倚云开，此日登临尽俊才。
雨散长空天有气，风生万壑地无埃。

吟游分浅秋官去，故旧情深节判来。
峭壁瀑泉看不厌，日斜还上妙高台。

送卢子明游雪窦

明·屠　隆

为爱秋山好，不辞霜露侵。
白云涧水合，黄叶寺门深。
橡实充朝供，猿声助夜吟。
前溪断渔牧，结伴更幽寻。

雪　窦　山

明·王守仁

穷山路断独来难，过尽千溪见石坛。
高阁鸣钟僧睡起，深林无暑葛衣寒。
壑雷隐隐连岩瀑，山雨森森映竹竿。
莫讶诸峰俱眼熟，当年曾向画图看。

登雪窦岩

明·倪　复

倚天苍翠出峥嵘，中有飞泉泻碧鸣。
绝壑风高岩虎啸，千林月上野猿惊。
寺当绝顶丹题见，径转迴溪素练萦。
㪺觉尘区异寥廓，欲临寒碧洗烦缨。

御　书　亭

明·宋　琰

万里侵疆尺未还，报仇雪恨合相关。
如何德寿高眠夜，不梦中原梦此山。

重游雪窦

明·王应鹏

万峰迢递碧云深，松径香清满石林。
白鹤未归僧已定，名山不改我重临。
即看翠壁飞苍雪，更转花台憩夕阴。
元亮欲来来未得，旧时莲社与谁寻？

诣雪窦寺

明·王守仁

平生性野多违俗，长望云山叹式微。
暂向溪流濯轩冕，益怜薜萝胜朝衣。
林间烟起知僧住，岩下云开见鸟飞。
绝境自余麋鹿伴，况闻休远悟禅机。

雪　窦　寺

明·陈　濂

青山面面削芙蓉，咫尺犹疑千万峰。
野草逢春都是药，碧潭和雨半藏龙。
池开锦镜晴波阔，路入珠林暖翠重。
试采新茶寻涧水，一双玄鹤下高松。

雪　窦　寺

明·张　琦

春寺苍茫春鸟鸣，竹舆袅袅上天行。
路藏幽窦千年雪，雪借深山半日晴。
乍入钟鼓真梦寐，相看麋鹿是平生。
茶铛诗卷随身转，未信招提宿未成。

雪　窦　寺

明·华　爱

路入崇山草树薰，半空佳气碧氤氲。
阴崖尚积千山雪，绝坂犹耕百亩云。
鸟度深林啼落日，僧归幽涧煮香芹。
恐惊猿鹤悲来秋，幸喜烟霞得共分。

雪窦纪游

清·周利川

车拂烟林入，人缘障壁行。
名山传应梦，绝顶忽开坪。
雪窦宜三夏，洞天通四明。
松风生谡谡，尘虑一为清。

游　雪　窦

清·欧景辰

古刹群峰下，乘舆许叩关。
钟声度前岭，梵呗落空山。
败叶堆高下，白云时往还。
翰林松已朽，苔藓绿斑斑。

雪　窦　寺

清·竺善兰

偶然蹑足妙高台，云外群僧讲梵来。
天气晴明窗见海，泉声砰磕地生雷。
篆题脱落摩难读，石壁嶙峋劫不灰。
一笑俯临三瀑布，此身始信出尘埃。

贺怡藏法师荣任雪窦寺方丈

当代·张秉全

雪窦宏名四海扬，高僧代有信难详。
前梁布袋传佳话，晚季太虚坐法堂。
重显谈禅留《颂古》，永明《宗镜》入龙藏。
吾师卓锡人同喜，定卜中兴旧道场。

辛卯冬日偕瑞相寺常照上人游福泉山海法寺

清·董乔年

古寺群峰里，清幽别有天。
竹阴笼似幄，山势覆如船。
煮笋烧林叶，烹茶汲涧泉。
此间容久住，我欲谢尘缘。

题布袋和尚

宋·舒　亶

休话人间我独尊，何妨廛肆且随群。
乞钱往往多空手，问路时时向白云。
壁上形容图尚在，囊中气味许谁分。
分明提起无人问，欲会应须眼里闻。

题五百岙菩提寺(二首)有序

当代·曹厚德

菩提寺，原名菩提庵，初建于明，位于象山港畔之湖头渡五百岙村后山，海灯法师曾卓锡到此，留有墨宝。余数次登山造像。

重上招提一径斜，桔林深处梵王家。
丛山过雨初披绿，古树逢春又发芽。
缀锦林禽穿翠竹，负箩村女采新茶。
参禅不废田园事，蔬果香花供释迦。

日照丛林竹影斜，清溪尽处少人家。
山门对峙将军树，殿阁纷飞天女花。
法相庄严见璎珞，香云缭绕补袈裟。
嚣尘不到三摩地，几杵钟声惊暮鸦。

[按] 寺在奉化裘村镇。

奉慈禅寺

宋·谢　翱

眠山枕斧柯，独客爱盘阿。
畏日生尘梦，寻仙到鸟窠。
下方闻夕磬，南半挂秋河。
寝服侵云卷，颣泉通瀑和。
窦分沧海月，禅人沃州歌。
此地精灵聚，中宵弄薜萝。

[按] 寺在奉化，今不存。

游长山广福寺

清·邬熊卜

层峰行尽入岩扉，石上苔痕染客衣。
云净海天诸岛出，雨晴山郭乱花飞。
采樵歌过惊林鸟，沽酒人回带夕晖。
闻说支公能养鹤，我来听法欲忘机。

赠解空寺僧福如

清·沈兆蓉

古寺萧然傍碧峰，闲门自有白云封。
僧廉不托人间钵，山静并忘寺里钟。
万斛尘埃袪已尽，三生踪迹喜相逢。
明心见性参禅理，说法应教耳侧龙。

［按］寺在奉化市东八十里，今不存。

◎ 宁海县佛寺

过慈云寺

宋·罗　适

七十有余岁，不曾游此山。
因寻白云路，深入翠微间。
晓涧烟霞合，春岩草木斑。
谁灰心地火，占取一身闲。

重游寿宁寺

清·陈苍虬

数里招提续旧游，山光仍共水光浮。
云流翠竹含禅寺，鸟送清音入画楼。
夜静谈玄心似月，窗寒看剑影为俦。
年来曾记坡仙语，七十秋赢百四秋。

访慈云佛学苑有感

当代·梁雄辉

身寄青山莲蕊中，“慈云”持戒气如虹。
求真息妄阿难志，谦让恭良迦叶风。
夜坐蒲团心境寂，晨占贝叶五蕴空。
青春佛子承家业，已卜余年正法隆。

雁苍山吉祥寺

清·真　修

巍巍古寺隐深山，云里柴扉夜不关。
月白风清群籁静，分明别是一人间。

游雁苍山吉祥寺

清·王乘千

古寺藏何处，盘盘隔翠螺。
山深天易暝，人倦路偏多。
不见诗僧在，谁怜酒客过。
饮余催早睡，拥被独吟哦。

游雁苍山

清·周文治

苍苍山势郁崔嵬，古木离奇何代栽。
四壁岚光映宝刹，千岩云气抱香台。
仙人洞里龙纹出，天马峰前雁影回。
自是无穷山水趣，恍如杖履到蓬莱。

题福泉寺

清·赵惠卿

四围山色有无中，寺傍仙源曲径通。
会集潜龙怀海月，场登选佛话松风。
半山幻梦钟催醒，万点红尘黛染空。
角逐中原成底事，岩扉长掩意何穷。

◎ 象山县佛寺

访等慈禅院

清·方曾宸

古寺丹城北，闲来访老禅。
涧泉分岸下，野竹蔽门前。
曲院深林覆，僧房暗洞天。
山中相醉罢，且抱石头眠。

等慈寺赏红叶

清·张绍彭

步出城来冬日温，满山红树火屯云。
闲随流水寻丹井，转向高冈叩佛门。
禅室茶烟风入座，僧房兰臭酒盈樽。
此中即是神仙境，世上繁华何足论。

等慈寺赏红叶

清·张绍衡

欲舒望眼上高山，簇簇奇峰指顾间。
溪水暗通红树径，晴岚遥锁白云湾。
千家山郭图中见，一叶风帆海上还。
闲共老僧乘石磴，竹林深处夕阳殷。

西寺秋咏

清·樊跻澄

寂寂扉常掩，萧萧殿半欹。
菊华香入室，竹影绿侵帷。
地僻添寒早，楼低得月迟。
枫林谁是主，树树染胭脂。

咏广月庵鹤鸣轩

元·昙　噩

谁家元鹤驭风行，缥缈还吹白玉笙。
华表秋高天四际，阑干夜静月三更。
曾惊蕙帐幽栖梦，似诉芝田久别情。
会说人间是非事，一来听彻九皋声。

游延寿寺

明·吴允裕

山门旭日喜同游，联袂狂歌最上头。
昼漏有情初极午，寒蝉无语已惊秋。
风前红叶晴偏好，云外青山晚更幽。
闻道干戈近乘胜，敢辞多病倦登楼。

[按] 寺在象山县北七里瑞云峰下，旧名龙寿院。

游延寿寺

清·应云鸶

汗漫曾虚千载游，偶携藜杖到溪头。
雨余树色连山晚，石上泉声六月秋。
萝幌已无僧入定，竹林应有客寻幽。
相看莫惜尊前醉，回首斜阳满戍楼。

游常乐寺

清·应云鸶

步入青山一径荒，溪流曲曲绕山房。
丛林隐约菩提树，古塔虚明舍利光。
云散诸天澄海色，风微虚幌袅炉香。
凭僧辩论浮生事，浩劫因缘非渺茫。

[按] 寺在象山县珠山常乐村东北，唐乾宁二年(895)建，今废。

常乐寺石塔

清·黄得汉

一凸浮屠矗寺前，重重镂刻大罗仙。
神工鬼斧真天造，影塔珠岩夕照边。

珠山大佛座

清·张闻哲

磊落化成大佛头，风霜雨雪经千秋。
真形信用如来降，堪笑世人漫自求。

[按] 大佛座，在象山县珠山西南。

大　佛　头

清·郭文志

下潜黄壤上窥天，巢鸟哪知久处肩。
宴坐自应低捧手，长将世界护三千。

［按］大佛头，山名，在花岙岛。

永镇庵题壁

清·鲍继声

步入清幽处，神房护一林。
句从云外觅，僧向月中寻。
海气随潮润，山烟隔树深。
葛仙应笑我，空惹炼丹心。

护境寺怀古

清·张闻哲

寺古无人识，于兹八百年。
山间犹是昔，院子已非前。
法雨千丝润，昙花遍地妍。
我公曾好佛，云水涤尘缘。

游大雷山寺

石大成

野寺迷深谷，朝游过碧丛。
花含荆树紫，叶覆海棠红。
鼓卧幽阶草，幢飘古殿风。
闲眠留寂绝，落日到岩栊。

宿智门寺

张元秩

日午蒲帆弄海潮，智门月色又今宵。
西沙雾气流僧塔，赤壁文光下客韶。
驰逐不妨山水兴，星霜难解鹤鸥嘲。
暇中禾黍口口急，独立天峰望九宵。

智门寺登高

清·王世祺

人生行乐贵乘时，莫待苍颜鬓发丝。
况有黄花开满径，何妨清酒酌盈卮。
中原逐鹿凭谁得，身世浮鸥任所之。
今日登临来古刹，且教分韵赋新诗。

立三中学迁移智门寺

民国·王世诰

莫谓桃源今世无，季长绛帐傍浮图。
应真也欲求儒术，抛却梵经踞灶觚。

见丹霞庵就圮有感

清·陈嗣铎

古刹依山岁月长，残垣破壁奈凄凉。
爨烟绝迹苔生灶，经梵无声草满堂。
昔日莲台留古迹，他年衣钵付何乡。
游人到此应增慨，空有林花冷自香。

第九节　楹　　联

楹，古代泛称为“柱子”。楹联，亦名“楹贴”，是悬挂或张贴在古建筑柱身或壁上，并双双成对的联语，泛称为“对联”，俗称“对子”。这种成对语句，字数不限，但要求对偶工整，平仄协调，相传始于五代后蜀“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对句，是中国古代诗词的延伸和演变。至宋代，始推广应用于楹上，明清时期广泛流行于官府民间百业及婚丧喜事中。本市佛教场所留下的优秀楹联数量难以统计，天童寺编印了专集，阿育

王寺、七塔寺、宝庆寺和观宗寺等都已编人《寺志》，本节所选的佛教楹联以语言精练、特色显明、对仗工整、寓意深刻隽永的楹联为主体，对于历史名人及含特殊史事的楹联做适当注释。撰联者有则署名，无则空缺。

◎ 宁波市佛教协会(原宁波延庆寺内)

延庆寺敦善堂

四明三佛地，允皈维卫、长汀、舍利子；
两浙众禅林，当数天童、雪窦、育王山。

当代·曹厚德撰书

[按]维卫，即维卫佛，过去七佛之第一佛，又称毘婆尸佛。宋时宁波城厢镇明岭竹湖坊戒香寺，现化哑女尼，能诗文，知过去未来，寂后葬南郊柳亭庵；长汀，指奉化布袋和尚；舍利子，指阿育王寺之佛舍利，合称四明三佛。

原北宋名蓝，畴昔经筵弘教观；
乃南湖福地，于今佛协秉权衡。

当代·张秉全撰书

◎ 宁波市延庆观宗寺

天王殿

妙观功成，始知宝树与莲花竞胜；
圆宗悟旨，方信须弥共芥子互容。

名蓝肇自宋朝，直接衡台法脉；
精舍兴于民国，大昌佛祖真风。

花雨弥天，二水五山真法苑；
金沙布地，四明三佛古祇园。

坐佛门安百丈身，此为大人而已；
顺天道布四时气，岂曰小补之哉。

大雄宝殿

尘劳烦恼无边，到此间方信回头欠早；
情世光阴有限，从今日果能发足未迟。

民国·雪山淡禅书

入陀罗尼门，但见菩萨扬眉，金刚怒目；
修奢摩他行，始知昏衢慧日，火宅慈云。

民国·慈溪邵鼐书

海岛观音

五蕴皆空，则天下普门均启；
三轮并运，俾人间甘露齐倾。

三观谛公，师承幽溪，注显实相般若；
四明尊者，脉传天台，妙语亲证法华。

白岩比丘书

祖继台宗，开建场坛，宝殿庄严，遍地香华悉周法界；
道修止观，光辉净土，翠微掩映，满天甘露洒遍人间。

当代·云峰撰 沈定庵书

◎ 宁波佛教居士林

普门示现，大悲广度迷津客；
千手护持，威神破阎施无畏。

当代·沙门悟道撰 挹芬居士书

我佛见一切善男信女，皆当欢喜；
是林傍十洲竹屿柳汀，何等清幽。

当代·郑玉浦撰书

福国佑民，共仰佛光普照；
降魔护法，还凭宝杵生威。

当代·杷芬居士题

住童子地以护法；
现将军身而降魔。

冥阳救苦，地藏本尊，慈被十方，悲济娑婆；
众生度尽，大愿弘深，地狱未空，誓不作佛。

当代·立悟撰书

职参九府钧衡，联闾阖以腾辉，照耀尽珠宫贝阙；
胜擅双湖境界，汇汀洲而普泽，潆洄皆玉水璇源。

古代石柱上楹联

旃林开甬邑，诸天三宝荷庥护；
绀殿傍名湖，四众十方得所依。

当代·张秉全撰　广修书

晨钟暮鼓，警醒世间名利客；
经声佛号，唤回苦海迷路人。

念佛念心心念佛；
修行修性性修行。

入林礼佛菩提种；
到此放生净业因。

当代·张秉全撰

世尊度生传妙道；
居士护法利有情。

当代·梁雄辉撰

揽一湾秀水，慈悲广渡；
拯无数生灵，功德长存。

当代·曹厚德撰书

百顷湖分功德水；
千重柳映放生池。

当代·曹厚德撰书

厅内莲花皆活现；
园中鱼鸟亦长生。

当代·郑玉浦撰书

◎ 月湖关帝庙（今佛教居士林）

昭代著灵踪，星埽欃枪，万丈旌旗云汉上；
明州新庙类，波萦岛屿，千秋俎豆月湖中。

古代石柱上楹联

人在玉壶，掩映双湖日月；
事垂金鉴，分明一部春秋。

关帝庙古戏台石柱联

出圣入神，英灵万古皈三宝；
经文纬武，忠义千秋护十方。

当代·曹厚德撰书

持正义，立丰功，姓名自该垂班史；
讲前因，论后果，香火有缘依佛门。

当代·桑文磁撰　蒋思豫书

以居士为邻，行春秋大义；
替禅门护法，觉海宇群生。

当代·曹厚德撰

［按］关帝庙石柱新镌

◎ **居士林安养院牌坊**

法宇宏开，十方共赞人间福地；
慈云广荫，九界同归佛国西天。
当代·曹厚德撰书

安居远浊尘，邀竹影松风入牖；
养性临幽谷，以烟踪水月为邻。
当代·董锦云撰 曹厚德书

◎ **宁波清道寺(佛教老年修养院)**

梵宇弥坚善士志；
佛光普照老人心。
当代·毛翼虎撰

八米平方，惨淡经营，天下事，无不皆自艰苦始；
十年岁月，慈悲感应，世间人，有谁非为福缘来。
当代·郑玉浦撰书

清幽出尘世，桑榆常乐；
道义蕴禅机，殿宇一新。
当代·陈鸿培撰书

湖心曾创十年慧业；
清道重兴千古禅林。
当代·曹厚德撰书

禅房清静最堪避俗；
心地慈悲方好延年。
当代·裘勇奇撰书

十年创业，长忆湖心结茅日；
二度重辉，喜看清道上梁时。
当代·王介堂撰书

曾向湖心寻古寺；
但留佛目察今人。
当代·谢君度撰 王介堂书

◎ **江东区七塔寺**

天 王 殿

一生补处寄诸天，普现菩萨身，当年鹿野苑中，曾助迦文传密意；
三界轮回仍故我，暂修唯识定，他日龙华会上，愿随无著覲慈颜。
民国·吴嘉瑞撰 陈裘赓书

此四尊都是武装，勇力百倍，今朝同护法门，犹见余姿飒爽；
得一佛立成善果，皈依三宝，昔日顿开觉路，全凭行雨宏深。
民国·里人谢行淮撰 蔡和锵书

如来说般若波罗密，汝当奉持，经典所在，则为是塔；
众生发无上菩提心，明终不尽，善法益增，乃报佛恩。
民国·夏同和书

尘劫历千年，幸赖三中做主，重建寺容，依旧鸣钟闻阛阓；
浮图建七塔，更逢四众同心，再兴香火，重新执杵护伽蓝。
当代·毛翼虎撰 释了空书

南海渡慈航，甘露普沾千世界；
东津开梵刹，法王长荫七浮图。

南海寄观音，明额补陀，阅尽沧桑，依旧钟声鸣甬上；

前唐开梵刹，宋名崇寿，饱经忧患，重新殿宇焕江东。

当代·张秉全撰

圆通宝殿

示迹洛迦山，厥号普门，救苦寻声悲愿广；
分灯七塔寺，常施无畏，消灾弭难感应深。

当代·广修书　张秉全撰

南海徙观音，泽被四明，百姓同瞻千手眼；
前唐开梵刹，宗弘临济，万方共仰七浮图

当代·张秉全撰　秦镜书

大雄宝殿

慈航从南海蜚来，劫历千年，犹认补陀真面目；
旧院合东津建复，门留七塔，何须阿育幻浮图。

清·王继香撰　陈允升书

建刹与阛阓为邻，缘菩萨本超凡，烦恼皆除，也可到此间立脚；
飞锡来普陀绝顶，悯众生而救苦，沉迷果觉，庶几从彼岸回头。

清·邑人张庆璜题

佛从海上飞来，息足小普陀，无量无边，誓愿众生超苦海；
僧似山中习静，栖心大自在，即喧即寂，始知尘市有深山。

清·布政使衔顾文彬书

海南久驻慈云，大菩萨照恩光，早共仰千手千眼；
甬东聿新佛地，小普陀传圣迹，不须着一色一尘。

清·铁峰张恕敬书

胜地接虹桥，古刹重新，七宝庄严观自在；
法轮转鹿苑，元门入妙，六通朗彻见如来。

清·里人赵佑宸撰　廖祖宪书

浩劫阅红羊，七宝装成金粟界；
真如参白马，三明悟到铁莲洋。

清·张培延书

古刹阅三修，问我佛西来，度苦厄经几魔劫；
浮图辉七宝，看大江东去，放光明照彻迷津。

清·甬上凌忠镇撰并篆

万劫现金身，南海祥光瞻满月；
七重留宝塔，东郊胜迹拓栖霞。

清·章鋆撰并书

紫竹蔚丛林，现大士身而说法；
赤堇修古刹，宏众人愿以成材。

清·里人周岱撰并书

三昧悟真修，化宇咸游，何处非西方世界；
四明留古刹，慈航普渡，此间是南海津梁。

清·张家骧题

地脉接鄮山，梵宇巍峨，震旦云霞围舍利；
道心悟清夜，禅关寂静，乾钟陀鼓应祇园。

清·陆廷黻书

小补陀福地重开，浩劫化成金粟界；

大菩萨慈航普渡，众生稳涉铁莲洋。

清·佚名　周晋麒献

选佛重开场，仗大慈悲，立小普陀，无量威神观自在；
破悭同结愿，师善知识，种诸福德，不可思议契真如。

清·彭慰高撰并书

三　圣　殿

由来号崇寿，历劫重新，喜佛光普照十方，长为熙朝资圣寿；
何处觅栖心，随缘且住，愿僧众静参三昧，直从觉路证禅心。

清·里人陈烈镛撰并书

号为小普陀，依旧慈灯辉宝塔；
奉有大菩萨，重新法苑现珠林。

里人张世训撰并书

自悬海有宝陀寺名，普渡慈航作津逮；
仿灵山为诸大众说，宏开梵宇广灯传。

清·里人林鼎梅撰并书

鄮山本维卫生乡，负郭访丛林，听百杵钟声，似否西游海会？
明代为宝陀故址，频年余劫火，揽七重塔势，依然南拱天封。

清·里人徐隆圻撰并书

十方来，十方去，十方共成十方事；
万人施，万人舍，万人同结万人缘。

清·李庭芳立

释迦对韦提夫人，说十六妙观，专观极乐慈父，见身实相出苦海；
弥陀为法藏乞士，发四八誓愿，惟愿娑婆众生，念佛宏名坐金莲。

民国·住持溥常撰句　金峨卓梵书

南海真宗，四明佛地，历千余年，沧桑变易，自得慈老中兴，竟与天童育王，同称鼎足。
东津古迹，七塔道场，建三圣殿，栋宇庄严，俨然弥陀示现，仍并观音势至，共作慈航。

民国·溥常属　黄庆澜书

法　　堂

当知是处恭敬供养，不可以百千万劫说其功德；
若复有人受持读诵，已非于三四五佛种诸善根。

民国·汉阳关炯题

气秉湘江，戒圆章水，教普浙瀛，福报比诸宗，记卓锡传衣，三宝尊严宏法脉；
如来愿力，弥勒含容，普门慈善，涅槃留妙相，合缁徒白屋，四时展拜极追思。

民国·萧荣爵书

新建山门石牌坊

镜师始作，弘临济正宗，广传圣教；
慈老中兴，仰观音灵感，代出高僧。

当代·报恩怀海撰　尉天池书

南海布慈云，千手遍护持，光明如是；
东津沐法雨，万邦昭感应，真实不虚。

当代·可祥撰　戒忍书

十方普现，瞻如来自在，法门不二真广大；
七塔重光，护菩萨慈航，功德无边多吉祥。

当代·徐建融撰 冯其庸书

古刹建晚唐，临济绍家风，两浙禅林推巨擘；

分灯溯南海，观音蒙化雨，四明佛地逊恢宏。

当代·张秉全撰 沈定庵书

◎ 江北区宝庆讲寺

山 门

宝筏渡迷津，若不回头，谁替汝超离苦海？
庆云开觉路，如能转意，何须我接引西天！

当代·曹厚德撰书

青林渡口，江声塔影无邪路；
端拱招提，佛法神光有瑞云。

当代·曹厚德撰书

钟 楼

绀宇琳宫，法承佛国千年久；
金钟木杵，声落人寰万象清。

当代·桑文磁撰 周律之书

绕江枫，逐渔火，客船夜半寻声傍觉岸；
警鹤梦，醒龟息，佛子昧明应节课金经。

当代·周冠明撰 戴怀萱书

鼓 楼

暮暮朝朝，击鼓犹如狮子吼；
家家户户，闻声自发菩提心。

当代·毛翼虎撰 郑玉浦书

石因听法点头，彼亦悟，人性原本通佛性；
鼓为振聋作响，汝可知，无声偏能胜有声。

当代·周冠明撰 贺圣思书

惊世俗，动乾坤，镇庥三宝；
历春秋，伴钟磬，威震十方。

当代·陈鸿培撰 陈国飞书

天 王 殿

青林古刹，今逢盛世，道场再现；
宝庆伽蓝，时值昌隆，梵宇常新。

当代·广修撰书

香阁峙中流，万众恒河自在；
慈灯悬彼岸，千年般若常明。

当代·李兴祥书

宝杵神威安四境；
慈云法雨护名山。

当代·郑玉浦撰 周节之书

青林渡口，听晨呗晚钟，频发清机，令人忘俗，顿欲皈依，千年弘法，敕赐宝庆讲寺及史传先有宝庆寺后有宝庆年，曾传为快事，休云迭经沧桑却盛衰相继，其间赖历代高僧贤哲殷勤奉献，有十方善男信女礼拜助功，迄今则重兴宝刹，别具规模，禅房明朗，殿宇增辉，斐声中外矣；
余姚江边，看宋碑清鼓，常兴浩叹，睹物入神，时牵遐思，三字启蒙，誉称全球教材又何况昔观王公文今观王公馆，更共仰高风，抑且数度霖泽喜花木成荫，此地承五洲华裔旅宾慷慨解囊，兼四海雅士诗俦挥毫酬咏，异日当再奋明州，续添胜迹，兰若清幽，竹林摇影，造福庶民哉。

当代·陈鸿培撰 葛国平书

大 雄 宝 殿

自北宋开山，几历沧桑，宝殿今朝新藻饰；
为南宗弘法，双修定慧，青林古渡旧因

缘。

当代·郑玉浦撰书

大雄神圣,传道授经,慈航普渡苦中海;
宝殿庄严,炫睛耀目,古寺重兴劫后年。

当代·桑文磁撰书

青林古渡,灵山圣水,鸥鹭窥禅定;
宝庆道场,梵宇琳宫,鱼龙听法音。

当代·张性初撰书

古渡天风大江月;
翰林莲额尚书碑。

当代·董锦云撰　葛国平书

宝寺群贤毕至,禅机招百福;
端阳雅客光临,蒲剑佑三江。

当代·王国调撰书

伽蓝重结青林,固逊阿育王轮奂,天童寺宏敞;
声教滥觞北宋,曾蒙楼宣献题名,王尚书撰碑。

当代·张秉全撰书

大　悲　殿

大声疾呼,救苦救难,伸出千双手,忙忙碌碌无时了;
悲物悯人,消灾消患,放开一颗心,汲汲营营何日休。

当代·桑文磁撰　李美唐书

一身现像布慈恩,为世界宏开觉路;
千手拯人离苦海,奈众生尚在迷津。

当代·郑玉浦撰 胡茂伟书

大慈大悲,宝珞珠光辉世界;
救苦救难,庆云霖泽惠人间。

当代·陈鸿培撰书

但能千手千眼,非色非相,圆通无碍,岂必远朝南海;
若使一言一行,大慈大悲,利乐有情,何尝不上西天。

当代·邵永康撰　王介堂书

集卓荦僧儒,宝庆宗风涤尘妄;
展神灵臂目,观音性海启津梁。

当代·董锦云撰　沈明建书

妙法通灵,非慧性无由登筏;
祥云护殿,惟慈心始可救人。

当代·叶元章撰　萧源书

仰金碧殿堂,礼拜金身,犹怀南宋古银杏;
察世事苦辛,渡离苦海,更布西天新庆云。

当代·裘勇奇撰　卢俊书

挥手上柳枝,澄清万重尘垢;
洒瓶中仙水,濡润三障心田。

当代·谢君度撰　裘勇奇书

大慈大悲具般若心,普渡众生离苦海;
千手千眼现庄严相,尽教弟子悟真禅。

当代·陈道生撰　韩琪书

古渡冷江湄,一千年白石荦荦,永遵兹水;
名蓝近墟市,十万丈红尘漫漫,不到此门。

当代·李文国撰　陆爱国书

藏　经　楼

清龙藏,日续藏,皆为宝藏;
毗昙经,金刚经,都是大经。

当代·桑文磁撰书

六千余卷藏经，皆是阐明圣教；
五十三参奥义，定能感化顽民！
当代·郑玉浦撰书

窥舜水，望灵山，养性幽境常在；
阅真经，悟妙谛，皈依禅心顿来。
当代·陈鸿培撰书

楼藏贝叶，精研细诵开法眼；
心结禅缘，身体力行布慧光。
当代·吴愚撰

玉　佛　殿

玉润水清纤尘不染；
佛弘济广功德无量。
当代·吴愚撰

宝庆寺前，静看西天月色；
青林渡口，时闻南海潮音。
当代·郑玉浦撰书

菩提树下谈儒学；
翰墨林中证佛心。
当代·裘勇奇撰书

宋朝古刹；
慈邑名山。
当代·王介堂撰书

◎ 江北区永宁庵

永庇桑梓，梵钟长鸣警当世；
宁观渡津，法雨遍洒济众生。
当代·陈鸿培撰

永保太平，平风息波，普渡众生归极乐；
宁愿清静，静虑安心，虔依诸佛觉空明。
当代·邵永康撰

门对清流，澄浪碧波空五蕴；
背邻古寺，禅钟梵呗共千秋。
当代·周冠明撰　王介堂书

大千世界，因三藏亘永；
亿万生灵，得四季安宁。
当代·谢君度撰　李美唐书

佛殿托青山永峙；
灵光佑信众长宁。
当代·吴愚撰

慧进三修圆妙界；
和融万物大悲心。
当代·谢君度撰

开门见水，庵沐清风三百里；
入殿焚香，经传妙法二千年。
当代·王介堂撰书

临水参禅，小庵开大悟；
问津道古，后者续前缘。
当代·裘勇奇撰书

◎ 江北区慈城妙音精舍

慈水清清，风来净土何须扫；
宝山寂寂，云护空门不用关
当代·郑玉浦撰书

真实不虚，八方弟子传经典；
尊严无二，万国衣冠拜冕旒。
当代·桑文磁撰书

法座湄湖亭，尽见三千世界；
机缘翻贝叶，长明一盏琉璃。
当代·沈元魁撰书

天道本无私，看万法森罗，善恶尽头终须报；
神灵先有算，得三乘觉慧，吉凶分界自可求。

当代·谢君度撰　李美唐书

妙相庄严，七宝玲珑真佛地；
音声缭绕，十方清朗乐尧天。

当代·曹厚德撰书

妙从三智心中得；
音自九重天外来。

当代·谢君度撰　王介堂书

慈水长流，孝道通天传美德；
妙音远播，悲心愍世仰空门。

当代·张性初撰书

妙音尽在匈匈外；
悟道须于漠漠中。

当代·桑文磁撰书

本空法师纪念堂

讲席开甬城，妙谛阐天台止观；
精蓝结慈水，梵行遵百丈农禅。

当代·广修撰书

◎ 慈城护龙寺

大　殿

菩萨低眉，惠恩普济，洒法雨，撒天花，何只慈悲六道；
金刚怒目，声色俱严，持神锋，握宝器，故能降伏四魔。

当代·桑文磁撰书

◎ 江北区庄桥永济寺

道心永济；
佛法长存。

当代·董锦云撰

诸天飞法雨；
遍地涌莲花。

当代·李文国撰

澹月时涵江树影；
庆云常荫素心人。

当代·洪火庚撰

大　殿

智慧照十方，庄严诸法界；
慈悲念一切，无碍如虚空。

当代·郑玉浦书

永传道法三藏典；
济世慈悲一片心。

当代·谢君度撰

◎ 江北区洪塘龙华寺

龙光射斗牛，普照梵宫幽境；
华盖沾霖泽，惠播鄮邑群黎。

当代·陈鸿培撰

六境茫茫，人到此门无障碍；
三摩寂寂，心臻彼岸有真如。

当代·董锦云撰

龙象广通滋舜水；
华台赫奕镇灵山。

当代·董锦云撰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德相；
三乘宝典，广敷佛祖慈云。

当代·卢学恕书

登巍巍宝殿，沐灵光璀璨，入定自不闻不见；
仰灿灿佛陀，觉法相庄严，悟空乃无念无营。

当代·吴愚撰

大泽传龙化，古木参天朝福地；
明州见鹫飞，慈云满谷绕禅关。

当代·郑玉浦撰书

舜水龙游，慈帆风发般若船，渡尽有缘尘世客；
灵山华放，寂照空含真如法，觉圆无上菩提心。

当代·邵永康撰

◎ 鄞州区天童寺

无法向人说；
将心与汝安。

清·顺治（今不存）

[按]顺治帝为笼络该寺反清住持，亲自召见，并题联三副，表示对天童寺的推崇和对佛门的敬仰。

万山拜其下；
孤云卧此中。

清·顺治（今不存）

大护法不见僧过；
善知识能调物情。

清·顺治（今不存）

[按]以上录《浙江风物志》

胜地辟精蓝，法雨涵濡遗泽远；
高峰横太白，诸天环拱此山尊。

清·郭崑焘

问谁具正法眼，向义兴未结茅庵、太白未为童子以前，识得苍山真面目；
愿我发菩提心，于南海曾谒普门、西湖曾参灵隐而后，来寻黄蘖老头陀。

清·寄禅

天　王　殿

长林得静，幽竹悟虚，万类放观咸自在；
畅怀喻风，清修若水，群生随地契天然。

民国·闽县林森

溯晋代开山，历唐宋元明清，太白法灯辉海外；
从佛门稽古，计汉满蒙回藏，天童僧史耀人间。

民国·圆瑛撰并书

昼夜六时恒吉祥，随遇住处常安乐；
人天大众皆欢喜，尽虚空界悉光明。

民国·林翔

执相非真，破相亦非真，看大家如何发付；
狥欲是苦，绝欲也是苦，在吾侪好自修持。

民国·戴传贤

冀慈云普覆尘寰，以天王身，作如来使；
期法雨遍醮沙界，现大人相，镇选佛场。

民国·王柏龄

两浙仰禅林，首溯玲珑古迹；

四明称佛地，群推太白名山。

清·毛玉佩撰　当代·沙孟海书

此地是六朝灵刹，看虎跑泉彻，佛迹岩奇，海国庆安澜，留得二千年莲华世界；
其中有列圣奎章，想岛客庀材，星精执爨，人天同护法，何论亿万众香火因缘。

王继香撰　当代·陈祖范书

于意云何，凭蒲团，照见亿万众生，勘破时，值得低头一笑；
我闻如是，这布袋，包括大千世界，放下后，依然皤腹双趺。

沈甫云撰　当代·俞德明书

经年露乃腹，看胸怀洒落，即是上乘；
终日解其颐，笑世事纷纭，曾无了局。

普洽撰　当代·郭仲选重书

深具慈忍心，大肚能容天下难容诸事；
广结欢喜缘，满腮含笑世间可笑之人。

当代·明旸书

布袋空携，却剩得大肚宽肠，不知众檀越，信心时将何物供养；
山门冷坐，总见他笑天喜地，请问这头陀，长笑处是什么来由。

杨家马原原撰　当代·曹厚德重书

秘菩萨行，现将军身，频年甲胄常披，摧邪辅正；
为护法神，受如来嘱，佛国金汤是赖，卫教安僧。

圆瑛原撰　钱君匋重书

香象蹴地，非驴所堪，坐令外道六师，造论都随朝霞尽；
金翅擘海，海龙皆伏，况尔恒河小婢，却流敢距应真来。

民国·章炳麟书

现将军身，保境安民，威德遍五洲威应；
住童子地，摧邪扶正，愿心护千佛伽蓝。

当代·张秉全撰　朱关田书

佛刹庄严，四天王大权示现，护法安僧；
道场清净，诸檀越发菩提心，爱教利人。

当代·明旸撰书

宝杵犹存，纵经劫火洞然，这个金刚常不坏；
铜炉宛在，因此香火无间，未几绀宇又重新。

民国·圆瑛撰书

宝杵镇乾坤，威力昭彰，遂使魔军丧胆；
金甲吞日月，大权示现，拥护佛法常存。

程德全撰　当代·周节之书

凭金刚宝杵以降魔，弘愿所成，为密迹力士；
现大将军身而说法，贤劫之殿，是楼至如来。

李慧澄撰并献石　兴慧书

隐实扬权，现天将身，折伏魔军安世界；
摧邪辅正，执金刚杵，尊崇佛法护禅林。

吴兴朱之谦

韦　驮　殿

三洲感应难思，汝有真修，我必护法；
一杵威神可畏，人无邪念，自能降魔。

清·寄禅撰　当代·马其宽重书

宝杵护刹幢，佛法金汤，折伏烦魔得安隐；
药叉共威镇，天人眷属，加持护卫显庄严。

黄庆澜

护法现金身，神勇曾传回舍利；

降魔持宝杵，灵威独著溯天童。

吴兴王震

道场慈护，原许印通，历劫尚天童，威力应能持国运；
绀殿庄严，不烦薪给，题名犹晋代，苦行好与衍宗风。

番禺叶恭绰

七世现童真，合掌当胸，统理僧伽宏法化；
五洲崇佛相，挺身倚杵，森严天将镇魔军。

许世英

佛　殿

佛法丽中天，谤观真如，狮吼象舞，普赞微妙临绝顶；
御书镇太白，沐育清化，龙翔凤翥，群领至德颂无疆。

沈湛撰　山西刘子威书

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行持，皆得成就；
不可称，不可量，不可思议功德，即证菩提。

袁希濂撰　安徽刘夜峰书

紫金聚体堂堂露，开眼也着，合眼也着；
白玉毫光处处垂，有心亦然，无心亦然。

清·胤禛　原题　上海李广重书

如是妙相庄严，主伴齐彰，灵山会俨然未散；
本来佛身清净，圣凡一体，菩提道当下圆成。

圆瑛撰　当代·明旸重书

无我，无人，无众生寿者，皆以无为法；
如露，如电，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

当代·郑玉浦书

果证吉祥云，三千已遍；
观融功德水，五百非多。

清·弘历(乾隆)撰　沈元发重书

妙应宏施无畏力；
圆通广运大悲心。

民国·圆瑛撰　张性初重书

法　堂

山势四明来，看龙卷灵湫，虎跑平地；
禅宗两浙派，想传灯雪窦，分席云栖。

杨泰亨撰　沙孟海书

梵音一发震沙界，任尔外道魔军，敢不潜踪绝迹；
威德双临遍太虚，哪怕铜头铁额，也须丧胆惊魂。

普洽撰　当代·孙信德重书

胜地降天星，潜感端资三昧力；
传灯衍甘露，精修尽摄五家宗。

黎元洪撰　张淮重书

元言白法演真传，要将兔角龟毛，打开窠臼；
赤水丹山开宝刹，但听猿啼鹤唳，悟彻声闻。

薛福成撰　当代·卢石臣重书

净土说庄严，承东晋遗规，无量无边，不二法门传祖脉；
金星垂景耀，现西方宝相，即空即色，大千世界仰宗风。

吴引孙撰　明旸书

太白山高，童子扬鞭，龙降虎伏；
玲珑岩险，老僧振锡，狮吼象鸣。

木鱼撰书

法法全彰,且看月丽天,普印千江水;
如如不动,若问西来意,惟谈一指禅。

可明书

澄潭映月,无今无古;
性海弥天,即色即心。

通一书 香港天童精舍释道平献

法为诸佛所师,一切天人皆供养;
经通五人共说,十方贤圣尽皈依。

永嘉莲山书

经律论悟,三藏圣教,几如指月示人,因指应当看月;
闻思修证,二根圆通,自可入流忘行,一入便得漩流。

当代·明旸书

藏经楼

要知三世事;
须诵一切经。

当代·李庆坤书

从此消灾,灾消吉至;
因兹灭罪,罪灭福生。

俞纪岳献

大鉴堂

三顿棒开河北旨;
一声喝振岭南宗。

道忞撰 当代·沈元魁重书

拄杖看春山,花雨缤纷天目外;
登楼望沧海,潮音澎湃普陀边。

民国·林森书

西桂堂

一等庄严诸佛刹;
无如净土巧玲珑。

永嘉莲山书

主伴庄严,接引众生归净土;
愿行成就,超登上品觐慈尊。

陈廷骅献

地藏殿

静听夜半钟声,声声唤醒主人梦;
试看庭前月色,色色全彰古佛心。

当代·明旸书

菩萨妙庄严,引起肃恭,感动群生兴善念;
钟声资惕厉,听来清彻,发扬一点觉非心。

戴彦撰书

海底起风尘,安得春婆梦醒,同凭钟声解怨结;
楼头瞻圣像,且喜稚子知归,愿仗金锡度迷津。

比丘南亭撰书

誓愿难量,地狱未空不成佛;
悲心无尽,冥疆久处为度生。

圆瑛撰

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地狱未空,誓不成佛。

日本 和田麻沙献

罗汉堂

普门示现,慈悲济物无形相;
洛伽常定,善舍能行即观音。

商学鸣献

斋堂

弥勒示贫相,稳坐主位,当纠察拖耳耳拖

长；
密云现海量，喜让客僧，命侍者移座座移位。

清源撰

祖 师 堂

达摩西来，话不投机，一苇渡江去；
葱岭再现，路遇相识，只履挑肩归。

玉 佛 殿

溪声尽是广长舌；
山色无非清净身。

赵朴初书

昔日供奉舍利塔，护法顾邢景贤，广行布施，福荫儿孙荣百世；
今朝庄严卧佛殿，善信美蓉伟箴，继承先德，家道昌隆祝千秋。

当代·明旸书

琱琳堪作肌，一尘不染；
天地本无我，万念皆空。

当代·桑文磁撰

具平等心，万物静观皆自在；
现慈悲相，众生普渡摄群机。

当代·叶元章撰 曹厚德书

云 水 堂

增福延龄，悲心济物；
消灾免难，慈力更生。

当代·张性初书

共仰丰碑云仍集；
虔供灵迹世代传。

当代·曹厚德书

伽 蓝 殿

神威有赫，愿力惟深，作众生之保障；
山门镇静，海众安和，卫坛场而吉庆。

功 德 堂(静观堂)

荐先亡，尽孝道，超登九品；
祝现生，输至诚，福乐百年。

太白峰前云似盖；
玲珑岩下月如钩。

民国·八指头陀撰

◎ 鄞州区阿育王寺

天 王 殿

胜地涌灵光，烛彼尘世大千，非山非水；
浮图开法界，入我佛门平等，无圣无凡。

宝林何从新撰 梅调鼎书

阿育造浮图，其数八万四千，惟斯独著；
萨诃求设利，已历一十二代，仰此常灵。

何从新撰 梅调鼎书

左璎珞，右宝幢，东浙仰禅宗，是处法门不二；
松放光，龙护法，南州崇佛教，个中妙谛宜参。

何从新撰 梅调鼎书

宝塔八万，放大光明，我识法喜慈悲身，威灵具足；
沙门三千，演多罗教，此为吉祥殊胜地，摄受有情。

鄞县张原炜书

瑶岛郁千盘，是浙东名山，狮林福地；
金身经百炼，悟西来大意，龙树真诠。

郡西李汉章书

降魔护法，具大神通，请看金杵威严，珠旒肃穆；
福国佑民，以赞化育，共仰慈云普覆，慧日长明。

童德厚敬撰并书

入不二法门，永超尘劫；
愿大千世界，共证菩提。

当代·忻焘撰书

弥勒龛柱联

袒腹笑容摄海众；
分身散影示时人。

当代·曹厚德书

如是我闻，倘照见五蕴皆空，凭他水火刀兵，莫非色相；
导夫先路，愿常参三观妙谛，便会住行坐卧，可证菩提。

当代·何仲刚撰　太仓徐梦梅书

大雄宝殿

自西晋开山，历唐宋元明，以至于今，谁似梵王留净土；
听释迦说法，合百千万亿，无量诸佛，皆从宝相现莲花。

长沙萧荣爵敬书

鄮山灵异，舍利堵波，当佛迦现相之时，晃耀分瞻金粟海；
太白联延，如来世界，于天童供食而外，庄严更觏妙华宫。

长沙萧荣爵敬书

云何降伏其心，与大比丘众，作礼围绕，如是如是；
布施不住于相，说得福德多，信受奉行，善哉善哉。

长沙萧荣爵敬书　集金刚经句

五千经藏，三宝法轮，记从白马驮来，众生普度；
两浙名山，六朝古刹，几历红羊劫换，绀宇长新。

长沙萧荣爵敬书

远眺雪窦，近接天童，晋代启宏规，宝塔石函传圣迹；
井涌金沙，山横玉几，明州开胜景，琳宫绀宇大禅宗。

镇海陈修榆敬书

是法雨飞霑，佛迹仙书，六朝相沿留净宇；
有祥云拥护，唐碑宋碣，千秋无语对空王。

清·高振霄题

宝塔镇名山，看峰回玉几，井涌金沙，即佛即心参舍利；
明州留净土，记松号放光，楼成拾翠，是空是色证菩提。

清·慈溪杨家骥敬题

瞻近有缘，想西去前因，楼观清虚真相见；
志出不朽，得东来名处，山川形势上方居。

宣统二年冬，育王寺宗亮上人

属集十七帖字，慈溪杨家骥并书

提倡众生平等，过非旧制种姓，千秋善信传香火；
皈依我佛大雄，编纂三藏经书，万国衣冠拜冕旒。

桑文磁撰　张恺帆书

世界大千，佛其无相，祇从眼界眼中见法

相；
震旦十九，塔自何来？传谓指端指处随光来。

卢石臣撰并篆

但能色相俱空，何须别求南海；
若使菩心自在，此居即是西天。

岁在乙丑夏日宁波刘惜闹撰并书

舍　利　殿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真实不虚说；
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应作如是观。

仁湖竺麟祥隶

轮音西震，像教东来，赖贤皇制造浮图，安藏善逝真灵骨；
塔降南天，光舒北阙，感圣帝志心钦仰，瞻礼迦文妙法身。

丙辰仲冬月清道人敬书

五色贯太微，自从白马驮经，竟与周家符石记；
双林隐寒月，无限天龙赞法，都来震旦护珠幡。

无款

法王宝塔，显应照彰，五色祥光辉众目；
觉帝金躯，灵明炳著，数重瑞相示诸贤。

清·净业弟子授觉撰　永嘉张凰诰书

浮图敕建于名山，佛日玲珑，慈风；
舍利钦藏乎胜地，香云叆叇，法雨。

清·净业弟子授觉撰　永嘉徐清来书

我佛现金身，记从兜率陀天，昭垂灵异；
法王留宝塔，在此吉祥胜地，大放光明。

民国·镇海陈修榆敬撰并书

天成玉几，地涌金沙，溯西晋百千年，震旦国中真宝藏；
塔造铁轮，钟悬珠颗，冠东方十九处，育王山上大光明。

民国·慈溪杨家骥

赤伏符沉，玉玺角碎，中原几许劫灰，凭吊数千年间，尚余鄮山留宝塔；
景教东渐，欧风西被，竺国已无净土，灭度六百载后，犹于震旦发幽藏。

岁在丁巳仲春之月湘阴左孝同书

释迦佛自有真身，塔势到今如涌出；
舍利珠定能普照，松阴何日复光明。

山阴魏郁敬撰并书

舍利含光，千载伽蓝焕异彩；
人天荫福，十方缁素沐慈云。

苏渊雷敬撰并书

河横璎珞，村接宝幢，斯是八吉祥六殊胜地；
亭倚晋松，殿藏舍利，允推四明山三大丛林。

邑子周混句　忻焘书

花繁柳密处，能拨开方见手段；
风狂雨骤时，可立定才是脚跟。

乙丑年李庆坤书
严高武虞雪梅敬助

刘萨诃跋涉山川，由吴丹阳，汴洛下，而达鄮峰，闻地中有金石声，始瞻宝相；
晋义熙经营殿宇，历宋元嘉，梁普通，以迄昭代，阅世上几沧桑劫，不改常观。

陆廷黻撰书命孙宝慈书

法　　堂

如何是西来意，五蕴皆空，毫无芥蒂；

此中得上乘法，六根俱净，大放光明。

安吉吴昌硕年八十书来句

此间珍装法宝，曰论、曰律、曰经，总称三藏；
者里弥满清净，即中、即真、即俗，的指一心。

衡阳曾熙书于心太平庵

玉轴琅函，应供吉祥殊胜地；
金文宝偈，顿开圆觉妙明心。

黄岗李开侁

自在心空，上乘禅参千佛国；
正法眼藏，吉祥云护四明山。

吴兴王震敬书

松顶放灵光，示教禅心兼法味；
莲台闻妙谛，归诚景福应真言。

当代·郑玉浦撰并书
日本东京都叶清子玉兰玉梅玉贵敬助

真实不虚，宝相请看广长舌；
丁宁无倦，苦口惟存老婆禅。

当代·桑文磁撰　李钦风书

宸奎阁

焚龙脑钵，坏衣瓦食，大觉超尘，胜地方留任性住；
记宸奎阁，妙墨奇文，东坡遗憾，丰碑难补锦书藏。

当代·谢长愚撰并书

地藏殿

殿近钟楼，诚意宏深，地狱全空愿始息；
寺藏舍利，善行楷模，众生度尽誓方休。

当代·毛翼虎撰　张莘良书

藏经楼

祥云缭绕，佛光普照藏经阁；
佳木葱茏，法雨均沾荐福堂。

当代·叶元章撰　丁乙卯书
日本东京都叶阳造胜造东权东寅敬助

经律论原为一体；
释儒道或有相通。

当代·桑文磁撰　卢石臣书
信士王吉良 信女朱且宜敬助

红羊劫剩，万卷宝藏，可知舍利放光护佛国；
白马驮来，三乘教义，溯自摩腾翻译传中华。

当代·李钦风撰 追琢居士书
日本华侨信士虞忠魁　张菊琴助

鉴真纪念亭

东渡布弘规，普照慈光，此处曾留卓锡影；
西天传肸蠁，广施宝德，万方仰载法轮音。

当代·陈祖范撰句并书

樟荫轩

花荫何如樟荫好；
凤池未若墨池清。

桑文磁撰　吴建贤书

白云竹院

白云笼古塔；
绿竹映砚池。

当代·谢长愚并书

库房

此处获瞻圆妙相；
到来俱是吉祥人。

辛酉夏日刘惜闇书

舍　利　龛

化缘已毕，玉树潜辉，灵骨遗留，便忏罪业；
半满告成，金河顾命，法身应供，令种福田。

清同治六年丁卯

化事住世，显舍利舒光，鉴机平等；
权行度人，制浮图现瑞，接物无殊。

清同治六年丁卯

大　悲　阁

一个心肠，包涵无限慈悲意；
千双手眼，示现众多妙善容。

当代·桑文磁撰　卢石臣篆

唐鉴真大师造像

沧海六航，五回遇险；
云踪一息，万世流芳。

当代·桑文磁撰　卢石臣篆

五百罗汉殿

堂依舍利，有福有缘，好借佛光修正果；
身入空门，且清且净，不求井水涌金沙。

当代·桑文磁撰书

面朝玉几，背倚鄮峰，金碧辉煌罗汉殿；
行满小乘，道成正果，清虚淡泊水云身。

当代·卢石臣撰书

五百罗汉殿，金碧辉煌，众生大愿消烦恼；
九重无色天，圆融清净，舍利灵光护善良。

当代·郑玉浦撰书

解脱烦恼，消除纷纭，不生不灭三千界；
静观清虚，澈悟因果，应善应供五百尊。

当代·陈道生撰　李钦泰书

东南佛国六殊胜，璎珞庄严，象现应真五百；
震旦灵山八吉祥，香云缭绕，堂开法界三千。

当代·曹厚德撰书

◎ 鄞州区霞屿寺

地脉接鄮山，梵宇巍峨，震旦云霞围舍利；
道心司清夜，禅阙寂静，乾锤陀鼓应浮图。

百步秋岚，十里柳松抱霞屿；
万金春雨，千重云水环补陀。

观空有色东潮月；
听世无声南海潮。

古柏珠琳，清磬悠钟留客醉；
名区宝刹，涛声树影伴僧闲。
洞天古传妙应国；
佛地恰在水中央。

龙听经音滋法雨；
山环佛岛蔼慈云。

◎ 鄞州区长寿寺

八面现金容，看一出人间便消劫运；
十方瞻宝相，愿大家心上各发慈悲。

大乘妙道，明心见性，菩提果满华藏界；
诸法无相，禅机妙理，慧光朗照彰弥天。

◎ 鄞州区广德寺

广种福田，人天大众皆欢喜；
德泽祝嘏，昼夜六时恒吉祥。

广化有情登觉岸；
德施无畏度迷津。

大德长弘济世道；
善心广结菩提缘。

◎ 鄞州区小盘山弥陀寺

山 门

天童山脉，兜率天宫兹复现；
凤涧水源，弥陀古刹喜从新。

当代·曹厚德撰书

佛 殿

盘山沾法雨，古刹钟声祈万福；
太白涌祥云，佛门香火续千秋。

当代·曹厚德撰书

◎ 鄞州区隐学寺

大 殿

寺傍王陵，儒道佛心双印证；
法宏东土，蛇神牛鬼尽超生。

当代·桑文磁撰

◎ 鄞州区金峨寺

大雄宝殿

自天台发脉，金峨翅展，峰高数百寻，面面竞妍，万顷松篁拥古刹；
溯怀海开山，吕祖偈留，时越一千载，灯灯续焰，十方善信仰禅心。

当代·周冠明撰

甍栋崔嵬，三唐风格竟重现；
香烟缭绕，千载丛林终复兴。

当代·桑文磁撰

数旧典，曾为百丈高僧云水地；
瞻新宫，顿忆两朝惠政舜尧天。

当代·桑文磁撰

古刹千年，妙法度人声默默；
琳宫百丈，高基拔地势堂堂。

当代·桑文磁撰

万壑朝宗，千峰列笏，山水有深情，天赐金峨圣地；
三生彻悟，一念回光，丛林尊戒律，群推百丈清规。

当代·郑玉浦撰

唐代开禅境，远眺天童，近连护圣，圆满道场天雨界；
明州当案山，初名罗汉，后号金峨，庄严国土妙华宫。

当代·曹厚德撰

慈云广被，十方共赞，令释子复还三宝地；

法雨普施，九界同归，俾名山又起梵王宫。

当代·曹厚德撰

百丈清规，若经若典，传百世而不朽；
千秋兰若，无灭无生，历千劫以重兴。

当代·曹厚德撰书

金峨开十景，松树林中存古道；
石卵悟三生，团瓢峰下证前因。

当代·曹厚德撰

古刹忆开山，寓百丈高僧，无缘九仞阆风，留偈神仙事；
金峨弘渥德，联遐方善众，有意三千弱水，修心明镜台。

当代·沈元魁撰

金经传海角，朗月清风依般若；
峨嶂峙鄞南，虬松秀竹证菩提。

当代·陈联飞撰

◎ 镇海区招宝山宝陀寺

海永镇，波长宁，看千载伽兰重焕异彩；
江开源，山招宝，喜十方缁素共沐慈光。

当代·曹厚德撰书

有感即通，千江有水千江月；
无机不被，万里无云万里天。

印光撰　曹厚德重书

◎ 镇海区汶溪净圆寺

地以人传，想当初文公偶隐清溪，能使辉增东土；
寺因宅改，到今日净老重兴名刹，顿教乐慕西方。

释迦金口亲宣，语十方迷子，愿愿在信，直往安养证妙道；
弥陀垂手立待，欲大地众生，心心念佛，早归极乐免轮回。

文种胜境，前溪隐，后西方，地灵更拓佛阙，开大千世界；
净果梵缘，南汶溪，北神钟，人仁缔凿耨池，利普济众生。

当代·蒋思豫撰书

直指一心无则法，只须专念弥陀；
横超三界有西方，不必更寻他道。

心境净明，巨浪微波成止水；
智珠圆彻，浓云薄雾化澄空。

大　殿

净土宏开，异三乘以齐成觉道；
圆光普照，拯四生而共届莲邦。

当代·曹厚德撰书

莲座拥祥云，梵宇宏开登净域；
檀林施法雨，慧光普照证圆通。

当代·曹厚德撰书

净土宏开，光含万象；
莲风丕振，香遍十方。

当代·曹厚德撰书

◎ 北仑区璎珞寺

佛　殿

璎珞现佛刹，感化世间有情尽皈依；
慈云常拥护，令此福地无垢成净土。

当代·广修书
日本大有饭店家族敬赠

◎ 北仑区宣化寺

佛　殿

妙香圆融，即色即心，偏十方而示现；
法身常住，无来无去，历万劫以长存。

当代·广修撰书

◎ 北仑区古育王寺遗址

慧达大师墓石亭柱联

千山霜叶瘦；
万壑雨花肥。

民国辛酉闲云书

[按]今属大碶镇嘉溪村，旧称乌石岙。

◎ 慈溪市五磊寺

普同塔

一穴共埋千僧骨；
四时常覆万松荫。

[按]清顺治五年(1648)慈溪五磊寺达变禅师建普同塔，释真贯书对联，道心禅师书额“寝息诸缘”(今不存)。

天王殿

晨钟撞破五磊云，无非觉觉；
暮鼓敲落杜湖月，总是空空。

壬午冬　陈沙弥　陈沙凝

门　楼

透五磊关，翠岫苔岩清色界；
证三摩地，莲池水月朗然天。

当代·邵永康撰

智环禅师墓塔

金石不寿，点画难消；
天存群碎，云影浮泡。

◎ 余姚市龙泉寺

大秦望邑，宝马香车，百里烝民歌盛世；
东晋梵宫，瑞莲紫竹，万邦赤子沐慈阴。

东晋开基，大唐藏宝，建炎驻跸，古刹千军著浙水；
龙泉连海，高阁仰天，往哲传灯，灵屿百尺屏明山。

不求他往，喜汲甘泉龙井里；
如是我闻，弘扬佛法舜江滨。

放百宝无畏光明，历劫智珠常朗；
入三昧甚深微妙，诸方心印同圆。

◎ 余姚市大隐西隐禅寺

大　悲　殿

圣驾曾南渡，盛说世皆崇鹫岭；
金身自北来，可知佛亦喜明州。

当代・曹厚德撰书

梵宇肇于宋代，推姚水禅林第一；
金身起自辽宁，数江南佛殿无双。

当代・曹厚德撰　毛翼虎书

佛宝出鞍山，善哉！殊胜因缘临大隐；
慈云笼甬水，巍乎！庄严梵宇数余姚。

当代・曹厚德撰书

劫火认前朝，殿宇重新，万国衣冠瞻法会；
祥云笼大隐，钟鱼依旧，九洲风雨渡慈航。

当代・郑玉浦撰书

慈恩开化，千手千眼，观临大千世界；
觉慧随缘，万航万方，救度亿万生灵。

当代・谢君度　刘芝春撰　周律之书

七佛殿藏经楼

大隐有高贤，儒释同源，虔诵经书昭圣典；
精蓝瞻七佛，参修合一，广传教化惠苍生。

当代・郑玉浦撰书

楼藏万卷，贝叶香闻无垢地；
佛现千尊，慈心妙造有缘人。

当代・叶元章撰书

玉润山辉，贝叶聚经楼，三藏印证香林雨；
天澄海净，莲花开宝殿，七佛庄严法界云。

当代・曹厚德撰　沈元魁书

东方行释教文明，南无阿弥陀佛；
此地是精神宝库，般若波罗密多。

当代・桑文磁撰书

古寺隐深山，七佛灵光遮圣驾；
新楼迎远客，三洲善士拜菩提。

当代・李钦泰撰书

佛心通净界，敬仰慈容于胜会；
慧眼识清流，弘扬妙法之玄机。

当代・叶元章撰书

地　藏　殿

释迦付嘱，临九华广修一实；
菩萨大悲，人三界普救众生。

当代・吕久扬撰书

指迷津，四海苍生闻妙法；
消魔劫，千秋信士沐慈恩。

当代・陈鸿培撰书

持世三修，断除邪念消魔障；
现身六道，指引迷津度生灵。

当代・李美唐撰书

慈恩浩荡，执杖持摩尼，遍游大地；
悲愿宏深，空冥拯浊世，普利人天。

当代・曹厚德撰书

◎ 余姚市芦山寺

香云自山起；
花雨从天来。

◎ 余姚市新福寺

云拥禅关莲座润；
山邻仙峤月痕青。

当代·李文国撰

[按]古称云山寺。

◎ 余姚市云溪禅寺

牌坊(二联)

云外梵音堪证性；
寺中月影共忘机。

溪水有声涤凡垢；
禅林清寂破群迷。

当代·释定明撰　曹厚德书

[按]牌坊四柱二联，藏头排列成“云溪禅寺”。

◎ 奉化市雪窦寺

山门

遵六和精神，四相皆空，建设人间新佛教；
本一心无住，三门清净，重恢雪窦旧宗风。

弥勒殿

我佛慈悲，度众生十分欢喜；
名山灵秀，营仙苑万世芳馨。

当代·王维敏撰　凌近仁书

大肚能宽容，了却世间多少事；
满怀惟慈恻，融消天下古今愁。

新安居士屠瀛生

法脉证名山，自有宗风长流刷；
道场圆善果，更宜心境永澄清。

德清吴亚卿

九峰环列，瀑布殊姿，晋尼结茅，创千年佛国；
双流效奇，珠林挺秀，宋主梦游，数天下名山。

毛炳岳撰　裘然之书

兜率天宫，慈心三昧，龙华树下圆成正觉；
四明雪窦，胜地名山，弥勒道场化度人天。

洵剡川无双福地；
为雪山独一道场。

当代·广德撰　郭仲选书

淌下来，看上去，垂流趣在仰观，雪瀑似含禅意；
装进去，倒出来，废物并非无用，布袋也有佛心。

当代·杨修品撰书

古拓宝刹，资圣禅宗，灵光鲁殿重现，世称名山第一；
今兴胜地，弥勒净土，紫气兰若生辉，遥领瀑岩丈千。

当代·蒋思豫撰书

雪窦重光，我梦名山山梦我；
法轮常转，心如明月月如心。

当代·戴盟撰书

古刹传法乳；
名山显真容。

当代·沈鹏书

雪岭风清，鹫峰月朗，请问禅和，毕竟几多寂照；
窦崖瀑急，溪口流湍，试看释子，如何对待死生。

当代·木鱼书

发挥八圣，固先圣丕业；
绍隆三宝，安大宝根基。

当代·俞德明书

愿大众即心即佛；
观如来是色是空。

欲登不二门，净名缄口通消息；
若问西来竟，布袋摩头示妙诠。

当代·张秉全撰

佛日高悬光明世界；
雨花常播普利人天。

当代·沈鹏撰书

幢影翠摇岩畔竹；
风声寒泻月中泉。

唯一道场，雪窦山中尊弥勒；
大千净土，含珠林畔礼如来。

转根本法轮，三学以毘尼为首；
趋菩提觉道，无我乃般若之门。

宗说兼通，解粘去缚不离当下；
悲智双运，标月指迷随类化生。

慈氏演宗，饶益众生悲愿广；
高僧卓锡，绍隆三宝法流长。

当代·徐恒志撰书

剡源水盘旋，荡漾潺湲沾霈泽，汇向曹溪演出；
雪窦山拱挹，巍峨崱屴讶慈岚，疑从鹫岭飞来。

当代·孙信德书

雪窦山，翠岫千寻，霭霭苍苍称佛地；
剡源水，碧波九曲，浩浩荡荡是仙乡。

当代·周维尧撰　孙信德书

殿龛重焕，香火千秋参慈佛，齐颂人天共乐；
布袋犹存，囊罗万象坐山门，笑看世界大同。

当代·丁传鳉撰

楼阁门开，圆彰法界修因事；
慈悲愿普，预摄龙华证果人。

当代·传印书

弥勒菩萨，大肚能容，容天下拂逆境上难容诸事；
布袋和尚，满腮含笑，笑世间名利场中可笑之人。

当代·明旸书

降自兜率天宫，化身遍海宇，喜度众生登极乐；
面临剡源九曲，坦腹坐莲庵，笑看世界进大同。

当代·毛炳岳

流水一泓，佛国天花开法界；
悬岩千丈，禅门贝叶聚经楼。

当代·曹厚德撰书

净土一方，古刹昔曾施法雨；
清泉千丈，名山今又震雷音。

当代·曹厚德撰书

弥勒殿石柱

离兜离天宫，小驻岳林，分身诸梵刹；
来大千世界，长留雪窦，建阁覆名山。

当代·曹厚德撰书

名山应梦，御笔留亭，允为震旦三摩地；
雪窦峥嵘，隐潭飞雪，信是四明第一山。

当代·毛翼虎撰 明旸书

弥勒菩萨笑迎腮，十方信众蒙化育；
兜率内院讲妙法，万德庄严待当来。

当代·月照撰 詹济生书

坐在布袋，行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
定时含笑，动时含笑，开颜含笑，相见有缘。

当代·广德撰 裘然之书

金鞭法眼驱妖孽；
铠甲忠心护佛门。

当代·志源撰书

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
昼说瑜珈，夜说瑜珈，住世瑜珈，无限光华。

当代·光德书

五代降生，长汀有缘曾驻法；
六根清净，雪窦无垢故通灵。

当代·谢肃容书

居覩史天，作众生导师，佉登补处；
行菩提路，受能仁遗嘱，佛继当来。

当代·茆帆书

◎ 奉化市封山寺

立身处世，万事随缘方自在；
拜佛诵经，一心向善即修行。

弥 勒 殿

颜含千秋笑；
腹容万古愁。

◎ 奉化市五百岙菩提寺

天 王 殿

古渡古岙看古刹重新，庄严国土；
名僧名士襄名山焕彩，普利人天。

当代·曹厚德书

入不二法门，永超尘劫；
愿大千世界，共证菩提。

当代·曹厚德撰书

◎ 宁海县福泉寺

福泉不涸，结集众生，指点修持之路；
禅寺长隆，弘扬佛法，引登解脱之门。

楼对元峰，紫气常飘三千界；
山环剡水，钟声远播五大洲。

见善即从，遇恶不作，洞明方寸成佛地；
唯识无空，自净其心，悟彻因缘有福泉。

黄墙碧瓦，松竹掩阴，乃念修胜地；
青磬红鱼，香烟缭绕，为造佛道场。

缑邑南来第一山，来时求半偈；
台宗西去百余里，去罢悟真空。

果有因，因有果，有果有因，种甚因结甚果；
心即佛，佛即心，即心即佛，欲求佛先求心。

善哉善哉即非善法；
如是如是故名如来。

熠熠祥光披福地；
重重瑞霭护经楼。

到处救灾，永靖风波，慈航常普渡；
随机化相，无分僧俗，甘露胥均沾。

贝叶传经，西起金光辉宝殿；
云房藏偈，东迎紫气护梵宫。

◎ 宁海县梅林云竹净寺

大肚能涵，断却许多烦恼障；
笑容可掬，结成无量双喜缘。

护法安僧，亲受灵山付嘱；
惩恶降魔，赞扬天将威风。

如是妙相庄严，主伴并彰，灵山会俨然未散；
本来法身清净，圣凡一体，菩提道当下圆成。

普门示现，慈悲济物无形相；
洛伽常定，喜舍能行即观音。

◎ 宁海县深甽光明寺

山　门

星山不墨千秋画；
甽水无弦万古琴。
[按]寺建在月星山麓，面对甽水。

◎ 宁海县慈云佛学院

无我无人无众生寿者，皆以无为法；
如露如电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

云影霞光，逍遥天上，不作风波染尘世；
松涛竹韵，飘逸山中，别有滋味动情怀。

显法相，碧通一径晴烟润；
现慈云，翠涌千峰宿雨收。

荷担千秋慧命，旋转中华象运，真如法胜常清净；
发扬百丈清规，振兴古刹道风，禅悦灵光普照明。

弘传三藏，法雨遍洒佛学苑；
普渡六道，慈云重护新乐庵。

白云在天，明月在地，梵香煮茗；
阅偈翻经，俗念都捐，尘心顿洗。

寻声救苦，仗大愿力驾慈航；
立地成佛，施甘露水度众生。

监斋　菩萨

未供先尝三铁棒；
私造饮食九铜锤。

◎宁海县香山明恩寺

真如法雨滋江海；
禅比慈云济众群。

◎ 宁海县寿宁寺

门对鹏峰，紫气常飘三重界；
港环月屿，钟声远播五大洲。

寿世寿民，结集众生，指点修持之路；
宁家宁国，宏扬佛道，引登解脱之门。

一石镇山，乳泉鉴心，人来西域，晋昙猷就此结茅，创千秋名刹；
片帆渡江，白马负笈，道被东瀛，唐鉴真于是正息，成一代宗师。

东晋昙猷神僧，开山创业，乳泉丹桂留遗迹；
现代觉慧和尚，得道多助，琳宫圣像又重光。

尘劳烦恼无边，到此间方信回头欠早；
情世光阴有限，从今日果能发足未迟。

哈哈笑容，舒展慈怀迎佛子；
便便大腹，包藏真谛度群生。

山印须弥，妙法无边弘广宇；
寺居净土，慈心一片护群黎。

诵经礼佛，佛语顿开心似石；
击鼓鸣钟，钟声警醒欲成灰。

◎ 象山县等慈寺

南海驾慈航，普渡众生登觉岸；
西方悬慧日，光昭万姓庇钧天。

当代·陈先弟书

海国归游经，依然到处桑麻，满城桃李；
蓬山无限好，更有一湾流水，几杵疏钟。

民国·高邮李芳题

等觉参禅，解脱红尘烦恼；
慈航普渡，当怜孽海众生。

王德成撰　杨霞霖书

治平赐等慈，洪武立丛林，千载沧桑，佛光重放，宝刹于今成胜迹；
翠岫呈伏象，碧溪鸣凤跃，四时烟霞，禅意更添，梵声起处涤尘心。

当代·象山吴国华撰　陈先弟书

◎ 象山县宝梵寺(东寺)

宝相庄严,一苇慈航离苦海;
梵音彻响,四方善信尽皈依。

当代·何敏求撰

大雄宝殿

说法三十九年,导三乘五性,咸登觉岸;
谈经三百余会,令十圣六凡,共证真常。

当代·明旸撰　空明书

◎ 象山县弥陀寺

山　门

白涛滚滚,青嶂层层,海抱山环藏佛国;
宝殿重重,香烟袅袅,心诚意笃拜弥陀。

当代·吴国华

大　殿

华严顿演圆宗,独被上根,尚未悉符,出世度生弘誓;
行愿道归极乐,全收九界,方堪大畅,成道利物本怀。

大事记

公元 238～251 年　三国东吴赤乌年间

印度梵僧那罗延结茅慈溪东南五磊山，尊为五磊寺开山始祖。

公元 239 年　三国吴赤乌二年

吴太子太傅都乡侯阚泽舍宅为寺，即普济教寺。

公元 282 年　西晋太康三年

僧慧达结茅守护于鄮县乌石岙，此为阿育王寺开山之始。

公元 300 年　西晋永康元年

僧义兴至鄮县南山东谷结茅修持，建精舍，为天童禅寺开山之始。

公元 336 年　东晋咸康二年

余姚龙泉寺创立。

公元 405 年　东晋义熙元年

安帝敕慧达结茅处建塔亭、禅室，并赐二十七名僧人守护。

公元 425 年　南朝宋元嘉二年

文帝敕僧道佑创寺院，立阿育王常住田。

象山凤跃院建立。

公元 522 年　南朝梁普通三年

武帝赐“阿育王寺”额。

公元 535～545 年　南朝梁大同年间

慈溪金仙寺前身“精进庵”建立。

奉化岳林禅寺前身“崇福院”建立。

公元 732 年　唐开元二十年

法璿于义兴故址重建太白精舍，秘书省正字郎万齐融建多宝塔于精舍西南。

公元 733 年　唐开元二十一年

日本僧荣睿、普照从明州入唐求法。

公元 744 年　唐天宝三年

鉴真和尚第二次东渡日本，因为风浪所阻，住阿育王寺。日本僧荣睿、普照随同住阿育王寺。

公元 757 年　唐至德二年

宗弼县总与观宗徙精舍于太白峰下，奠定今天童寺基业。

公元 758～760 年　唐乾元年间

福林智度禅师驻锡慈溪精进庵，易名“福林庵”。

公元 759 年　唐乾元二年

唐肃宗赐额太白精舍"天童玲珑寺"。

公元 766 年　唐大历元年

百丈怀海结茅于金峨山团瓢峰，建"罗汉院"，是为金峨寺开山之始。

公元 804 年　唐贞元二十年

九月，日本僧最澄随遣唐使船入明州，次年五月，在开元寺法华院从灵光受法。

公元 847 年　唐大中元年

咸启主席天童寺，改天童寺为十方住持丛林，是天童寺准十方住持为明州之先。

公元 858 年　唐大中十二年

江西分宁县宰任景求舍宅为禅院，名"东津禅院"，是为七塔寺前身。

公元 861 年　唐咸通二年

东津禅院易名"栖心寺"。

公元 873 年　唐大历二年

因刺史裴敬奏请，唐代宗赐镇海香山寺额"香山智度寺"。

公元 888 年　唐文德元年

僧令颙于五磊山建"灵山禅院"。

公元 935 年　后周广顺三年

日湖莲心岛上建"报恩院"，是为延庆寺之前身。

公元 953 年　后唐清泰二年

明州僧子麟往高丽、百济等国求天台教籍，受高丽国王接待，并遣使送归。

公元 961 年　北宋建隆二年

目光禅师于象山县创"东禅院"。

公元 966 年　北宋乾德四年

僧日蔡于象山县建"瑞龙院"。

公元 968 年　北宋开宝元年

高丽僧宝云义天应明州郡守钱惟治之请，留在明州弘扬教观，被尊为天台宗十六世祖。

公元 989 年　北宋端拱二年

僧人宗定于江北青林渡边建"青林庵"，后易名"西资庵"，是为宝庆讲寺前身。

公元 1000 年　北宋咸平三年

真宗赐瀑布观音院额"雪窦山资圣禅寺"。

公元 1003 年　北宋咸平六年

日本东山寺僧寂照、元灯、念救一行八人抵明州。后游天台、访四明知礼，请教天台宗教义。

公元 1008 年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

真宗赐栖心寺额名"崇寿寺"，赐灵山禅院额"五磊普济院"。

公元 1010 年 北宋大中祥符三年

真宗敕改报恩院名“延庆院”。

公元 1012 年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

有芝草生于青松峰下，经守臣康孝基殿奏真宗，易开善寺名“瑞岩寺”。

公元 1015 年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

真宗敕岳林寺额“大中岳林寺”。

公元 1028 年 北宋天圣六年

日本僧绍良奉源信之命，携天台宗疑问十条入明州求教，并从广智习天台宗。

公元 1064 年 北宋治平元年

英宗赐金峨山罗汉院额“金峨山真相禅寺”。

公元 1065 年 北宋治平二年

英宗赐福林庵额“金仙禅寺”，赐象山县凤跃院额“等慈禅寺”、东禅院额“宝梵讲寺”。

公元 1078～1085 年 北宋元丰年间

延庆寺僧介然于寺东北隅筑屋六十余间，环以十六室，称“十六观堂”，是为观宗讲寺之前身。

公元 1087 年 北宋元祐二年

高丽僧义天至明州传法授道、搜求经籍。后携大量经籍归国，创高丽天台宗。

公元 1104 年 北宋崇宁三年

宋徽宗赐岳林禅寺阁名“崇宁”。

公元 1162 年 南宋绍兴三十二年

宋高宗赐月湖湖心寺额“湖心广福院”。

公元 1167 年 南宋乾道三年

日本僧重源首次入宋，朝拜天台山、阿育王山。次年九月，携宋版《大藏经》、十六罗汉像等归国。

公元 1168 年 南宋乾道四年

日本僧明庵荣西入宋，先后参拜阿育王山、天台山。同年九月，带回天台新章疏三十余部六十卷。

公元 1177～1180 年 南宋淳熙四年至七年

日本宗肩国王子许斐忠太妙至明州育王寺，布施黄金。

公元 1178 年 南宋淳熙五年

应丞相史浩之奏，孝宗亲书“太白名山”赐天童寺。

公元 1189 年 南宋淳熙十六年

日本僧练中入宋，赠书币予阿育王寺拙庵德光，并呈所悟。德光为他作证，授给法衣、赞达摩像。

公元 1191 年 南宋绍熙二年

日本僧荣西于四年前第二次入宋，先往天台山万年寺从虚庵怀敞学禅，后随虚庵至天童，获赐“千光法师”号。是年归国，创日本临济宗。

公元 1193 年　南宋绍熙四年

日本僧荣西为报答“摄受之恩”，从日本运来木材襄助虚庵怀敞营建天童寺千佛阁。

公元 1199 年　南宋庆元五年

日本僧不可弃俊芿入宋，先登天台山，后到庆元府雪窦寺、临安府径山寺学禅，又在庆元府的景福寺从如庵了宏大师学律三年，随从僧人有安秀、长贺等。

公元 1205～1207 年　南宋开禧年间

僧广清扩建西资庵，并奏准朝廷赐额“宝庆”。

公元 1208～1224 年　南宋嘉定年间

宁宗据史弥远奏请，定天下禅院“五山十刹”，庆元天童为第三山，阿育王为第五山，雪窦寺为第五刹。

公元 1222 年　南宋嘉定十五年

宁宗赐宝庆院额“宝庆讲寺”。

公元 1223 年　南宋嘉定十六年

日本僧希玄道元、明全入宋求法，从天童寺如净习曹洞宗法。明全旋病逝于天童山。

公元 1227 年　南宋宝庆三年

日僧道元携明全遗骨及《宝镜三昧》、《五位显法》等佛经返国，创立日本曹洞宗。

公元 1228 年　南宋绍定元年

天童寺僧寂圆智深、义云东渡日本弘法。后在日本建曹洞宗第二道场宝庆寺。

公元 1235 年　南宋端平二年

日本僧圆尔辨圆抵庆元，历访天童、净慈、灵隐等名刹。

公元 1237 年　南宋嘉熙元年

日本僧闻阳湛海首次入宋，在庆元白莲教寺寄居数年。十年后，因仰慕白莲教寺佛舍利，再度到庆元，得佛舍利以归，供于泉涌寺。

公元 1238 年　南宋嘉熙二年

日本僧明观智镜抵庆元，入住天童寺。

公元 1245 年　南宋淳祐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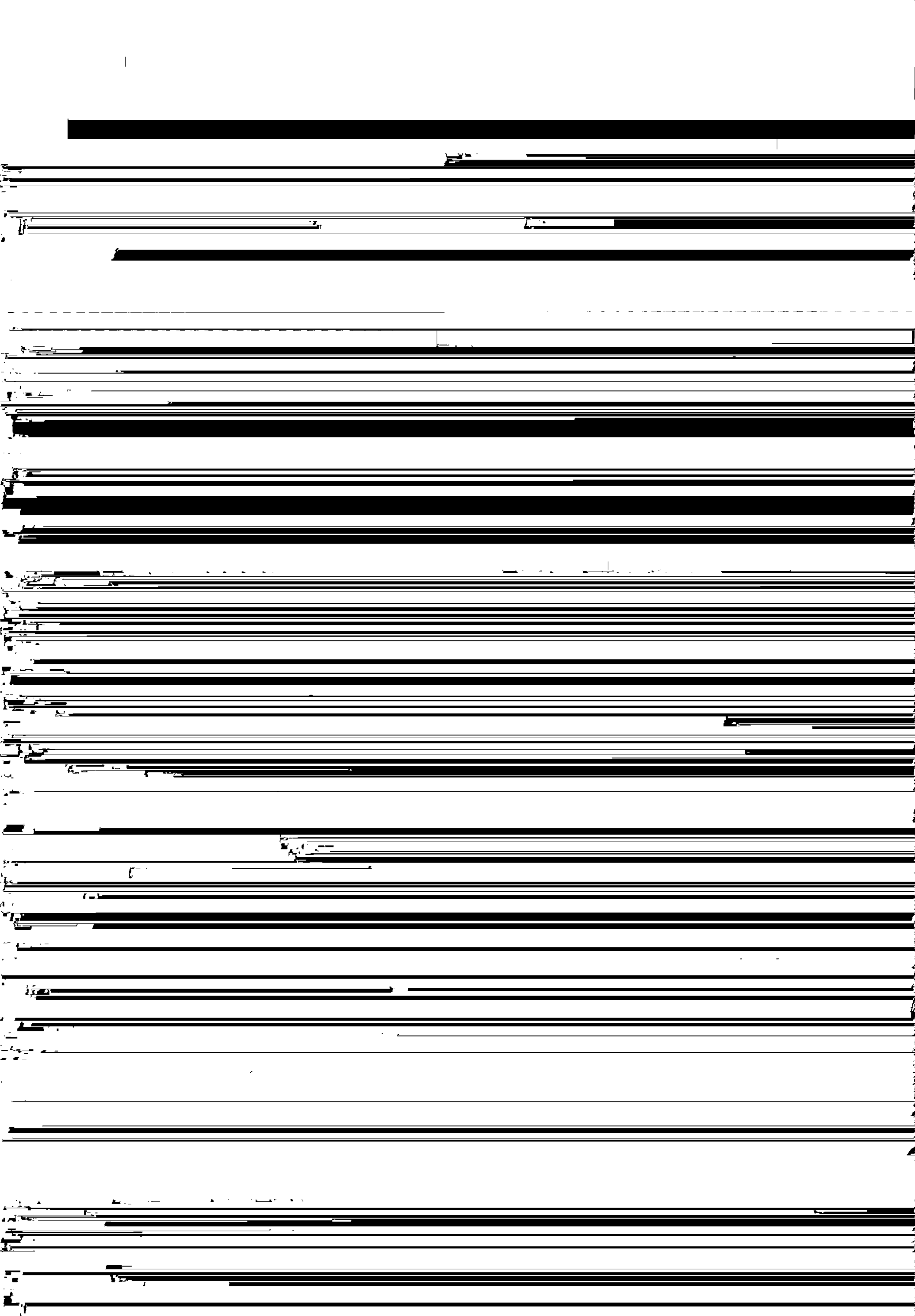
理宗御书“应梦名山”四字赐雪窦资圣禅寺。

公元 1246 年　南宋淳祐六年

天童寺僧兰溪道隆应日僧明观智镜邀请，携弟子义翁绍仁、龙江赴日弘法，后在日本创建建长兴国禅寺。自此，日本寺院始有禅寺之称。

公元 1252 年　南宋淳祐十二年

日本僧无象静照抵庆元，巡礼育王山、天童山。



公元 1318 年 元延祐五年

日本僧嵩山居中再度入元，至天童参谒云外云岫禅师。

公元 1325 年 元泰定二年

日本僧中岩圆月入元，参访奉化雪窦寺。

公元 1329 年 元天历二年

六月，天童寺僧明极楚俊应聘前往日本，弘扬临济宗法。

公元 1344 年 元至正四年

日本僧大拙祖能入元，参谒育王寺月江印诸老。

公元 1348 年 元至正八年

日本僧无我省吾入元，参谒育王寺月江印、灵隐寺用贞良诸老。

公元 1350 年 元至正十年

日本僧椿庭海寿入元，参谒育王寺月江印、天宁寺空海念诸老，曾住鄞县福昌寺修行。

公元 1367 年 元至正二十七年

日本僧绝海中津、如心中恕、伯英德俊、大年祥登等来华，参谒天童寺了道、了堂禅师。

公元 1382 年 明洪武十五年

明太祖册封天下禅宗五山，天童寺为第二山，阿育王寺为第五山。

公元 1387 年 明洪武二十年

迁昌国宝陀寺于栖心寺内，改名补陀寺。

公元 1403～1424 年 明永乐年间

册定全国寺名，五磊普济院改名“五磊禅寺”。

公元 1434 年 明宣德九年

日本僧湖海中珊入明，住天童寺。

公元 1435 年 明宣德十年

日本僧南英谦宗入明，修学于天童寺。回国后，成为种目寺开山祖。

公元 1467 年 明成化三年

五月，日本画僧雪舟随遣明使入天童寺巡礼求法，得封“天童山禅班第一座”。

公元 1511 年 明正德六年

日本东福寺僧了庵桂悟任遣明正使，出使明廷，武宗钦其高德，令住育王寺。

公元 1605 年 明万历三十三年

杨德周纂《延庆寺记略》一卷。

公元 1623 年 明天启三年

僧传灯纂《延庆寺志》八卷。

公元 1632 年 明崇祯五年

释白山、张廷宾等纂《天童寺志》五卷。

公元 1641 年　明崇祯十四年

黄毓祺重纂《天童寺志》十卷。

公元 1682 年　清康熙二十一年

补陀寺建大悲阁，因门外有七浮图，俗称七塔寺。

公元 1759 年　清乾隆二十二年

僧畹荃纂《续明州阿育王山志》六卷。

公元 1895 年　清光绪二十一年

廷赐七塔寺《大清龙藏》全帙，寺额“报恩禅寺”。

公元 1902 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

天童住持寄禅敬安改十方丛林住持继承制为十方选贤制，寺风重振。

日本曹洞宗水野梅晓至天童朝拜如净禅师墓塔。

公元 1904 年　清光绪三十年

宁波僧学堂在白衣寺成立，寄禅任校董会会长，冯子藩居士为副会长。

公元 1908 年　清光绪三十四年

宁波僧教育会成立，由寄禅和陈屺怀居士担任首任会长。

公元 1911 年　清宣统三年

白衣寺新佛教社出刊《新佛教》。

天台宗第四十三法嗣谛闲法师莅席五磊禅寺，改寺名为“五磊讲寺”。

公元 1912 年　民国元年

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成立，寄禅敬安推为首任会长。宁波僧教育会改称中华佛教总会宁波分部。

公元 1913 年　民国二年

谛闲法师在观宗讲寺创设“弘法研究社”。

公元 1918 年　民国七年

宁波佛教孤儿院在白衣寺成立，永丰寺住持岐昌为沙门院长，陈训正为居士院长。

公元 1919 年　民国八年

观宗寺观宗学社成立。

公元 1920 年　民国九年

僧莲萍编纂《天童寺续志》十卷。

公元 1922 年　民国十一年

鄞县姜山镇商贾边文锦居士发起筹建宁波居士林，以奉行佛法救世主义为宗旨。地址在东门苍水街延龄坊。

公元 1923 年　民国十二年

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寺、观宗寺僧应旅日侨团之邀，赴日本东京参加大地震中受难华侨超度法会。

鄞县佛教会在天宁寺召开佛诞纪念大会。

公元 1924 年 民国十三年

七塔寺高僧溥常宏钵应日本横滨中华会馆孔云生之请，率法侣三十余人再度往日本东京弘法。

公元 1925 年 民国十四年

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朝拜天童、育王两寺。

公元 1927 年 民国十六年

宁波七邑（鄞县、慈溪、镇海、奉化、象山、定海、三门）佛化同志会在延庆寺成立，由谛闲、圆瑛担任领袖。

公元 1928 年 民国十七年

观宗寺内观宗学社与弘法研究社合并，成立弘法研究学社，《弘法社刊》创刊。

七塔寺报恩佛学院成立。

观宗义务小学成立，谛闲任名誉校长，校长为宝静，教务主任为悟开。

公元 1929 年 民国十八年

宁波七邑佛化同志会改组为宁波市佛教会及鄞县佛教会。

天童佛学社成立。

公元 1931 年 民国二十年

鄞县佛教会（市、县佛教会合并）于延庆寺筹备处召开成立大会，智圆任常务委员会主席，谛闲任监察委员会主席。

公元 1932 年 民国二十一年

宁波佛教居士林因发展需要，迁入月湖柳汀洲上玄坛殿（即财神殿）内。

公元 1935 年 民国二十四年

《弘法社刊》改名《弘法刊》，王一亭居士题刊首。

镇海净圆寺创办“净圆义务小学”。

公元 1936 年 民国二十五年

中国佛教会鄞县分会（由鄞县佛教会改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智圆当选为分会会长。

奉化竺蒋瑞莲、蒋毛从青等居士在法昌讲寺创办法昌女子佛学院，是为宁波第一所女子佛学院。

公元 1937 年 民国二十六年

《弘法刊》于三十三期后停刊。

《七塔寺志》刊行。是志由七塔寺住持溥常主持、陈寥士居士编纂。

公元 1942 年 民国三十一年

镇海净圆寺创办“吾幼院”，先后在上海、宁波等地收养无家可归的难童四十余人。

公元 1944 年 民国三十三年

鄞县佛教会创设西医治疗所、外科施诊所。

公元 1946 年 民国三十五年

中国佛教会鄞县分会改称为中国佛教会鄞县支会，并于九月召开一届一次大会，源茏当选为理事长。

公元 1948 年 民国三十七年

大醒法师出任奉化雪窦寺住持，原在南京出版的《海潮音》改在奉化雪窦寺发行。

公元 1951 年

3 月 8 日，新中国第一个佛教协会——宁波市佛教协会成立。月西为主任，尘舫、鸣权为副主任，建慈、董锦瑞等九人为理事。

公元 1955 年

9 月，第一次宁波市佛教代表大会在延庆寺召开。大会推选月西为会长，诚一、同梅、光德为副会长，超宗、圆成、果成、永生、益德、董锦瑞、徐觉涛等为理事。

公元 1958 年

8 月 15 日，鄞县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在阿育王寺成立，推选源茏、宽润、周茂洪、明甫、祥云、远绍为副会长(会长暂缺)，通一、戒恐、朱国梁、圣真、安定、长寿、了净为理事。

公元 1959 年

4 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来阿育王寺参观、进香、讲经。

公元 1960 年

11 月，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大师在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陪同下参访天童寺。

宁波市第二次佛教代表会议在延庆寺召开。大会推选月西为会长，同梅、光德、诚一、周茂洪、陆西慧为副会长，果成、圆成、志顺、安定、有乾、文康、超宗、宽润、从善、通一、戒慧、了净、声震、常志、唯宏、源茏、吴式琴为理事。

公元 1962 年

10 月 26 日，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参观天童寺。

公元 1964 年

宁波市第三次佛教代表会议在延庆寺召开。大会推选月西为会长，同梅、光德、诚一为副会长，吴式琴、了净、愿弘、可明、果成、超宗、玉莲、常根、益定、若明、润迪为理事。

公元 1978 年

10 月 11 日，中国佛教协会代会长赵朴初视察天童寺。

11 月 7 日，国务院批复整修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并拨专款一百五十万元。

公元 1979 年

1 月，天童寺、育王寺整修领导小组成立，广修法师任顾问。3 月，整修工程启动。

7 月 11 日，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肖贤法局长视察天童寺和阿育王寺。日本日中友

好佛教协会事务局长松本大圆、永平寺副寺中村胜光一行七人参拜天童寺。

公元 1980 年

5 月 11 日，美国美东佛教总会代表团参访天童寺。

5 月 31 日，日本曹洞宗总持寺贯首乙川瑾映率参拜团一行一百三十五人参拜天童寺祖庭。

7 月 7 日，鄞县佛教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广修法师当选为首任会长。

11 月 17 日，日本曹洞宗管长、永平寺贯首秦慧玉长老率参拜团来天童寺，与中国僧众举行《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揭碑法会。

12 月 3～5 日，宁波市第四次佛教代表会议在七塔寺玉佛阁召开。大会推选月西为会长，光德、凌近仁、西慧为副会长，吴式琴为秘书长，若民为副秘书长。理事有常志、超宗、了净、愿弘、志林、阿玲、益定、可明、忻法忠等。同时，第四届一次理事会议召开。

公元 1981 年

1 月 14～16 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四届二次理事会议召开。

4 月 2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阿育王寺。

6 月 29 日至 7 月 1 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四届三次理事会议召开。

11 月 3 日，美国布哇曹洞宗开教总监一行三十人参访天童寺。

11 月 24～27 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四届四次理事会议在七塔寺召开。

公元 1982 年

5 月 6～7 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四届五次理事会议在七塔寺召开。

10 月 16 日，日本长冈市友好访华团参访天童寺。

11 月 6～15 日，天童寺广修法师率浙江省宗教旅游代表团访问日本。

公元 1983 年

4 月 9 日，天童寺、阿育王寺与七塔寺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

6 月，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光明山普觉寺住持宏船法师一行十六人参访天童寺和阿育王寺。

10 月 8 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四届六次理事会议在七塔寺召开。

11 月，日本如净禅师参拜团百余人朝礼天童寺，中日两国僧人共同举行参拜如净禅师法会。

公元 1984 年

5 月 26 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四届七次理事会议在七塔寺召开。

5 月 27～28 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四届八次理事会议在七塔寺召开。

6 月，美国佛学研究会会长寿治、美国佛教青年会会长乐度、加拿大佛教会副会长诚祥先后率团参访天童寺和阿育王寺。

8 月 21～25 日，宁波市第五次佛教代表会议在七塔寺玉佛阁召开。大会推选月西为会长，光德、通一、广修、凌近仁为副会长，吴式琴为秘书长，周茂洪、陆西慧、若民

为副秘书长。理事有修康、唯根、益定、愿弘、守三、修祥、成峰、云峰、慧芳、显庆等。同时,第五届一次理事会议召开。

10月6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五届二次理事会议在七塔寺召开。

公元1985年

2月8～9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五届三次理事扩大会议在七塔寺召开。

5月1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视察天童寺。

5月25日,宁海县佛教协会在城关镇西门西来庵成立。

6月,镇海区佛教协会在招宝山宝陀寺成立。

8月22日,鄞县佛教协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在七塔寺闭幕,广修法师继任会长,通一法师为副会长,周茂洪为副会长兼秘书长。

10月12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五届四次理事会议召开。

11月,日本横滨鹤见女子高等学校修学旅行团六百余人首次参拜天童寺。

公元1986年

3月4日,阿育王寺举行源宠和尚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法会。

5月9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严济慈参观天童、阿育王寺。

6月25日,天童寺和阿育王寺等举行祈祷世界和平法会,纪念世界和平年。

7月10日,中国佛教协会香港天坛大佛造像随喜功德委员会成立,广修法师、通一法师担任委员。

8月5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五届五次理事会议召开。

9月,慈云佛学苑在宁海县慈云庵内创办。

9月25日,象山县佛教协会在等慈禅寺成立。

10月22日,阿育王寺举行佛像开光法会和通一方丈升座盛典。这是阿育王寺中断五十二年后的第一次佛像开光和方丈升座仪式。

11月,森田孝观率鹤见女子高等学校访华团七百余人到天童寺修学。

12月18日,天童寺恢复中断二十八年之久的禅七法会。

11月22日,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贯首丹羽廉芳率庆祝净慈大钟落成法会友好访华团一行二十四人参拜天童寺,同时参访阿育王寺。

12月29～30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五届六次理事会议召开。

公元1987年

7月17～18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五届七次理事会议召开。

9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象山县等慈禅寺为开放寺院。

10月1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率全国政协宗教工作组视察天童寺和阿育王寺。

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佛教联合会总务主任率访问团一行十一人参访天童寺和阿育王寺。

11月25～28日,金成康率日本鹤见女子高中访华修学旅行团八百四十一人分三

批参访天童寺。

11月26日，日本栃木县县民生活部部长公井聪彦率栃木县青年友好之船二百九十八名成员参拜天童寺。

公元1988年

3月8～9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五届八次理事会议召开。

5月19日，鄞县人民政府发文划定天童寺和阿育王寺管理范围。

5月30日，天童寺举行明旸法师升座法会，国内外来宾暨四众弟子千余人参加盛典。

7月20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五届九次理事会议召开。

8月18～20日，宁波市第六次佛教代表会议在阿育王寺召开。大会推选月西为会长，明旸为名誉会长，广修、通一、凌近仁、光德、吴式琴为副会长，吴式琴兼秘书长，周茂洪、成峰、修祥、慧芳为副秘书长。理事有可成、脱尘、修康、常根、益定、若明、愿弘、真如、唯根、守三、化通等。

8月22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六届一次理事会议在七塔寺召开。

9月16日，台湾佛教观光团一行七十八人参访天童寺和阿育王寺。

10月7日，居里·曲吉降措活佛率四川省第二批藏传佛教学习参观团一行三十人参访天童寺和阿育王寺。

11月13日，西村率日本鹤见女子高校修学团九百余人参拜天童寺。

11月19日，日本大野市市长山内武士、宝庆寺住职北野良道率宝庆寺开山寂圆禅师回乡探亲团一行九十四人参访祖庭天童寺。

11月，奉化市佛教协会在奉化雪窦寺成立。

公元1989年

1月5日，鄞县佛教协会在天童寺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广修法师继任会长，通一法师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周茂洪为副会长。

3月16日，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开放东钱湖补陀洞天霞屿寺。

4月，经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复，“宁波市佛教居士林筹建组”成立。

9月28日，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多吉扎·江白洛桑率西藏宗教界人士一行四十六人参访天童寺。

10月25日至11月3日，天童寺监院修祥、阿育王寺副寺化通应日本日中友好长野县曹洞宗协会邀请访日。

10月29日，阿育王寺白云竹院佛教居士林成立。

11月，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慈溪金仙寺对外开放。

12月12日，天童寺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2月14～31日，天童寺举行冬季传戒法会，法会由明旸法师主持，前来受戒的全国各地僧尼及居士六百六十三人。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致电祝贺。

公元1990年

1月5～7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六届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在七塔寺召开。

1月20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明旸在上海圆明讲堂设坛传法，天童寺副寺德云、副知客界源被收为临济宗第四十二世。

3月，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余姚龙泉寺对外开放。

4月1日，秋吉直幸率日本益田市议员友好访华团一行十人参访天童寺。

4月25日，台湾大香山观音禅寺住持明乘、圣灵寺住持今能一行九十五人参访天童寺和阿育王寺。

5月19日，中国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副院长那仓·向巴引翁率参观团一行五十五人参观阿育王寺。

10月4～12日，应日本岛根县益田市神崎治一郎市长和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监院上月照宗长老的邀请，天童寺住持明旸法师、副寺德云法师随宁波市友好访问团赴日参加雪舟之乡纪念馆及雪舟禅师铜像落成仪式，并访问了永平寺和宝庆寺。

10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在耿典华市长陪同下参观天童寺、阿育王寺。

11月1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一行视察天童寺，并为该寺题辞“庄严国土”。

11月24日，天童寺举行《如净禅师崇恩碑》和《寂圆禅师参学碑》揭碑法会，日本曹洞宗管长、永平寺住持丹羽廉芳，大野市宝庆寺住职北野良道率参拜团前来参会。

12月30日，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镇海净圆寺对外开放。

公元1991年

1月30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六届三次理事会议在七塔寺召开。

5月15日，云南省少数民族佛教(上座部)参观团一行二十五人参访天童寺。

7月7～13日，明旸法师率天童友好访日团一行六人赴日参加宝庆寺开山寂圆禅师碑落成法会。

7月13日，韩国佛教访华团参访天童寺。

9月30日，明旸法师在天童寺藏经楼设坛，付法于台北市东和禅寺源灵、大同寺今聪、一心寺灵岩和通法寺今明四法师。

10月24日，阿雍活佛率四川省藏传佛教参观团参访天童寺。

10月28日，天童寺举行冷香塔苑重建落成及海岛观音开光法会，沪、浙诸山长老及“日本文化源流旧迹参观团”、“日本佛教驹泽大学访中团”暨各地四众弟子五百余人参加法会。

公元1992年

1月10～11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六届四次理事会议在七塔寺召开。

5月24日，天童住持明旸法师和退居广修法师应邀赴日参加日本曹洞宗梅花流创立四十周年纪念全国奉诵大会。

6月4日，国务院宗教局任务之局长视察天童寺。

8月26日，天童寺明旸方丈、退居广修应邀赴美国进行友好访问。

9月24日，余姚佛教协会在龙泉寺成立。

11月21日，天童寺明旸方丈、退居广修一行应邀赴马来西亚参加槟城极乐寺建寺一百零一周年暨重建观音大士殿落成庆祝活动，并访问新加坡。

12月23日，天童退居广修、监院修祥、副寺界方、副知客界源一行应邀访问香港。

公元1993年

2月1～2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六届五次理事扩大会议在七塔寺召开。

2月28日，月西会长圆寂。

6月4日，韩国佛教天台宗总务院长田种允法师率大韩佛教天台宗代表团一行十六人参访天童寺。

7月4日，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惟贤法师率四川佛教考察团一行十三人考察天童。

8月，宁波观宗讲寺修复管理委员会成立，益行法师担任主任。

8月28日，经海曙区宗教办批准，宁波佛教老年修养院筹备组在月湖庵成立。

8月31日，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批准宝庆禅寺对外开放。

9月7日，天童寺举行圆瑛法师圆寂四十周年纪念法会。

11月17日，台湾法济寺住持慧岳法师一行二十人访问天童寺。

11月25日，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夫人柯玉芝参观天童寺。

12月14～30日，应香港宝莲禅寺邀请，天童寺监院修祥法师、副监院德云法师、知客涤瑕及界信法师一行赴香港参加天坛大佛开光典礼及水陆法会。

公元1994年

1月10～11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六届六次理事扩大会议在七塔寺召开。

4月10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明旸法师参访宁波佛教居士林。

9月，宁波市佛教协会、市佛教居士林等主办的《宁波佛教》创刊。

9月23日，奉化市雪窦寺举行弥勒佛开光仪式。

11月16日，国务院宗教局张声作局长视察宁波佛教居士林，题字“行正即是道”。

公元1995年

1月9～10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六届七次理事扩大会议在七塔寺召开。

2月19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明旸法师视察宁波佛教居士林，并题写“慈悲喜舍，利乐有情”八字；宁波市佛教居士林“慈善基金会”正式宣告成立。

3月8日，慈城妙音精舍举行观音殿落成、菩萨圣像开光法会。

5月7日，阿育王寺举行东塔落成开光法会。

6月22日，《宁波佛教》顾问、香港佛教图书馆馆长何泽霖居士一行访问宁波市佛教居士林、慈云佛学院。

7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倪强、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怀善法师一行视察宁波市佛教居士林。

8月10日，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寺、雪窦寺和佛教居士林等十九所寺庵分别隆重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祈祷世界和平法会。

8月20日，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袁炳东副司长专程视察宁波市佛教居士林。

8月25日，怡藏和尚受邀住持雪窦寺。

10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笔题写“宁波市佛教居士林”山门匾额。

10月28日，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中国佛教协会共同组织甘肃、青海、四川三省藏传佛教活佛参观团来甬交流，并参观了七塔寺和阿育王寺。

11月14日，象山县宝梵讲寺举行大殿重光庆典。

11月15～17日，12月12日，日本曹洞宗参访团分批来天童祖庭举行法会，纪念《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建立十五周年和《寂圆禅师参学碑》、《如净禅师崇恩碑》建立五周年。

公元1996年

1月8日，象山县举行宝梵讲寺大雄宝殿修复落成庆典活动。

1月16～17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六届八次理事扩大会议在七塔寺召开。

2月，宁波市佛教协会组织县（市）、区佛协及各大寺院向云南地震灾区捐款约75500元。

2月28日，日本长野县第一祖门会会长村上博优与永平寺主事熊谷忠兴等一行参访天童寺。

4月15日，日本曹洞宗梅花流“梅花中国之旅”代表团到天童寺举行奉咏大会。

5月15日，日本高僧村上博优等考察大梅山、天童寺、金峨山禅宗遗址。

5月20日，韩国禅宗文化考察团一行在《中央日报》编辑局专门委员李殷允先生率领下，考察大梅山、金峨山和天童寺。

5月24日，象山县等慈禅寺举行玉佛像开光庆典。

6月25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秘书长以上会议在七塔寺召开。

7月24日，韩国东国大学校曹永禄、李永之教授一行考察宝云寺、乌石岙及古育王遗址。

8月18～28日，宁波市佛教协会所属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寺、观宗寺、雪窦寺、市佛教居士林及佛教老年修养院等举行世界和平祈祷法会。

10月12日，奉化市雪窦寺举行天王殿、观音殿落成佛像开光法会。

11月2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天童寺方丈明旸在天童寺藏经楼为台湾佛恩寺住持真念法师、都监真玄法师，莲池海会住持莲海法师付法，三位法师成为曹洞宗第四十八世法嗣。

11月14日，余姚市芦山禅寺举行开光法会。

11月16日，以天童寺广修长老为团长的中国佛教协会友好访问团访日。

11月24日，日本永平寺代表团访问雪窦寺。

12月7日，江北区宝庆寺举行王应麟逝世七百周年纪念会暨《宝庆讲寺记》碑重建仪式。

12月12日，宁波市佛教居士林青年学佛组成立。

公元1997年

1月8～9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六届九次理事会议在七塔寺召开。

1月13日，宁波市宗教局、宁波市佛教协会、宁波市佛教居士林联合举行首次颁发“宁波市佛教居士证”代表大会。

2月11日，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视察雪窦寺。

2月22日，宁波市佛教居士林老年安养院选址筹建。12月，正式破土动工。

3月10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秘书长以上会议在七塔寺召开。

4月10日，宁波市弘法慈善基金会在七塔寺宣告成立，广修法师担任会长。

7月4日，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宁波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

8月18～22日，宁波市宗教事务局举办“宁波市宗教教职人员培训班”。

8月26日，宁波市佛教协会副会长会议在七塔寺召开。

9月12日，宁波市佛教协会副秘书长会议在七塔寺召开。

9月29日，江北区宝庆寺举行钟楼鼓楼竣工剪彩洒净法会。

11月20～21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七塔寺召开，大会修改并通过了《宁波市佛教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七届佛教理事会，由怡藏担任会长，广修、通一为名誉会长，吴式琴、修祥为副会长，吴式琴兼任秘书长，可祥、徐文芳为副秘书长。常务理事有怡藏、吴式琴、修祥等九人，理事有了常、王文辉、可善等三十二人。同时召开了第七届一次理事会议。

公元1998年

2月28日，宁波市人大常委会项秉炎主任视察天童寺、阿育王寺和七塔寺。

7月13日，宁波市佛教协会七届一次常务理事会议召开。

8月15日，宁波市佛教协会、宁波市佛教居士林在居士林大雄宝殿联合举行“祝福世界和平祈祷法会”。

8月28日，宁波市佛教界向长江灾区募集赈灾款共人民币100余万。

9月22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二次常务理事会议召开。

9月24～25日，宁波市镇海区佛教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招宝山宝陀寺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由慧定法师为会长，并召开了四届一次会议。

10月26日，宁波市市长张蔚文视察宁波市佛教居士林。

11月22日，《道元禅师入宋纪念碑》在宁波江厦公园落成。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等九个访华团和省、市有关部门领导，佛教协会有关成员参加了落成典礼。

12月29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宁波市佛教居士林召开。

公元1999年

1月19～20日，宁波市佛教协会七届二次理事会议在雪窦寺召开。

4月14日，宁波市月湖庵佛教老年修养院改迁西郊乡黄家湾清道庵旧址。

5月16日，江北区宝庆寺隆重举行建寺一千零十周年暨重建大雄宝殿玉佛开光庆典法会。

6月25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四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天童寺召开。

7月12日，宁波市佛教协会召开秘书长以上会议。

9月19日，奉化市雪窦寺举行怡藏和尚方丈升座庆典法会及法堂落成典礼。

9月25日至10月5日，宁波市佛教协会在延庆寺举办“庆祝国庆五十周年和澳门回归祖国”书画展。

12月3日，宁波市佛教协会召开会长、副会长会议。

公元2000年

3月19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五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6月6日，奉化市雪窦寺举行太虚大师塔院奠基仪式，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茗山大和尚主持仪式。

7月17日，七塔寺捐赠40万元建造的“报恩教学楼”在贵州岑巩二中举行奠基仪式。

9月1日，慈溪市金仙寺重新开办“白湖讲舍”。

10月6日，宁波市佛教居士林安养院竣工，第一批五十余位老人入养。

11月19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法师一行莅临七塔寺指导工作。

11月20日，天童寺隆重举行建寺一千七百周年庆典法会。

11月23日，通一名誉会长圆寂。

12月10日，七塔寺隆重举行纪念修复开放二十周年暨圆通宝殿千手观音圣像开光法会。

12月26日，日本正眼寺住持山川宗玄一行朝拜大梅山护圣禅寺。

公元2001年

1月10日，北仑区佛教协会成立。

2月16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六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市民族宗教局召开，会议决定聘请吴式琴为七届佛协顾问，免去其副会长兼秘书长之职；增补可祥、徐文芳、真如为副会长，徐文芳兼秘书长。

2月17日，宁波市佛教协会七届三次理事会议在云海宾馆召开，同时，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七次常务理事会（预备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3月5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七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4月30日，慈溪市金仙禅寺举行卧佛开光典礼。

5月10日，象山县等慈禅寺举行大雄宝殿落成暨开光典礼。

6月21日，宁波市佛教协会会长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7月2日，宁波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召开宗教团体建设动员大会。

9 月 14 日,江北区佛教协会在花园宾馆举行成立大会。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浙江首届重点寺院规范化管理现场会在七塔寺召开。

11 月 7 日,宁波市宗教局杜钧宝、陈仁芳、七塔寺监院可祥法师一行十四人应邀参加由七塔寺捐赠的贵州黔东南州岑巩二中“报恩教学楼”落成典礼及水尾镇细山村“报恩希望小学”奠基仪式。

12 月 6 日,宁海县佛教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宁海福泉寺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

公元 2002 年

3 月 11 日,宁波市佛教协会会长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3 月 21 日,宁波市佛教协会七届四次理事会议在云海宾馆召开。

4 月 8~11 日,中国佛协常务理事、重庆佛教协会会长、慈云寺方丈惟贤法师莅临七塔寺讲经弘法。

4 月 22 日,象山县佛教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在西寺召开。

5 月 13 日,宁海县广德寺举行千佛殿落成开光仪式。

5 月 17 日,宁波市佛教协会会长扩大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5 月 19 日,慈城市护龙寺举行开光法会。

6 月 12 日,宁波市佛教协会会长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6 月 17~21 日,宁波市江北区佛教协会在慈城妙音精舍举办首届寺庵骨干僧伽培训班。

6 月 25 日,鄞州区金峨寺举行重建奠基法会。

6 月 27 日,宁波市佛教协会会长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7 月 12 日,宁海县澄深寺举行金刚大殿开光典礼。

7 月 24 日,宁波市民宗局批复,同意恢复开放镇海香山寺。

8 月 30 日至 9 月 5 日,宁波市佛教考察团赴成都考察。

9 月 12 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八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9 月 15 日,北仑区正阳禅寺举行大雄宝殿、天王殿双殿上梁仪式。

9 月 24~26 日,宁波市佛教协会在朱家尖召开开放寺庵当家学习班。

10 月 10 日,镇海区香山教寺举行重建奠基仪式。

10 月 22~29 日,宁波市佛教访问团徐松庆副局长一行十人赴日考察。

11 月 2 日,象山县玉泉讲寺举行盛大开光典礼。

11 月 15 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九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12 月 1 日,北仑区璎珞禅寺举行天王殿、圆通殿、钟楼、鼓楼上梁法会。

公元 2003 年

1 月 10 日,阿育王寺举行五百罗汉圣像开光暨界源大和尚升座法会。

3 月 4 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十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3 月 25 日,七塔寺举行可祥和尚方丈升座庆典法会。

4月24日，宁波市佛教协会会长、副会长碰头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5月17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十一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6月3日，宁波市佛教协会会长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6月25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十二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7月17日，宁波佛教老年修养院举行“创建十年、迁址落成、佛像开光”庆典法会。

9月25日，天童寺举行圆瑛老法师示寂五十周年、明旸大和尚圆寂一周年纪念法会。

10月10日，江北区宝庆讲寺举行修复开放十周年暨重建大悲殿千手观音圣像开光庆典法会和《宝庆讲寺丛书》首发式。

10月22日，江泽民同志到阿育王寺观瞻舍利子。

12月25日，宁波市民族宗教局与市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在市佛教协会举行恳谈会。

公元2004年

1月1日，北仑区成立“瑞岩寺筹建委员会”，全面规划重建瑞岩古刹。

1月10～16日，江北区宝庆寺举办第一期僧伽培训班。

1月12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十三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3月25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十四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4月22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五次理事会议在云海宾馆召开。

4月26日至5月22日，阿育王寺举行三坛大戒传授法会。

5月1日，余姚市西隐寺千余人举行性妙法师晋院法会。

5月30日，北仑区瑞岩禅寺举行奠基法会。

6月7～11日，宁波市第七期宗教界人士培训班在社会主义学院开班。

6月28日，天童寺举行“恭迎诚信大和尚荣膺天童寺方丈晋山庆典”法会，中国佛教协会、浙江省佛教协会、宁波市佛教协会及省民宗委、市民宗局等有关领导出席并发表了讲话。

8月5日，宁波市人民政府颁发(2004)58号文件，对观宗寺房产政策及附近非宗教建筑的拆迁予以明确落实。

8月11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十五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9月6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六次理事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9月14日，宁波市佛教协会会长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9月21日，宁波、绍兴、舟山三市佛教联谊会在宁波云海宾馆召开。会议由市佛协怡藏会长主持，市民宗局杜钧宝局长、徐松庆副局长等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

9月22日，余姚市佛教协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在余姚通用宾馆隆重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

10月25日，宁波市佛教协会会长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11月17日，日本长野上田市龙洞院东堂村上博优率访华团访问天童寺、宁波市

佛教协会，市佛教界人士为其举行访华百次庆贺会。

11月22～25日，宁波市佛教协会在余姚四明湖度假村举办全市佛教中青年教职人员培训班，省民宗委、市民宗局有关领导做了重要报告和讲话。

12月13日，天童寺隆重举行"诚信大和尚升座法会"，中国佛教协会、浙江省佛教协会、宁波市佛教协会以及省市有关部门领导及日本、韩国佛教代表团等嘉宾参加了法会仪式。

公元2005年

1月1日，宁波市佛教居士林隆重举行诵念《金刚经》法会，为遭受地震海啸的印度洋灾民祈福超度。

1月5日，宁波市佛教协会会长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1月21日，天童寺诚信方丈率德云、智顺等法师慰问鄞州区东吴镇西村、画龙村等特困家庭及东吴镇敬老院。

2月1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在宁波市政协副主席李秀琍、鄞州区政协主席朱禹宝陪同下参观天童寺，并题词"千年古刹，盛名久远"八字，留为纪念。

2月21日，宁波市委书记巴音朝鲁、市委副书记郭正伟等一行访问天童寺，巴音朝鲁为寺院题写"圣地重辉，利乐有情"八字。

3月17日，天童寺诚信大和尚参加南京灵谷寺玄奘院落成大典。

3月2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陈宣庆司长一行参观天童寺。宁波市温州商会会长、宁波大世界集团陈正光先生参观天童寺。

3月27日，台湾华梵大学文教基金会大釜山心灵餐宴联谊会会长李春田和心隐法师等一行三十余人朝礼天童寺。

3月28日，美国仁俊法师和香港黄周娟娟女士等一行五人朝礼天童寺。

4月3日，台湾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林谷芳先生等一行三十余人参观天童寺。天童寺诚信方丈在法堂举行"人生·佛教·系列"讲座，听讲居士一百余人。

4月9日，新加坡何惠忠一行六人参观天童寺。

4月12日，十一世班禅导师米玛石达等一行参观天童寺。

4月14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十六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4月29～30日，宁波市佛教协会在南都宾馆召开第七届第七次理事(扩大)会议，会议通报了2004年市佛协工作情况和2005年工作计划，并听取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民宗局局长杜钧宝关于贯彻落实《宗教事务条例》的辅导报告。

5月1～7日，天童寺隆重举行"启建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万佛宝忏胜会"，来自厦门、乐清、宁波等地的二百余名信众参加了法会。

5月6日，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一行考察天童寺。

5月25日，慈溪市佛教协会在慈溪市国际大酒店召开第四次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释宗立任会长，副会长为释广傅(兼秘书长)、释德慧、释妙乘、励顺良。

5月28日，北仑区茅洋寺举行大雄宝殿落成庆典活动。

6月1日，天童寺诚信方丈、监院德云等一行参观鄞州区东吴镇凌云幼稚园，并捐赠儿童活动器具。

6月21日，雪窦寺举行弥勒佛学院教学楼落成暨第五届弥勒僧伽培训班毕业典礼。

6月25日，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江苏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弘法法师率苏州报国寺报恩寺梵乐团莅临宁波市佛教居士林弘法并演出梵乐。

6月30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十七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7月11日，以正因法师为团长的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人员一行二十六人参观天童寺。

7月15日，在广修法师主持下，天童寺隆重举行纪念明旸老和尚示寂三周年追思法会，七塔寺、阿育王寺、雪窦寺等方丈均参加了法会。

7月18日，蒙古国防部长沙拉布道尔吉及夫人一行十一人在省军区参谋长吴品祥少将陪同下参观天童寺；宁海县广德寺举行大雄宝殿等六大殿上梁庆典法会。

7月28日，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一行在宁波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凤娇和宁海县领导杨加和、王飞、潘作飞陪同下，视察宁海慈云佛学苑；江西省宝峰寺佛学院师生一行三十人到天童寺参学。

8月9日，江东区佛教协会在七塔寺成立。

8月15日，宁波市佛教协会、江东区佛教协会（七塔寺、法王寺）、天童寺等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祈祷世界和平”法会。

8月18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十八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8月28日，台湾都市计划学会理事长林建元一行一百五十多人参观天童寺。

9月8日，浙江省民宗局钟小毛主任在省佛协徐明仁秘书长、宁波市民宗局杜钧宝局长、鄞州区民宗局李明国局长等陪同下，视察天童寺。

9月11日，阿育王寺隆重举行千僧斋法会，参加僧人达五千三百余名。

9月13日，中国国民党台湾基隆市党部访问团一行四十余人在宁波市委副书记郭正伟、鄞州区委书记寿永年等陪同下参观阿育王寺。

9月20～21日，宁波、舟山、绍兴三市佛教联谊会在绍兴召开，宁波市民宗局杜钧宝局长、葛建国处长与市佛协怡藏、可祥、徐文芳等出席了会议。

9月23日，宁波市委副书记郭正伟在市民宗局杜钧宝局长、徐松庆副局长等陪同下，考察天童寺“9·11”泥石流灾情。

9月26日，雪窦寺隆重举行太虚大师塔院落成暨弥勒菩萨开光活动。

9月29日，太虚弟子唯贤长老在可祥法师陪同下参观天童寺，诚信、修祥等法师亲自到天王殿迎接。

9月27～28日，鄞州区佛教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天童寺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理事会，诚信当选为会长，界源、修祥当选为副会长，广修聘为名誉会长。

10 月 12 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十九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市民宗局召开。

10 月 16～17 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八次代表会议在新鄮城饭店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宁波市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及《宁波市佛教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八届理事会。诚信当选为会长，可祥法师当选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徐文芳居士、界源法师当选为副会长。常务理事有诚信、可祥、徐文芳、界源、朗宇、净修、莲智、达光、宗立、可善、法正、显德、能祥等十三人。同时，聘任广修、怡藏为名誉会长，修祥、真如为顾问。

10 月 18 日，天童寺方丈诚信、阿育王寺方丈界源等一行七人随浙江省佛教代表团赴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考察。

11 月 2 日，象山玉泉讲寺举行中轴三大殿奠基典礼。

11 月 12 日，象山瑞龙禅寺举行大雄宝殿奠基法会。

11 月 12～15 日，天童寺诚信大和尚赴日本参加“画圣雪舟大师圆寂 500 周年”纪念活动，并参观了医光寺、万福寺等地。

11 月 19 日，余姚灵岩禅寺隆重举行重建三周年庆典暨法堂、藏经楼、万佛楼上梁法会。

11 月 25 日，阿育王寺隆重举行“纪念通一老和尚示寂五周年追思法会”。

11 月 27 日，七塔寺隆重举办连登居士书画义展。

12 月 3 日，宁波市佛教协会第八届二次会议在市佛教协会召开。

12 月 5 日，天童寺诚信方丈一行随浙江省佛教考察团，赴台湾进行为期十天的考察活动。

12 月 15 日，宁波市佛教居士林积极响应政府有关部门号召，连续二次组织“献爱心、捐冬衣”活动，向贵州地区和受灾群众捐赠冬衣、棉被共计 46000 余件。

12 月 22 日，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夏日视察天童寺。

后　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宁波，社会安定，经济腾飞，文化事业蒸蒸日上，作为宁波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之一，佛教文化也愈来愈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宁波市佛教协会全体同仁一致认为：盛世修志，时不我待，作为文献之邦、历史名城的宁波，应该有一部全面反映宁波佛教悠久历史、展示当代宁波佛教文化风采的佛教志。基于这一共识，宁波市佛教协会立即上下发动，组织相关研究力量，在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讨论协商的基础上，于公元 2004 年 6 月，正式启动《宁波佛教志》编纂工程。

《宁波佛教志》的编纂，无疑是宁波佛教界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党的宗教政策全面得到落实，不少历史名寺重现昔日光彩，佛教的对外交流活动也得到恢复，宁波佛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期。与此同时，一些寺院志书，如《七塔寺志》、《阿育王新志》、《新修天童寺志》、《金峨寺志》、《延庆观宗讲寺志》、《宝庆讲寺》等，或得以重修，或得以再刊；一些介绍宁波佛教的书刊，如宁波市佛教协会主编的图文版《宁波佛教》、宁波市佛教协会与宁波市佛教居士林主办的《宁波佛教》季刊也纷纷问世。这些对保存各寺寺史、弘扬宁波佛教文化自然有其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宁波至今尚无一部完整的佛教志，这对于有“东南佛国”之誉的宁波来说，不能不谓是一大憾事。《宁波佛教志》的编纂，不但弥补了宁波佛教界的一大缺憾，而且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宁波佛教志》的编纂，不仅是宁波佛教界的大事，而且也是宁波文化大市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它对推动宁波文化名城建设，繁荣地方经济，构建和谐社会同样有着积极的作用。佛教传入宁波已有 1800 年的历史，其间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已成为宁波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有利于促进宁波历史文化的发掘，推动历史文化名城的研究；宁波佛教对东亚、东南亚各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自古以来，宁波佛教文化的对外交流，极大地推动了彼此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今天同样为世界了解宁波、扩大宁波在海外的影响起着积极的作用；宁波佛教界积极倡行“人间佛教”，向有“爱国爱教”、“扶贫济困”的优秀传统，可以说，我们编纂《宁波佛教志》，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弘扬这些优良传统，团结、引导佛教界人士和广大信众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一份贡献。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宁波市民宗局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们希望我们能编出一部高质量的志书，为以后编纂宁波宗教志打下基础；各县(市)、区佛教协会、寺院也纷纷提供资料，并对初稿进行审核，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参加编纂的人员更

是本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尽职尽力，不辞辛苦。正是由于有关部门的重视、关心，佛教界全体同仁的支持、配合和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我们终于在短短的二年时间内完成了编纂工作。在此，我们对他们的支持、关心和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修志难，修一部好志更难，由于受资料条件和编纂者学识水平的限制，加之时间仓促，志书中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6年6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宁波佛教志
作者=宁波市佛教协会编
页数=549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5
SS号=11845890
DX号=000006124677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124677&d=04773D748306E81CFFCF232687B7D560&fenlei=0215040932&sw=%C4%FE%B2%A8%B7%F0%BD%CC%D6%BE